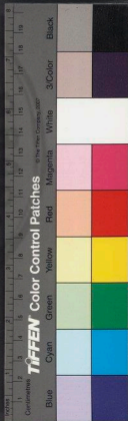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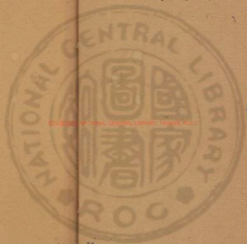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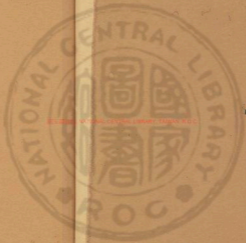
20130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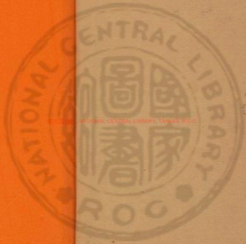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34695 v.1



樂城集序目錄

物之顯晦各有其時故荆山之王侯卞  
和而始獻豐城之劍待雷煥而始出塩  
車之驥須伯樂而始重况文章為天地  
間至寶弗遇其人則空歷年所湮沒無  
聞曾謂顯晦不有時乎有宋文運弘開  
五星再聚故三蘇並出於眉山若文定  
者天性高明資稟渾厚既有父文安以



為之師又有兄文忠以為之友故其文章遂成大家議者謂其汪洋澹泊深醇溫粹似其為人文忠亦嘗稱之以為實勝於已信不誣也夫何老泉東坡全集盛行獨公所著雖附三蘇集而采輯未備雖有穎濱集而脫誤實多君子未嘗不三歎焉王溪家有樂城集善本謀諸石川以公眉人也故托合川欲刻之眉

州合川能以是書為己任謀諸藩臬謂公蜀產也故命有司欲刻之蜀省

蜀王殿下聞之毅然曰文定三蜀之豪傑也其文章三蜀之精華也孤忝主蜀可護之他人乎於是令高長史鵬舒教授文明校正鈔梓以廣其傳噫文定之文固無終晦之理然匪王溪則夜光蘊於石匪石川合川則龍精沉於獄匪



蜀殿下則驂駟綠耳混於鶯駘款段又烏  
能有今日之顯哉王溪乃張公名潮吏  
部左侍郎四川內江人石川乃張子名  
寔通政司右叅議直隸崑山人合川乃  
王子名珩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直隸交  
河人

蜀殿下則號適庵實我

太祖高皇帝七葉孫其樂善好古率多類此

云

嘉靖二十年歲在辛丑五月吉日儀封

劉大謨書





樂城集序

余庚子被



余按蜀數月得吾師王溪公所錄樂城集八  
十四卷通政張子石川亦以書道公意  
謂文定眉之文英其所為文與詩宜刻  
於眉庶先賢精華不至淪沒此公意也  
是時適秋試士未暇付之有司既而撤  
闈又聞



蜀王殿下素被服禮義學閑詩書常於寒  
士為忘勢之交尤好蓄古今書籍廼與  
巡撫東阜公以其集詢之

王王大悅謂三蘇西蜀豪傑宋興文運之  
盛以文鳴于世與歐陽公並稱者蘇之  
外無聞焉文定之文與詩又素稱冲雅  
不事艷麗今幸得觀其全集即命付諸  
鈔不必眉也復令長史高鵬與教授等

官司其事余時亦以地方少歎南歷嘉  
眉公暇即詣蘇祠訪其遺跡亦以夙仰  
其風也有指其池以相告者曰此東坡  
所濬蓮池即其讀書處也近有生徒剗  
荷為畹樹以稻其人夜夢三蘇公令人  
笞之既而司道來謁詰之得其狀怒而  
重責之禁不得再藝衆皆異之謂東坡  
之精靈未泯也有指其樹以相告者曰

此者老泉手所植榆也大數十圍中枯  
有罅可容數人牧童往往攀入戲蹂近  
以塵飛雨注罅漸以合而枝葉復生泉  
皆異之謂老泉之精靈未泯也嗚乎池  
開于東坡樹植于老泉數百年之後猶  
能使盜者被譴枯者起榮况其所為文  
與詩發乎性情會乎神景才思精蘊盡  
在于斯使其淪沒不傳於世彼文定者

其在天之靈又當何如也邪或又曰眉  
舊有三蘇集迺前大廵朱兩崖檄其州  
守所刻也謂三蘇眉人而眉無集刻亦  
所以重其里也但板已昏漶而詩體未  
備終為缺典也然則今日斯集之刻是  
又不但補蘇集之未備而文定公數百  
年才思所發得以流布天下垂諸不朽  
其視東坡之運老泉之榆木木花草一

物之微尚克永世者豈可同年語和歸  
成都適集刻告成因以所聞者為

王言之

王喜其說謂此正不忘先賢遺澤之意也  
遂書以為序

嘉靖辛丑夏五月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前翰林吉士交河王序

樂城集凡例總目

一文定謚議共七葉原本在三卷目錄之後今冠  
諸目錄之前以謚議重自朝廷而三集亦公  
生前事也

一樂城三集目錄舊總一冊今惟前集附謚議後  
而後集三集俱附各集前並以類相從且便  
閱也

一詩類同題各出除同卷相去不遠者歸併餘仍  
因之如九日九首散見於後集三集凡三出  
之類意亦隨年題書云爾

- 一 廟號舊本每空二字今一直書下時非宋也
- 一 樂城集舊五十卷今并目錄總九百七十二葉
- 一 樂城後集舊二十四卷今并目錄總三百四十
- 三葉
- 一 樂城三集舊十卷今并目錄總一百零九葉

凡例總目畢

蘇文定公謚議

承寧熙三年七月十三日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禮部關准都省批下故門下侍郎蘇轍定謚事今具下項一准禮部州承序議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勅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趙鼎劄子奏臣竊詳國朝故實名臣既歿而不乞謚者往往因臣寮建請侍賜徽爵故楊徽之之謚文莊宋綬寔請之宋祁之謚景文張方平寔請之張方平之謚文定蘇轍寔請之凡以尚賢報功昭示無極



聖主之所以寵綏臣子者於最至矣臣伏見故門下  
侍郎蘇轍初以制舉對策受知

仁宗乍起草萊而豐亮切直之聲聞已震耀天下晚  
乃歷踐臺省汲躋政事其絕學長才嘉言讜論與夫  
進退終始大節天下公論可考不誣而寥寥數十年  
易名之恩未加在於

闕典况自頃歲

盛明之朝總覆之政誠為

陛下加惠蘇軾 勳 文忠 德音流行天下傳誦

轍之平生梗槩與軾畧同而宦達過之臣愚欲望

聖明依軾近例特與蘇轍賜諡以示褒勸臣謬司拜

禮職所當言况有宋綬張方平建請故事則區區僭

越之罪或可望於 裁赦也取 進止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禮部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稍准淳熙三

年四月十五日 勅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三品以上法應得諡并勳德  
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諡者並先經有司議  
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  
僭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禮部太常寺今擬  
定諡曰文定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并承議  
耶行太常博士章謹撰到諡議一本頭連在前伏乞



朝廷評酌指揮施行申都省後批禮部太常寺申擬  
定蘇轍賜謚五月二十三日送禮吏部照應淳熙三  
年四月十五日已降指揮施行一檢准淳熙三年四  
月十五日 勅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  
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  
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  
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案照會一尋行下太常  
寺擬謚去後德太常寺申繳到承議郎行太常博士  
章謙撰議曰門下蘇公歿逾六十年矣

天子始從其鄉人大宗伯之請 詔禮部奉常同議  
命謙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請以  
是易公名惟公挺生西蜀毓秀山川入衽救高寶粟  
實厚而又有父文安先生爲之師有兄文忠公爲之  
師友蓋其所學所行皆本原乎家傳而文章事業卓  
乎可敬而仰也嗚呼公爲元祐名臣行事在國史聲  
名在天下人其誰不知之宜不待歷數以合文定之  
謚者請粗陳其畧觀公少年擢兩科與其父兄俱以  
文名世而公之文汪洋濬深醇溫粹似其爲人文  
忠嘗稱之以爲實勝已其所爲詩騷銘頌書記論議



夫天代言之作乎大過人蓋流傳於人間散落於夷狄者不知其幾而所謂愛重其文則一也嘗傳詩春秋訓釋先儒之未達又注老子深窮道德之旨而發明佛老之相類其後作古史所論益廣以剛補子長雜亂殘闕之失書成撫之而歎自謂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末復論著歷代大抵以考古今成敗得失爲要不務空言此其道德博聞之淵源者如是可不謂文乎 本朝至

仁皇世可謂極盛公對制策方切切然以海內窮困生民愁苦爲憂雖賈誼痛哭流涕之書不過也青酌八使擾民之事其施行甚明公與王介甫陳鵬叔辯爭之尤力及元祐新政公居言路首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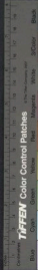
神宗變法本欲利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而民力傾因之以凋弊者其原皆起於大臣蔽塞聰明之所爲由是蔡呂之徒竟皆貶竄然新政既乎事勢一定大臣乃有欲引用熙豐舊臣爲自全計者公手疏千餘言極論君子小人之不可並處而爭小人必勝非 朝廷安靜之福蓋是時公之所爭議大者唯黃河西邊二事次則差徭役法也深知黨臣之撼撻在位者幸四弊之不去以藉口而已故又爲之論奏願詔大臣





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脩法爲安民許國  
之術民心旣得異議自消至論詩賦經義之兼行未  
可遽合祭天地之禮所當復三司利權之不可分皆  
反覆精詳未嘗不以謀國體便人情爲慮也此其安  
民大慮之深遠者如是可不謂定乎自後世夫古旣  
絕好文之士侈辭相高違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之  
狀而體益以靡文明文矣非所謂道德博聞之文也  
清談之士高論性命視天下利害故然不不以動心  
殆若木偶人者定則定矣非所謂安民大慮之定也  
而公則異於是信其有功於治道而有德於生民文

定之蓋今令以謚公議者又何辭焉詎議一請本朝  
郎中羅謚去後承承謚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  
考功郎官何萬選謚議曰是非待謚而後定謚於往  
者重也數十年之後是非旣定命謚以寵之誨之美  
惡以勸懲沮謚於來者亦重也夫位足以經世要有  
其學才足以時要有其心無其學未發而所到可  
知已無其心禍福利害皆足以移之傑然異於是蓋  
寡也思其人可無以示勸哉故門下侍郎蘇公轍闕  
不作謚邇臣以爲請有 詔禮部太常其同定之重  
是謚也按謚法文之義十有八道德博聞與如公優



定之義有九安民大慮莫如公謂乃請益文定上其  
考功豈非謂其有經世之學有啟時之心於公無  
愧歟公素深綜微得之於天齊直茹醇無待乎外上  
窮遠上下至其時廢興治亂得失成敗之所以然皆  
貫穿出入如身歷目睹少而對策有愛君之言已乃  
上書陳治安之說晚年黜不用於是傳詩春秋老子  
作古史載之空辭平生之所欲為與老而不得卒其  
所為者可以舉見要其歸在於治國平天下過其學  
本末可考也初王荊公之以執政領二司條例也公  
為其屬不為屈歷踈其不使謝去元祐初既為諫官

取前日所為弊與其人悉奏論之然司馬溫公為相  
欲盡變傾役法文潞公繼之又欲回河流於東二公  
清德重望最知公者公亦不以為便蓋進退得憂好  
惡怨德一不以晉胷中而視百姓有繇此以重困失  
職則怒焉若無以安也為侍從不粗辨一職以塞責  
而止以為

天子所使以論思天下事當無不言凡冬溫大旱水  
潦險雲必建言甚政有關失某事當罷行有罪而不  
誅幾人無功而受賞又有幾賞責已當求言以開廣  
上意及在政府日至

上前與宰相爭用人邪正逆議曲直與行事當否退而批語有不如奏特吏辯詰雖休語出而見所來或未善必追論之未嘗曰事不出于我非吾咎不顧也勞授吏異情眼論治道至謫遂不悔此其心豈擇所趨避委時於危不救者是以九年之間朝廷尊公路關忠賢相望肯偉欲跡跡離離綏靖百姓休息君子謂公之力居多焉信也自公之既絕聖以權臣用事崇觀以承繼執柄皆公昔所累疏數言不足倚以事者使公不去其言用寧公後日之禍公之去天也然公身雖得道愈高籍雖銷於黨人天下愈推為正臣

鉅德渡江之後旌錄有 詔令卑公死又六十有五  
年矣猶 詔易名以褒之伴爾士大夫遺寶備虛貪  
近忘遠抑苟榮於一日不顧遺臭於後世者觀公遠  
則凶頑觀不若鄉世好以為身圖者之安然而此等  
泯泯就盡餘汗速孫子而公休澤顯聞乃垂懿無  
窮是則名節苟全爵祿不足墜公議終在邪說不能  
勝其亦庶幾知勸也夫文定二名豐約惟允請如博  
士議謹議今來本官合出告伏候 指揮七月十三  
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樂城集目錄  
第一卷  
八

樂城集目錄

第一卷

詩五十二首

郭繪

初登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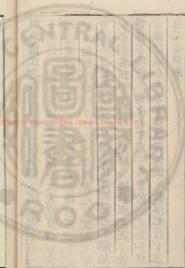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夜泊牛口

戎州

舟中聽琴

泊南井口期任邊聖



江上早起

江上看山

山胡

白湯

屈原塔

巖額碑

竹枝歌

望夫臺

八陣墳

灑額堆

入峽

巫山廟

巫山廟烏

昭君村

三遊洞

寄題清溪寺

息壤

荆門惠泉

管荆門法都官見和惠泉

涇陽早發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襄陽古樂府二首

皆舊本襄陽樂

雙鳧觀

懷龜池寄子瞻兄

辛丑除日寄子瞻

次韻子瞻戒降諸縣囚從事畢登覽

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

次韻子瞻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石鼻城

磻溪石

鄂場

樓觀

次韻子瞻秋雪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聞不赴尚幕三首

次韻子瞻病中大雪

次韻子瞻記歲莫鄉俗三首

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

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第二卷

詩六十九首



畫文殊普賢

聞子瞻重遊南山

子瞻見許驪山溢泥碗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大人又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

三四率尔拜呈

聞子瞻習射

種菜

次韻子瞻題薛周逸老亭

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

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

石鼓 王維 吳道子畫

應之 聖 筆 卷 後 東 漢 李 氏 閣 示 學 公 題 直 其 寺 閣

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浴堂讀書

次韻子瞻麻田青峯寺下院翠麓亭

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

賦園中所有十首

和子瞻記夢二首

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

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小亭

次韻子瞻南溪遊世堂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

博覽堂

五首

仙遊道院首

和子瞻調水符

次韻子瞻招隱亭

次韻子瞻凌虛臺

次韻子瞻竹飈

次韻子瞻沃陂魚

和子瞻請道藏

次韻子瞻南溪徵靈

和子瞻司竹監燒菴園因城園下

木山引水二首

興州新開古東池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用林妖韻賦雪

送張唐英監閬州稅

送張師道榜壽棋二同年

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

送朔州司理程曼

送道士楊見素南遊

利路提刑王伯中挽詞二首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

第三卷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拆司

和強至太溥小飲

和強君瓦亭

中秋夜入絕

次韻王君既向書會六同年

王公生日

次韻姚孝孫判官見選岐梁唱和詩集

次韻王臨太轉馬上

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

次韻沈立少翁白鹿

送陳安期都官出城馬上

登上水關

寒食聯遊歷沙諸君

明日安厚卿強發聖復召飲醉次前韻

次韻椰子玉郎中見寄

秀州僧本瑩淨照堂

京師送王願敷丞

石菴評醉墨堂

遊淨因院寄建禪師

送柳子玉

送蘇公佐修撰知梓州

送任師中通判黃州

南寇

次韻楊褒直講擢鏡

送錢夔州純老

次韻柳子玉見贈

次韻任遵聖見寄

次韻劉貢甫學士畫松石圖歌

送頗起及第還祭州

初到陳州二首

柳湖感物

柳湖久無水依然成諫

次韻孫戶曹朴柳湖

贈李簡夫司封

次贈李簡夫秋圃

題李簡夫菴光亭

次韻李簡夫因病不出

張安道尚書生日

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

題滑州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和張安道讀杜集

送張公安道南都置臺

傅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文與可學士墨君堂

故成都尹陸介夫挽詞

次韻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穎州哥別二首

陪歐陽少師末叔燕穎州西湖

歐陽公所著石屏

次韻子瞻初出穎口見淮山

次韻子瞻壽州城東龍潭

和子瞻澗口遇風

和子瞻濠州七絕

金山 彭風閣 建通堂 觀音堂  
東坡 四望亭 浮山洞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次韻子瞻發洪澤遇大風却還宿



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

第四卷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

劉賈甫 孫巨源  
劉莘老

和子瞻金山

和子瞻焦山

次韻子瞻遊甘露寺

李簡夫挽詞二首

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絕

和椰子玉地爐

和椰子玉織帳

次韻子瞻遊孤山訪惠聰惠思

宛丘二詠

贈提刑賈司門

同陳述古舍人觀芍藥

次韻子瞻見寄

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晉西湖

久之作詩獻歐陽公

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絕



和椰子玉共紙新開御河過所居牆下

歐陽太師挽詞三首

賦黃鶴樓贈李公擇

次韻子瞻餘杭法喜寺綠野亭懷吳興太守

孫莘老

和子瞻宿臨安淨土寺

和子自瞻淨土步至公臣寺

次韻子瞻遊徑山

次韻子瞻自徑山回宿湖上

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

熙寧壬子八月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

還道出嵩少之間至許昌共得大小詩二

十六首

洛陽試院樓上新晴五絕

和頗主簿起見贈二首

將出洛城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

塑寶山朱瑾畫文殊普賢為賦一首

祭封道中三絕

祭嵩山十首

荅母石

臨山制 環隄道 少林寺 塔起

石 王女宮 壽衣石

題心泉 塔額寺 祭封壇

符軍 吳道子 吳道真



過韓許州石淙莊

過登封閻氏園

許州留別鄭主簿

次韻丁瞻谷望海樓五絕

和子瞻覽試舉人

和子瞻覆茶

次韻子瞻對月見憶并簡崔度

和子瞻開湯村運鹽河中督役

次韻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二首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和子瞻畫魚歌

第五卷

詩六十六首

次韻子瞻吳中田婦歎

次韻子瞻遊道場山何山

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

和子瞻題風水洞

次韻子瞻新城道中

次韻子瞻山村五絕



次韻子瞻遊富陽普照寺

次韻子瞻自普照入山獨遊二庵

次韻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

次韻子瞻病中遊虎跑泉僧舍二首

和子瞻東陽水梁亭歌

次韻子瞻有美堂夜歸

次韻子瞻祈雨

次韻子瞻再遊徑山

王仲儀尚書挽詞

次韻范景仁侍郎多竹

寄題蒲傳正學士閣中藏書閣

自陳逸齋戲題

送董揚休比部知真州

送排保甲陳祐甫

送韓愈嚴尸曹得替省親成都

和孔教授武仲濟南四詠

鷓鴣山亭 望泉亭

踏藕

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

送李誠之知瀘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西湖二詠

見補遺  
食齋頌

次韻孫推官朴見寄二首

送張正彥法曹

送青州蒼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

和青州教授晏起九日見寄

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

和子瞻喜虎見生

次韻李應病中贈提刑段綬

次韻子瞻賦雪二首

次韻韓宗弼太祝送遊太山

次韻劉敏叟送春

次韻趙至節推首夏

次韻李昭叙供備燕別湖亭

送李昭叙移陽都監歸洛省觀

游太山四首

初入南山

四孫寺  
山下

送王璋長官赴真定孫和甫辟書

寄孫朴

和韓宗弼暴雨

舜泉後發

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





張文裕侍郎祝詞

東方書生行

送韓宗弼

送劉長清敏

汝尚將歸吳興齊州記室蘇子由奉詩為送

因逢龍謝之云

第六卷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祭全堂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編軒 竹堂

山齋 閑堂 空堂 空堂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送施歷城 歸常州

施君既去後以事戲贈

和文與丁洋州園亭三十詠

羽儀 橫澗 香軒 冰池 竹鳴 荷浦 夢坊 望雪樓

天竺臺 待月臺 二樂堂 靈泉亭 爽閣亭 霜筠亭 無言亭 靈香亭 蕩雲亭 溪光亭 通溪亭 披錦亭 秋亭 菴前軒 琴堂亭 貫密公

金華苑 野人廬 北君臺

金華苑 南園 北園

次韻吳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并求醉眠亭詩



二首

和子瞻玉盤盃二首

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贈馬正卿秀才

答文與可十首

次韻李公擇寄子瞻

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泛清河

將至桃園阻淺且風不得進

桃園阻淺將易小舟一夜水大至復乘便

風頃刻百里

下邳黃石公廟

宿遜項羽廟

呂梁

梁山泊

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五絕

次韻李公擇九日見約以疾不起

喜雪呈李公擇

次韻范郎中仰之詠雪



次韻李公朝著作見贈二首

惠穆呂公挽詞二首

次韻蔣夔寒夜見過

次韻王鞏廷評招飲

雪中會孫洙舍人飲王氏西堂戲成三絕

雪中早范景仁侍郎

次韻景仁丙辰除夜

次韻景仁招宋溫之職方小飲

次韻景仁飲宋溫之南軒二首

次韻景仁正月十二日訪吳鎮寺丞二絕

柳子玉郎中詩詞二首

贈爭因謙長老

次前韻答景仁

遊城西集慶園

遊景仁東園

第七卷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嵩洛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次韻宿州教授劉涇見贈

徐州送江少卿

次韻子瞻寄眉守黎希聲

和李邦直學士沂山祈雨有應

陪子瞻遊百步洪

李邦直見邀終日對卧南城亭上二首

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再次韻四首

兩中陪子瞻同顏復長官送梁燾學士舟行

歸汶上

同子瞻泛汴酒得黑酒二詠

明日復賦

贈吳子野道人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久將赴南都比較不

及見矣作詩贈別

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

送顏復赴闕

王詵都尉寶繪堂詞

道遙堂會宿二首

過張天驥山人郊房

魏佛狸歌



雜興二首

贈致仕王景純寺丞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次韻子瞻見寄

將至南京寄王鞏

次韻王鞏見贈

送交代劉莘老

次韻王鞏九日同送劉莘老

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

宣徽使張安道生日

章氏郡君挽詞

聞王鞏遷京會客劇飲戲贈

次韻王鞏遊北禪

次韻王鞏伊劉莘老

飲餞王鞏

送王鞏兼簡都尉王洙

呂希道少卿松菊圖

寄孔仲武

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

寄濟南守李公擇

雪中會飲李伴鈞東軒三絕

張恕寺丞益齋

除夜會飲南湖懷土輩

次韻張恕戲土輩

送韓運判官李公恕環朝

第八卷

詩六十八首

寄范文景上

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

謝張安道惠馬

次韻子瞻贈梁交左藏

寒食遊南湖二首

鞞大閱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送趙虬秘書還錢塘

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之二絕

答見和

送呂希道少卿知滁州

次韻張恕春莫

次韻傅宏推官義方亭



次梁交之徐州

次韻王鞏見寄

次韻李遠見贈

次韻秦觀秀才携李公擇書相訪

送龔禹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

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

次韻王鞏見寄

河上莫歸過南湖二絕

送提刑孫願少卿移湖北轉運

次韻劉涇見寄

城南訪張恕

同李序鈞訪趙副恭晉飲南園晚衙先歸

次韻轉運使鮮于侁新堂夜月

送梁交供備知某州

秋祀高禩二絕

過興教贈劉上人

次韻王鞏代書

次韻南湖清飲二首

次韻偶成

中秋見月寄子瞻

次韻王鞏自詠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送王鞏之徐州

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

戲次前韻寄王鞏二首

贈杭僧道潛

張安道生日二首

李鈞壽花堂

次韻子瞻題張公詩卷後

次韻廣州陳繹諫議和陳薦宋敏求二園龍

二首

次韻王廷老寄子瞻

次韻頓起考試徐沂舉人見寄二首

送李鈞郎中

送文與可知湖州

次韻王鞏見寄

嘉雪呈鮮于子駿三首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子瞻惠雙刀

留守與賓客會開元龍興寺觀燈余有故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頽中夜登南城

第九卷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自柘城遷府馬上

次韻子瞻人日獵城西

送僧子于駿選朝薰備范景仁

次韻秦觀見寄

次韻道潛見寄

次韻王革元日

次韻張耒見寄

次韻王邁兄弟送文穆光選陳

次韻張芻諫讀燕集

聯雪五首

次韻王邁雪晴復雪二首

送呂中唐推官得替還洛中二首

四十一歲歲莫日歌

次韻子瞻繫御史獄賦獄中槍槐竹栢四首

次韻子瞻贈張愨子

過龜山



放開二首

次韻王適細魚

高郵別秦觀三首

召伯埭上斗野亭

次韻許子駿遊九曲池

揚州五詠

九曲池  
揚州

平山堂  
僧伽塔

蜀井

題杜介供奉熙熙堂

遊金山寄揚州鮮于子駿從事鄧光

初至金陵

第十卷

送將官歐育之徐州

次韻答王鞏

次韻子瞻過淮見寄兼贈孫奕職方三首

次韻王鞏留別

次韻答孔武仲

送傅宏著作歸觀待觀埽顯

連雨不出寄張恕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

次韻劉貢父登黃樓懷子瞻

再和



陪杜允張怒鴻臺宮避暑

宋城宰韓東文惠惠鑄茶

次前韻

答孔武仲

送吳思道道人歸吳興二絕

次韻答陳之方秘丞

益南城有感示文務光王通秀才

張公生日

次韻答張耒

次王適韻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雲亭 覽學亭  
鳳凰臺 天慶觀

高奇  
定林院

吳晉亭  
入功德果 見江亭

遊鍾山

郭祥正因博醉吟庵

湖陰曲

舟次大雲舍回寄孔武仲

池州蕭丞相樓二首

過九華山

佛池口遇風雨



舟次磁湖以風浪晉二首不得進子瞻以詩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跋後篇次韻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將遷江州子瞻相送至劉郎洑王生家飲別

赤壁懷古

自黃州還江州

江州五詠

蘇東坡

琵琶亭

庚續

不到東西二林

遊廬山山陽七詠

蘇東坡

開先瀑布

續王守

白鶴寺

三夕石壁

南康阻風遊東寺

寄荆陝憲鄧中幹軒

次韻孔武仲到官後見寄

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修城三首

次韻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

王郎二以寄子瞻

次韻王迺全茅栗

過毛國佐布飲

次韻毛國鎮趙景仁唱和三首一贈毛一贈

趙一自詠

再和三首

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次韻毛君九日

次韻毛君感事書懷

次韻毛君見督和詩

次韻毛君山房遠興

和胡教授蒙太守策試諸生

和毛君州宅八詠

李八百詞  
唐劉說

東晉書  
山房

魏書  
方括至

魏書  
毛氏

次韻毛君病中菊未開

雨中宿別務

次韻毛君經句不用灑扑

次韻李撫辰屯田修州門

飲酒過量肺疾復作

衢州趙園道少師濯纓亭

茶花二首

次韻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再和十首

筠州二詠

牛尾徑  
黃雀

第十一卷



詩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園庵船齋

寒雨

積雨二首

戲贈李朝散

戲谷

臨工蒲氏家寶堂

和蕭洞琴推賀叔司理益科壘鄉四首

次韻吳厚秀才見贈三首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絕

陪毛君遊黃仙觀

次韻王適梅花

次韻王適春雪二首

毛君惠溫棋荔枝二絕

次韻王適遊真如寺

次韻王適新燕

官居即事

陪毛君夜遊北園

山楸花口號

次韻馮弋同年

送王適徐州赴舉

遊吳氏園

江州周寺丞冰爽亭

次韻毛君遊陳氏園

江漲

和子瞻鐵拄杖

競渡

益郡譙偶見姜應明司馬醉歸

送姜司馬

寄題趙氏承事戲絲堂

次韻溫守李釣見寄燕簡毛夫人

次韻洞山克文長老

試院唱酬十一首

次韻呂君見贈

次韻進士呈試官

放榜後毛守見招

送毛傍齋郎

燕貢士

次韻毛君請居探菊

次韻毛君見贈

次韻毛君偶成

孔平仲著作江州官舍小庵

送饒州周沃秀才免解

雪中洞山黃檗二禪師相詩

毛國鎮生日二絕

次韻毛君將歸

送楊騰山人

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次韻毛君上書求歸未報

次韻毛君絕句

次韻毛君晉別

送毛君致仕還鄉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并跋

次贈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陰晴不定韻唐觀秘校并教吳二君五首

第十二卷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送高安羅令審禮

送唐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次韻唐觀送姜應明謁新昌杜簿

新種芭蕉

次韻姜應明黃檗山中見寄

次韻黃大臨秀才見寄

次韻李朝散遊洞山二首

簡學中諸生

以美酒送柳真公

次韻柳見答

披仙亭晚飲

余居高安三年每晨入莫出輒適聖壽訪聰

長老馮方子明浴師笑語移刻而歸歲月

既久作一詩記之

次韻子瞻感舊見寄

次韻和人豐歲

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次煙字韻答黃廷堅

東軒長老二絕

題方子明道人東窗

次前韻

迎寄王適



王度支陶挽詞二首

次韻陳師仲主簿見寄

寄題江漢長老南園茅齋

誄霜二首

次韻吳厚秀才見寄

乾荔枝

次韻王適元日示曹煥二首

寄梅仙觀楊智遠道士

春雪

贈石臺問長老二絕并叙

和毛國鎮白雲社五詠

謝景軒  
曹煥

平溪堂  
張繼

白雲社詩題

次韻王適落日江上二首

張秀才見寫韻容

同王適曹煥遊清居院步理齋居

次韻王適春雨

和子瞻蜜酒歌

次韻講律李司理憲見贈

次韻王適遊陳氏園

答孔平仲二偈

次韻柳真公閑居春日

次韻王適東軒卽事三首

送李憲司理遷新喻

問黃榮長老疾

復次燦字韻祭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臨臯新葺南堂五絕

次韻王適大水

贈三哥能師二絕

臨川陳憲大夫挽詞二首

次韻知郡買蕃大夫思歸

久不作詩呈王適

喜王疊承事北歸

予初到筠卽於酒務庭中種竹四莖珍二本

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

賦短襦呈同官

和王鞏見寄三首

復次韻

孔毅父封君挽詞二首

上高息軒起亭二絕

九月十一日事書

和王適寒夜讀書

和王適新葺小室

病中賈大夫相訪因遊中宮僧舍二首

和王適灸背讀書

同王適賦雪

第十三卷

詩八十六首

除夜

種蘭

上元夜

次韻王適元夜二首

王子立與遲等遊陳家園橋敗幾不成行晚

自酒務往見之明日兩作偶尔成詠

幽蘭花二絕

胡長史祠堂

孫賓契道人

新橋

魯子宜郡太挽詞二首

曾子固舍人挽詞

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絕



又次韻遊小雲居

次韻泰觀梅花

復次前韻答澄師

景福順老夜坐道古人摘鼻語

甚枕屏

次韻王適哥別

次韻子瞻將來高安相別先寄遲迺遠却寄

邁迨迨遊

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迨遠三子出遊

次韻子瞻哥別三首

次韻子瞻行至奉新見寄

贈醫僧寥清二絕

贈醫僧善正

食菱

晉滯高安四年有餘忽得信聞當除官真揚

問偶成小詩書于屋壁

洪休上人少年讀書以多病出家居泐潭為

馬祖修塔以三絕句來謁答一首

勉子瞻失幹子二首

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

西湖舊遊詩行賦詩疾之

將移請溪令

約洞山文老夜話

將之續溪夢中賦泊舟野步

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

贈方子明道人

回寄聖壽驪老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寄題孔氏頌樂亭

徐孺亭

滕王閣

次韻道潛南康見寄

車浮

并贊

題都昌清隱禪院

逢章戶掾赴澧州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

正旦夜夢李士寧過我談說神怪又之草草

為具仍以一小詩贈之

舟中風雪五絕

題南康大安宅五老亭



書廬山劉頴宮先屋壁三絕

再遊廬山三首

汲陽阻風

張嘉祐

效畜蘇州調囉詞二首

至池州瞻陳禹秀才

次韻遲初入宣河

次韻侯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次韻侯宣城疊嶂樓雙溪閣長翁

初到績溪縣事二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

偶成四小詩呈諸同官

許嶽翁  
沈上廉

正德二年

縣中諸花多交代江君所栽牡丹已過芍藥

方盛偶寄小詩

楊主簿日本扇

次韻答人幽蘭

次韻江法曹山間小酌

官舍小池有鸚鵡遺二小雛二首

次韻答人見寄

次韻答人檻竹



第十四卷

詩八十五首

次韻王荅推官見寄

郭尉恩悖大以琳上人書詩為示次韻

次韻汪環監簿見贈

周昉畫美人歌

病中郭尉見訪

病後

後病三首

送琳老還大明山

病退

病後白髮

答琳長老寄幽蘭白木黃精三本二絕

次韻侯宣城題疊嶺樓

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

續溪二詠

蘇東坡集  
翠眉本

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書其屋壁

郭尉惠古鏡

歙縣嚴寒堂

邵武游氏老人三清堂紫芝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舟遊敏陵難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  
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鐘眇可愛遂以小  
舟遊之件二絕

浙潮二首

贈王復處士

張揚山人即昔所謂惠思師也余舊識之於  
京師忽來相訪茫然不復省徐自言其故  
戲作二小詩贈之

次韻子瞻送楊傑主客奉詔同高麗幣遊錢

塘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絕

元絳參政挽詞

過王介同年墓

將遊金山寄元長老

元老見訪留坐具而去戲作一絕調之

元老和示小詩自謂非戰之罪復作一絕弁

坐具還之

子瞻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  
以絕句贈之又晉書邀轍同作遂以一絕  
繼之



高郵贈別杜介供奉

答王定國問疾

和子瞻次孫覺諫議韻題邵伯開上斗野亭

見寄

次韻子瞻題泗州監倉東軒二首

答顏復同博

次韻王定民宣德

河水

復賦河水四絕

河水稍解吾呈王適

河水復結後次前韻

題南都留守妙峯亭

次韻發運路昌衡淮南見山堂

送戴朝議歸蜀中

後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送陳睦龍圖出守澤州

送千之姪西歸

駕幸親賢宅贈隨駕諸公

次韻子瞻飲道者院池上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絕



次韻朱光庭司諫喜雨

次韻光庭省中書事

送張恕朝奉南京簽判二首

送賈訥朝奉通判眉州

次韻黃庭堅學士性毛筆

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送王震給事知蔡州

送王廷老朝散知號州

送魯有開中大知洛州次子瞻韻

第十五卷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晉別二首

送程建用宣德西歸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次韻子瞻招王遠朝請晚飲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

之懋寂圖題其後



王君既宜徵撓詞三首

送杜介歸揚州

次韻子瞻與鄧聖求承旨同直翰苑懷武昌

西山舊遊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席上再送

次韻孔文仲舍人醴醪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二日寫從二首

再和二首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次韻貢父子開直宿

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選英講不逾時遂

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

俱遠近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



公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次韻宋縉朝請歸守彭城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黃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故濮陽太守贈光祿大夫王君正路挽詞二

首

韓幹三馬

書郭熙橫卷

題王生畫三螿蜻蜓二首

贈寫真李道士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絕

次韻錢臨待制秋懷

宿樂陽寧氏園

榮陽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叙

次韻劉貢父從駕

次韻劉貢父和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聞京東有道人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識之者作詩記之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絕

送歐陽辯

送韓康公歸許州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戶部右曹元日賦

三絕句寄呈子瞻兄

次韻王欽臣秘監集英殿井

集賢殿考試深二首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

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韓康公挽詩三首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

盧鴻草堂圖

秦號夫人走馬圖二絕

韓幹二馬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送周忠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絕

第十六卷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第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

戲別

表第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次韻子瞻好赤頭

送葆光寒師游廬山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水山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題王沈初對翠山水橫卷三首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

鈞三絕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次韻王定國見贈

王子難龍圖挽詞

次韻季才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

呂司空挽詞三首



范蜀公挽詞三首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詞挽二首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六首

李公麟字伯時 墨戲全 筆法全 墨戲全 筆法全

李公麟字伯時 墨戲全 筆法全 墨戲全 筆法全

李公麟字伯時 墨戲全 筆法全 墨戲全 筆法全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次韻子瞻相送使朝

歐陽文忠夫人挽詞二首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河渠二首

次莫州通判河渠二首 贈石首趙待御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

次莫州通判河渠二首 絕句二首 過得魚林廟 德山

次莫州通判河渠二首 絕句二首 過得魚林廟 德山 德山

次莫州通判河渠二首 絕句二首 過得魚林廟 德山 德山 德山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李公麟陽關圖二絕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 闕六首  
大皇帝 八首  
后閣 八首

皇太后 闕六首  
聖太后 闕五首  
夫人 闕四首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次韻張耒學士病中二首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第十七卷

賦八首

巫山賦

屈原廟賦

缸魂賦并叙

祭嘉祐寺樓賦

超然臺賦并叙

服茯苓賦并叙

墨竹賦

黃樓賦并叙

第十八卷

辭五首

御風辭

上清辭

楊桀道龍圖哀辭并叙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叙

薛子駿諫議哀辭 并叙

詩二首

太白山祈雨詩

奔采詩 并叙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 并叙

鳳味石硯銘 并叙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 并序

等軒頌

第十九卷

新論二首 上中下

第二十卷

策問三十五首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第十一卷

書一首

上皇帝書

第二十二卷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大尉書

上昭文富丞相書

上曾參政書

上兩制諸公書

上劉長安書

徐州啓陳師仲書二首

答黃庭堅書

答徐州教授李昭杞書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第二十三卷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齊州閔子祠堂記

卜高縣學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卷之二

齊州溧源石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目錄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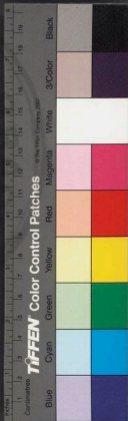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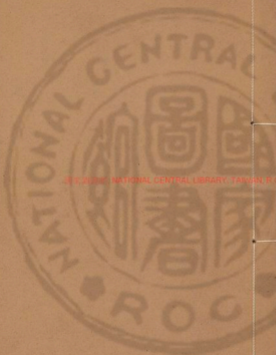


一  
七  
〇  
九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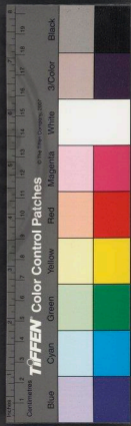


2017.09.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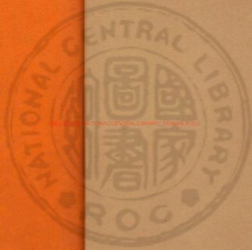




2017.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541116 v2



樂城集目錄下

第二十四卷

記九首

東軒記

王氏清虛堂記

黃州快哉亭記

南康真節堂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第二十五卷

墓表銘四首

武昌九曲亭記

吳氏浩然堂記

黃州師中庵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伯父墓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全禪師塔銘

閔禪師碑

傳二首

孟德傳

丐者趙生傳

叙三首

類稿叙

古今家誡叙

洞山文長老語錄叙

第二十六卷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求嘉郡夫人馬氏文

祭正號州伯敬文

祭鄧內翰安郡太君文

祭曹演父朝議文

祭范獨公崇仁文

祭忠獻韓公文

祭姪林文



代李公儀諱謙祭張文裕侍郎文二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代南京番守祭宋嘉郡夫人馬氏文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代毛筠州祭土觀文韶文二首

代上省祭司馬丞相文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食日禱諸廟文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

南京祈禱文七首

續溪謁城隍文

謁孔子廟文

祭靈惠汪公文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南京祈晴青辭

筠州祈雨青辭



第二十七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楊傑知潤州

陳安期屯田郎中

蔡立知鄂州

盛南仲知衡州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虞肇智愚州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梁惟簡供備庫使

張學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趙君錫大常少卿

劉綱太學博士

鄧義叔主客郎中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陳絃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孫升監祭御史可殿中侍御史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徐彥孚澶州通判

章惇知揚州

邢恕知汝州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郭述自致仕起知潞州

何正臣知梓州

孫寬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陶世延劉孫亮死邢遷吉子吉各補三班借

職

皇兄令羽磨勘轉延圖

張輔之入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范鎮丁侍讀太一宮使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就州

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邠州司戶

叔諱叙右千牛衛將軍

洪履磨勘改朝請郎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

國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內臣馮景降一官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李挺知唐州

崔全通判延州

王純臣通判岷州

姚兕磨勒轉東上閣門使

丁蔭太常博士

常安民大理寺丞

田子諒湖南運判

鄭信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葉康弼知劍州

謝卿材河北轉運使自陝漕徒

蔡卞磨勒朝奉郎

丁恂少府主簿

張構再知豐州

呂太防中書侍郎中

劉掌右丞

傅堯俞御史中丞





張端答致仕依前朝奉郎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營官副使

蔡卞知江寧府

王安禮知揚州

林希知宣州

王舜圭除左班殿直

第二十八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

郊禮通判末寧軍

叔攷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王宗孟母封壽昌縣太君

胡宗愈吏部侍郎

顧臨給事中

范子奇司農卿

馬巖河東運使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常安民鴻臚丞

李誥自軍頭司除知忻州

郊禮通判睦州

李琬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王肇通判揚州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胡宗炎將作少監

向宗良知衛州

祁觀除借職

曾肇中書舍人

郝怒知汝州

李周陝西運使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許彥先知隨州

孫諤太學博士

王佺通判荆南

韓玠通判河南

占城國進奉判官潘震辛可如順郎將

劉敘中書舍人

曹誦造園知保州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叙石州

鄒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葉溫叟度支郎中

吳華江西運判



杜常兵部郎中

學咨道通判鎮戎軍

錢式三班借職

翰林醫官陳易簡等大人比舊各減三官承

後

李括知洋州

張士澄通判定州

彭次雲吏部郎中

章姿吏部馬琬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

官黃景職方郎官

虞僑國子司業

黃庭堅著作佐郎

陳侗直秘閣知梓州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游酢太學錄

張舜民鹽察御史

張績秘書省正字

李執柔司農寺丞

陳烈落政仕州教授

龔原國子監丞



仲範遙刺

吳淵西頭供奉官會諤左侍禁

袁詵知揚州

闕本大學博士葉濤正

宋寶陸承務郎

韓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劉敏知辰州

龐希通復翰林醫學

克勤仲答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蔡確改知安州

呂公孺知秦州

第二十九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張之諫知德順軍

寇誦覃恩改朝請大夫

郭時亮通判海州

安宗詵知利州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吳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將作少監



王就湖南提刑

錢喚知真州

王漸知階州郭逢知德順軍

蕭世元石州李昭叙忻州李詵隰州

致仕馮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燕若濟知東明縣

陳向知楚州

士鯉磨勒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黃好謙知濮州

張脩駕部郎中

王瑜京西提刑

庶議權發差鄜州今落權發差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融州歸明楊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魯肇磨勘改朝散郎

蕃官折師武平恩改西頭供奉官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黃好謙知頰州

霍居臣知涿州

晁端彥吏部郎何洵直司勳郎顏復禮部郎



辛禪太常博士韓崇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丞

元者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梁誥轉朝奉大夫

張淳知長垣縣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張整皇城使廣西鈴轄加運刺再任以交人

理會地界之故

潘官元瑞以推易使

交趾付梁鍾吏外副社英董東頭供奉官

鄧忠臣秘書省正字

成卓降兩官監鈞州酒稅

仲漢輔正任防禦使

曹評正任防禦使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張綬湖南提刑

劉當時太僕簿

張宗古尚書省都事出職改朝奉大夫

陳遊古知沂州

周純知虢州朱陽縣



宋子儀大理寺丞

秦晉國安仁保祐夫人張氏特封吳楚國安

仁賢壽夫人

彭汝礪右史

王陟臣右司郎中

王古吏部員外郎

張詢浙憲

陝西移四邊判

蔡潛除司農簿

令諫除右千牛衛將軍

張元方權發遣府界提點

周郊通判壽春

魏璋叙奉議郎熙河機宜

常安民太常博士

豐稷工部員外郎

沈季長少府少監

林英大理少卿

第三十卷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勛宗正丞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北部員外郎

史宗範知涇州

黃慶基鴻臚丞

張岫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士人

可並左右侍禁

韓維守本官資政殿學士知鄧州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頒務該三班奉職

王冢知死州

馮宗道造郡刺史

胡田知誠州改為軍除為知軍

陳安石知襄州

孫懷用知寧化軍都逢知肯嵐軍

王愈光祿丞

姚勛秘書丞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林顏權知泉州





孔平仲常博士

西蕃首領溫溪心年欽隄二人並除化外

州團練

鄒價知單州

孫之敏知雍丘揚璩寶知咸平

許懋右司郎中

陳軒王客郎中

豐稷殿中侍御史

陳知晦蔡州文判

向宗且同壽少卿

侯利建京東漕井亮采河東漕

馬城湖北憲

林積知福州

朱服權發遣泉州

林頴知濠州

今聖以率府率謀書授通直郎

張宙古知登州

高遵易政知全州

何琬工部郎中

崔公度知潁州



黃術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

石崇畧可宜德耶

范純禮發運副使

張汝賢右司郎中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廖正一秘書省正字

劉舜卿加選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游師雄改奉議郎陝西運判賜緋

廖正古通判涪州

廖元英鴻臚少卿

張琬知秀州

魯孝序通判莫州

劉言可內殿崇班

張岫戶部員外郎改戶部郎中

韓緒等六人各轉一官

蕃官党令任攬哥趙令景覃恩改官

顧臨再授給事中

孔文仲中書舍人

張頤待制河北都運



第三十一卷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皇太后三代

皇伯世儔追封奉化郡公

越國賢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唐僖宗梓州錄參

克賢贈奉國軍兩使留後封奉化郡公

士觀贈左領軍衛將軍

安燾三代妻

李清臣三代妻

范純仁三代

中丞劉摯父

第三十二卷

西掖告詞四十九

苗貴妃三代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范續父



鮮于佺父

陳曼父閩以赦封承務郎

錢駟父母

李瑞三代

王幹父

常布父

蔡鑑父母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祖母父母

世采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水昌

郡太君

李端照父母

張方平祖并父

富紹庭母

蔡滕父從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郊母

奉諡節任斯年祖母黃氏封末壽君

張琬父昇追封韓公夫人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興縣太君

皇兄令權等所生母則縣太君



富弼贈太師

弼字彥輔

劉沆進封泰國公

沆字清之

盧政贈司空

政字子正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王存

第三十三卷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一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明堂呂大防加恩制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皇弟徽宗加恩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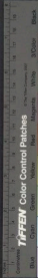
皇弟似加恩制

皇弟偲加恩制

馮京加恩制

劉昌祚加恩制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詔救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彥免第嘉彥尚主不許不允

詔二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韓忠彥乞外任不許不允詔二首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趙鼎免刑部侍郎不允詔

呂公孺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大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致仕再免兩鎮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免兩鎮許允詔二首

河東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周尹進興節龍無量壽佛救書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童服不允詔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宰相呂防等為旱乞退不允詔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不允詔二首

呂大防等再為旱乞退不允詔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喻救書

馮京免彰德軍節餞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范百祿免翰學士不允詔

第三十四卷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首

皇弟信似偁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劉昌祥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文彥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景靈宮安鐵水窰祝文

後苑祈晴祝文

太廟整漏奉告宣祖皇帝祝文

後苑粉堦祈雨祝文

五岳四清祈雨祝文

謝雨祝文

鳳翔府太平宮修葺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擬讀謝雨祝文

青詞一十二

福寧殿開啓明堂預告道場青詞

羅散青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中太一宮新晴青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羅散青詞

景靈宮預告雅飾聖祖青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轉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第工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

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第二次太皇太后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祝文一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濟星辰祝文一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西嶽謝雨青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日道場朱表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西嶽罷謝雨道朱表



諸官觀罷設謝雨道場祭表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露香表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第三十五卷

論時事狀三首首二表

制署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卷五外  
任職附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卷一附

第三十六卷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論蜀茶五害狀

乞更支役錢顧人一年候修完役法狀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



論差役五事狀

第三十七卷

右司諫論時事二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再乞放積欠狀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乞給運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論三省事多滯滯狀

言科場事狀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乞禁軍日一教狀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並蜀茶狀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論明堂神位狀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再言役法劄子

第三十八卷



左司諫論時事二十二首

論青苗狀

三論差役事狀

論蘭州等地狀

再論蘭州等地狀

論京畿詠甲冬教等事狀

論西邊警備狀

再論青苗狀

乞改市易欠錢狀

言淮南水潦狀

三乞罷青苗狀

中三省請罷青苗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第三十九卷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乞復選人選限狀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莫置川茶未當狀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一云中書舍人詩上

因早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論西事狀

第四十卷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陝雪劄子

轉對狀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論開孫村河劄子

再論回河劄子

三論回河劄子

第四十一卷

戶部侍郎論時事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論侯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乞罷修河劄子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

一論北朝元見於朝廷不似外事  
二論北朝攻事大略

三乞罷人從內觀官  
四乞罷行差常用大車

五乞直差馬及驛日界

為早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第四十二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乞罷然可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乞分別邪正劄子

論執政生事劄子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第四十三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論史額不便二事劄子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二論舉臺官劄子

論堂除太寬劄子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第四十四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論渠陽變事劄子

乞令兩制共論納后禮劄子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第四十五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論用臺諫劄子

乞罷修河司劄子

再乞責降李億劄子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奏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催行役法劄子

再催行役法劄子

第四十六卷

御史中丞首時事劄子六首

論邊防軍政斷審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劄子

論禁宮酒劄子

論冬溫無水劄子

論嶺河夫不便劄子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論黃河東流劄子

第四十七卷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賀摛恩章表



謝八伏早出狀二首

謝坤成 益結狀二首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繪神宗御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叙狀

進御集表

雜論燕武狀劄子八首

為元軾下獄上書

乞牽復英州別駕鄧俠狀

乞擢任劉攽狀

乞推恩故知陳州解子侁子孫狀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薦林豫劄子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薦王鞏劄子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一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二首

免修條支賜劄子二首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二首



辭戶部侍郎劄子

辭吏部侍郎劄子

辭翰林學士劄子

辭御史中丞劄子

辭尚書右丞劄子四首

免尚書右丞表二首

第四十八卷

雜謝恩合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謝救設狀二首

筓記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生日謝表二首

筓記

第四十九卷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齊州李肅之諫議謝上表

李諫議謝免罪表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張公謝免陪祀表

張公賀南郊表

南京番守賀南郊表

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南京謝頒曆表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李誠之待制遺表

龔鼎臣諫議謝音帥表

陳汝義學士南京謝上表

南京番守謝減降德音表

張曷諫議南京謝上表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張公謝致仕表

歙州賀登極表

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第五十卷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北京謝翰丞相啓二首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迎陳述古舍人啓

賀致仕曾太傅啓

賀韓相州啓

謝韓許州啓

賀河陽文侍中啓

謝文公啓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謝改著作佐郎啓

謝張公安濟啓

賀孫樞密啓

謝黃察院啓

賀趙少保啓

賀文太師致仕啓

謝兩發運啓

賀范端明啓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謝啓

代人啓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陳逢古舍人謝兩府啓

又謝兩制啓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李諫議謝二府啓



樂城集卷第一

詩五十三首

郭繪

繪本河西弓騎手藝或有功不賞自黎官滿食不厭精糧之州監稅

郭繪本蕃種騎闕雄西戎流落初無罪因循遂龍鍾  
嘉州已經歲見我涕無窮自言將家子少小學彎弓  
長過西鄙亂走馬救邊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  
平生事苦戰數與大寇逢昔在定川寨賊來如群蜂  
萬騎擁酋帥自謂白相公揮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紅  
戰勝士氣振越敵如旋風虫鼠隳表將不信勇且忠  
遙語相勸誘一矢摧厥會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塵蒙



樂城集卷第一

詩五十三首

郭繪

繪本河西弓騎手藝或有功不賞自黎官滿食不厭精糧之州監稅

郭繪本蕃種騎闕雄西戎流落初無罪因循遂龍鍾  
嘉州已經歲見我涕無窮自言將家子少小學彎弓  
長過西鄙亂走馬救邊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  
平生事苦戰數與大寇逢昔在定川寨賊來如群蜂  
萬騎擁酋帥自謂白相公揮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紅  
戰勝士氣振越敵如旋風虫鼠隳表將不信勇且忠  
遙語相勸誘一矢摧厥會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塵蒙





驍蹄不敢息馬口銜折鋒誰知入尺軀脫命萬死中  
忽聞南蠻叛羽檄行忽忽將兵赴危難瘴露不辭衝  
行經賀州城寂寞無人踐攀堞莽不見入據爲築壙  
一旦賊兵下百計燒且攻三月不能陷救至遂得地  
崎嶇有成績元帥多異州有功不見賞憔悴落巴賈  
已矣誰復信言之氣恂恂子不識郭綸問此爲欲容  
一夫何足言竊恐悲英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計功  
郭綸未嘗敗用之可前鋒

初發嘉州

放舟沫江濱往意念荆楚擊鼓樹兩旌勢如遠征戍

紛紛上船人場急不容語余生歸江陽未省至嘉州  
巉巖九頂峯可愛不可住飛舟過山足佛脚見江濤  
舟人盡欲容競欲揖其搏俄頃已不見焉午在中渚  
移舟近山陰磴峭上無路云有古郭生璞此地苦箋  
注區區辨魚爾雅細分縷洗硯去殘墨迺水如黑  
霧至今江上魚頂有遺臺處覓物悲古人嗟此空自  
若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鳴榔至楚不復番上馬千里  
去誰能居深山水與禽獸伍此事誰是非行行重回  
頭

適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岸闌山盡平連峯遠非漢  
慘慘瘴氣青薄薄寒日燠峯巒苦崖台草木條幹短  
遙想彼居人狀類麋鹿竄何時遂平定戊卒從此返

夜泊牛口

行過石壁盡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燧照疎樹  
見我各無言倚石但箕踞水寒雙脰長褰袴不蔽股  
日莫江上歸潛魚遠雖捕稻飯不滿盂飢卧冷徹曙  
安知城市數守此田野趣抵應長求食寒者不能苦

夔州

江水通三峽城州控百蠻沙昏行旅倦邊靜禁軍閑

漢虜更成市羅統漸不還投鴉揀精密換馬瘦奔顏  
兀兀頭垂髮團圓耳帶銀夷聲不可會爭利苦間關

舟中聽琴

江流浩浩羣動息琴聲琅琅中夜鳴水深天闊音響  
遠仰視斗牛皆從橫昔有至人愛奇曲學之三歲終  
無成一朝隨師過滄海番置絕島不復迎終年見怪  
心自感海水寒掉魚龍驚翻回蕩瀟有遺韻琴意忽  
忽從此生師來迎笑向所得撫手無言心已明世人  
豈驚好絲竹撞鐘擊鼓浪謂榮安知江琴韻超絕擺  
耳大笑不肯聽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

期君荒江漬未至望已極朔風吹烏裘隱隱沙上立  
愧余後期至先到犯寒色既泊問所如歸去已無及  
繫舟重相邀雨冷塗路濕

江上早起

晨興欲舟上盥濯夜氣清整巾未坐雙鳩乳已鳴  
日出江霧散江上山從橫區區茅舍翁曉出露氣腥  
杖筒得大鯉愛惜不忍烹持之易斗粟朝餽厭魚羹  
蕭蕭遠風起泛泛野鴈驚忽過百餘里山水互變更  
蓬舟問所如彼此不知名超超江湖間殊勝地上行

江上看山

且游市井喧莫宿無人聲江上誠足樂無怪陶朱生  
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亦如赭莫行百里一回  
頭落日孤雲靄新畫前山更遠色更深誰知可愛信  
如今唯有巫山最穠秀依然不負遠來心

山胡

山胡擁蒼鬣兩耳白茸茸野樹啼終日黔山深幾重  
啄溪探細石噪虎上孤峯被執應多恨筠籠借不容

白鷺

白鷺形似鶴擇曳尾能長寂寞懷溪水低回愛稻梁



田家比雞鷺野食蔗杯觴肯信朱門裏徘徊占玉塘

屈原塔

在忠州

屈原遺宅秭歸山南賓古者巴子園山中遺塔知幾年  
過者疑疑不能識浮圖高絕誰所為原死豈復待汝力  
臨江慷慨心自明南訪重華訟孤直世人不知徒悲湯  
誰為禁土高岌岌

嚴顏碑

亦在忠州

古碑殘缺不可讀遠人愛惜未必磨相傳昔者嚴太守  
刻石千歲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胸憶城破節最高  
被擒不辱古亦有吾愛善折張飛秦軍中生死

何足怪乘勝使氣可若何研頭徐死子無怒我豈畏  
死如見匹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壯氣吞黃河臨危  
闕暇有如此覽碑慷慨思橫戈

竹枝歌

忠州

舟行千里不至楚忽聞竹枝皆楚語楚言啁啾安可  
分江中明月多風露扁舟日落駐平沙茅屋竹籬二三  
四家連春並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可憐楚人  
足悲訴歲樂年豐爾何苦釣魚長江江水深耕田種  
麥畏狼虎俚人風俗非中原處子不嫁如等閑雙鬟  
垂頂髮已白負水採薪長若艱上山採薪多荆棘負



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龜水重遷家足無力  
山深瘴暖霧露乾夜長無衣猶苦寒平生有似糜與  
鹿一旦白髮已百年江上乘舟何處客列肆喧譁占  
平積遠來忽去不記州罷市歸船不相識去家千里  
未能歸忽聽長歌皆悽悽空船獨宿無與語月滿長  
江歸路迷路迷鄉思渺何極長怨歌聲苦淒急不知  
歌者樂與悲遠客乍聞皆掩泣

望夫臺

在忠州數十里

江上孤峯石為骨望夫不來空獨立去時江水拍山  
流去後江移水成磧江移岸改安可知獨與高山化

為石山高身在心不移愁爾行人遠行役

入陣

陣在楚文

漲江吹入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  
乘高望遺跡磊磊六十四遙指如布碁就視不知處  
世稱諸葛公用眾有法度區區落囊斜軍旅無闊步  
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  
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柰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  
惟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灩澦堆

或云上

江中石屏灩澦堆驚靈夏禹不能摧深根百丈無敢



近落日紛紛，烏鵲來何人。磊落不畏死，為我赤脚登。  
崔嵬上有古碑刻，奇篆當使書。讀磨蒼苔此碑若，見  
必有怪恐至絕頂，遭風雷。

入峽

舟行瞿唐口，兩耳風鳴號。渺然長江水，千里投一峽。  
峽門石為戶，巒怒水力駭。扁舟落中流，浩如一葉飄。  
呼吹信奔浪，不復由長篙。捩舵破瀆旋，畏與亂石遭。  
兩山感相值，望之不容初。漸近乃可入，白鹽最雄高。  
草木皆倒生，哀叫悲玄猿。白雲縵長袖，零落如飛毛。  
緬懷泮水年，慘愛病有瘳。禹益決眠水，屢與山鬼麤。  
摧岡轉大石，破地踞洪濤。巉巖當道山，斬截存瓦銷。  
峭壁下無趾，連峯斷脩腰。破處不生草，上不掛烏巢。  
水怪不盡戮，下有龍與鼉。遶哉千萬年，禹死遺迹牢。  
豈必見河洛，開峽斯已勞。

巫山廟

山中廟堂古，神女楚巫姿。婆娑歌舞空，山日落悲風。  
吹來十雅盱，盱道神語神仙潔。清非世人凡，登傾醪薦。  
糜脯子知神，若竟何自西方真人古。王母飄然來風  
遊九州，揭渡西海薄。中土白雲為車駕，蒼虬駟乘湘。  
君必妃御天，孫織綃素非素衣。裳塵薄煙霧泊然。



冲虚眇無營朝餐屑玉噉瓊乳下視人世安可據超  
山乘山去無所巫山之下江流清渙然愛之不能去  
湍湍激作相喧騰白花翻翻龍正怒竟使大禹導九  
州石隕山墜幾折股山前恐懼又無措稽首山下苦  
求助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攀山洩江  
幸無苦庚辰虞余實相禹功成事定世吳知空山俄  
頃千萬古廟中擊鼓吹長簫採蘭為殄蕙為看玉笙  
馮支香飄蕙世勾取酒注白茅神來享之風飄飄荒  
山長江何所有豈有瓊玉薦次寥神君聰明無我責  
為我驅獸攘龍蛟乘船入楚游巴蜀渣旋深惡秋水

高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上麥熟可作醪神君尊貴豈  
待我再拜長曉神所勞

巫山廟島

巫廟真人古列仙  
高心獨愛玉爐煙  
飢鳥巧會行人  
意來去紛紛噪客船

君昭村

峽如玉嬌纖屈須入宮魯不愧秦姝一朝遠逐呼韓  
去遊憶江頭捕鯉魚江上大魚安敢釣轉拖橫江筋  
力小深遊積雪厚埋牛兩處辛勤向處好去家離俗  
慕榮華富貴終身獨可嗟不及故鄉山上女夜從東



舍嫁西家

三遊洞

洞前危逕不容足洞中明曠坐百人蒼崖肆几起成  
柱亂石散列如鸞巖清溪百丈下無路水瀟沙上如  
魚鱗夜深明月出山頂下照洞口纔及骨沉深黑  
若大屋野老篝火青如燐平明欲出迷上下洞氣飄  
亂為橫雲深山大澤亦有是野鳥鳴噪孤熊三蹲人  
一去無復見至今冠蓋長滿門

寄題清溪寺

在歙州界  
谷子故店

清溪鬼谷子雄辯傾六國視世無足言自閉長默黯

蘇張何為者欲竊長短術學成果無賴遂為世所惑  
顛倒實諸侯傾轉莫可執後世何不明疑我不汝及  
誰知居深山玩世可終日君觀二弟子死處竟莫得  
客齊自披裂投魏求寄食悠悠清溪中石亂流水急  
溪魚為朝餐者死得安穴居亂獨無言其辯吾不測

息壤

在城南  
南門外

江上寒沙薄如席一夕墳起成高丘江流傾轉力不  
勝左鵠右吐非自由南郡城南向何者平地生長殊  
不休當中屋脊不盈尺深入百丈皆石樓古人不知  
下有惟發破不掩水漲浮傳言夏鯨塞澤水上帝愛





此無敢偷竊持大畚負長鑄刺取不已帝使泥禹知  
水怒非塞止網捕百惟雜蟹鰕掘壕入土不計丈投  
擲填壓聲鳴嗷一時既定憂後世恐此竊出壞九州  
神人已死無復制故以此土封其頭發之輒滿不可  
旣使使靈物長幽囚前年大旱千里赤取土盈掬雨  
不收誰言咫尺舊黃壤中有千歲龍與此高山萬仞  
猶可削嗟此何獨生如就天長地遠莽無極雖有缺  
壤誰能圓我疑天意固有在患世多事窮鑄鏤延陶  
鼓鑄地力困久不自補無爲憂世無女媧空白石磊  
磊滿地如浮漚耕田鑿井自無已息壤無幾安能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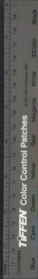
荆門惠泉

泉源何從來山下長溪發油然本無禁誰使自激洌  
茫茫九地底大水浮一葉使水皆爲泉地已不勝洩  
感是泉水中獨不容至潔涓涓自傾瀉奕奕見清澈  
石泓淨無塵中有三尺雪下爲百丈溪冷不受魚鱗  
脫衣泥中流解我雙足熱樂哉泉上翁大旱不知渴

荅荆門張都官

見和惠泉

荒涼荆門西泉水誰爲洩發源雖甚微來意不可折  
平鋪清池滿皎皎自明澈其涼最宜茶羊炙可用雪  
炎風五月交中夜吐明月太守燕已還青嶂空嶂岬



泉上白髮翁來飲杯候開酌水自獻酬箕踞無禮節  
區區游泉人常血午日烈回首憂重城賞玩安能徹

涇陽早發

春氣入楚澤原上草猶枯比風吹果林梅蓋蠟心無  
我行亦何事驅馬無疾徐楚人信稀少田畝任黍蕪  
空有道路人擾擾不晉車悲傷彼何顏歎息此亦愚  
今我何爲爾豈亦愚者徒行行楚山曉霜露滿陂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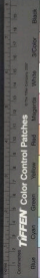
襄陽古樂府二首

野鷹來

野鷹來雄雉走蒼茫荒榛下鵝鴨大如斗鷹來蕭蕭  
風雨寒壯士臺中一揮肘臺高百尺臨平川山中放  
火秋草乾雉肥兔飽走不去野鷹飛下風蕭然寒峨  
呼鷹臺人去盡已圯高臺不可見况復呼鷹子長歌  
野鷹來當年落誰耳父生已不武子立又不強北兵  
果南下擾擾如驅羊鷹來野雉何暇走束縛籠中安  
得翔可憐野雉亦有爪兩手掉鷹猶可傷

襄陽樂

誰言襄陽苦次者樂襄陽太守劉公子千年未可忘  
劉公一去歲時改惟有州南澗水長澗水南流峴山  
碧種稻耕田泥没尺里人種麥滿高原長使越人耕



大澤澤中多水原上乾越人為種楚人食火耕水耨  
古常然漢水魚多去蒲船長有行人知此樂來買棹

頭縮頸縮

雙鳧觀 王羊馬

王喬西飛朝洛陽飄飄千里雙鳧翔鳧飛遭網不能  
去惟有空蕪鳧已亡誰知野鳥不能化豈必雙鵞能  
飛揚鳧神護惟當有在搔首野廟春風長

懷甬池寄子瞻兄

相攜話別鄞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  
陌行人已渡古嶠西曾為縣吏民知否 蘇詩言為此與  
第末赴而中

舊宿僧房壁共題 蘇詩與子瞻在奉州僧舍中遙  
寺舍題其老僧索開之字  
想獨遊佳味少無言驩馬但鳴嘶

辛丑除日寄子瞻

一歲不復居一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對酒語終夕  
夜長書室幽燈燭明照席盤殮雜梁楚羊炙錯魚脂  
庖人饌雞兔家味宛如昔有懷岐山下餐轉不能釋  
念同去周里此節三已失初來寄荆渚魚鱸賤宜客  
楚人重歲時爆竹鳴噦噦新春始涉五田陳未生麥  
相携歷唐許在柳漸牙拆居梁不耐貧投把避棟覆  
城南庠齋靜終歲守墳籍酒酸未嘗飲干美每共炙



謂言從明年此會可縣射同爲洛中吏相去不盈尺  
濁醪幸分季新荀可餽伯嚭情嵩山美漾漾洛水興  
宮圍得相從春野玩朝日安知書閣下翠子並遭試  
偶成一朝榮遂使千里隔何年相會歡逢節勿輕擲  
次韻子瞻戒降諸縣囚徒事畢登覽

山川足清曠關閣巧拘囚安得嫌阿御同爲稷蒲遊  
適却因漁汗遠中散幽憂反隰繁分編村墟蓋小侯  
春深桑樹綠野闊渭河流四顧神蕭瑟前探意漲浮  
勝觀殊未已往足詎能收下坂如浮何登崖劇上樓  
強行腰僂僂困坐氣嗟咻鳥語林巒靜花明澗谷幽

濯溪驚野老伐路駭危州中散探深去文淵到處皆  
聽琴峯下寺弄石水中洲溪冷泉冰脚山高霧漉頭  
石潭清照骨濕水濺成鈎仙廟鳴鍾磬神官束戎狗  
養生聞帝女服氣絕彭聃故宅猶傳尹先師不喜立  
居人那識追過客謾停騶巖谷誠深絕神仙信有不  
雲居無几杖霞佩棄羅縷豹隱連山霧龍潛百尺湫  
門闌誰與叩桃熟浪傳餉緝髮清無比方瞻豈不聃  
會須林下見乞取壽年備拔去和雞犬相隨若旆旒  
乘風遺髮髮長嚼賤笙僕從騎衣皆羽前驅蟹盡好  
安能牽兩月雙得快雙眸自昔辭鄉樹南行上楚舟



萬江窮地脉三峽東天溝雲暗都竟波吹木樨秋  
華溪碧窈窕入洞聽颺颺空寺收黃栗窺祠畫犬彪  
登臨鮪末日行適肯停輜爾縮今何事攀躋昔已悠  
魏京統士女春服聚暫辦雷動車半陌花榿樹繁稠  
遊人紛蕩漾野鳥自嚶啾平日曾經洛閑居願卜綏  
空言真比志久渴漸成愁早退嘗相約辭鷺痛自樓  
瘦山心劫劫從宦典油油海宇都無礙山林盡可投  
願爲雲上鷓鴣作登中儵遷性行隨足謀生富給喉  
今遊雖不與移會豈無由畫出同穿履宵眠共覆裘  
第兄真欲爾明好定誰儔試寫長篇調何人肯見酬

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

山下晨光晚林梢露滴昇峯頭斜見月野市早明燈  
樹暗猶藏鵲堂開已饒僧據鞍應夢我聯騎昔嘗曾  
次韻子瞻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謝公遊意未能厭踏盡登山屐齒尖古殿神仙深杳  
杳香爐煙翠起纖纖巖花寂歷飄瓊片庭檜蕭疎滿  
玉蟾帝子莫婦人不見微風細雨自開簾

唐王真公  
主修於此

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潭邊沙水不成泥潭上猿禽掛嶮啼啼繞飛橋能試



客象茸翠蔓巧戴溪雲爲絳帳馬融室白作并風玉  
女閨仙果知君今未足臨潭脚戰怕長梯

石鼻城

千山欲盡垂爲鼻百戰皆空但有城虎鬪穴中秦地  
恐龍飛洲上漢江傾雍人未有章邯怨魏將猶存仲  
達精甲况後逢春草滿白羊無數向風鳴

碛溪石

呂公年已莫擇主渭河邊跪餌番雙膝臨溪不計年  
神專能陷石心大豈營鱸不到碛溪上安知自守堅

郿塢

董公平昔甚縱橫晚歲藏金欲躡女當日英雄智相  
似燕南趙北亦爲京

樓觀

老聃厭世入流沙飄蕩如雲不可遮第子憐師將去  
國關門望氣賊還家尚臺尚有傳經處畫壁空留駕  
傾車一設遺書無復老不知何苦服胡麻

傳山詩曰  
之官聯

次韻子禧秋雪見寄二首

秋氣蕭騷仍見雪客愁繞繞動縈心幽吟北戶窺聲  
細歸夢函關馬迹深疎樹飛花輕葭菼衰荷留柄亂



春暮遙聞詩酒皆推勝社客何人近納隍  
平時出處常耽狹文翰叨陪舊服膺自信老兄憐弱  
弟豈關天下少良朋何時杯酒看浮白清夜看蘿粗  
瀟登離思隔平詩不盡秦梁雖遠速須磨

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

惟我辭官免入商才疎深畏忝周行學從社稷非源  
本近讀詩書識長短東舍久居如舊宅春蔬新種似  
吾鄉閉門已學龜頭縮造謗仍諷雉尾藏雖爲不諫  
足見憐人

南童西魯虛署長吏居民惟不來妄語自知當當見

秦遠人未信下非才屢從貧李朝東閣懶學說張綬  
兩腮知有以翁遺蹟在山中豈信少人哉

損動聲鳴只自知憂輕責少幸官卑聲名謾作耳中  
瑱料第空口領底歸西鄙猖狂猶將將中朝閑暇自  
師師近成新論無人語仰羨飛鴻兩翅差

次韻子瞻病中大雪

吾兄筆鋒雄詩似不可和雪中思清絕韻惡愈難拏  
殷勤賦黃竹自勸飲白墜言隨飛花落意與長風舞  
餘力遠見撩千里寄堆騷嗟予學又廢有賴轉空磨  
研磨又無得安可待充化空記乘峽船行意被摧判



漢濠嚴洲者冷冽光熈坐我唱若實酬馳騁不遑卧  
 譬如逐獸虛豈覺山徑河酒有助喧熱筆硯盡露沈  
 詩詞禁推類令肅安敢文亦有同行人牽挽赴程課  
 爾來隔秦魏渴望等餽餽徒然遇佳雪有酒誰與賀  
 次韻子瞻記歲莫鄉俗三首

餽歲

周公制鄉禮無有相通佐鼎肉送子思蒸豚出陽貨  
 交親隨高低豈問小與大自從此禮衰伏臘有飢卧  
 鄉人慕古俗驅牛等囚坐東鄰遺西舍迭出如蟻磨  
 寧我不飲食無爾相咎過相從慶新春顏色買偷和

別歲

富貴日月速貧賤覺歲遲遲速不須問俱作不可追  
 親舊且斟飯送爾天北涯歲歲雖無情從我歷四時  
 酌爾一杯酒哥我壯且肥長作今歲歡勿起異日悲  
 掉頭不肯顧會莫與我辭酒闌氣方橫豈信從爾衰

守歲

於苑絕繩去領免追龍蛇是歲奔走十二蟲羅網不  
 及遮嗟我地上人豈復奈爾何未去不自閑將去乃  
 誼諱天上驅獸官為君肯停過魯陽揮長戈日車果  
 再斜醜酒勸爾醉期爾蹙蹉跎借醉遣爾去壽考自





足誇

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

踏青

江上水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橋波水不勝  
重野店壁掃無復清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鳥漸  
嚶鳴洞門泉脉龍晴動觀裏卅池鴨舌生山下鉗墨  
露稚孺峯頭鼓樂響綵繡裙紅袂臨江影青蓋驛  
驢踏石聲曉去爭先心蕩漾莫端誇後醉從橫最憐  
人散西軒靜曉斜陽著樹明

委市

枯桑舒牙葉漸青新蚕可浴日帶明前年器用隨手  
敗今冬衣着及秦營領困計口費餘粟實箔還家待  
種生不唯箱篚供婦女亦有鈕鑄寄男耕空巷無人  
闕容冷六親相見爭邀迎酒肴勸屬坊市滿鼓笛繁  
亂倡優寧蚕叢在時已如此古人雖沒誰敢更異方  
不見古風俗但向陌上聞吹笙

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堂上岐陽碑吾兄所與我吾兄自善書所取無不可  
歐陽弼而立商隱瘦且懶小篆妙詰曲波字美婀娜  
譚藩居顏前河類學顏頗魏華自磨泮峻秀不包累



九成刻賢俊磊雜么麼英公與襄鄂戈戟聞自荷  
何年學操筆終歲惟箭筈書成亦可愛茲業嗟得幾  
余雖繆學文書字每備墮車前駕馭馳車後繫羸跛  
逾年學舉足漸亦行馭賦古人有遺迹寔短不及鑽  
願從兄發之洗硯處兄左

樂城集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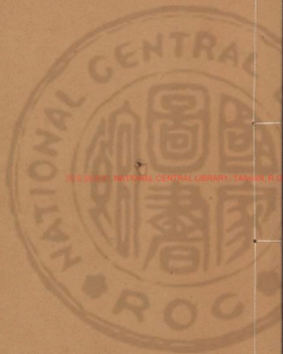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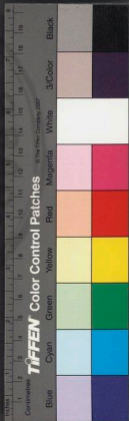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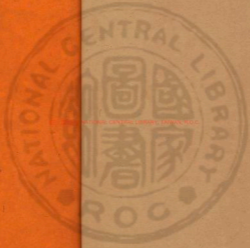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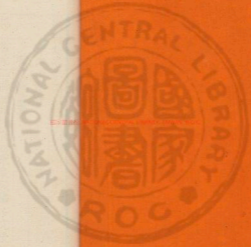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304117 3





學城集卷第二

詩六十九首

畫文殊普賢

誰人畫此二菩薩跌坐花心乘象役弟子先後執盂  
金老僧槎牙森比有山林脩道幾世切顏貌儂龐如  
開蓮重崖宛轉帶林樹野水荒蕪浮雲天峨眉高處  
不可上下有絕澗鋼九泉朝陽未出自露起有光升  
天如月圓靈仙居中粗可識有類白兔依清驪遊人  
禮拜千萬萬迤邐漸遠如飛煙五臺不到想亦爾今  
之畫圖誰所傳吾兄子雖苦好具敗繪破紙收明鮮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自從西行止得此試與記錄代一觀

聞子警重遊南山

終南重到已春回  
山木綠崖綠似蒼  
谷鳥鳴呼朝獨  
往野人笑語記  
魯來定邀道士彈  
鳴鹿誰與溪堂共  
酒杯應有新詩還  
寄我與君和取當  
遊陪

神事

子瞻見許驪山澄泥硯

長安新硯石同堅  
不待書來遂許頒  
豈必魏人勝近  
世強推銅雀沒  
驪山寒煤舒卷開  
雲葉青露霑流發  
澆潛早與封題寄  
書茶報君相竹筆  
身斑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寒食明朝一百五  
誰家冉冉尚野煙  
桃花開盡藥初  
綠燕子飛來體自  
便愛客漸能陪  
痛飲讀書無思  
懶  
開編秦川雪盡  
南山出思共有  
與看麥田

大人久廢彈琴  
比借人雷琴以  
記舊曲十得  
三四率爾拜呈

久厭凡桐不復彈  
偶然尋繹尚能存  
舍庚鳴樹思前  
歲春水生波滿  
舊痕泉落空巖  
虛谷應珮鼓清  
數百  
官寒終宵竊聽  
不能學庭柯無  
風月滿軒

聞子瞻習射



舊讀兵書氣已振近傳能射喜征戍手隨樂節寧論  
中箭作鴟聲不害文力薄僅能勝五斗才高應自敵  
三軍良家六郡傳真法馬上今誰最出羣

種菜

久種春蔬早不生園中汲水亂瓶甕糝菜雜火未出  
土僮僕何朝飽食羨強有人功趨節令悵無甘雨困  
耘耕家居閑暇厭長日欲看年華上菜莖

次韻子瞻題許周逸老亭

飛鳥不知穴山鹿不知流  
醉子善飲酒口如吸水虬  
吾觀勝曹問何異扶藜州人滿地已盡一介不可留

謂子試飲水一酌不再求謂子飲醇酒百醕豈待酬  
酒可水不可其說亦已悠以我視夫子智腹百丈幽  
譬如田中人視彼公與侯未省破顏飲何況裸露頭  
鴟夷謂大猷皆飽安用浮多少苟自適豈害為明遊

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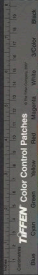
秦中勝三蜀故國不須歸  
甲第春風滿巴山書夢非  
竹深啼鳥亂花落晚蜂飛  
我欲西還去敲門慎勿違  
唐別卿相宅此外更應無  
請看庭前樹曾攀屋裏蛛  
流傳析失實遺老不禁徂  
試問罽登物林間翠石孤

罽登宅

罽登宅

罽登宅

罽登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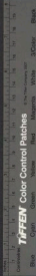
愛君高堂上有似蜀江墻墻外終南近簷西太白偏  
晚梅晴自媚老竹暗相遷未到遙聞說吾盧安得然  
官去空留鶴山浮不見蒼竹林迎日淨槐木擁亭高  
鳥噪知人至蟬鳴覺口勞誰能飲堂上解帶不穿袍  
君看原上墓墳盡但餘碑誰見生前貴座生帶下龜  
高堂幸有酒一飲豈論賢勉強行樂耳古人良可悲

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

石鼓

岐山之陽石為鼓叩之不鳴聽無虞以為無用百無  
直以為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同自託周宣誰

敢侮宣王沒後墳墟平秦野蒼茫不知處周人舊物  
惟有山文武遺民盡因虜鼎鍾無在鐙戈戟宮殿已  
凋生禾黍厲宣子孫窺四方昭徽錯亂不存譜時有  
過客悲先王綢繆觸戶徹桑土思宣不見幸鼓仔由  
鼓求宣近為食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  
君看以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為脯馬童揚言豈不  
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輕毛撥翡翠尾  
執塵誰有奈石於此時獨以無用不見數形骸優賽  
任若辭文字皴剝困風雨遭亂既以無用全有用還  
為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召與申甫又非



科斗可窮詰備編不載照訓詁字形漫汗隨石缺蒼  
地生角龍折股亦如若人遭暴橫顧下盤禿口齒齟  
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動鱗動鱗豈厭居溪  
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索釣六百尺脫之不斷細  
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餐之廟中  
鬼神格馮女豐年多黍徐宣王用兵征四國北摧大  
戎南服定將帥用命士卒墾死生不顧闕遮虎問之  
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勢柳貫魚弗遺仁  
人在上民不怨請者石鼓非徒然長笑大山刻秦語

咀楚文

咀楚楚知桀詛秦秦則紂桀罪使信然紂語安足受  
性肥酒醪累夸謾鬼不祐鬼非東諸侯豈信辯士口  
碑埋祈年下意統章華走得楚不付孫但爲劉季取  
吾聞秦穰公與晉寶錫舅盟鄭絕晉歡結楚將自救  
辨親親使秦詛楚人晉亦議秦後諸侯迭相詛禍福  
果誰有世人不知道好古無可否何當投涇流渾濁  
蓋鄙醜

王維吳道子畫

注晉門及開元寺

吾觀天地間萬事同一理扁也工斲輪乃知讀文字  
我非畫中師偶亦識畫古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



壯馬脫銜放平陸步驟風雨百夫靡美人婉婉守閉  
狗不出庭戶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傾國馬能一取致  
千里優柔自好勇自強各自勝絕無彼此誰言王摩  
詰乃過吳道子試謂道子來置女所狹從軟美道子  
掉頭不肯應 傑我已足自恃雄奔不失馳精妙實  
無比老僧寂寂生虛徵侍女閑絮非復婢丁寧勿相  
違幸使二子齒二子遺迹今豈多岐陽可貞能獨備  
但使古磬常堅完塵土雖積光豔長不毀

楊惠之塑維摩像

杜牧

金粟如來瘦如腊坐上文殊秋月圓法門論秘兩相

可言語不復相傳至人養心遠四體瘦不爲病肥  
非妍誰人好道塑遺像給皮束骨筋扶咽兀然隱几  
心已成形如病鶴鍊兩肩骨節支離體踈緩兩目視  
物猶惘然長嗟靈運不知道強勞美演神兩顧被人  
視身若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況塑畫已身外豈  
必奪爾庸自今真人遺意世莫識時有遊僧施鉢錢

東湖

不到東湖上但聞東湖吟詩詞已清絕佳境亦可尋  
蜿蜒蒼石蝸蟻罕據湖心側腹吐流水奔注爲重深  
清風蕩微波渺渺乎無音有鷺行在沙有魚躍在潭

鑿園如新荷魚細如蒼蟬梧桐生兩涯蕭蕭自成林  
孫枝復生孫已中琴與琴秋虫噪蛩蛩春鳥鳴欲驚  
有客來無時濯足菴清陰自忘府中官取酒石上斟  
醉到時石上野蟲上其襟醒來不知莫潮月照黃金  
油然上馬去飛牽不自箴作詩招路人行樂宜及今  
人生不滿百一瞬何所任路人掉頭笑去馬何駸駸  
子有不肖弟有冠未嘗抹頰身化為縲使子為之鍼  
子欲烹鯉思爲子澆釜孺子欲枕山石爲子求布衣  
異鄉雖云樂不如友故云瘦田可鑿耕桑柘可織紵  
東有曲轅泉隱隱如牛落西有官駘宅尚存青石礎

彭女晉勝野禮拜竟已欽慈母抱象子亂石寒蕭森  
朝往莫可還此豈不足臨慎勿語他人此意子尚甚  
真興寺閣

秦川不爲廣南山不爲高巖峨真興閣傑立陵風飄  
危檻俯翔鳥跳簷落飛絲上有傲世人身衣白鶴毛  
下視市井喧奔走何啻吹蕭然倚檻留遺響入雲霄  
清風吹其裾冉冉不可操不知何所爲豈即非虛放  
遊目萬里間遠山如伏羔遺語謝世俗釣魚當釣鱸

李氏園

李氏正園也俗謂皇后園蓋茂正謂其妻也

有客騎白駒揚鞭入青草悠悠無遠近但擇林亭好



蕭條北城下園號李家媼繫馬古車門隨意無酒掃  
鳴禽驚上屋飛蝶紛入抱竹林淨如濯流水清可滌  
園花不著行香梨獨依烏松枝貴今昔林影變昏早  
草木皆蒼顏亭宇已新造臨風置酒樽庭下取栗束  
令人強歡笑古人已枯槁欲求百年事不見白鬢老  
秦中古云樂文武在豐鎬置岡通樵蘇養獸應磨  
池魚躍金碧白鳥飛紉犒牛羊感仁恕行葦亦自保  
當年歌靈臺後世詠魚藻古詩宛猶在遺處不可考  
悲哉李氏末王霸出奴皂城中開芳園城外羅戰堡  
擊鼓鳴巨鐘百姓皆慄慄及夫聖人出戰國卷秋潦

園田賦貧民耕破園刑高原種菽粟防澤滿便稻  
春耕雜壺漿秋賦輸結宋當年王家孫自庇無尺椽  
空餘百歲木妾為天巫壽遊人足譏罵百世遺舌討  
老翁不願見垂涕祝禱祿持用戒滿盈飲酒無醉到

秦穆公墓

秦穆公墓

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為無益死  
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完備豈如田橫海中  
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  
事康公穆公不為負豈必殺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  
嬴所為疑三子王河旣未竭君子不為說二良徇秦





樂地其 不卷二  
後嬰自不得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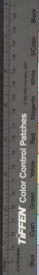
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終堂讀書

爲吏豈厭事，厭事日墮輪。著書雖不急，實與百世謀。  
問吏所事何，過客及繫囚。客實虛憊人，因有不自由。  
辦之何益增，不辦亦足憂。嗟此誰不能，脫去使自收。  
幽幽南山麓，下有溪流溪。溪上亦有堂，其水可濯漱。  
終日不見人，惟有山鹿呦。是特夏之初，溪冷如孟秋。  
山樵黃笠屨，林笏紫角抽。朝取筍爲羹，莫以樵爲羞。  
溪魚鯉與魴，山鳥鶩與鳩。食之飽且平，偃仰自佚休。  
試探篋中書，把卷揖前脩。恍如反故鄉，親朋自相求。

猶如堯中禮，又熟待一薦。爲文若江河，豈復有刻鏤。  
尚何憶我爲，欲與我同遊。我雖不能往，寄詩以解愁。  
次韻子瞻麻田青峯寺下院翠麓亭

走馬紅塵合，問懷野寺存。南山抱村轉，渭水帶沙澗。  
亭峻朱欄繞，堂虛白佛尊。煩襟喜脩竹，勗馬樂芳蓀。  
白氈柔隨手，清泉滿照盆。塵顏洗濯淨，髀肉再三捫。  
饋食青蔬軟，流匙細粟翻。老僧勿施教，對客說山門。  
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

谷中夜行不見月，上下不辨山。與谷前呼後，應行相  
從。山頭誰家有遺燭，竟覺深徑馬蹄響。落落稀星著



疎木行投野寺僧已眠叩門無人狗出縮號呼從者  
又嘆罵老僧下牀揉兩目問知官吏冒夜來掃牀延  
客卧華屋谷中無夢觀寶盡愧容滿盞惟脫粟客來  
已遠睡忘覺僧起開堂對晨浴自嘆奔走因僧聞偶  
然來適何年復留詩滿壁待重遊但恐塵埃難再讀

賦園中所有十首

京師在

萱草

萱草朝始開呀然黃鶴背仰吸日出光口中爛如綺  
織織吐須臾冉冉隨風嗷朝陽木上軒榮榮幽閑女  
美女生山谷不解歌與舞君看野草花可以解憂悴

竹

寒地竹不生雖生常若病蘄根種幽砌開葉何已猛  
嬋娟冰雪姿散亂風日影繁華見狹淡一箇敵千頃  
令人憶江上森綠綠滋勁無風撐自飄葉葉鳴荒徑

蘆

蘆生井欄上蕭條大如竹移來種堂下何爾短局促  
莖青甲未解枯葉已可束蘆根愛溪水餘闊長鮮綠  
強移性不遂灌水惱僮僕晡日下西山汲者汗盈掬

合欄

堂後病石搯及時亦開花身病花不齊火候漸已差



芳心竟未已新華綴枯槎誰言石榴病乃久占年華  
鄰家花最盛早發豈容遮殘紅已零落婀娜子如爪

蒲桃

蒲桃不禁冬屈臂以無氣春來乘盛陽覆架青絨破  
龍骨亂無數馬乳生至地初如早梅嗔晚作櫻酪味  
誰能釀爲酒爲爾架前醉滿斗不與人涼竹幾時致

雪草

室幽來客掩亭上積不掃鄰翁笑我拙教我種藜草  
經霜研爲簞不讓秋竹好始生如一毛張王忽侵道  
且接禁艾斲受情待枯槁有用皆勿輕吾師灌園老

果蠶

吾兄客閩中果蠶施吾字兄雖未得還我豈如婦女  
啣吻感微物涕泗着零雨但愛果蠶甚屈曲上墻堵  
朝見綠墻頭莫已過墻去物生隨年華還日何足數

牽牛

牽牛非佳花走蔓入荒綠開花荒榛上不見細蔓身  
誰剪薄素紗浸文青籠盆水淺浸不盡下條一寸銀  
翠爾脆弱草豈能涉霜晨物性有稟受安問秋與春

雙栢

南園地性惡雙栢不得長蓬麻春始生今已滿一丈



栢生幾幾年失意自悽愴有子屢枝低已老非少壯  
充栢栢也寬充地亦恐妄兩旣無所充高枝幾時放

葵化

葵花開已闌結子屢枝重長條困風雨倒卧枕立墮  
憶初始放花岌岌旌節舞得時能幾時狼籍成荒冗  
浮根不任雪採剝收遺種未忍焚枯莖積壘墻角擗

和子瞻記夢一首

凡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探懷出詩卷卷盈君把  
詩詞古人似第判吾弟也相與千里隔安得千里馬  
得于上南山不知今乃夜晨難隔墻唱歌枕窻月亞

百語記一詞秋菊悲蛩吒此語鯢諸流平日我不暇  
我本無此詩嘆此誰所借

蟋蟀感秋氣夜吟抱菊根霜降菊最折守根安可存  
耿耿荒苗下唧唧空自論不敢學蝴蝶菊盡兩翅翻  
虫棟不絕口菊死不絕芥志士豈棄友烈女無兩姝  
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

周人尚記有周公禾黍離離下有宮破瓦齏豚非以  
報野巫長跪若為通山園棟宇泉流近海岳有記  
願去梧桐落葉濛有客賦詩題屋壁二南猶自有貴

風



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小亭

谷車來不息，微遠自成溝。英怪備登寺，猶宜常舉頭。  
獨遊知憶弟，望遠勝登樓。處處題詩遍，篇篇誰爲收。

次韻子瞻南溪避世堂

拄杖行窮徑，闔堂尚有林。飛禽不驚處，萬竹正當心。  
虎嘯風吹竇，霜多蟬滴聲。獸騎從不避，人到記由今。  
未暇終身住，聊爲半日吟。青松可絕食，黃葉不須金。  
偶到初迷路，將還始覺深。堂中有幽士，插鬢尚餘簪。

和子瞻三遊南山九首

接觀次韻

神仙避世守關門，一世沉埋百世尊。舊宅居人無姓  
尹，深山道士即爲孫。天寒遊客常逢雪，日暮歸鴉自  
識村。君欲番身託幽寂，直將山外比溪渾。

五郡次韻

蜀人不信秦川好，食蔗從梢未及甘。當道沙塵類河  
北，依山水竹似江南。觀形隨阜缺溪鹿，雲氣侵山食  
葉蚕。猶有道人迎客笑，白鬚黃袖豈非仙。

傳經臺

輪扁不能令子巧，老聃雖智若爲傳。遺經尚在臺如  
故，弟子今無似喜賢。



大秦寺

大秦遜可說高處見秦川草木埋深谷牛羊散晚田  
山平堪種麥僧魯不求禪北望長安市高城遠似煙  
仙遊潭五首

潭

潭深不可涉潭小不通船路斷遊人止龍藏白沫旋  
剪藤量木短押石置橋際橋外君民少躬耕不用錢  
南寺  
澄潭下無底將渡又安能慣上橫空木輕生此寺僧  
曉魚開考考石塔見層層不到殊非惡官年記未曾

北寺

君看潭北寺何用戒潭南不到還能止重來獨未厭  
荒涼增客思貧病覺僧慙飲水寒雖忍誰言栢子井  
馬蟬石室

玉女洞

扶風貴公子早歲伴山家吹笛墜秋葉讀書隨曉鴉  
業成心自叛學若我長嗟不室非人住窮山雪似冰  
洞門蒼蘚合高反不容身傳有虛明處中藏窈窕人  
吹笙橋上月拾翠洞南香性往來山下簫然兩酒塵  
和了懸調木符

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簡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誰得  
渴飲吾井泉飢食誰中伴何用費卒徒取水負瓢雖  
置行未免欺及器慮多變受苦無憂符階下泉可嚙

次韻子瞻招隱亭

隱居吾未暇何暇勸夫人試飲此亭酒白醪纓上壘  
林深開翠帝岸斷峻巖閣送雪村醅醖迎陽鳥啼所  
竹風吹斷籟湖月轉車輪霜葉飛投坐山梅重屨市  
欲居常有行已失歎無因古語君看取聲名本實宿

次韻子瞻凌虛臺

棄我謂我遠求我謂我還我一爾則二視此臺上山

山高上千天俯不照我顏無乃我自蔽誰謂山則隱  
遠望不見趾近視不得髮山實未始變任子自擇剛  
北風吹南崖山上秋葉斑道遠又寒苦皴裂辭雜柴  
晴空卷朝雲照夜霜月彎垂雨登此臺免爾超關關  
扶風太守字無不見南  
山唯此臺上見之故云

次韻子瞻竹肥

野食不穿困籍飲不盜益嗟飽得何罪膏血自為罔  
陰陽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瘠與瘦黧稟受不相勞  
王孫處深谷小若兒在襁超騰避彈射將中還後往  
一朝受羈縲冠帶相賓饗愚死智亦捨臨食抵吾掌



次韻子瞻漢陂魚

漢陂霜落魚可掩枯茨破盤蒲折劍巨斧敲水已晴  
知長叉刺浪那容閃鯨孫蛟子誰復惜朱鬣金鱗湯  
如染澗近相遭已失津偶然一掉猶思暫啜君遊宦  
久羊炙有似迷行安野店得魚未熟口而涎豈有哀  
矜自欺醉人生飽足百事已美味那令一朝欠少年  
勿笑貪七筋老病行看費錢貶羊生懸骨空目飢伯  
夷食菜有不贖清名驚世不益身何異飲鹽徒酷醜  
和子瞻讀道藏

通書世多有再請老與壯老莊已云多何況其駢傍

所讀嗟甚少所得半已強有言至無言既得旋自忘  
譬如飲醇酒已醉安用漿昔者惠子死莊子哭目傷  
微言不復知言之使誰聽哭已輒復笑不如飲此藏  
脂牛雜肥煎烹熟有不嘗安得西飛鴻送弟以與凡  
次韻子瞻南溪微雪

南溪夜雪曉來霽有客晨遊酒未消風泛餘花來逐  
馬光浮斷澗不知橋山寒凍合行人息醉熟賓歡舞  
意驚歸騎相將踏理玉喚林間認早梅條

和子瞻司竹監燒葑園因獵園下

駿馬七尺行馮馮曉出射獸霜爲水荻園所盡有枯



枿東茅吹火初如燈乍分乍合勢開展蒼煙被野風  
騰騰黃狐驚顧鬪禽侶飛鳥先起如蒼蠅須臾立旆  
布行伍有似僂僂橫岡陵蒼蠅猛犬出前後缺處已  
掛黃麻罽回風忽作火力怒平地一卷無疆勝商辛  
不出抱實死曹聯逸去燠其肱投身誤喜脫灰爐圓  
首旋已遭侵凌何人上馬氣吞虎係帽壓耳皮蒙膺  
開弓徐射疊免擁馬噓叫驚木曾舉鞭一麾百夫  
進擊赫爾發箭啓標去如飛壘中如電獲若兩獸啖  
流蛇肉分麾下飽世士皮與公子晉繼續縱橫分裂  
惠村塢尚有黏落賊後乘吾兄善射又無敵是日飲

手解不能憑鞍縱馬聊自適酒後醉語誰能磨健兒  
擊搏信可樂主將雄猛令誰勝臂中森列萬觀虎噬  
世但以文儒稱安得強弓傳長箭仙射藏日垂天鷲

木山引水二首

引水穿墻接竹梢谷藏峯底大容壑將流旋瀉壺山  
瀑已盡遂來海上湖亂點落池驚睡覺半含山潤沃  
心焦九釜一斛何勝滿溢去猶能浸菊苗  
簷下枯槎拂荻梢山州逸選曹公詠幽泉細細流巖  
鼻盆水瀾瀾漲海潮但愛堅如湖上石誰憐收自甕  
中焦蒼崖寒溜須佳羨尚少青冬石叟苗



興州新開古東池

山遙興州萬壘青池開近郭百泉奔昔年種柳人安  
在累歲開花藕自生波暖跳魚聞樂喜人來野鴨望  
船鳴西飛過此須終日為問使君行未行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仁壽宮中稽穀生太湖蒼石草間橫與衰換世身猶  
在南北從人事已輕累石作臺秋辭上鑿汧通水細  
涇清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地年記姓名

屈休烘頰賦雪

容雪來何晚窮冬候欲差投空落細米布地淨平沙

繆統飛相着重仍積暗加雨微花破碎風細脚領斜  
次第來如慘冥濛雨不諱煇鶴吹勁鬚秀鬚拂輕柳  
畫字飄遠及圍毬暖旆宸出壁東海若鍊石古呈嬌  
翻筋騰舞騎紛飄集曉鴉庭梅辨紅影墮麥覆黃芽  
撥砌求新榮華踐射伏鷹埋平晝峯集樹短罽槎  
亂下曾何擇平鋪欲盡遮敗貧寒入褐惱客重添車  
積素聊成爛熳耳強試茶病僧添曉鉢老令放晨衙  
融液曾何有鮮明竟不香積多還避井化早發從會  
溜滴簷垂著行觀遲轉地誰能相就醉都市酒客賒

送張唐英監開州稅



補地補  
中饋近蜀監稅本閑官豈足濟賢俊聊應長羽翰  
讀書心徒否答策意何闕未可厭助儼田中有走貆

送張師道楊霽棋二詞十

故園多賢俊登科並弟兄重來舊游處兩見近題名  
冊毋須堪把髮駸駸可營孤幟已南向烏爰復西征  
入峽依應苦選荆虜已鳴喜從元帥幕官職漸岬嶸  
送家定因同年赴永康採

清憐岷山掾登科已十年迎親就魚稻為吏擇林泉  
去騎關中熱歸心沐水鮮官閑幸可樂記買鷓鴣煎  
味多

送關州司理翟曼

大梁能賦客邊郡繫囚曹官職不相稱聲名終自高  
試觀為吏苦應過讀書勞努力事初宦尺絲無厭縲

送道士楊見素南遊

黃河春漲入隋溝往意隨波日夜流萬里尋山如野  
鶴一身浮水似輕鷗湖風送客那論驛岳寺留人暗  
度秋遲子北歸來見我携琴委曲記深幽

利路提刑亡伯郎中挽詞二首

好學先鄉堂登科後妙年誰為者舊傳最處縉紳先  
論謝今亡矣風流孰繼焉蒐歸食里社世世仰仁賢



晚歲官仍困終身耻自言廉明漢循吏仁愛鄧公孫  
赤縣朝稱理衡山德共尊遠人應罷市處處有遺恩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

德盛諸楊族賢宜伯父家周差職蘋藻歎母事蚤麻  
大邑移封近陞堂去日賒空餘鏡奩在時出舊并聊

樂城集卷之二

樂城集卷第三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圻司

人生不願才才士困奔走君為大農獨求暇更能否  
自我遊魏博相識恨未久誰言但傾蓋信言勝白首  
清晨坐風觀落日說涼脯茶精動如律弓健不論牛  
旁觀我不能晤語君見受秋風起沙漠淒雨濕征袖  
送行欲汲汲富貴恐君後將去聊遲遲已遠悲朋友  
和強至太博小飲

誰能飲酒如傾水醉倒坐中扶不起形骸外物已如



晚歲官仍困終身耻自言廉明漢循吏仁愛鄭公孫  
赤縣朝稱理衡山德共尊遠人應罷市處處有遺恩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

德盛諸楊族賢宜伯父家周差職蘋藻歎母事蚤麻  
大邑移封近陔堂去日賒空餘鏡奩在時出舊并聊

樂城集卷之二

樂城集卷第三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圻司

人生不願才才士困奔走君為大農獨求暇更能否  
自我遊魏博相識恨未久誰言但傾蓋信言勝白首  
清晨坐風觀落日說涼脯茶精動如律弓健不論牛  
旁觀我不能晤語君見受秋風起沙漠淒雨濕征袖  
送行欲汲汲富貴恐君後將去聊遲遲已遠悲朋友  
和強至太博小飲

誰能飲酒如傾水醉倒坐中扶不起形骸外物已如



遺升斗任君無復避霜梨水脆寒侵齒未盡一杯先  
已醉強將文字笑紅裙冷淡為歡何足貴

和強君瓦亭

君為魏博三年客日有江湖萬里心覺得野亭留馬  
足強循蹊柳步堤陰無人携手共吳語得意推頭特  
絃吟何日東郊過微雨並騎鞍馬去同尋

中秋夜入絕

得月明星稀  
騎馬南來

長空開積雨清夜流明月看盡上樓人油然就西沒  
誰遣當時月偏從此夜明暗添珠百倍落感克多生  
欲見初容燭將升尚有星漸高圓漸小雲外轉亭亭

明入度陰白寒食酒氣微夜深看更好樓上漸人稀  
浮光看不定重覆試還無影飄狂舞客明談已棲鳥  
巧轉上人衣徐行度樓角河漢冷無雲冥冥獨飛鶴  
猿欲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  
看久酒扶立行會遂失歸誰能終不睡爛醉羽觴飛  
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

有美伴賓賢主人布衣曾共脫京塵  
欲來未覺歲華晚醉後能令秋氣春  
發譽年同初宦日收功終籍老成身  
它年此會應圖畫傳入誰家梓幃新

王君貺生日

純陰十月晚勁氣肅羣驕惟有喬松在長看積雪消  
生賢稟真性特立冠當朝早歲初成賦卒雄已失標  
冶才猜破竹廷論壯生處博士皆推賈宣皇重試蕭  
周旋窮政體出入解心焦九列高稱冠三台豈足超  
論功歸頌霸舉相待安姚曠騁經新卧弓強發矢昭  
百年時節在四海衆心期當見飛中使齋金賜此朝

二時生  
例題全日

次韻姚孝孫判官見還岐梁唱和詩某

伯氏文章豈敢知岐梁偶有往還詩自憐兄力能兼  
弟誰肯頃終不聽簷西號春游池百頃南溪秋入竹

千枝恨君曾是關中吏獨和追陪失此時

次韻王臨太博馬上

冬晚霜寒重戒遙鞍馬勞徒知事奔走曾未補毫毛  
水旱嗟頌屢瘡痍費掉搔莫歸何暇食堆按簿書高

次韻王若北和偶成三首

河轉金隄近天高魏闕新千夫奉儒將百獸伏麒麟  
校獵沙場莫談兵玉帳春關南知不遠誰試問番虜  
天寶亂已定河壘兵更多故城埋白骨遺俗喜長戈  
卧默當思肉奔鯨不受羅縱橫竟安在誰見冢差巖  
禁錮封金毀清河貫石門時平餘古木真散有空屯



形勝山園闊，蒼宜海內尊。川原不論頃，雲夢可勝吞。

次韻沈立少卿白鹿

白鹿何年養，驚猜未肯馴。軒除非本性，咬食強依人。  
烈影水浮水，飛毛雪洒塵。獨游應已倦，忽見乍疑神。  
野色明幽步，煙無薦可身。異姿人共愛，清意爾誰親。  
日暖山苗熟，風微澗草春。何緣解韁繫，奔放任天真。

送陳安期出城馬上

城中二月不知春，唯有東風滿面塵。歸意已隨行客去，  
流年驚見柳條新。簿書填委休何日，學問榛蕪愧古人。  
一頃稻田三畝竹，故園何負不奴身。

登上水閣

洪水沄沄入禁語，城樓中斷過深清。空郊南數牛羊下，  
落日迴瞻觀闕明。歲月過人行老大，江湖發興感平生。  
畫船早晚籠新屋，慰意來看水面平。

寒食贈遊歷沙諸君

城南歷沙古河淤，沙上種梨千萬株。隆冬十月我獨往，  
風吹葉盡枝條疎。老僧屈指數春候，却後百日花當蘇。  
微風細雨膏潤足，枝頭萬萬排明珠。齊開競發不知數，  
照耀冰雪明村墟。此時官閑得遊賞，長堤平穩宜驂駒。  
守門古木芽葉動，舍庚布殺相和呼。及時





行樂不可緩歲長春短花須臾僧言我意兩相值欲  
往屢已脂吾車今朝寒食燈火斷薄雲蔽日風沙除  
此花久已待我至况有朋友相携扶來邀反覆不能  
往豈獨負君花已喜諸君高適足才思佐酒况得無  
玉奴坐中未醉慎無起倒載當山公使如

明日厚安卿強幾聖復召飲醉次前韻

芳樽酌水清無淤梨困著雪迷根株鄴宮士女喜行  
樂坐上酌客誰親疎倦遊不知歲月過痛飲漸覺筋  
骸蘇風吹落片亂鶻香雨結細骨駢明珠雲屯水結  
動論頃誰信城郭涵村墟坐觀明姁低照席行看繁

關橫遮駒我貧不辨供酒炙側耳日聽交朋呼無端  
人事巧拘束不見置閑浪更長歸渴水求入海老  
驢伴樞思就車清明未過春未老寒食豈必節與除  
二君爲我重置酒席上醉倒交相扶觀娛安用苦酬  
酢叫囀不畏相罪辜昏然已覺萬物小下視吏役真  
婢奴請君致具牛酒費此外百事何能如

次韻椰子玉郎中見寄

新年始是識君初願我塵埃正滿番談辨未容朝夕  
聽情觀空懷往還書久開筆陣無前敵更擬詩壇託  
後車待得入城應少暇相從有約定何如

秀州僧本堂淨照堂

有僧訪我携詩卷自說初成淨照堂求得篇章書壁  
素不論塵土漬衣黃故山別後成新歲歸夢春來送  
舊房看取盈編定何益客來無語但循牆

京師送王願殿丞

憶遊長安城昔飲母卿宅身雖坐上賓心是道路客  
笑言安能久車馬就奔迫城南南山近勝絕聞自昔  
徘徊竟莫往指點煩鞭策道傍古龍池深透河渭澤  
山行吾不能愧此纒咫尺世哉誰開繁千頃如一席  
參差山麓近混蕩波光射右時在池上俗事厭紛劇

望門不敢呼恐笑塵土迹自從旅京城所向愈無適  
君來魯未幾已復向南國扁舟出淮汴唯見江海碧  
野人處城市長願有羽翻脫身相從遊未果聊自責  
石卷舒醉墨堂

石君得書法弄筆歲月久經營妙在心舒卷功隨手  
惟茲逸羣氣扶駕須斗酒作堂名醉墨揮灑動牆牖  
安得河酒也淋漓看濡首取但縱張君莫顧顏名醜

遊淨因院寄璉禪師

歲月潛消日裏冰依然來見佛堂燈此身已自非前  
我問法何妨似舊僧灑面飛泉時點點壓池蒼石尚



吾曾遙知近愛金山好江水煎茶日幾升

送椰子玉

柳侯白首郎風格終太古鶴遊日零落新輩誰與伍  
人情逐時好變化無定主試看近時人相教蹈規矩  
行身劇孔孟循道皆禹舜但求免讓評豈傾愁肺腑  
坐令不羈士來足遺網吾緝懷我生初遺俗尚目瞠  
中庸雖已亡比近則猶愈老成慎趨好後生守浮聲  
豈少相謾吹銜牛沽馬肅過惡酒色間可罪非可惡  
譬如嵇與阮心迹豈深靈京師逢柳侯性事能歷數  
歡息子美賢相與實舊故至今存篇章醉墨龍蛇舞

斯人今苟在亦恐終因虜惜哉時論隘安置失處所  
一麾寄河壩垂老幸有土世俗安足論且盡杯中醕

送蘇公佐修撰知梓州

乘軺舊西蜀出鎮復東川父老知遺愛壺漿定滿前  
江山昔年路旄節異邦權望重朝中舊疆分劍外天  
歲登無益政聲服罷防邊去國身雖樂憂時論獨堅  
孤誠抱松直豪進比茅連我亦相從遊疎狂且自全  
送任節中通判黃州

一別都門今五年劇談精壯故依然厭居巴蜀千山  
底决住荆河十頃田老去功名無意取身閑詩筆更



能事黃州無事聊須飲世俗方今自足賢

南窓

京師三日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選往不聞車馬音  
西齋書牋亂南窓初日升策轉守床榻欲起復不能  
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客從遠方來疑我何苦心  
踈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

次韻楊衷直講櫛鏡

髮髮年來日向衰相寬不用強裁詩壯心付與東流  
去霜豈何妨左手持苑發黃鸝巧言語池開楊柳開  
展肢勸君行樂還聽否即是南風苦熱時

送錢婺州純老

桃花泮水半河流已作南行第一舟倦報朝中言噴  
亂喜聞淮上櫓咿啣平時各策詞無枉此去為邦學  
更優自古東陽足賢守請君重賦沈公樓

次韻椰子玉見贈

壯心哀盡愧當年刻意為文日幾千老去誦書聊度  
歲春來多睡苦便甞夢歸似屬長飛去才短如蠶只  
自纏唯有聞詩尚思和可能時寄最高篇

次韻任壽聖見寄

故國老成誰復先壯心空記話當年灌夫失意貧無



友梅福辭官晚作仙詩句清新非世俗退居安穩卜  
江天它年我亦從君隱多買黃魚煮復煎

次韻劉貢甫學士畫松石圖歌

長松大石生長異搗遊塵土嗟空著寒翠開心失舊  
交榮華過眼驚流電破繒買得古畫圖道墨參差隨  
斷線螺枝倒掛風自舞直竹孤生看四面故山白物  
遠莫致愛此隨人共流轉物生真傍竟何有遊意一  
時寧復辨少年所好老成癖傍人拈笑嗟矜爾足  
宅舍松石希買費百金猶恐賤

送頻起及第還蔡州

詔書京鋪起沉淪漢貢仍居第一人不愧得官名暫  
屈自誇對策語深淳讀書飽足終無厭從宦奔馳自  
此新我去淮陽今不久鄰邦時得問音塵

初到陳州二首

謀拙身無尚歸田久未成來陳爲懶計得道愧虛名  
組豆終難合詩書強欲明斯文吾已試深恐誤諸生  
久愛閑居樂茲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飽食更悠悠  
枕畔書成僻胡春柳帶愁疎慵愧韓子文字化湖州

柳湖感物

柳湖萬柳作雲屯種時亂揮不須根根如卧地身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抱仲視不見，蝴蝶喧開花。三月亂飛雪，過牆度水無。  
復還窮高極遠，風力盡，棄墜泥土，顏色昏，偶然直墮。  
湖中水化爲浮萍，飄且繁，隨波上下，去無定物性。不  
改，天使然。南山老松長百尺，根入石底，蛟龍蟠，秋深  
葉上露，如雨傾，流入上明珠，圓乘春發，生葉短，短根  
大如指，長而堅，神農嘗藥，最上品，氣力直，墜鍾乳，溫  
物生稟，受久已異，世俗何如，分愚實。曾見野人語，謂  
根上生樹也，高與常樹同，乾葉之益人，古方云，四十斤，鐘  
乳不如一斤，仙藥。

椰湖久無水，怵然成詠

平湖水盡起黃埃，惟有長堤萬萬栽。病鶴推頽沙上  
舞遊人，寂寞岸邊回。秋風草木初搖落，日莫樵蘇自  
往來。更識明年春絮起，共看飛雪亂成堆。

次韻孫戶曹朴椰湖

踈慵非敢獨遺時，野性頗狂不受羈。自有曲湖容笑  
做誰言，與物苦參差。水乾生草曾非惡，鶴舞因風忽  
自怡。最愛椰陰遲日暖，幅巾輕屨肯相隨。

贈李簡夫司封

平生談笑接諸公，歸老身心著苦空。往事少能陪藉  
語，研詩時喜挹清風。形骸摩結羸，編徒筆札西臺晚。  
更工笑我壯年常苦病，異時何以作衰翁。



次贈李簡夫春園

秋色豈相負小園仍有花  
遙欄吟落日拾徑得殘葩  
菊細初藏蝶桐疎不庇鴉  
遊觀須作意霜雪儘晉槎

題李簡夫葆光亭

理草侵芒喬庭花墜石亭小  
庭幽事足野色向人來  
坐上烏皮几墻間大嶽壘  
老成無不可談笑得徘徊

次韻李簡夫因病不出

十五年來一味閑近來推病更安眠  
鶴形目瘦非閑老僧定端孺不計年  
坐上受湏長蒲客杖頭何用出  
携錢未嫌語笑妨清靜閑暇陪公几杖前

張安道尚書生日

出入三朝望愈尊淮陽退卧避喧煩  
崇高歷遠知皆妄風俗頽遷氣獨存  
世事直須勞善德歸心那復厭  
名藩赤松作伴功維切白髮憂時義所敦  
仁比高山年自倍秋逢生日喜盈門  
知公知命身無禱聊爲生靈舉壽樽

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

大川傾流萬物俱根旋脚腕爭奔徂  
沅萍斷梗誰復數長林巨台魯湏史  
軒昂顛側唯恐後嗟予何獨強  
根株三年一語未嘗屈擬學文舉驚當塗  
心知勢力



非汝敵術恐清議無遺餘  
舟歲晚告歸觀家曆欲  
及羞專鱷隱居高節世  
所尚掛冠早歲還州問  
紛紜世事不着耳得失  
豈復分鎔銖投身固已  
陷泥洋獨立未免遭露  
濡君歸左右誰高越牛  
毛細數分賢愚

題滑洲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總戶重重向日明  
船居氣味此中生  
汀州出沒叢花短  
波浪澄虛兩岸平  
竄逐南來身未隱  
安閑感物意猶驚  
兩賢事迹君今似  
不愧當年畫舫名

歐陽公南  
面佐是邦  
公林之  
未故耳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魏公德業冠當年  
汝守威名踈漢遼  
將相傳家俱未  
逮子孫到處各推  
賢風流最喜君真  
似符竹連分政  
得專峴首重尋碑  
墜淚習池選指客  
橫鞭逃亡已覺  
依劉表寒俊應須  
禮浩然當有郡人  
知古意欄街齊  
唱接羅篇

和張安道讀杜集用其韻

我公才不世晚歲  
道尤高與物都無  
著看書未覺勞  
微言精老易奇韻  
喜莊騷杜叟詩篇  
在唐人喜力豪  
近時無沈宋前輩  
茂劉曹天驥精神  
穩層臺結構牢  
龍騰非有迹駟轉  
言生清浩蕩來何  
極雍容去若遨





堙高真命將垂亂始知髦白也空無微敵之豈少衰  
論文開錦繡賦命委蓬蒿初試中書日旋聞廊時逸  
妻孥兩豺虎關輔暗旌旄入蜀營三徑浮江寄一體  
投人慙下舍愛酒類東臯漂泊終浮梗迂踈濁釣釐  
誤身空有賦袞脛惜無袍卷軸今何益零丁昔未遭  
相如元並世惠子謾臨濠得失將誰怨愆公付尚膠  
送張公安道南都書臺

識公歲已深俗公非一日仰公如重雲庇我貧賤亦  
公歸無番意我處念平昔少喜文字東行始觀國  
成都多遊士投謁密如櫛紛然衆人中顧我好顏色  
得有感一遇適地祭仕籍爾來十六年髮髮就衰白  
謀身日已謬處世復何益從來學知臣析老信典冊  
自知百不堪偶未三見黜譬如溝中斷誰復強收拾  
高懷絲塵土舊好等金石岸齋幸無事構俎奉清醑  
居然速變患况復取矜式汪洋際海深淡泊朱弦直  
徇時非所安歸去亦何失道存尚可乘功成古誰必  
彈琴未松子獨就丹砂術恨無二頃田伴公老蓬華  
傳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聞有高居直百金西山南麓北山陰園通濟水池塘  
好花近洛川顏色深人去節旄分重鎮客來猿鶴感



幽吟溟溪雨過西湖漲歸興蕭然定不任

文與可學士墨君堂

虛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旋響交侵月牖散凌亂  
尚恐畫掩闌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登蕭颯起霜  
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葱蒨根莖雜土石枝葉互長短  
依依露下綠冉冉風中爽兀門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故成都尹陸介夫廣詞

擁節西來未一年斐然道路泣東轅蜀都富樂直當  
惜民事艱難誰復論白馬何人鄉遠日青芻盈束更  
無言異時歸去逢遺老空聽咨嗟述舊思

次韻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死丘見寄二首

蜀冷曾非薄頗迷幽居渾似未官時忽聞客至驚還  
喜出見泥濛笑不知謀拙未能憂慮計身閑聊可飽  
晨炊行舟借問何如草進口無潮月正虧

獻酬不用辭斗斗曲直何勞問又尋要路風波無恨  
惡謫居情味最能深交從錦水初無聞鄰卜共山已  
有心草聖詩豪並神速數因南鴈惠佳音

次韻子瞻穎州番別二首

託身遊宦鄉終老羨箕穎隱居亦何樂親愛形隨影  
念兄適吳越霜降水初冷翻然事舟楫棄此室虛靜



平明知當發中夜抱虛譽永懷江上宅歸計失不狂  
人生徇所役有若魚墮井遠行豈易還劇飲終難醒  
不如早自乞閑日庶猶求世事非所憂多憂亦誰省  
放舟清淮上蕩滴洗心胃所遇日轉勝恨六不得同  
江淮忽中斷陂塘何重重紫簪三寸篋白鳥五尺童  
赤鯉寒在汕紅糲滿霜風西成百物賤加冷怨貧窮  
胡爲復相念未肯安南來人生免飢寒不受外物攻  
不見田野人四壁編茅蓬有食輒自樂誰知富家翁  
陪歐陽少師求叔燕潁州西湖

西湖草木公所堙仁人實使其堂重歸來築室傍湖

東勝遊環與邦人共公年未老夕先衰對酒清歡以  
昔時功成業就了無事今名付與他人知平生著書  
今絕筆閉門燕居未嘗出忽來湖上尋舊遊至令湖  
水生顏色酒行樂作遊人多爭觀竊語誰能呵十年  
恩額今在額不飲耐此遊人何

歐陽公所留石舫

石中枯木雙扶踈乘然脉理通魚膚剖開左右石兩相  
屬細看不見豪髮珠老樗利落世存骨病松燕悴空  
留嶺丘陵迤邐山巖近雲煙濛霧風雨餘我高造物  
巧如此刻畫瑣細供人須公家此額尚非一客至不



識空嗟吁奈頭紫雲抱明月床上寒木韻飢鳥賦形  
簡易神自足鄙弄筆墨嗟幼天工此意與人競誰  
出變怪驚羣愚世間淺拙無與敵比擬懶有公新書  
用石硯弄墨石上寒  
暑便鳥皆公詩次賦

次韻子瞻初出穎口見淮山

清淮此日見滄浪始覺南來道路長  
巖轉山光時隱見船知水力故漸昂  
白魚受釣收寒玉紅稻堆場列  
遠岡波浪連天東近海乘桴直恐漸茫茫

次韻子瞻壽州城東龍潭

東行取次闕三州擊鼓清晨後解舟  
車騎紛紜追逼

客歌鍾奉咽助潯淵宦迹底處非巢燕  
歸計何堪論沐猴賴有故人憐  
地遠慙慙疊勸酒行周

和子瞻澗口遇風

長淮暮生風來自澗河口  
新舟轉云固波浪亦難受  
詩來話艱厄驚恐及兒婦  
憶同沂荆峽終夜愁石首  
餘幾入櫓輕跳沫濺窻牖  
平生未省見驚顛欲狂走  
爾來涉憂患漸覺成老醜  
遙喜波浪中時能飲醇酒

和子瞻濠州七絕

塗山

娶婦山中不肯留  
會朝山下萬諸侯  
古人辛苦今誰



信只見清淮入海流

彭祖廟

長說先師似老彭共疑好學古書生不知亦解餐雲  
母白日登天萬事輕有雲母雲

道過臺莊子莫上

徇狂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厭世乘雲人不  
見空墳聊復莽衣冠

觀魚臺

莊子濠空惠子聽鄙人斤斧埃忘形莫嗟質喪無知  
者對石何妨自說經

虞姬墓

布叛增亡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令窮蹙難徇與虞姬  
共誰使西來敵沛公

四望亭大和中劉守列詞之立

專史不聞劉嗣之空傳短李舊歌詩高亭毀盡唯存  
記猶有區區父老知

浮山洞洞在淮上夏潦不流及雨

洞府元依水面開秋湖每到洞門回幽人燕坐門前  
石長看長淮滯去來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清蕩濁汙半強雄龜山下岡支祁宮高秋水來無邊  
近蕩滅洲渚乘城墉千艘銜尾誰復惜萬人兩泣哀  
將窮城中古塔高百尺下有蛻骨黃金容蛟龍百怪  
不敢近迴風倒浪歸無蹤越向胡賈豈知道脫身獸  
寶嗣元功至人已立萬物表劫火僅置毛孔中區區  
淮汴亦何有一挹可注滄溟東胡爲尚與水扶較時  
出變慳驚愚聾於呼此意不可詰仰觀飛拱凌晴空

次韻子瞻發洪澤遇大風却還宿

昨夜宿鴻澤舟來遂如歸却行雖云拙乘險諒亦非  
誰言淮陰延阻此駭浪飛長風徑千里蛟蜃相因依  
眇然恃一葉此勢安可違冒涉彼何人勇次生處欲  
欲連有不達魚服豈足肥風帆尚可轉野烟誰能祈  
但常擁衾睡愜閑總與寡夜聞聲尚惡起視聊披衣

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

君不見天高后土黃變化出入唯陰陽旋凝細露作  
飛電復照霧雷追日光可憐萬物甚微細坐聽百變  
隨顛僵深根固蒂無計避倏來忽返安能防平生未  
其實驚耳稍遠不知如隔牆君看歌舞醉華屋下有  
蠶繁耕兩廊眼前苦樂尚懸絕空中造化知有仁莪  
若定丘厓疑汝雪翻海水填陂塘但知帝澤利爭麥



態食甦甦真嘉祥山陽所記亦何事有酒胡不盡一  
觴

樂城集卷第三

樂城集卷第四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

劉貢甫

貢甫少多才交遊一何衆談詞坐傾倒玉座日揮弄  
邊巡不厭虛巧捷有微中羣情忌超邁微過出嘲諷  
南遷時已久未見肯刀貢舌在終自奇解滿安足痛  
人生百年內僅比一朝涼披髮就消酒斗水傾滿甕  
江淮未可嫌遲晚聊自送試觀終日閑何似兩耳圓

孫巨源



態食甦甦真嘉祥山陽所記亦何事有酒胡不盡一  
觴

樂城集卷第三

樂城集卷第四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

劉貢甫

貢甫少多才交遊一何衆談詞坐傾倒玉座日揮弄  
邊巡不厭虛巧捷有微中羣情忌超邁微過出嘲諷  
南遷時已久未見肯刀貢舌在終自奇解滿安足痛  
人生百年內僅比一朝涼披髮就消酒斗水傾滿甕  
江淮未可嫌遲晚聊自送試觀終日閑何似兩耳圓

孫巨源





巨源學從橫世事夙討論著書十萬字辯如白波翻  
諫垣適多事憂心生病根立談信無補閉口出國門  
棄置卧江海閨中寧復吉朝行共長歎逐客纒二孫  
巨源南方因鄉黨謫宦侶鶴猿風俗本寧靜明黨  
爭排根引去良自得銜清在澄源往者未可招冠蓋  
方峻弁

劉莘老

莘老奮徙北首與觀國實儼然白約束被服蔽與紳  
黽勉丞相府接迹與臣顧嫌任安蹤未忍坐坐茵  
推置冠緝乎胡言我比鄰三晉固多士骸骨存斯人

竄責不敢辭狂言見天其南方異風俗強食魚鼈

應同賈太傅抱屈耻自陳猶有痛哭書受瘥定何辰

和子瞻金山

長江欲盡闊無邊金山當中唯一石湖平風靜日浮  
海縹緲樓臺轉金碧斥洲初見石頭城城下波濤與  
海平中流轉舵疑無岸泊舟未定僧先迎山中岑寂  
恐未足復將江水遠山麓四無鄰家羣動息鍾聲鏗  
鐘答山谷鳥奮力薄墜中路惟有胡鷹石上宿誰知  
江湖多行舟遊人上下奪巖幽老僧心定身不定送  
往迎來何時竟朝遊未厭夜未歸愛山如此如公稀



不待遊人盡歸去恐公未識山中趣

和子瞻焦山

金山遊流入焦山舟輕帆急須臾間涉江已遠風浪  
闊遊人到此皆爭還山頭冉冉萬竿竹樓閣不見門  
長閱金山共此一江水只有勝絕無此閑野僧終日  
飽一鉢與世相視如髻蠻門無舟楫斷還往說法教  
化蠶蠶頽偶然客至話鄉國西望落日低銅銀岷峨  
正在日入處想象積雪堆青髮柏田一頃良自給仕  
宦不返知誰扳又安祿廢農事廢強弓一弛無由彎  
行逢佳處輒歎息想見茅崖藏禁管我知此地便堪

隱相苗旆旆魚斑斑

焦山長老  
題詩

次韻子瞻遊甘露寺

去國日已遠涉江巖將闌東南富山水跬步晉清歡  
遜延廢行邁忽忘身在官清晨陟耳竅乘高乘征鞍  
超然脫閭閻穿雲撫朱欄下視萬物微惟覺滄海寬  
潮來聲洶洶草極空漫漫一一渡海舶冉冉移檣竿  
水怪特出沒羣鷁新殺源幽陰自生火青燄復誰鑽  
石頭古天險激恃分權備疑城曜遠目來騎驚新觀  
衆散定王業成毀猶月圍金山百圍石岌岌隨海潮  
幽疑漢官廷竚立承露盤狂波心吞唾萬古嗔舒完



疑眸厭泥濘遠羣行盤踞此寺歷今古遺迹皆龍蟄  
孔明所坐石許一非人刊經霜冢草短根由青苔寒  
蕭翁嗜佛法大福將力于坡陁故錢在甲錯蒼龍蟠  
衛公束節制佛骨埋金棺長松蒼百尺畫像雷三款  
新詩語何能傳讀紙迷利嗟我本魚釣江湖心所安  
乃為籠中閉仰羨天際轉遊觀惜不與賦詠嗟尚難  
餘懷藉升斗葦菹嗜鹹酸何時扁舟去不埃管長彈

李簡夫挽詞二首

老成軍欲畫吊客一泫然遺事人人記清詩句句傳  
掛冠踈傳早樂世白公賢歎息風流在埋文得細繡

又

歸隱淮陽市逸遊十六年養生能淡泊愛客故留連  
傾蓋知心晚論詩吐病前葆光塵滿榻無復聽談禪  
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絕

吏治區區豈不任吳中已自富才能選應占位書名  
姓學取藍田崔縣丞

試畫風波萬甲身到官山水却宜人君知晏子恩仍  
厚還與從來舊卜鄰

和柳子玉地爐

鑿地泥床不費功山深炭賤火長紅  
擁衾熟睡朝衙



後抱膝微吟莫雪中  
龍吟兩忘輕世味  
米霜不到傲天工  
還知麻步無人客  
寒夜清樽誰與同

和椰子王紙帳

夫子清貧不耐多  
書齋還費紙重重  
應明曉日從教  
八箬厚霜曉定不容  
京兆牛衣聊可藉  
公孫布被旋  
須縫吳綾蜀錦非  
嫌汝簡淡為生要  
易供

次讀子瞻遊孤山訪惠勤惠思

鳥依山魚依湖  
但有所有無  
所無輕舟沿沂窮  
遠近  
月與上下更傳呼  
飄然擲往不携挈  
兼擅魚鳥兩所  
依  
因依巖石坐  
纒絕行牽翠  
甚隨網紆道逢  
勤思訪

其虛誦詩清切  
吹蟬孤隱互羞  
踏陌上土何人起  
愛  
輪下蒲水南巷  
中羅百夫鷄鳴  
朝謁至日晴人  
生變  
化安可料  
憐汝又適終無  
圖鳥驚不足  
鶴有餘一俯  
一仰戚與  
蓬嗟我久欲  
從逃遁方圓  
不敢左右琴

宛丘二詠并序

宛丘城西柳湖  
累歲無水開元  
寺殿下山茶一  
株  
枝葉甚茂亦數  
年不開轍頃從  
子瞻遊此每以  
二  
物為恨去秋兩  
雪相仍湖中春  
水忽生數尺至  
二  
月中山茶復開  
千餘朵因作二  
詩奉寄

早湖堤上柳空多  
倚岸輕舟柰汝  
何秋雨連渠添  
積



潤春風吹凍忽生波  
 燕魚便雨來無數  
 鳧雁猶疑未肯過  
 持詫錢塘應笑我  
 坳中浮芥兩么麼  
 古殿山花叢百圍  
 故園魚見色依飛  
 凌寒強比松筠秀  
 吐豔空驚歲月非  
 冰雪紛紜真性在  
 根株大老衆園希  
 山中草木雖撈種  
 潦倒塵埃不復歸

贈提刑賈司門青

前年乘舟護南河  
 宛丘官舍酬且歌  
 去年持節憂犴獄  
 驅車道路日不足  
 今年春風塵土黃  
 遠赴三州議繇役  
 天子憂民法令新  
 整齊百事無閑人  
 苗耘髮黠向時已回首  
 昔遊如夢寐區區學舍會  
 未知春晚日

長唯有睡才智有餘  
 安得閑踈補頽我自當  
 然喜君未忘太平事  
 獨稱故書旌孝子  
頽城有孝子黃土成墳黃移文陳州請用

同陳述古舍人觀芍藥

蕩藹堂西十畝園  
 晚涼迎步綠陰繁  
 共驚春去已多日  
 爭看花開最後番  
 未許狂風催爛熳  
 故將青燵強安存  
 請公作意勸歡賞  
 趁取殘紅照酒樽

次韻子瞻見寄

我將西歸老故丘  
 長江欲濟無行舟  
 宦游已如馬受羈  
 衰病擬學龜藏頭  
 三年學舍百不與  
 糜費塵粟常



慙羞矯時自信力不足從政敢謂學已優  
閉門却掃誰與語畫夢時作釣天邊自從四方多法律深山更  
深遠無術衆人奔走我獨閑何異端居割蜂蜜懷安  
已又心自知彈劾未至理先屈餘抗軍府百事勞經  
年未見持千金賈生作傳無封事屈平憂世多難騷  
煩刑笑法非公耻怒馬奔車忌鞭箠藐視何自聽諄  
諄諤諤未必賢唯唯求田問舍古所非荒畦弊宅今  
餘幾出從王事當有程去須臾肉燃無名掃除百憂  
唯有酒未退聊取身心輕

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留西湖

又之作詩獻歐陽公

公居潁水上德與傾水清身閑首轉勝內足無毒營  
平昔富交遊開門坐常晏退居萬事樂內恨無友生  
汝穎亦多士後來非老成趙公平生蕙情好均弟兄  
少年結意氣晚歲齊功名攜手踐廊廟躡足辭釣舟  
徜徉里閭間脫略世俗榮與來忽命駕一往千里輕  
白髮儼相映元醜各崢嶸人生會面難此會有榮情  
遨遊西湖中仲夏草木榮空鷗列西坐吹舞羅前櫂  
畫舫隨公沂肩輿並遙迎俸進鳥鳴亂樂作強魚驚  
近寺騎獲迹高臺吹笑聲往事語京洛餘歡發吟聲



拳拳主人厚款款來客誠此樂有時盡此好何由預

次韻予瞻望湖樓上五絕

欲看西湖兩岸山，川乘湖上木蘭船。湖山已自隨船  
改更值，陰晴欲雨天。  
眼看西湖不覺來，簿書無算撥還開。三年屈指渾將  
盡，記取從今得幾回。  
湖山欲買恨無錢，且盡芳樽對玉盤。菱角鷓鴣應已  
厭，蟹螯馬雉更動食。  
終日清漪弄短橈，又忘車乘走朝朝。秋風且舍鱸魚  
美，洛下諸生未可招。

滯留朝市常憊閑，放棄江湖也未閑。孤舫祖窳千頃  
浪，肩輿未盡百重山。

和柳子玉共城新開御河過所居書下

卜築共山功欲成，新河入縣巧相縈。誰將畚鍤千夫  
力，添上園林一倍清。生長魚蝦供晚饌，浮沉鷺鴨放  
春聲。為鄰有意非今日，巧我餘波伴濯纓。

歐陽大師挽詞三首

雄文元命世，直氣早成風。受任褒遲後，安邦友側中。  
迴天深有力，扈聖耻言功。事已身隨去，驚嗟柱石空。

又



唐文初喪書成法至今雅容趨聖處深切可人心  
氣力知難繼風流喜不淫縣知公欲謝異說勇父侵

又

推轂誠多士登龍盛一時西門行有働采闕見無期  
念昔先君子嘗蒙國士知舊恩終未報感歎不勝悲

賦黃鶴樓贈李公擇

公擇字新州

前年見君河之浦東風吹河沙如霧北潭楊柳強知  
春樽酒相携終日語君家東南風氣清讀官河峽不  
覺情一塵及口亦何有高樓黃鶴愆平生荆江洞庭  
春浪起漢沔初來入江水岸頭南北不相知惟見風

濤湧天地巫峽滿相萬里船中流鼓楫四茫然禹城  
枕山望如帶華表照日光流瀾樓上騷人多古意坐  
忘朝市無窮事誰道武昌岸下魚不如建業城邊水  
次韻子瞻餘杭法喜寺綠野亭懷吳興太守

孫莘老

信美非吾土三吳一水中亭高望已極舟入去無窮  
朝市知安在湖山信有功遨遊逐鳧鴨飲食數魚食  
波浪喧朝夕梅蒸變綠紅逢人問京洛去國長兒童  
同舍情相接鄰邦信屢通相邀欲相過道里訊溪翁  
和子瞻宿臨安淨土寺





四方清淨居多被僧所占既無世俗營百事得置贖  
家居每紛薄奉養世寒欠昔年旅東都局促吁已厭  
城西近精廬長老時一規每來獲所求食飽山茶釀  
塵埃就湯沐浴賦脫巾澹不知禪味深但取飢腸饜  
京城苦煩濁物景費治染吳都况清華觀利吐光豔  
石砭度空闊泉溜瀉深壑經過未足多終老應長歎

和子瞻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山平村塢連野寺鐘相答晚陰生林莽落日猶在塔  
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  
幽尋木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

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象與王遺迹今岌業  
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戴崇高畏摧壓  
詩人巧譏病牛頌恣捩扶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  
是非亦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次韻子瞻遊徑山

去年渡江愛吳山忽忘蜀道輕秦川錢塘後到山最  
勝下枕湖水相縈旋坐疑吳會無復有扁舟屢出凌  
濤瀾今秋復入徑山寺勢壓衆嶺皆摧顛連峯杳嶺  
不知數重重相抱如青蓮散爲雲露翳星斗聚作潭  
井藏蛟螭欽翁未到人迹絕千里受記來安禪覓棒



野草置茅屋坐令海賈輸金錢至今傳法破煩惱  
食過客容安眠解裝投鋤不復去紛紛四合來烏鴉  
或言此虛猶未好海上人少無煩前天台屬蕩波深  
秀水驚石瘦尤清便青山徇往無不可論說好醒徒  
紛然終當直去無遠近藤鞋竹杖聊窮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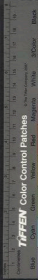
次韻子瞻自徑山回宿湖上

朝從徑山來決養徑山色莫從湖上歸澗涑湖光碧  
借問泛湖舟何似登山最高懷厭朝市處去忘憂慄  
日向幽人青顏從河醪赤摩埃解羅網宇宙爲安宅  
油然了無營此意誰能詰嗟予別離久欲往徒反側

留滯亦可憐空齋突清甚

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

高岸爲谷谷爲陵一時豪傑空飛騰身隨造化不復  
返忽若野雀蓬蒿裏當年碑刻最深固風吹土蝕消  
無移遺文漫滅雨中連翠石斷裂春後水古墳欲毀  
野廟廢行人不卡征鞍憑書生號詭立風雲飢驅厭  
苦疲奴憎愛之欲反思無力旋揉墨濡黃絹不如  
好事孫太守卜車徒置華堂登進牆羅列羅珪璧罷  
燕起讀晉書明却思遺迹本安在原隰處處荒榛藤  
田夫野老誰復顧鬼火夜照來寒燈廢典聚散一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此反使涕泗沾人

熙寧壬子 月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選  
道出高少之問 王洋昌共得大小詩二十六首  
洛陽試院樓上新晴五絕

縹緲危簷面面山 山朝來雲作雨 潏潏忽然風卷歸 何  
處百里陰時反掌間  
萬少猶微薄露中 西山延遲夕陽紅 高樓一閉三十  
日遙憶巖前種菜翁  
伊闕遙臨鳳闕開 龍門女兒氣蒼然 唐朝御路依稀  
在 猶思東廡座暗天

天壇王屋北 侵河高比嵩 丘一倍多小 有清賞今上  
在俗緣深重 素成塵

前朝官闕倚芒山 殿閣層層半嶺間 猶恐北來同阜  
淺 大行東抱故吾顏

和頗主簿起見贈二首

聲病消磨只古文 諸儒經術問紛紜 不知舊學都無  
用 猶把新書強欲分 老病心情愁見敵 少年詞氣動  
千雲 掇資報國吾何敢 欲補空疎但有勤

一鑽機中暗度秋 微官通遯未能休 笑談客我聊紆  
放文字 憑君便去 爵杯酒淋漓 滴已非敵 清詩窈窕更



難酬東歸猶得懸征騎同上高高望九州

將出洛城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引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理盡文殊普賢為賦三首

寺古依喬木僧閑正莫年為生何寂寞愛客尚哥連  
虛牖羅脩竹空厨響細泉坐聽談舊事遍識洛中賢

又

虛室無尋丈青山有百層迴峯看不足危石恐將崩  
聽法來天女依巖老梵僧須彌傳納芥觀此信還曾

又

壁毀丹青在移來數廡深賦形變態觀佛覺無心

空色笙簧含妙音風沆出吳棹遺法到如今

登封道中三絕

縵山祠

飛仙不返周王子重鳥相連少室猿夜靜笙聲兼鶴  
下翅看惟石故山存

轅轅道

青山欲上疑無路澗道相縈九十盤東望高高分草  
木回瞻原隰乃波瀾

少林寺贈頌起

一徑喬林下黃葉三山翠壁逸禪居共君將住還歸



去欲問安心知己

少林東裝少室也向石城南臨  
鳳巖山鳳巖山上有初相庵二

祖得法  
於此

登嵩山十首

石徑

蒼壁上參天微徑隨泥水  
聳牙石齒亂紛薄黃葉委  
牽攀不得上顛仆幾將止  
勉強終此行更老知難至

玉女窺

巖竇有虛明  
龕曉發  
曙曉真人無  
儔匹  
懸下  
晨  
粧  
早  
門開秋雨入室靜  
長風掃絕跡  
杳難尋  
未顏未嘗老  
掃衣石

王女雲為衣飄搖不須掃  
空傳巖下石夜杵知誰抱  
清泉供澗濯素月鋪繪  
納人世迫秋寒處處砧聲早

醒心泉

上山苦飢渴中道得寒泉  
舉盃石竇響入口煩痾瘥  
湫流去不見落澗聲鏗然  
莫歸復相值相從下平川

峯頂寺

重重山前峯上上終非頂  
行登衆嶺徹始得山門迥  
高風慘多寒落日側先鞞  
却視向所經  
眇如在深井  
登封壇

登封事已遙大碑摧風雨  
靈壇久銷禿古木中梁柱



峯巒至此盡吞石無寸土俯視萬仞高悲辛但狂頑

法華巖

飛橋走巖居茅屋今已破何年避世僧此地常獨卧  
秋風高崑入夜月寒猿過自非心已灰靜極生悲隨

將軍柏

在天封觀兜  
日持旛者宮

蕭蕭避暑宮石殿秋日冷凜然中庭柏氣翠千夫整  
風聲蒼萬壑雲色通諸嶺材大難爲工甘與蓬蒿昇

吳道子畫四真君

在觀

浮埃古壁上蕭然四真人矯如雲中鶴猶若畏四鄰  
坐令世俗士自慙汗洵身勿謂今所無滿少多隱淪

啓母石

神文化黃能神母化白石嬰兒剖蓮父涕泣何暇卬  
爾來三千歲往事誰復識惟有少姨存相望居二室

過韓許州石淙莊

水中有石曰淙唐天后創  
常與韓許州刺史韓休在

飛泉來無窮發自嵩嶺背奔馳西山間偶與亂石會  
傾流勢摧毀泥土久崩潰壑交未消釋誠辭儼相對  
居然受噴濺雷轉諸壑內初喧墮深谷稍放脫重隘  
跳沫濺霏微餘澗洶澎湃宸游昔事遂絕壁遺刻在  
人迹久寂寥物理亦失廢相君履紛華禁室俯湍瀨  
灌纓離塵垢洗耳聽人賴前追赤松遊自置青雲外



道人亦何者預此事歸計猶恐山未深更種萬株榆  
過登封國氏園

秋暑尚煩襟林泉淨客心荷殘知節過荷盡覺池深  
疎柳搖山色青苔滿竹陰柏煙近官道輾轆聽車音  
許州留別頓王溥

洛寺相從不出門  
述城空復記名因  
程文堆案最典  
早竹領連床夜語喧  
歸路逢僧髮容與  
登山無力強  
扳接遙知別後知  
如夢賴有君詩一二存

次韻子瞻登望海樓五絕

山色湖聲四面來  
城中人碧爛成堆  
不愁門外嚴芻

鏡終日憑欄未撥迴

湖色蒼蒼日向斜  
煙波萬狀不容誇  
畫船人上浮紅  
葉石徑僧歸羸白蛇

樓觀爭高不計層  
鸞嚙過鴈自相磨  
錢王舊業依而  
在巖久無人話廢興

荷葉初乾稻穗香  
鶯雷急雨送微涼  
晚晴初放秋山  
色洗去濃粧作淡粧

白酒傾漿膾听紅  
畫遊未厭月明中  
樓高只辨聽歌  
鼓不見遊人轉似蓬

和子瞻監試舉人



登科歲云徂舊學日將落外遭飢寒校內苦憂患錄  
傳承及墳史遺談本精約草言又紛蕩開卷每高嬰  
居官忝庠序授業止千番朝廷發新令長短棄刑護  
綠儲小學家畔晚則王作聲形一分新道義因附此  
安行厭衢路強况就際縷縷橫施口鼻爛漫塗丹聖  
強辯忽橫流漂蕩終安泊憶惟法初得欲講面先作  
新科勸多士從者盡高爵徘徊始未信銜誘終難却  
嗟哉守愚銳我不被識誰獨醒斯舖糟未信耻輕諾  
敢言折鋒銜自保城郭有司顧未知選試謬西洛  
羣儒誰號令新語競持削雖云心所安恐異時量度

說遇便巧射晚錄由拙約誰能力春耕恐飢待秋穫  
聞兄職在監考較筆仍開縮手看傍人此意殊未惡

和子贍煎茶

年來病懶百不堪未廢飲食求芳甘奠茶舊法出西  
蜀不聲火候商能語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乃存偏  
有味若不見閩中茶品天下高傾身事茶不知勞又  
不見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塩酪椒薑誇滿口我今  
倦遊思故鄉不學南方與北方銅鑪得火蚯蚓叫是  
脚旋轉秋螢光何時茅簷歸去表皆讀文字遺兒折  
取枯竹女剪湯





次韻子瞻對月見憶并簡崔度

先師客課未嘗飽弟子于今敢言巧欺請破屋秋雨  
多夜視陰精過畢昂盞盞冷落空盃盤且依道士修  
還丹丹田發火五臟暖未補漫漫長夜寒我生疲驚  
戀坐且崔翁遊邊指北斗唯有王江亦未歸閉門無  
客邀沽酒去冬血道人王江野號酒

和子瞻開湯村蓮鹽河中督役

興事常苦易成事常苦難不督雨中役安知民力殫  
年來上功勳智者爭雖橫山河不自保疏鑿非一端  
議河西門釣仁智未得完以方勇且許未卹衆口歎

天心閔幼勞雨涕爲泚瀾不知泥澤中更益手足寒  
誰謂邑中懸龍筆亦不寬王事未可回后土何由乾

次韻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二首

雲氣隸山雨澗金莫投僧舍欲關門暫時酒掃寬行  
役終夕結纏入夢魂煩然指浦秋單冷蚤滿未解夜  
燦昏二年游宦多勞苦何日相從得細論

野寺蕭條旅客喧雨披脩竹亂紛然已因無食聊從  
仕深悟勞生不問禪未至矣憂明日事偷閑且就此  
宵眠天明歸去茫茫滑澁有藤輿願土看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宦遊莫向長城窟  
氷折膠收亦絕矣  
中臘月百事  
便生煮黃金  
鱸膾雪京城舊友一分散  
近憶吳興須  
爾頗世事友  
纒如翻飛今日共憐前益  
垂畏人但恐  
去不遠  
適意未覺歸來  
遲借問於讎大祿爾何如  
江海同遊嬉

和子瞻畫魚歌

其人取長句以畫魚

潛魚在淵安可及  
垂餌投子易如拾  
橫江設網雖不  
仁一瞬未移  
杖百十書魚何者漫區區  
終日辛勤手  
拮据已嫌長網不能  
逼肯信一竿良有餘  
鯉鯢駭散  
蛟龍泣後少驚多  
亦何益願從網  
罟登君庖  
碎首屠

絲非所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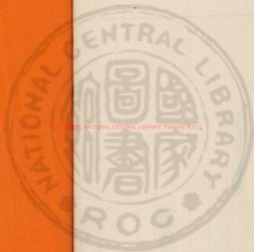


林  
榮  
榮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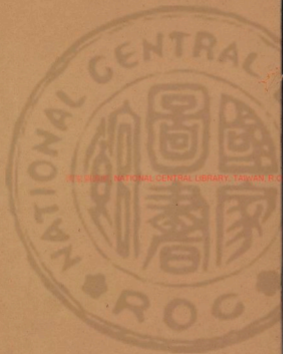
十一  
九

天  
外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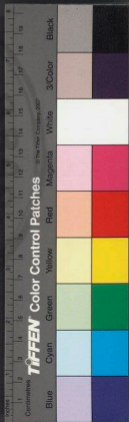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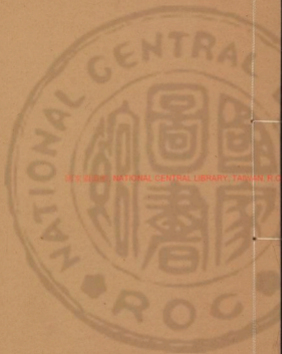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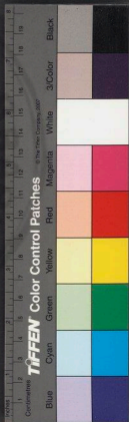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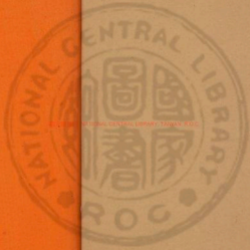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TY 8188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3941760 .4



樂城集卷第五

詩六十六首

次韻子瞻吳中田婦歎

久雨得晴唯恐遲  
既晴求雨來何時  
今年舟楫委平地  
去年簑笠爲袞衣  
不知天公請怨怒  
棄置下土塵  
與泥丈夫強健  
四方走婦女  
蠶饑將安歸  
孱然四壁  
倚機杼  
收拾遺粒  
吹糠批東鄰  
十日營一炊  
西鄰誰  
使絃汝織  
海蚤唯有鹽  
不早賣鹽  
連坐奴  
嬰兒傳聞  
四方同此苦  
不關東海誅  
孝婦

次韻子瞻遊道場山何山



兩山相負爲峯麓，況水重重注溪谷。遊人上尋流水源，未覺崎嶇病雙足。山深下視雲漫漫，徑垂石底千屈盤。松林陰森白日靜，忽驚人世如奔湍。客行不避苦寒出，僧定端居不下席。人生嗟與草木同，置身所在由初植。堂中白佛青鬢鬢，氣象冲淡非人間。坐令遠客厭奔走，徑欲築室依空山。木魚根根夜將旦，星十款斜掛山半行。役有程未可留，將出山門復長歎。  
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子瞻寄二首  
憶赴錢塘九月秋，同乘穎尾一扁舟。退居尚有二三師，在好事須爲十日留。傾瀉向人懷抱盡，忠誠爲國始

終變重來東閣背，塵土淚滴春風自不收。

百頃西湖十里源，近依城郭帶川原。古臺駛驥先臨水，野寺參差半掩門。遠泛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園。錢塘未到能先說，更看青山兩岸屯。

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

春雪漫天密，又稀勾芒失。揀走靈威故，欺貧竈冬爽。蓋巧助遨遊，酒盞飛林下。細花添百草，塔前輕素剪。新機老農先解，委系柘九月家人當授衣。

和子瞻題風水洞

風送江湖蒲洞天，洞門可聽入無絳。土囊鬱怒聲初

散石齒聳牙勢未前樂奏洞庭真跌宕歌傳帝所亦  
消便何人隱凡觀遺韻重使顏成問嗒然

次韻子瞻新城道中

春深溪路少人行時聽田間未報聲飢就野藜分餉  
忝迎嫌對辛開金缸開花開蓋香仍在白酒沽來罍  
未清此味嘗時猶覺勝問兄何日便歸新

次韻子瞻山村五絕

山行喜遇酒旗斜無厭桃兒結杏花與世浮沉真碍  
世將家漂蕩似無家  
怪聞白水細照聲日暖泥融草不生似恐田家忘帝

力多差使看出催耕

旋春紅稻始經鎌新糞黃雞取次再無暮無營人自  
樂莫將西子愧無鹽

升平事業苦忽忽未信浮名到底空何用彙馳朝塞  
外試聽碌軸語場中

貧賤終身未要羞山林如處師堪愁近來南海波尤  
惡未許乘桴自在遊

次韻子瞻遊富陽普照寺

塵埃日已遠斗數更無餘寺到逢門入詩成信手書  
山深僧自樂路遠客終疎訪盡前朝景已年一告予

次韻子瞻自普照入山禿遊二庵

披襟入山山路細鐘聲出寺門將閉石苔母母上芒鞋  
草露溥溥著衣袂野人茅茨苦竹屋終身勿促無  
生計天公不省長因人春日米盡秋田穞老妻稚子  
亦自樂野草山花還揮髮長笑人間醉未醒終老辛  
勤漫敗世

次韻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

晚歲事遊宦相從未嘗足美君四海皆兄弟棧中直  
木不容曲臨安老令况同科相逢豈厭樽中醪潦倒  
誰憐湖底松歲寒尚有霜前竹聞道渠家八丈夫它

日歸持免幽獨

次韻子瞻病中遊虎跑泉僧舍二首

掃地開門松檜香僧家長夏亦清涼公庭多事久來  
厭靜處安眠計甚長脩竹城窓藤簾綠白蓮當戶石  
盆方香扇晚伴紅更熟忽憶烹雞田舍嘗

湖谷新晴草木香野情消散自生涼雨添山色翠將  
溜日轉松陰晚更長病客獨來唯有睡遊僧相見亦  
它方還家煩熱都消盡不信醫王與藥嘗

和子瞻東陽水樂亭歌

君不見武安前堂立曲旃官高利厚多憂患又不見



笑好妓貧無力，簾箔為衣人莫識。兩人操行雖不同，辛苦經營實如一。不如君家激水石，中流聽之有聲。百無憂，笙竽窈窕度溪谷。琴瑟淒咽穿林丘，高人處世心淡泊。泉聲過耳皆為樂，選食委蛇石上眠。幽音繼續床前作，正如古人樂易多歡娛。積主為鼓，鬼為梓，但能復作太古意。君家水樂真，有餘。

次韻子瞻有美堂夜歸

飲闌鐘虛欲移，軒窗霽猶殘。金博山明月飛來松嶺，外遊人散落馬蹄間。城嚴畫鼓初傳角，路暗山花自落。鬢清境暫時都不見，夜深人靜始來還。

次韻子瞻祈雨

世故紛紛誰復閉，蛟龍不雨獨安眠。人間已厭三秋旱，湖底猶豐一掬泉。廟令酒殺時，醉飽田家糲糲。又安便，憂心未已，誰知郵更把燼香，試一燃。

次韻子瞻再遊徑山

我兄東南遊，我亦夢中去。徑山聞已熟，往意穿雲霧。夢經山前溪，足冷忽先渡。舉頭窅峯合，到寺霜日莫。香厨饌嚴，款野徑踏藤屨。平生共遊處，寒足躡高步。崎嶇每生胝，眩晃空回顧。何年兼微官，攜手衆山路。

得此詩後夢與兄同  
在山中故為此言



王仲儀尚書挽詞

謝公德業久彌新，幼度英奇也絕倫。父子俱賢真不朽，功名自致豈相因。邊兵屢動思良將，廷論蕭條憶諍臣。青史世家他日事，新羊宿草倍沾巾。

次韻范景仁侍郎移竹

雙繪生南戶，叢筠種北牆。交陰奉君子，為伴老中堂。露洗秋階綠，風含夏簾涼。花知已誤新，上一番霜。

寄題蒲傳正學士閣中讀書閣

朱欄碧瓦隱山隈，竹籬牙籤次第開。讀破文章隨意思，得學成富貴，隨身來。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

糞灰更把遺書觀，得矢君家舊物豈須惜。

自梁適齋試題

庠序三歲最無功，羞懼宜王保萬鍾。猶欲談經誰奪信，相招執籥領須從。陳風清泮眼，真足齊俗豈梁。不容久爾安閑長，自隸此行磨折信天工。

送道揚休比部知真州

公課西南最分行，江海銜往。親恩銜蟠錯試餘鋒，文字從。案尊壘，照管容金。只願水時後聽長鐘，送排保甲陳祐甫。

我生本西，而為學。春齊事東，諸侯結愛濟南府。



誰言到官舍旱氣裂后土飢饉費困倉剽奪驚梓鼓  
編焉禮義邦愛非流言聚君來正此時王事故勤苦  
驅馳黃壤中勸說野田父穰穰百萬家一一連什伍  
政令當及期田闕貴安者歸米忽言而劬勞共誰語

天譴祇嚴戶曹得替者親成鄉

宦遊東土暫相依政役頻煩會合希  
臣附洋明容老病不堪羈旅送將歸  
思親道遠嗚淪入蜀山河漸覺非  
我有舊壺江水上因君聊復夢魂飛

和孔教授武仲濟南四首

環波亭

南山遙遞入南塘北渚蒼蒼枕北墻  
過盡綠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  
鳥驚聚散湖光淨魚豔浮沉瓦影涼  
清境不知三伏熱病身唯要一藤床

北渚亭

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携上古城  
雲放連山瞻嶽巖雪消平野看春耕  
臨風舉酒千鍾盡步月吹笳十里聲  
猶恨雨中人不到風雲飄蕩恐神驚

鵲山亭

蔡臺臨水巧安排萬象軒昂發瘞埋  
南嶺崩騰來不盡北山斷續意尤佳  
平時戰伐皆荒草水日登臨慰





病懷更欲晉詩題素壁坐中誰與少陵借

檻泉亭

連山帶郭走平川伏澗潛流發湧泉  
洶洶秋聲明月夜蓬蓬曉氣欲晴天  
誰家鸚鵡橫波去日暮牛羊飲道邊  
萍嫩未能妨潔淨孤高每到一依然

晴藕

春湖柳色黃宿藕凍猶僵  
翻沼龍蛇動撐船牙角長  
清泉浴泥萍翠齒碎冰霜  
莫使新梢盡炎風翠蓋涼

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并叙

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

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人安公之惠亦欲公之久於此也然自其始至而民知其方將復用懼其不能久矣明年二月詔書移牧河間邦之父兄皆惜其去雖公亦將留焉而不可得也於是數與其僚燕於湖上曰北方幸安余將復老於此酒酣賦詩以別從而作者三人公平生喜為詩所至成編及來此亦而未嘗有所為故尤貴之遂相與刻於石以慰邦人之思焉

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談笑萬事畢樽壺衆客  
高情生逸地清興發平湖坐使羈遊士能忘歲月徂

縱歡真樂易恨別不須史廟怪新某帥河間救近胡  
安送本餘事清賞信良國應念茲困好流泉海內無  
送李誠之知濠洲

少年學詩書晚歲探至道豈伊甘疆臣乃是旃廟寶  
苦恨寄貴道聲名得空早憶惟西巷樂始建元戎壽  
思成炳如日職今麻秋早功敵不容究派高易摧倒  
歸來易三邦但養習中頭寧知北邊將還須用耆老  
春風吹旌旆先聲過城壘往事安足懲遺黎待公保

西湖二詠

捕觀漁

西湖不放長竿入羣魚空作淘河食漁人攘臂下前  
引蕩濂清波浮兩腋鷄梢菱蔓不容網箔作長圍徒  
手得逡巡小舟十斛重頭躍長魚一夫力柳條穿頰  
沈黃金鱗縷堆盤雪花藉燒薤香橙巧相與白餅青  
蔬耳莫避食罷相携堤上步將散重更葉家白人生  
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

食雜頭

芡葉初生罇如轂南風吹開輪脫殼紫苞青刺攢罇  
毛水面放花波底熟森然赤手初吳近誰料明珠藏  
滿腹剖開膏液尚模糊大盍磨聲風雨迷清泉活火

曾未久滿堂坐客分升掬紛然咀惟恐連勢若群  
繼方脫粟東都每憶會靈沼南國陂塘種充足東遊  
塵土未應嫌此物秋來日嘗食

次韻孫推官朴見寄二首

家世未能憂情得閑時後醉昏昏知君亦學無言  
語豈悟維摩不二門  
病懶近來全廢學宦遊唯是苦思鄉粗知會計猶堪  
仕舍就功名有底忙懷舊暗聽秋鴈過步歸偏愛晚  
史長故人知我今何念擬向東山賦首章

次張正彥法曹

憶見君兄弟相攜謁侍郎通經誇早歲落筆盡成章  
試刺何風發富官便激昂三年知力竭大有覺才長  
知已未如格歸背纔滿囊舊書還讀否師說近婆涼  
君以三傳及  
第今廢此報

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

不作清時言事官海邦那久復盤桓早依蓮社寧緣  
少新就草堂歸計安富貴暫待朝露過江山故園水  
精寒宦遊從此知多事收取楞伽靜處看

和青州教授頌起九日見寄

歲月飄然風際煙紫近黃菊又霜天莫忘太室杉松



外且醉青州歌舞前

昔年與君同春  
昔時與君正朝元

杯酒追歡真

一夢天涯回望正三年近來又欲東觀海聽說毛詩

雅頌新語

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

竹林分徑水過渠直與幽人作隱居溪上路窮惟畫  
舫城中客至有罾魚東來只為林泉好野外從教  
領蹊不識徂徠石天子蕙因女塔覓遺書

余性百介  
文雅也

和子瞻喜虎兒生

生男如狼猶恐庭寅年生虎豺爺嬖汝家家世事文  
史門戶豈有空剛強識看猛虎在山谷斧牙鉤爪旗

尾揚徐行當道擇牛羊狼狸驚走能著忙我今老病

思退藏生子安得尚教昂不見伯兮擅文章邊巡議

論前無當

次韻子瞻病中贈提刑段繹

京東分東西中劃齊魯半兄來本相從路絕人長嘆  
前朝使者運手把新詩新憐我久別雖卷帙為子散  
誰言窮陋拜得此唱酬伴相逢蓋間措語何且且  
宦游少娛樂纏綿苦文案能於王事餘時作楚詞  
曾知近骨由未肯忘濯亂買豪氣及強功乘畏遠緩  
伊余尚何為舊得西南真竊祿未遑歸自天嗟已儒

方當四海寧，戀此一寸炭。主勸客欲留，遠燕要奪館。  
奈何拘見叔，軟語強溫煖。此意定難酬，適丁校子緊。

次韻子瞻賦雪二首

麥苗出土正纖纖，春早寒官令尚嚴。雲覆南山初半嶺，風乾東海盡成鹽。來時瞬息半吞積，久欲危欲  
欺詹。知付酒樽判醉熟，更尋詩句闢新尖。

蕙經偏工亂鴉鴉，池留亦解憫船車。乘春已覺矜餘力，驛巧時能作細花。庭馬墮隨誰得罪，敗墻破坐若  
為家。天公愛物還憐汝，應是門前守夜叉。  
是歲京師  
雪尤甚

蘇軾

次韻宗師太祝送遊太山

羨若官局最優游，笑我區區學問囚。今日登臨成獨  
往，終年勤苦粗相酬。春深綠野初開繡，雲解青山半  
脫裘。回首紅塵讀書處，羨茶苗客小亭幽。

次韻劉敏叟送春

春去堂堂不復追，空餘草木弄晴輝。交遊歸馬行將  
盡，蹤跡鳴鳩懶不飛。老大未須驚節物，醉狂兼得  
盡。機東風雖有經旬在，芳意從今日日非。  
四月十一日

次韻趙至節推首夏

日夏尋芳也未遲，遠園紅紫尚非菲。無心與物真皆



可有酒逢人，勸莫違夢。飛揚花無限，思身慙啼鳥。不  
如歸官居寂寞，如僧舍海燕憐貧，故人靡。

次韻李昭叙供備燕別湖亭

池亭雨過一番涼，雲鬢羅裙客兩旁。不覺行人離恨  
遠，貪看積水照蓬光。滿堂樽俎歡方劇，極目江湖意  
自長。歸去伊川瀟灑地，不須遺念爲清相。

送李昭叙移幕陽都監歸洛省親

與君非舊識，傾蓋便相親。共事林泉郡，忘歸南北人。  
萸茶流水曲，載酒後湖濱。未覺遊從厭，空驚別恨新。  
瀕河今重地，知已舊元臣。洛下聞雞犬，家書不淡旬。

西選倚門罷，北渡羽書煩。忠孝傳家事，風流待一振。

遊太山四首

初入南山

自我來濟南，經年未嘗出。不知西城外，有路通石壁。  
初行澗谷淺，漸遠峰巒積。翠屏互舒卷，耕耨隨歌劇。  
雲木散山阿，逆旅時百室。茲人謂川路，此意獨行客。  
久遊自多念，忽誤向所歷。嘉陵萬壑底，棧道百迴屈。  
岸嶽遶崢嶸，征夫時出沒。行李雖云艱，幽邃亦已劇。  
坐綠斗升米，被此塵土厄。何年道褒斜，長嘯理輕策。

四禪寺



山蹊容車箱深入遂有得古寺依巖根連峯轉相見  
樵蘇草木盡佛事亦蕭瑟居僧麋鹿人對客但羞遊  
雙碑立風雨八分存法則云昔義靖師萬里窮西域  
華嚴貝多紙歸來手親譯蛻骨礫木移至今存石室  
遺文畫法界廣大包萬億變化浩難名丹青畫京邑  
粲然共一理眩晃莫能識末法漸衰微徒使真人泣

靈巖寺

青山何重重行盡上巖底巖高日氣薄秀色如新洗  
入門塵慮息靈漱得清此高堂見真人不覺首自稽  
祖師古禪伯荆棘昔親啓人跡尚蕭條休狼夜相獻

白鶴導青泉甘芳勝醴醴聲鳴青蓮日光照白室陸  
尚可滿畦豎豈惟泥蔬米居僧三百人飲食安四體  
一念但清涼四方盡兄弟何言鹿華屋食苦當如馨

嶽下

果來亦何求聊欲觀海岱西向千里將行勇還退  
岱陰即齊疆南徃曾歷塊春深草木長山暖水雪消  
中巷無居人南村經耕耒車徒入方至塵坐百里內  
牛馬汗淋漓綺紉聲絆縷喧闐六師合河湧衆流匯  
無復問誰何但自舍耽愛龍驚畫車服貝玉飾冠佩  
驛驢騾騰騫幡旛飛曉腥羶及魚鱉瑣細或蒲菜



遊學愧無齋，技巧窮殊態。縱觀碑木已，精意彈一醉。  
出門青山屯，澆廊遺迹昧。益封尚壇壝，古觀寫旌隊。  
又予謫毫末，舒卷分向背。雍容太平業，磊落豐碑在。  
往事半差，萬遺氓。但悲慨回瞻，最高峯。遠謝徂徠對，  
欲將有限力，一放目所迫。天門四十里，預恐雙足疲。  
二宿遂耕，獨歸來。欲誰對，前牛道。輟轅轅直上，嵩嶺昔  
牛休，強飲食莫宿。時血頰，猶知天宇實。不覺人寢，破  
成時才云，又籛骸老。誰再山林，無不容疲。榮坐自礙，  
自知俗緣深。畢老守闌關，何當御清風。不用車馬載。

送王瓊長官北真定孫和甫辟書

昔年旅南服，始識王荊州。成勳千里，蕭恩冠行客。前  
從容見少子，風采傾凡徒。湛然吐詞氣，已覺汗且箭。  
不見十五年，相逢話百憂。青衫走塵土，白髮各滿頭。  
新察東海邑，頃從北諸侯。北都事方賤，飢饉連戈矛。  
盟好未可輕，念官事懷柔。主將今老成，勉盡良計籌。

寄孫朴

憶昔補官太皞墟，泮宮蕭條人事疎。日高鼾睡聲嗷嗷，  
嚙往還廢絕門。無車君爲戶曹畏，簡書放懷踈懶亦。  
似余相逢語笑夜，踳踏烹羹梨栗羞。蓋微護官居一去，  
直運蘆東來。失計悔厥初，夜聞桴鼓驚閭閻。事如牛





毛費耘鋤遺失直性從史胥目視終賢邀徐美君  
不出心自如北瀟秋水多芙蓉青荷包餅蒲為菹  
然河往深淵魚人生如此樂有餘胡為自以檻中徂  
和韓宗弼暴雨

執熱卧北窓淋漓汗流注蛟龍遁水府誰起叩天戶  
偶然終日風振發北山露崩騰轉相乳變化不容睹  
雷聲連車轍雨點傾丘黍遠颺溜可濛指頃纒笑語  
破屋少乾床茅苦固難禦出門泥沒足此厄比鄰薄  
苟令終煖熟敢有今日怒覺照上東軒清風襲虛廡  
微生免荷鋤但喜脫煩暑農父更事多缺塘已增土

舜泉復發

奕奕清波枕薊城旱來泉眼亦與生漉漉味而涼初  
接發地奉霽亦有聲復理溝渠墮屈而雨開也沼放  
澄清通衢細灑浮埃淨車馬歸來以晚晴

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日記下紙

西溪秋思日盈殘幕用拘愁學久寥記廟終慙無好  
句辭墳猶喜有前篇先生作伴除筆硯真良計良計  
寄交遊畏妄傳吳紙贈君君其怪耕耘廢罷有閑田

張文裕侍郎述詞

持節西南二十年蒼堂遺像已蒼然歸來待從三朝



舊老夫雍容平地仙  
落筆縱橫題壁處  
誦詩消壯舉  
杯前東遊邂逅迎  
歸魂渾疑城南下馬肝

東方書生行

東方書生多愚魯  
閉門誦書口生土  
窓中白首抱遺編  
自信此書傳父祖  
辟雍新說從上公  
冊除僕射翻元功  
太常子弟不知教  
日夜吟詠如寒蟲  
四方窺覘不能得一糶  
百金猶復惜康成  
穎達秦虛灰老聃嬰  
巽更出入舊書句  
句爲先師中途欲棄還  
自疑東鄰小兒識機會  
半年外舍無不知  
乘輕策肥正年少齒  
與平腐直堪笑  
是非得失付它年  
眼前且買先勝時

送竊宗詩

大野將凍河水微  
旣然臨流送將歸  
登舟上執手一揮  
脫乘朋友如弊衣  
我來三見芳草腓  
來時同寮今已并  
念昔相從未嘗違  
西河幽遠人事稀  
肯蓮紫芡傾珠璣  
白魚掉尾黃鱸肥  
客醉將起命闔扉  
方橋月出風露霏  
坐河下照搖清輝  
喧呼笑語相嘲戲  
歲月一逝空長歎  
交遊去盡將誰依  
君家漢代平與韋  
萬然令德傳餘徽  
鳴鳩著地鴻高飛  
安得久此同繁縷  
送到長清歎

汝州太守卧病年  
壘壘猶復能清言  
平生雄辯豈不

見風流尚有曹州存，歷下東遊少相識。歡喜聞君在西邑，舊知兄弟無凡偉。相逢一笑開顏色，三年政令如牛毛。思歸南嶽皆蓬蒿，羨君飲酒動論斗。引航向日收狂潮，醉後留中百無有。恨然帶傲傾朋曹，中朝卿士足官府。君歸何處狂語誰，別原補自長切

汝尚將歸吳興，齊州記室勳子由。每詩為送，因逐韻謝之云。

釋纜從軍蚤濫官，已衰能復尚盤桓。爾來齒髮羞相問，乞有衡茅竟自安。使我襟懷遺內熱，誦君詩句襲人寒。知誰便是知音者，且作巖溪雪景看。

高祖卽中頃蒙 以御史召力辭不允解組

而歸先生作詩以送之 高祖溪堂集中

亦嘗廢和淳熙丁未激假守筠陽謹刊編末



樂城集卷第五

樂城集卷第六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樂全堂

天命無不全人事每自傷譬如摩泥珠宛轉有餘光  
蒸餈不能加壓垢豈有亡世人未嘗識姑射手自將  
我公體自然率性非勉强驅馳四十年不入憂患場  
晚歲事蒙養欽退就此堂小儒豈知道宿昔窺門牆  
申屠師無人無足亦自忘如逢鄧執政一笑先生傍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桐軒



樂城集卷第五

樂城集卷第六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樂全堂

天命無不全人事每自傷譬如摩泥珠宛轉有餘光  
蒸餈不能加壓垢豈有亡世人未嘗識姑射手自將  
我公體自然率性非勉强驅馳四十年不入憂患場  
晚歲事蒙養欽退就此堂小儒豈知道宿昔窺門牆  
申屠師無人無足亦自忘如逢鄧執政一笑先生傍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桐軒



桐身青琅玕桐葉蒲葵扇落落出軒屏亭亭奉開  
夜聲疎雨滴午影微風轉秋殘一凌亂浙瀝驚  
朝日失繁陰青苔覆遺片空使坐中人慨然嗟物變

竹軒

幽軒誰紛華惟有一叢竹纖梢起餘寒紫荀收輕  
擢幹春兩餘挺節秋霜足不知歲時改守此媚媚綠  
上有吟風蟬空腹未嘗食猶伐非所辭不受塵土辱

栢軒

室築城市間移栢南澗底山林風所向封植聊自寄  
呵嚔脫巖石擁塞出林翳上承清露滋下受寒泉惠

秋來采霜葉咀嚼有餘味苦澁未須嫌愈久井如莽

巽堂

山前三泰鼎車馬不遑息日出紅塵生不見青山色  
峯巒未嘗改往意自奔迫誰言幽堂居近石使者宅  
俯聽辨江聲却立晚石壁藤蘿自太古松竹列新  
蒼篔簹清風寒梅對佳客試問東行人誰能同此  
適

山齋

平地厭喧囂虛齋上山足彌際遠城市坡陀富林  
間書日填委杖屨每幽寫豈無山中士高卧白茅  
逢人默無語長嘯響巖谷此室庶可招夜月相從宿



閑燕亭

登山陟已高曠望良亦遠危亭在山腹物景行自變  
諸峰宿霧收草木朝陽絢盡盡雲出山溜溜泉垂坂  
徐行得佳處末日遠忘返此樂只自知傍人任憊懶

會景亭

亭高眾山下勝勢不自收回巒向眼盡風竊與耳謀  
焉飛半嶺息雲起當空遊視身如乘風超然忘百憂  
暮歸室中居唯見窓戶幽視聽隨物變恍誰識其由

寶峯亭

昔遊益昌城莫登君子堂駕言念長道未暇升崇岡

今聞寶峰上綰緡陵朝陽三休引蘿蔓一覽窮蒼茫  
微雲露雙翮落日明故鄉奔馳迹未安山藪意自長  
漂種萬里外手把新詩章宦遊不忘歸何異鳥欲翔  
塵土汗顏面年華侵鬢霜何特首歸路所至聊傍徨  
樽俎逢故人亭榭凝清光為我具斗酒宿恨猶可償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世上升沉都夢裏春來纔健闌樽前公田裡林全掩  
却坐客無復誰與錢

春深屋雨半相和節物令人意緒多中酒何須問賢  
聖和詩今尚許羊河



送施歷城辯歸常州

尚人不受塵土侵三年浙江載何深又聞物理有相  
復歷城官事森成林乘時歛散逐十二鞭撻逋負徒  
哀矜一杯相勸夫嘗得百畝歸去將安能潛逃雖出  
知者後甯勉而見仁人心歸期忽告三月尾強番不  
願千黃金河豚雖過鱸鱖在硬稻正揮風雨笠酒肴  
勞苦整旆里期會追隨思僚朋山川越越我所愛扁  
舟佗日要追尋滯留未用便相詫半年歲月行駁駁  
施君旣去復以事遊戲贈

令尹西行去又廻西湖重把舊樽壘吏民再見雞樓

來徇道吾公挽不來

和文與可泮州園亭三十詠

湖滄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相見

橫湖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間否

詩刊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日疎伊君遺癖在苦要讀文書

冰池

水深水亦厚澆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上鷺





竹塢

空陂放箭竹蕭蕭復軍冥吳除塢外物定使人園生

荻洲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羣雁折有餘青從橫未酒中

蓼與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涌泉雲散如翻水百變一凭欄慙慙定誰使

天漢臺

堂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添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又未上不上倚城臺無柰東南嶺

二樂謝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灑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池塘滿委曲到庭除清冷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簷試

甯錡亭

不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如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將晡散逐微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踈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華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澗淥鳥渡夕陽中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賴有沙上鷗常爲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繚髻巧如織細雨沈沈暎輕風卷無迹

禊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瓊酌毋令仲御歎空使人驚愕

蒨菴軒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絮未權月明時清香爲誰發

茶蘼洞

倚倚翠蔓長蕙蕙繁香足綺靡墜殘英芳樽漬陰梅

首筥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莫秋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荆言辭應有味

此君庵

風雨遙聲匝霜餘宮窓淨遙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

此君庵在  
羅鏡全止

金橙選

飛如石楠堅實比霜栴大穿選得新苞令公憶鱸膾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遠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次韻吳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并求醉眠亭詩

二首

才堪簿領更無餘蘆得十年閑讀書籠每何須身自

試窮愁不待酒驅除故人歸去無消息佳句新來屢

卷舒前日使君今在此不妨時復五雙魚吳興公許吳興公許吳興公許

右和見寄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胃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蘆



傳更將江雨作階除欲眠賓客從教去倒卧鼯鼯豈  
暇奇京洛舊遊真惠裏秋風無復憶鱸魚

右醉眠亭

和子瞻玉盤盂二首

東坡居士公家別中十首  
白芍藥子明打為此名

千華團團一尺餘揚州絕品舊應無賞傳莒國遷鍾  
虞移憶胡僧置鉢盂盂底留連傾鑿落餅中捧擁照  
浮屠強將絳蠟封紅毒憔悴無言損玉膚  
故相林亭父老知出草草木尚何疑無多產業殘花  
葉幾許功名旌鼎彝曹懿不知人世別佳名新換使  
君詩明年會看花尤好剝盡浮苞養一枝

寄新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車騎崩騰送客來奔河斷岸首頻回鑿成戶牖功無  
費放出江湖眼一開景物為公爭日致登臨約我共  
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賦更擬蘭臺誦快哉

檻前灘水云云洲渚蒼茫煙柳勻萬里忽驚非故  
國一樽聊復對行人射安未厭頻病效沒黯猶須卧  
埋民試問沙囊無處所于今信怯定非真

贈馬正卿秀才

男兒生可憐赤手空腹無一錢死發三世委平地骨  
肉不得歸黃泉徒行乞丐買墳墓冠帽破敗衣履穿



尚然未肯妄求取耻以不義藏其先子勤直使行路  
立六親不信相尤慙問人何罪窮至此人不敢尤其  
怨天孝慈去省鬼神惡兄弟寧有木石頑善人自古  
有不避刀行不廢良詔賢

答文與可十首

遠遊既爲東魯遷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心懷  
且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羈旅三年忘去故園  
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綺晴壑北渚煙巖蒲蕙自可供腹魚蟹

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畫舫秋風  
冉冉荷香不斷悠悠  
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  
勝處何須吳越隨方  
亦有遊朋

揚雄執戟雖夕陶令歸田未能  
眼看雲山無奈神傷  
簿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  
欲尋舊學無處時有  
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  
聞道禪心寂寞未歷



詩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  
詞間發譚騷竊欲比君  
庾信莫年詩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  
秋西歸有時及君鈴閣  
少事飲我松醪滿卮

次韻李公擇寄子瞻

青浦一下復東來  
擁扇西風滿面埃  
擊柝自營何擇址  
鉤稽同醉未須回  
孤高振鷲瞻初下  
淡泊嬰兒及未孩  
我亦漂流家萬里  
年來羞上望鄉臺

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無錫銅瓶手自持  
新芽顧渚近相思  
故人贈答無千里  
好事安排巧一時  
眼市成聲未老兒  
毛頭看色尤宜槍  
旗騰到齊西  
境更試城南金線奇  
新詩態度寫春雲  
肯把筌章妄與人  
性似好茶常自養  
交如泉水久留親  
唯恐正想羅壺發  
食飽尤便粥面勻  
底處翰林長外  
君明年誰送雪溪春

和李公擇赴屋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泛清河

南北無多水  
崎嶇未捨船  
何時好霖雨  
是處有通川  
墳壠看書卷  
與亡指道邊  
蒼茫半秋草  
網復較愚賢

將至桃困阻淺且風不得進

卷帆倚棹淺河津  
憾泛長江步步新  
未免生涯寄風浪  
不堪舟楫委埃塵  
往來欲就沙囊累  
深淺時看策  
頻一望雲霓百變  
異應思平地隱居人

桃困阻淺羽易小舟一夜水大至獲乘便風  
頃刻百甲

此生異物妄相仇  
欲往長嫌苦見留  
淺瀨何知向人惡  
漲澤豈復爲公流  
兩痕忽到工催客  
風信初來轉打頭  
來目汀洲都未改  
忽添清與滿行舟

下邳黃石公廟

圯下相逢南北人  
三邀不勸識天真  
十年却見穀城下  
叙翼同儀一夢身

宿遷項羽廟

尺箠西來壘臥中  
驅馳力盡衆兵衝  
舊封均守君臣義  
故園長修俎豆容  
平日軍聲同破竹  
少年心事喜摧鋒  
錦衣眷戀多鄉思  
肯顧田家社酒濃

呂梁

出沒懸流雖有道  
憑陵險地本無心  
未能與物都無礙  
咫尺清泉亦自深

梁山泊文廟



此通泝泗麻鹽然遙控江淮梗稻秋租免塵泥汙車  
脚吳姬菱葦繞船頭諒夫欲就桑田變客意終便書  
前遊愁思錦江千萬里漁蓑空向夢中求

并讀古詩  
載此詩以

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五絕

四冢家詠絲聯芙蓉遠近日微明梁山泊裏逢花  
發忽憶吳興十里行  
終日舟行花尚多情香無奈着人何更須月出波光  
平卧聽漁家蕩桡歌  
行到平湖意日寬繁花仍得就船看回頭却向吳儂

說從此遠游心未闕

在開南北一般紅路過江淮萬里通飛蓋靚粧迎客  
笑鮮魚白酒醉船中

菰蒲出沒風波際鴈鴨飛鳴露雨中應爲高人愛吳  
越故於齊魯作南風

次韻李公擇九日見約以疾不赴

已平逢九日杯酒逐葦豪新老經秋病恹醒何處高  
床頭添藥裏坐上減牛毛寂寞知誰問頃公置濁醪  
喜雪呈李公擇

秋來早已久雪至亦不薄沉沉夜未眠耿耿聲初落



霏微入疎戶，眩晃先未闌。披衣視青動，照屋始驚寒。  
晨起犯清寒，繁陰着溟溟。溪喬林栗相，倚勝瓦甍燦。  
孤村掩圭竇，深逕沒芒屨。平野恣汗漫，四山增擊噴。  
晚色滌斜陽，林光粲扎鏞。氛埃一清蕩，疫癘辭纏綿。  
寒蔬春芽宿，麥布冬脚官。居亦何賴歲，事信所託。  
也。巡幸一飽割，盜止双惡無。事樂自多有，酒度可酌。  
戎行今不又，公到時方昨。豐稜識天意，服隊可前約。  
爾厨雖無餘，賓客甚易諾。行須酒壺倒，莫待陰雲剝。  
次韻范郎中仰之詠雪

倉廩未應空，長天霰雪漾。瓊瑤布地淨，組練出師雄。

雲間諸峯遍，花繁百草同。農諶麥壟外，客興酒杯中。  
聚散占風力，消竭驗藥功。歷城西北馬兒石  
山其上不蓄雪遠遊聊  
自喜，三見歲時豐。

次韻李公朝著作見贈二首

逸客徒爲兩江客，有坡丘汀洲信廣犬。鳧鴈任漂洋，  
好事時携酒歸心。又倦遊，還鄉定。老朋友肯相叙。

又

稽古終何力，扶衰漫有方。故人憐困頓，佳句贈輝光。  
未暇抽身，天安能袖翅翔空。存踈懶性高，卽笑羲皇。

惠穆呂公境詞二首

全齊開故國清廟饗元功德業真無忝黜名但未允  
邊防推信惠社稷倚勳忠不作司徒貴何慙鄧武公

又

風俗非平昔賢豪棄此時新阡長宿草行路拜豐碑  
惠術遐方嘉武信史知悲涼哭墳客不為受恩私

次韻蔣夔寒夜見過

都城廣大漫如天旅人騷屑誰與歡北風號怒屋無  
尾夜氣殘河冰生柴雪聲旋下白玉片燈化暗結丹  
沙九叩門刺啄驚客至吹火倉卒憐君寒明時未省  
有遺棄高論自笑終汗漫識君太學嗟歲久至今客

舍猶泥蟻正如雉墜入鷲鷲坐見摧各凌風朔明朝  
尚肯過吾飲有酒不盡行將蔬

次韻王鞏評招飲

病憶故鄉同越鳥性安田野似禪謀都城歲晚不歸  
云各舍夜寒獨倚吟樽酒憐君偏好客詩狂寄我謬  
知音會須雪裏相從飲發還旋平無處尋

雪中會孫洙舍人飲王氏西堂戲成三絕

新歲逼人無一日殘冬飛雪已三朔百分號項從君  
勸十里瓊瑤走馬來

南國高人直巨源華堂邂逅清樽十年一見都如



夢莫怪終宵語笑喧

傾盡合巹雪亦甯東齋醉卧已三更  
主人不慣生疎客未盡清歌宛轉聲

雪中呈范景仁侍郎

鶴遊亦在樂堂此賢主人東齋暖且深  
高眠不知晨開門驚照羅舞雪方縮  
紛繁雲漫旋塵落如一切勾霏霽本  
濕着積疊巧相因萬類終同色九衢  
淨無塵幽林屏組練觀闕堆瓊瑣  
琅函書散鳥足編帶翻車輪遠遊浩  
千里欲出迷四關謀言功者農亦善  
欺客貧粗飲古君子高談吐陽春當  
方庇華屋豈憂燕求燕

次韻景仁丙辰除夜

數舉除夜酒稍消少年豪浮光寄流水  
妙理付濁醪微陽不出土大雪飛鵝毛  
試問米糶功春來能久牢

次韻景仁招宋溫之職方小飲

高人兩無事相見輒傾懷時以酒相命  
何妨心自恣燈期飛雪亂春候苦寒垂  
不沈頽然醉難堪風且霏

次韻景仁飲宋溫之南軒二首

白髮迎新歲睡然國老更感時能細說  
對酒任徐行畫軸高分品詩詞妙入評  
踈狂先醉倒應許恃鄉情

又



飲蘭餅已罄話又僕須更高會良難得危言豈易行  
歸休便老計得失任臺評猶有青編在它年不世情

次韻景仁正月十二日訪吳鎮寺丞二絕

夜雪滿庭雞失裝瓊田早出不驚塵急須卷凍鋪黃  
更欲看燦山萬萬人  
淘膠時飲十分杯萬象漢濛濛氣醺醉倒蕙與夜歸  
去金吾寧復識誰哉

柳子玉郎中挽詞二首

晚歲抽身塵土中滿山仍乞古仙宮  
蒼時白髮隨馮叟欲就丹砂繼葛洪  
龍虎未能留物化芭蕉又已悟  
身空騷人欲作招魂賦蟬蛻疑非世俗同  
新詩錦繡爛成纒醉墨龍蛇灑未乾  
共首卜居空舊約宛丘攜手憶餘歡  
風流可見身如在鄉國全歸意所安  
行到都門送君處長河清淚雨洗瀾

贈淨因臻長老

十方老僧十年舊燕坐繩床看奔走  
遂遊新自濟南來滿身自覺多塵垢  
煖湯百斛勸我浴驪山袞袞泉傾  
寶明窓因卧百緣絕此身瑩淨初何  
有清泉自清身自潔塵垢無生亦無  
滅振衣却起就華堂老僧相對無言  
說南山采菌軟未乾西園擲菜寒乃  
茁與君



飽食更何求一杯茗粥傾銅葉

次則調答景仁

儒林溪道亦云舊遠自太史牛馬走區區分別意何  
為擾擾祇添心上垢道大如天不可測異出同歸各  
穿窬浩然一水散千漚却觀彼我曾無有我丈中心  
冰玉繁世上浮雲盡灰滅終年行道自不知笑指空  
門名異說此心未信道不生石上下種何由苗道在  
起若飲食中安尚胡僧分五葉

遊城西集慶園

送客城西客已遠歸路北池接南苑水澌片斷水光

浮柳線和柔風力軟綠隴朱戶誰家園流水平畦春  
日淺滌河分溜一池足洛陽移花百金賤飛甍斤斧  
斧未絕翠栢栽培影初迥涉人笑指高臺處前年浦  
見加漆滴金錢力奪天地功歲月未多風物換人生  
富貴無不成知明坐置山林觀暖風暉日時一到早  
出莫歸應未晚主人最貴槐出城長使憧憧路人看

遊景仁東園

新春甫驚蟄草木猶未和  
高人靜無事頗怪春來遲  
肩輿出東郊輕裘試細曠  
百草抱生意喬松解寒姿  
尺書招友生冠蓋溢連連  
人生瞬息間幸此休暇時



樂城集卷第六

濁酒滄浮蟻嘉蔬煎羔羹春來草嫩早春去恐莫追  
公卿多王事甲野遠我弘松筠自擁蔽里巷得遊講  
闕家董侯伯朱門心芳非畦花被滿霜庭檜森旌旗  
華堂絢金碧疊觀疑煙霏榜第象宮禁蕭條遠喧早  
徐行日一至何異已有之都城閉門早衆客紛將歸  
岳揚送照下歸駟紅塵飛但卜永日歡未與清夜期  
人散衆鄙絕庭空星斗重安眠萬物外高世良在茲

樂城集卷第七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高洛

華山非事役行路不應難洛浦花初滿嵩高雪尚寒  
平林抽棟筍奇艷變山卅節物朝朝對有興步步安  
醉醪醲臙酒首肯驚朝盤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  
歸休三熟椰賦詠五噫鸞鶴老身仍健鴻飛世共看  
雲移忽千里世路脫重難西望應思蜀東還定過韓  
平川清步賴紀頂上封堙出處看公意令人欲棄官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樂城集卷第六

濁酒滄浮蟻嘉蔬薦羔羹春來草嫩早春去恐莫追  
公卿多王事田野遂我私松筠自擁蔽里巷得遊嬉  
隣家董侯伯朱門心芳非畦花被霜霜庭檜森旌旗  
華堂絢金碧疊觀疑煙霏榜第象宮禁蕭條遠喧卑  
徐行日一至何異已有之都城閉門早衆客紛將歸  
岳揚送照下歸駟紅塵飛但卜永日歡未與清夜期  
人散衆鄙絕庭空星斗重安眠萬物外高世良在茲

樂城集卷第七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高洛

華山非事役行路不應難洛浦花初滿嵩高雪尚寒  
平林抽棟筍奇艷變山卅節物朝朝對有興步步安  
醉醪醲臙酒首肯鶯朝盤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  
歸休三熟椰賦詠五噫鸞鶴老身仍健鴻飛世共看  
雲移忽千里世路脫重難西望應思蜀東還定過韓  
平川清步賴紀頂上封堙出處看公意令人欲棄官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憶遊太學十年初，猶見胡公豈第餘。  
道長憐能賦，似相如青衫共笑方。  
滿流暫免百憂趨，長吏勉調三十事。  
新書

次韻宿州教文劉涇見贈

此身雖復類蒼夫，老老無心強著書。  
敗交遊空在往還，疎弦歌更就三年學。  
味愚它日相尋定，何處莫將文采笑空踈。

徐州送江少卿

夜雨泗河深，晚日輕舟發。  
居人未瞻望，歸意何倉卒。  
公來初無事，豐歲多半麥。

鈴閣度清風，芳罇對佳客。  
朝廷念鷺老，府寺虛清劇。  
沙韻子瞻寄看守黎希聲

眼看狂瀾倒百川，孤根漂蕩水無邊。  
公賢隣居屈，指今誰在一。  
念傷心十五年，  
人於此時  
每希聲居在  
今十五年  
在者唯公  
與二人言  
與希聲

和李邦直學士沂山祈雨有應

宿雪鋪盈尺，不救春百旱。  
宵龍一戰旋，開雲霖布旌。  
宿雪鋪盈尺，不救春百旱。  
呼嗟遍野天，不聞歌舞。  
宿雪鋪盈尺，不救春百旱。  
呼嗟遍野天，不聞歌舞。





一夜洗塵埃，流入滿河朝。不見但見青，青春與禾老。  
農起舞行人，歌汗和滿車。尚可許供輪，到骨期無它。  
水行天地有常數，歲歲出入均無頗。半年分已，瓶枯  
槁及秋，更恐受滂沱。誰能且共蛟龍語，時布甘澤無  
庸多。

陪子瞻遊百步洪

城東泗水平，如席城頭遠。山街落日輕，舟鳴楊月生。  
風渺渺，江湖動，顏色中洲過。盡石縱橫南去，清波頭  
盡白。岸邊柝石如牛馬，衙尾舳舻誰敢下。没人出沒  
須臾，圓却立沙頭。手足乾寒舟一葉，又未上吳牛回  
首。良閒閑風波蕩，滿未可觸。歸來何事嘗艱難，疑中  
吹角莫煙起。出城騎火催君還。

李邦直且邀終日對卧南城亭上二首

一徑坡陀草木間，孤亭勝絕俯川原。青天圖書四山  
合，白晝雷霆百步喧。煙柳蕭條魚市遠，汀洲蒼莽白  
鷗翻。客舟何事來，忽草逆上波濤吐復吞。

東來無事得遨遊，奉使清閑亦自由。撥棄簿書成一  
飽，番連語久失千憂。荷書半卷都如夢，清筆橫牋似  
欲秋。聞說歸朝今不久，襄埃還有此亭不。

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真能一醉曉煩暑定勝三杯禦臘寒自有詩書供未  
日吳將絲竹亂舞雩何處歸春莫叩角誰人怨  
夜曼聞道丹砂近有衍靈鉢稱火共君看

五斗塵勞尚足當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  
穎未許未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  
登樓羨若幕府如僧舍日向城隅看浴鵝

再次前四首韻

罽頭棟宇恰三間楚望淒涼半屈原雨洗山川百里  
淨風吹語笑一城喧鄉書莫問經時絕歲事初驚片  
葉翻兩近清淮鱸蟹好釣筒時聞有落香

謬將踈野託交遊平日論心亦有由科第嗟翻刃舊  
契利名踈闊少新憂清談已覺忘朱夏濁酒先防虛  
素秋多病無聊唯有耽頻頻詩句未嫌不

野鶴應疑鳧厲苦夏蟲未慣雪霜寒隱居顏氏終安  
巷垂釣嚴生自有灘破宅不歸塵可掃下田初種水  
應漫退耕尚作悠悠語拙宦猶須步步看

欲作彭城夢月當溪山勸我暫忘憂城頭準擬中秋  
望臺上還延九日遊風氣雨餘侵近郭江聲風送隱  
危樓汀洲聚散知誰恠且學漂浮水上鷗

西中陪子瞻同顏復長官送梁憲學士舟行



歸汶上

客從南方來信宿北方去手棹木蘭舟不顧長江雨  
江昏氣陰黑兩落無朝暮蕭蕭赴波濤濛濛暗洲渚  
微涼人窸窣斜吹濕蕉牀漂灑正紛紜談笑方容與  
不知江路長但覺青山驚客去浩難追落日平西浦  
東遊本無事愛此山河右周旋俎歡避近茅豪聚  
鼓遊有遺趣此樂恐宜壓賤仕迫程期遷延防譴怒  
秋風日已至輕舟行當具陰森古城曲蒼葦交流處  
懸知別時念將行重四顧非錄一寸祿應作二年住  
同子瞻泛汴泗得酒二詠

江湖性終在平地難久居淶水雨新漲扁舟意自如  
河身縈死素洪口轉千車願言棄城市長竿夜釣漁

又

懶思久廢詩病腸不堪酒強頽水石間盪踏賓主後  
不知白浪翻伍惟青山走莫隨使車塵豈畏嚴城斗

明日復賦

放舟城西向東南泊朝來雨新霽白水浸城脚  
古汴多流葦清泗亦浮沫平吞百澗暴城盡三洪惡  
遊人不勝喜水族知當樂舟行野鳧亂網盡脩鱗躍  
香醪溜白蟻餽縷填花萼人生適意少一醉皆應諾



同遊非偶然後會未前約簡書尚見寬行日為公却

贈吳子野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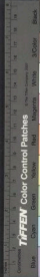
食無酒肉腹亦飽室無妻妾身自好世間深重未肯  
回達士清虛輒先了眼看鴻鸚薄雲漢長笑駑駘安  
棲臯腹中夜氣何郁郁海底朝陽常杲杲一塵不顧  
舊出深萬里來看故人老空車獨載王陽橐遠遊屐  
食安期東州相逢真邂逅南國思歸又驚矯道成  
若見王方平昔藥莫念麻姑爪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又將赴南都比歸不  
及見矣作詩贈別

東道初來託故人南樓頓上泗河濱江山尚有可人  
意樽俎寧當厭客貧飯我及秋行不久問君鬪熱去  
何因西歸涼冷霜風後濁酒清詩誰與親

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

子嗟丘中親蕪麻邵平東陵親種瓜公今歸去事農  
圃亦種洛陽千本花脩篁迤迤屋頽寒玉平泉入畦紆  
卧地錦屏奇種斲巖竇高高靈藥移萌芽城中二月  
花事起看與漏入公侯家淺紅深紫相媚好重樓多  
葉爭矜誇一枝盈尺不論價十千斗酒那容賒歸來  
曳履苔逕滑醉倒閉門春日斜車輪班班走公轂印



綬若若過朝衙世人不顧病楊館弟子獨有窮侯故  
終年著書未曾厭一身河樂誰復加宦遊嗟我又選  
上流轉海角如浮槎歸心每欲自投効孺子漸長能  
次車過門有意奉談笑幅巾懷刺無袍鞞

送頌復赴闕

羣瓢未改安貧性見繹諸傳直道餘不見失官恐感  
感世聞高卧起徐徐居中舊厭軍容講袖外仍遺城  
且書此去將身置何許秋風未免憶鱸魚

王說都尉寶繪堂詞

侯家王食繡羅裳彈絲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

觴白日一醉萬事忘百年將種存慨懷西取庸蜀踐  
戎羌戰袍賜錦盤鴟章寶刀玉玦餘風霜天孫渡河  
夜未央功臣子孫白且長朱門甲第臨綠莊生長介  
胷產膏梁四方賓客坐華堂何用爲樂非至黃錦囊  
舉軸堆象林修文連幅讎雲光手披橫素風飛吻長  
林巨石押雕梁清江白浪吹粉牆琪花沒骨朝露香  
徐應鑾花蕊筆續補其子詞更妙以五色筆繪禽猛  
獸不見筆迹謂之沒骨蜀趙昌善用此法江韓愈猛  
獸舌張騰踏腰重懸驢嘶噴振風雨馳平岡前數  
顧陸後吳王老成雖存典常坐客不識視茫洋騏  
驎稀煙柳芬芳卷舒終日未用忙遊意淡泊心清涼



獨目俊麗神激昂君不見伯孫孟孫俱徇狂千時與  
事何弗減

道進堂會宿二首并引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  
情素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  
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晉  
詩爲別日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  
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  
十二月始復會於澶溪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  
時宿於道進堂追感前約爲二小詩記之

道進堂後千尋木長送中霄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  
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窻呼不  
起風吹松竹雨聲凄

過張天驥山人郊居

南山莫特歸下訪張夫子黍稷滿秋風蓬麻翳隣里  
君年三十八三十有歸意躬耕奉慈親未覺鉏耨鄰  
讀書北窻竹醞酒南園水松菊半成陰日有幽居喜  
客來時借問問子何年起新求西溪石更築菰堂址  
但令三歲熟此計行亦遂堂成不出門清名滿朝市



魏佛狸歌

魏佛狸飲泗水黃金甲身鐵馬箠驕睨山川俯盡地  
畫作西方佛名字卷舒三軍如使指奔馳萬夫鑿山  
常雲中秋月妙無比青蓮湛然候下視擊狂卷旆抽  
行營北徐府中軍吏喜度僧築室依雲煙俯窺城郭  
衆山底興亡一瞬五百年細草荒榛沒孤壘

雜興二首

陋巷丈夫病且貧鷄鶩百結聊庇身蟠蟠大蟲長孫  
子敗鱗弊絮開陽春故襦寬博裹有毳出沒逡巡初  
莫畏一朝換酒入隣家顧視腰間猶積鼻入縫循履

還自足肌膚轉近尤為福咋皮吮血無已時應待渠  
家具湯沐

朱輪華蓋事遠遊厭厭良馬乘疲下青絲玉勒金絡  
頭任重道遠旁人笑之往往來登山自騰阮投漳擘  
轅軸已墜復起行未休青鳥黃梁蒸君羞一路漫漫  
經九州場有白駒胡不取飢食玉山飲河流朝來幽  
冀莫炎隊奔雲掣電不少留僕夫顧之心懷愁王官  
不生誰與謀哀哉駭骨千金酬

贈致仕王景純寺丞

嵩山隱君七十四緝瞳綠髮初謝事腹中靈液變丹



錦城集 卷七 九  
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影城為我住三日明月滿船同  
一醉丹書細字口傳訣觀我沉迷真棄斗年來四十  
髮蒼蒼始欲求方被憔悴宅年若訪滿山居慎勿逃  
人改名字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非  
此行亦不遠世故方如山我特一寸刃礙絕何由刊  
念昔各年少公釣陶南軒閉門書史叢開口治亂根  
文章風雲起智膽勃解寬不知身安危倏仰道所存  
橫渡一傾濟萬類爭前奔孔融漢儒者本自輕曹騭  
誓將貧賤身一悟世俗昏覺意丁年內日夜增滯留  
生民竟饑餓遊宦豈復安水深火益熱人知蹈憂我  
甄豐且自叛劉歆苟豎桓而况我與兄飽食顏依然  
上願天地仁止此禍亂流日月一徂逝尚能友立聞  
次韻子瞻見寄

袞袞河渭濁皎皎江漢清源流既自異美惡終未明  
嗟我頑鯢質乃與公並生出處每自託譏吟輒膏臍  
譬如病足馬共此千里程勝負坐已決豈待終一枰  
憶公年少時濯濯吐新萌堅姿映松栢直節凌榛荆  
學成志益厲秋霜落春榮澹然養浩氣脫屣遺齊荆



百鍊竟不變三年終未鳴區區兩郡守籍籍四海聲  
年來效瘖默世事備譏評不見室家好况如揖重城  
別誰長塵垢歲月何崢嶸彭門偶會合白髮互相驚  
又教恐不足吐論那復爭疾雷發聲蹟清月照普盲  
策俊未恐棄浪云舊齊名更請問郭許題品費富精  
子見位類見寄詩云  
先生別駕齊齊各  
將至南京寄王鞏  
河牽一線流不斷雨散千絲卷却來煙際橫橋村十  
里船中飽客酒三盃老年初覺脾熾濕世路早令心  
似灰賴有故人憐寂寞繫舟待我又徘徊

次韻王鞏見贈

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樽錄初來柳吹絮再見風脫木  
我老彭意微頭垂腰背曲羨子方少年健馬走平陸  
狂歌手自拊醉倒頭相觸人生比一瞬世網張方目  
但取食場雞豈掛雲飛鶴彭城久相逐官舍虛東屋  
重陽試新釀謂子當不速胡為聽婦言婉變自相逐  
我舟得愁霖牽挽脫坑谷風霜作初寒病體欲生粟  
解子腰下囊換酒不須贖照碧凝清光相將飲莢菊

送交代劉莘老

建元一二間多士四方至翻翻下鴻鵠一一抱經緯



功名更唯諾爵祿相饋遺縱橫聖負業磊落君臣意  
慷慨魯諸生雍容古君子扶搖雲漢上睥睨千萬里  
入臺霜凜然不肯下詞氣失足青冥中投命江湖裏  
區區晉郗客矯矯當世士空使往來人歎息更相信  
我生本羈馱無食強爲吏寒裳避塗泥十載守顛領  
逝將老茅屋何幸繼前軌念君今尚然顧我真當爾  
百年同一夢窳達浪受喜有酒慰離愁貧賤非君耻  
次韻王鞏九日同吳劉莘老

頭上黃花記別時樽中涿酒慰清悲畫船牽挽故不  
發紅粉哥連未速離小兩無端添別淚避山有意助

顰眉十分酒莖從教勸堆案文書自此辭

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

河水南來送郟城銀刀空復衝衙立交情舊許羅爲  
具客信那知鵲妄鳴爲婦遲留應夫怪還家介卒定  
何營不關妾女爭聲怨自越招賢涉上旌

宣徽仲張安道生日

從公淮陽今幾年憶持壽斝當公前祝公兩髮老復  
少歲歲不改水霜顏掃除四海一清淨整頓萬物具  
安全今年見公商丘調奉祠太一真仙官身安氣定  
色如玉脫遺世俗心浩然幽居屢過赤松子長夜親



種州砂田此中自有不變地歲閱生日如等閑門前  
賓客任填委世上多故須陶甄秋風坐見蒲柳盡版  
妾惟有松栢堅斯人未安公未用使公難老應由天

章氏邵君挽詞子厚母

馮唐垂老郎潛後李白風流罷直餘解組同歸榮故  
國劉子仍得來安與家聲未替三公舊莽客應傾數  
郡車德映國門人矣地理文字細列幽墟

聞王輩還京會客劇飲戲贈

聞君歸去便招呼天語不知清夜徂結束正入式銀  
甲留連狂客滿金吾燭花零落玉山側詩筆軟針翠

袖扶警醉何年依錦瑟東齋選復卧麈尾

次韻王輩遊北禪

蕭蕭黃葉下城頭頻作野田風日秋粗有樽壘隨處  
好甕無敲扑便能幽人掃野鳥應同樂水澗遊魚似  
欲愁客去知君歡未已遠城搗手更遲留

次韻王輩懷劉莘老

兩都來往太頻頻直是人間自在人十載讀書同白  
屋千金爲客買朱唇結交京邑傾心肺寓思禪宗雖  
垢塵爲問西歸天祿客何時同看洛川神

飲餞王輩



送君不辦沽斗酒撥醅浮蟻知君有問君取酒持勸  
君未知客主定何人府中杯捲強我富案上首猶知  
君真空厨赤脚不敢出大堤花艷聊相親愛君年少  
心樂易到處逢人便成醉醉書大軸作歌詩頃刻揮  
毫千萬字老夫識君年最深年來多痛苦侵凌賦詩  
飲酒皆非敵危坐看君浮大白

送王鞏蕪節都尉主說

可憐杜老貧無食杖藜晚入春泥濕諸家厭客頻憐  
人往往閉門不得入我今貧與此老同交遊冷落誰  
相容幸君在此足避銜終日騎馬西復東送君仍令

君置酒如此貧交世安有君歸速語王武子因君回  
船置十斗

呂希道少卿松局圖

溪回山石間蒼松立四五水深不可涉上有橫橋渡  
溪外無孑人磐石平可住縱橫遠山出隱見雲日莫  
下有四老人對局不回顧石泉雜風松入耳如暴雨  
不聞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圖畫入統素  
塵埃依古壁末日奉樽俎隱居畏人知好事竟相誤  
我來再三嘆空有飛鴻慕逝將從之遊不惜爛樵斧

寄孔武仲



濟南舊遊中好學惟君耳君居面南麓洶湧岡  
起我來輒辭帶簷下矣昔睡剪茶食梨栗看君誦書史  
君歸苦介卒窻戶日摧毀遷居就清曠改桑富前址  
開畦得遺植逸壁見題宇雲山頽依然薄領輒隨至  
思君猶未忘滿秩行自棄爾來鉅野澄流潦壓城壘  
池塘漫不知亭榭日傾弛官吏困塹障麻鞋汗泥滓  
別來能幾何交谷旣遷徙宅日重相逢衰顏應不記  
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

宦情牢落苦思歸君側無人留子思手種松筠須灌  
漑觀修竈廟憶丞祠定應此去添桃李還使舊堂無  
棘茨他日東遊訪遺烈因公導我謁先師

寄濟南守李公擇

岱陰皆平田濟南附山麓山窮水泉見發越瀉溪谷  
分流透壑巷暖氣蒸草木下田滿糧稻秋成比禾菽  
池塘浸餘潤菱芡亦云足辭家四千里恃此急窮獨  
公從良興來君嘗猶在目應恐齊魯間長破塵土每  
不知西垣下澆淥千畝淥仰見鷗鷺翻俯視龜魚浴  
初來履絳鼓稍久捐鞭扑清詩調嘉賓夜話繼華燭  
飛花暮雪深浮蟻糟床熟相對各忘歸西來白蠟速  
人生每多故舉事難再卜鉅野一汗漫河濟相勝壘



流沙鬪奈土蛟蟻處人屋農畝分沉埋城門遭板築  
傷心念漂蕩引手救顛覆勞苦空自吁嗟欲誰告  
迷知舊遊處落落空遺躅平生讀書史物理粗筆矚  
歸耕久不墜終作羝羊觸賦詩心自驚請公再二讀  
當中會飲李侯釣東軒三絕

眾客喧譁發酒狂逡巡密雪白飛揚莫嫌作賦無枚  
叟且喜延賓有孝王

雪花如掌墜階除劇飲時有卽酒壺半夜瓊瑤深沒  
勝欲歸迷路肯無

竹妻才庵雪覆燈爐香滿萬著蒲簾欲求初祖安心

法笑我醜然已半醉

張恕寺丞益齋

人生不讀書空洞一無有羨君常齋居散帙滿前後  
開編試尋繹闕歲行自富從橫蓋圖出次第宮商秦  
汪洋裔江河眇莽包林數興亡數千歲絡繹皆在口  
顧念今所知頗覺前日陋我家亦多書早歲嘗竊叩  
耒耕掛牛角夜燭借鄰牖經年謝賓客飢坐失昏晝  
堆眉稍蟻屈落筆逢左右樂如聽鈞天醉劇飲醉對  
自從厭蓬蒿誤遂功名誘初心一漂蕩舊學皆抹弄  
失足難遽回撫卷長自詬幸君無事年謂可終身守



春耕不厭深秋稼當自受金玉或爲災詩書豈相負  
除夜會飲南湖懷王鞏

歲晚城東故相家夜聽簾外落瓊花醉眠東閣銀缸  
暗起祝中庭風竹斜魯酒近來無柰薄秦箏別後苦  
聞誇思君勸對空被飲歸去紛如日莫鴟

次韻蘇怨戲王鞏

二君豪俊並侯家歌舞爭妍不受誇聞道肌膚如素  
練更堪鬢髮似飛鴟

送轉運判官李公恕還朝

我行未厭山東遠昔遊歷下今梁死官如雞肋浪奔

馳政似牛毛常爾勉在公四年持使節按行千里長  
相見鷹隼秋田伏兎驚驥馳平野疲牛勦似憐多病  
與特遣未怪兩州從事懶除書奪去一何速歸袖翻  
然不容挽黃河東注竭崑崙鉅野橫流入州縣庶事  
蕭條委濁流扁舟出入隨奔電回首應懷微禹憂歸  
朝且喜寧親便公知齊楚卽爲魚勸禁宣防不置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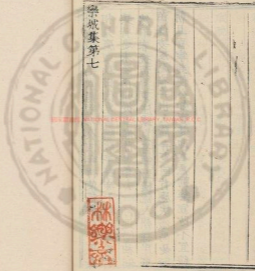
樂城集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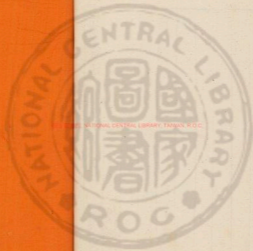
樂城集

卷七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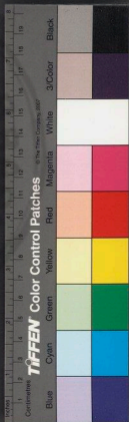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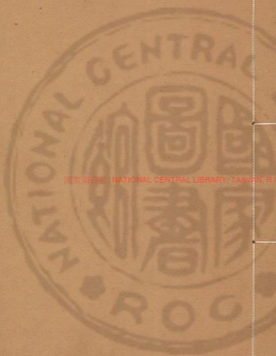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WAN, R.O.C.







5m 610244



樂城集卷八

詩六十八首

寄范文景仁

京城冠蓋如雲屯，日中奔走爭市門。  
弊裘瘦馬不知路，獨向城西尋隱君。  
隱君白髮養浩氣，高論驚世門無賓。  
欣然為我解東閣，明窓淨几舒華茵。  
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斷絕愁回隄。  
平明熟睡呼不覺，清詩詠酒時相親。  
我兄東來自東武，走馬出見黃河濱。  
及門却道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  
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  
青天露坐列觴豆，落花飛絮飄衣巾。



晉連四月聽鶻狀扁丹一去浮奔渾人生聚散未可  
料世路險惡終勞神交遊畏避恐坐累言詞欲吐聊  
復吞安得如公百無忌百間廣夏安貧身

次韻王華上元見寄三首

棄擲良宵君謂何清天流月鑑初磨莫辭病眼羞紅  
燭且試春衫薄難運豔參差明繡戶舞腰輕瘦與  
鶻羅少年微服天街問何處相逢誰似珂  
繁燈厭倦作閑遊行到僧居院院晉月影隨人深有  
意車音爭陌去如沉酒消鑿落寧論斗魚鰕琉璃定  
幾頭過眼繁華真一夢終宵寂寞未應愁

燈火熏天處處同暗遊塵避栢臺醜高情自放喧闌  
外勝事偏多淡泊中平日交遊徒夢想哥都歌吹憶  
年豐知君未有南來意歸去相從光與鴻

謝張安道惠馬

從事年來鬢似蓬破車僂僕衆人中作詩僅比窮張  
籍得馬還從老晉公夜起趨朝非所事晚騎行樂定  
誰同慣乘欵段遊田里怯聽駭駭聞耳風

張公惠馬

次韻子瞻贈梁交左藏

彭城欲往臺無檄初喜東西合爲一將軍走馬隨春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風精銳千人奔尺籍口占嘉句驚眾坐手練漁兵試  
鳴鏑酒酣起舞花滿地醉倒不聽人扶出歸來相對  
如夢寐虎踞能經苦岑寂黃樓方就可同遊飲盡官  
厨三百石

寒食遊南湖三首

春睡午方覺隔牆聞樂聲肩輿試扶病畫舫聽徐行  
適性逢樽酒開懷把友生遊人定相笑白髮近從橫  
遠郭春水滿被吳新柳黃官池無禁約野艇得飛揚  
浪泛歌聲遠花浮酒氣香晚風歸棹急細雨濕紅粧  
攜手臨池路時逢賣酒壚柳斜低繫纜草綠鶯傾壺

波蕩春心起以吹酒力無冠裳強包裹半醉還誰扶

觀大閱

承平郡國戢仁屯唯有留都一萬人票姚將軍忠出  
塞從橫幕府謠和親旂旗不動風將轉曲部無聲馬  
亦馴八陣且晉遺法在未酒親試革車塵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東夷從古華中華萬里梯航今一家夜靜雙星先渡  
海風高八月自遷槎魚龍定亦知忠信象譯何勞數  
齒牙屈指歸來應日笑手持玉帛賜天涯  
官是蓬萊海上仙此行聊復看桑田鯨移鵬徙秋帆



從潮調天低曠日鮮平地誰言無餘俎仁人何處不  
安全江將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詩異域傳

送趙帆秘書還錢塘

世人何局促奔走藉蒼苔聞道餘杭守獨遊何有鄉  
禪心朝吐月元氣夜生光清靜安罷瘵寬仁服暴強  
聲名高一世風采見諸郎謁帝朱為紱還家絳作裳  
經過留畫舫談笑梅清歸問訊顏依舊崢嶸歲自長  
人生直幾許世人不覺嘗去聞詩罷求余却老方

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二絕

春風吹盡無絲處畫同南園芍藥中過盡此花真盡

也此生願與此花同

春來更有南園約過盡春風約尚賒綠葉成陰花結  
子便須囑客到君家

答見和二絕

花柳蕭條行已老聖賢世闕未嘗口眼看芍藥紛紛  
盡賴有櫻桃類類同

裏編自用朝朝看新釀還須處處賒對事若能頻載  
酒不妨時復到楊家

送呂希道少卿知滁州

長作名卿亦坐曹忽乘五馬列旌旄才多莫厭官無



嘉郡小不妨名自高庶子定應牽賦詠醉翁聊復繼  
遊彭試尋苦戰清流下要識經綸帝業勞

次韻張恕春吳

祇言城市無佳處亦有南湖幾度遊好雨晴時三月  
盡啼鶯到後百花休老猿好飲常連臂野馬依人自  
絡頭不肯低回池上醉試看生滅水中漚

次韻傅宏推官義方亭

居近古城心自幽軍容足用更何求鸞飛旋趁春風  
出龍川終聞莫雨搜科第聯翻叔甲乙鄉間驚怪問  
因由隱君淡泊無人識長夏一衫冬一裘

次梁文之徐州

湖水清且深新荷半猶卷未見紅柱窈窕娘先排翠  
羽參差扇水面風生人未知歌傾俯仰長先見岸上  
遊人莫不歸清香入袖涼吹面投壺擊鞠綠楊陰共  
盡清博冷白飯坐中飛符忽先起輕衫出試彭門遠  
百步洪西白浪翻戲馬臺南雲岫滿江山雄無信宜  
人風流孰似梁王死

次韻王鞏寄見三首

日末官閑自在慵門前客到未曾通憐君躋世都門  
裏勸我忘憂酒盞中城下柳陰新過雨湖邊荷葉自



翻風早湏命駕追清賞大字新詩事事工

觸事如棋一一低昏然一睡更何知賈生流落南邊  
後陶令衰遲歸去時去住由人真水母簞瓢粗足亦  
山雖年來未省談堯舜一吠龍蹠豈足吹

池上輕水暖却開迎春暎仰仰杯君家有可能無  
爭客醉連宵盡不期詩就消盤上紙信來飄盡樹  
頭梅詞丘令坐君知否餅整應須有耻鹽

次韻李詩見贈

大學群遊經最明青衫顛顛竟何成  
養鹽仍伴當年味名譽飛蠅過耳聲

次韻秦觀秀才携李公釋書相訪

濟南三歲吾何求史君後到消人曼君言有客輕公  
侯伯舟相從古揚州致之匹馬恨無力千里相望同  
異域誦詩空使四坐驚隱居未易凡人測史君南歸  
無限情鴻飛携書瑋我庭此書蕪置昔年客袖中秀  
句淮山青老夫無顏依府縣堆案文書本非頌清談  
塵歷解人願安得坐右長相見任客吾非賀季真醉  
吟君似謫仙人未契長遭少年笑白髮應慙頽蓋新  
都城酒貴誰當換塵埃汗面非良筭歸來泗上苦思  
君莫待黃花秋爛漫

秦君與宋見于德  
新秋後再遊彭城



送謙甫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

稷下諸公今幾人  
三為祭酒髮如銀  
梁王宮殿歸留  
綸尚父山河舊  
老臣沂水弦歌重  
魯黜菑川故舊識  
平津過家定有金錢費  
千里爭看衣錦身

面山負河古諸侯  
信美東方第一州  
勝勢未容秦地  
嶮奇花僅比雒城  
優新絲出蠶冬裘具  
貢棗登場歲  
事休鈴閣虛開官  
醖熟應容將佐得  
遨遊

送全京同年兄通判嵐州

矯矯吳越士  
遠為井代行  
寒暄雖云異  
慷慨慰平生  
我昔在濟南  
君時事  
淄青連平倉  
羊羹便欲忘  
尊羹

問君棄鄉國  
何似弊襜褕  
丈夫事所志  
歸去無田耕  
闕官少愧耻  
教子終餘齡  
定心養浩氣  
閉目杖元精  
此志我亦然  
偶與長者并  
會合不可期  
木易夸者評

河上草歸澗南湖二絕

西來白水滿南池  
走馬池邊日落時  
橋底荷花無限  
思清香乞與路人知

於田水淺客來遲  
解舫柁門問幾時  
誰道兩京雞犬  
接差除屈指未曾知

送提刑孫伯少卿移湖北轉運

可節安邦刑職業  
已自簡下車  
攝爵都談天  
事亦辦



開軒揖佳客退食事書卷為政曾幾何清風自無限  
官居歲月迫歸念湖相遠依依東軒竹凜凜故人而  
詔書遂公使節許新換舊治行當經家山企可見  
官遊得鄉國勞苦傾瀉願歸旆正滂洋行轉豈容緩

次韻劉涇見寄

天之蒼蒼亦有亦有雲漢為之章人生混沌一氣  
耳嘿嘿何用知肺腸孔公孟子巧言語詆讖神竹吹  
笙簧含宮吐角千萬變坐令隱伏肯形相我生稟賦  
本微薄氣血方寸不自藏譬如蘭根在黃土春風驅  
迫生繁香口占手寫豈得已此亦未免物所將方將

寂寞自收歛不受世俗斗尺量既知仍作去伴止紛  
紜竟亦新彼菲稟烹心脾摧胃腎自令鬢髮驚秋霜  
嗟子獨未知此病從橫自恃葡萄瓜剛少年一見非俗  
物鑄然條竹鳴孤風近來直欲扛九鼎令我畏見筆  
力強拱携童子從冠者揣摩五帝論三皇詩書近日  
貴新說掃除舊學漫無光竊攘罷墨劄李耳掌悅性  
命推陰陽狂流袞袞去不返長夜漫漫未逮夾詞鋒  
後發魯連子慚愧田巴稱老蒼是非得失子自了一  
醉早醒余所望

城南訪沃恕



事似焚絲撥不開秋隨脫華暗相催城南綠野宜幽  
步水北紅塵漫作堆赤棗青瓜報豐熟黃雞白酒勸  
徘徊此中真有醉風在一畝何年薊草萊

同李倅釣訪趙嗣恭留飲雨園晚衙先歸

城南高樓出喬木下有方塘秋水足新霽未變草木  
鮮晚日旋催和棗熟雨荒松菊半稼菴風老菘蒲初  
瑟編門前大路多塵土日中過客無香轂開門却掃  
如有待下馬升堂真不速勸我一張衣上黃臨風共  
倒樽中綠看蔬草草意不盡絲竹冷冷暗相屬琳宮  
仙伯自閑暇幕府餘官苦煩促晚衙簿領當及期後

堂車轄要須漉令人更憶東宮師卷戀溪山棄莘屋

次韻轉運使鮮于侁新堂月夜

長愛陶先生閑居兼官後床上卧看書門前自栽柳  
低徊顧微隙畢竟誰挽袖莫秋後蟋青熒晚天宿  
惟將不繫舟託此春江溜尺書慰窮獨秀句驚枯朽  
遙知新堂夜明月入杯酒千里共清光照我茅簷漏

送梁交供備知莫州

猛士當令守四方中原諸將近相望一樽度日空閑  
暇千騎臨邊自敵昂談笑定先降虜使詩書仍得堵  
戎行君看宿將何承矩安用摧評百戰場



秋祀高禩二絕

蕩滂魏魏克舜前一丘惟見栢森然後來秦漢何堪  
數版毫飛得幾年

乾德年中初一新額垣破瓦委荆榛興亡衆墜干戈  
奈困暇方知國有人

過輿教贈劉上人

四十年間此院晉臨河看盡往還舟同來並是三年  
客聽說行藏各自蓋

次韻王登代書

去年河上送君時我醉看君倒接縫一笑便成經歲

隔霜丹重到瀟城知舊傳北海偏隣客新怪東方普  
翅飢應笑長安居不易工吟原上草離離

南湖清飲二首

翠箔紅窻映大堤遠東清飲秋參差盈積水東西  
隔脉脉幽懷波北知涼酒謾傳工破悶主人何敢怪  
顰眉明朝看月雲開未與詹家一問龜

坐客經年干已非喜君重到暫相依不嫌愛酒樽頻  
傾只怕題詩紙屢飛耿耿幽懷誰與想徐徐細酌未  
應講從今更肯相過否幾誤風吹白版扉

次韻滿成





多情淡白又爾新吏役索纏日益紛香火社中真避  
世簿書最要強論文樽壺正及明燈夜舟楫來隨早  
厲羣世俗如君今有幾真特富貴等浮雲

中秋見月寄子瞻

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  
合卧聽百步鳴飛濤使君携客登燕子月色看人冷  
如水筵前不設鼓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卷盡  
流金丸戲馬臺西山鬱蟠杯中綠酒一時盡衣上白  
露三更寒倚舟明日浮古汴回首遼巡陵谷變河吞  
巨野入長淮城沒黃泥只三版明年築城城似山伐

水為堤堤更堅黃樓未成河已退寧有遺跡令人看  
城頭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生草子孫幸免魚鱗  
食收舞聊寬使君老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  
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次韻王鞏自詠

平生未省為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  
葆稍能忍事勝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  
一昂欲挽天河聊自洗塵埃湏面贖百黃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白魚紫蟹早霜前有酒何須問聖賢上客遽來工綬



頰雙紫爲出小垂有新傳大曲皆精絕忽發狂言亦  
可憐莫惟貧家少擬往自須先辦買花錢

送王鞏之徐州

遨遊公卿間結交非不足高秋遠行邁黃泥沒馬腹  
問君胡爲爾笑指籬間菊故人彭城守又作中朝逐  
詩書自編戲樽俎宮誰獨相望鶴頸引欲往龜頭縮  
前期失不逞浪語頻譁督吏樓迨已就白酒行亦熱  
登高暢述情戲馬有前區籍章雜笑語行草爛盈幅  
歸來貯篋筒把玩比金玉吾兄別我久愛忠欲誰告  
派告多風霆彈射畏相覆白頭日益新歲寒喜君獨

紛紛衆草中冉冉凌霜竹恨我閉籠樊無由託君轍

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

無限黃花簇短籬濁醪霜蟹毛堪持坐曹沒爾誇勤  
瘁割肉何妨請詆欺世外躡屨終日放俗間簿領莫  
相縻茱萸揜遍知人少談笑須公一解頤

王鞏詩  
云送如

戲次前韻寄王鞏二首

弟鞏高如神過  
朱黃少一人

白馬貂裘錦羅繡離觴激灑手親持頭風欲待歌詞  
愈肺病甘從酒力欺不分歸心太忽草更憐人事苦  
縈縈相逐借問空長歎便捨靈壘看采頤



細竹寒花出短籬故山耕耒手曾持官遊覽比是醫  
集歸計長遭句僂欺歌舞夢回空歷記交朋飛去自  
難縻悠悠後會須經歲冉冉霜髭漸滿頤

贈杭僧道潛

月中依松鶴露下抱葉蟬賦形已孤潔發響仍清圓  
潛師本江海浪迹遊市屢髡長不能翦納壞啣復穿  
瘦骨見圖畫禪心離攀緣出言可人意一一皆自然  
問師藏何深不與世俗傳舊識髣學士復從速者年  
塵埃既脫落文彩自精鮮落落杜中人如我亦有旃  
柰何一相見撫袵坐長歎歸去勿復言山林信多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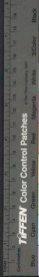
張安道生日二首

椿年七十二更新蓬矢桑弧記此晨養就丹砂無上  
藥已超諸數自由身中年道路趨虛境外物功名委  
世人今夜空庭香火罷定應星斗識天真

十載從公矚似蓬萊公英武老翁先生特別得星辰  
力晚歲仍加鼎竈切世事不堪開眼看勞生漸恐轉  
頭空問公試覓刀圭藥歲歲稱觴此日中

李鈞壽花堂

尚書郎晉陵李公秉性直而和少從道士得養生  
法未五十去嗜欲老而不衰爲南都通守其西堂



北牖下池生菖蒲開花三四芬穠可愛以書占之  
曰此壽考之祥也因名其堂曰壽花而余為作詩

記之

石上菖蒲十二節仙人服之好顏色根如蟠龍不可  
得葉中開花誰復識夫子自少讀道書千未五十者  
欲除河流涌天非輓轡下入金鼎融為珠一醉斗酒  
心自如鬼物窺規驚唯肝菖蒲花開壽之符白髮變  
黑顏如朱它年三菖訪君虛拍手笑我言不虛

次韻子瞻題張公詩卷後

世俗非枉尺所願求直尋不知一律訛大樂無完音

見利心自控虛害安得深至人不妄言淡如朱絲琴  
悲傷感舊俗不類騷人淫又非避世翕閭嘿遽溺瘠  
嗶嗶晨雞鳴豈問晴與陰世人積寸木坐使高樓岑  
晚歲卧草廬誰聽渠再吟它年楚尚相儻能記情惜

次韻廣州陳經諫議和陳葉宋敏求二龍圖

二首

曾送飛龍白日翔未應中路許還鄉鶴歸仍有當年  
伴松老知經幾度霜城下寶坊吟寄榻朝中淚鷺舊  
成行相逢處處何須問五嶺清平十月涼右和夢升  
寓定力  
琳宮清淨思悠悠題似山林未肯迴五日趨朝真自



適一樽無事得頻開  
董狐執筆何特易  
馬援征蠻未遽來  
奔走安閑誰是定  
和門攜手一徘徊

右詩  
上禮  
計

次韻王廷老寄子瞻

歌吹成百尺臺  
青山臨水巧崔嵬  
佳人解作回文語  
狂客能鳴摛鼓雷  
擲菊傳杯醒後醉  
採菱遊壑去仍回  
新年欲相從  
飲春酒還須剩作醅

次韻頓起考試徐沂舉人見寄二首

齊楚諸生鬱驂紳  
人人願得出君門  
銜枚勇銳驚初合  
棄甲須臾許奔細  
讀未辭慙頓目久  
晉終厭釋為滿定應覓劉翹  
中楚把卷喧呼半夜言

老年從事忝南京  
海內交遊尚記名  
怯見廣場心力破  
厭看細字眼花生  
新科未暇滿三天  
替曲樽人下六至空憶倚樓秋  
雨霽與君看瀟洛  
陽城同武西京

送李鈞郎中

君家毗陵本江南  
雖為浙西終未甘  
風流秀發自不減  
氣質渾樸猶中含  
敲榜滷前但長嘯  
簿書堆案常清談  
湖中往往載畫舫  
竹下小小開茅庵  
歌吟髣髴類騷雅  
導引委曲師彭聃  
新茶澹乳睡方覺  
深酒傾水醒後醉  
一朝揮手去不顧  
使我把袂心難堪  
扁舟



水滸費牽挽瘦馬雪凍憂朝參一官來往似秋鷺薄  
俸包裹如春蠶東南夕磨向可得白首誰念家無顧

送文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泮印又作溪山主深歎爲郡樂但畏買茶苦  
求歸天祿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入百辟盪庭舞  
城內尚歸田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勝試問天公取  
家資囊家盡取莫<sub>能</sub>舉茗溪淨多石葉領履無上  
潮鷓鴣水絲山茶潑牛乳香梗飯玉粒餅鯽<sub>鱸</sub>紅<sub>綠</sub>  
官開水精潔人寄畫笥任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  
從來思清絕况乃病新愈團團時後丹<sub>黑</sub>高<sub>曾</sub>中<sub>老</sub>

高卧鎮夸俗清談靜煩<sub>厭</sub>杜紫微湖亭但狂禪  
嘉雪呈鮮于子駿三首

發函寬大一封書計開雍容三百餘旋見雪化<sub>夜</sub>  
落未應天意與人疎瓦乾浙浙初鳴<sub>徹</sub>畦潤漸漸思  
沒鉏高會梁園<sub>遺</sub>勝在早知詞賦似<sub>相</sub>如

奉秋無麥自當書况復秋田水潦餘一雪<sub>端</sub>未<sub>救</sub>焦  
稿千箱乞與等親疎消殘<sub>溫</sub>癘<sub>胃</sub>非<sub>藥</sub>蝕<sub>遍</sub>陳<sub>根</sub>不  
用鉏猶恐<sub>遠</sub>行<sub>雷</sub>未<sub>足</sub>試呼農圃問<sub>何</sub>如

蠶紙鋪庭<sub>幾</sub>誤書楊花<sub>移</sub>遲未<sub>卷</sub>除<sub>積</sub>隨<sub>平</sub>野<sub>分</sub>高  
卜舞信微風作密<sub>踪</sub>解使遊人似<sub>姑</sub>射<sub>仍</sub>令<sub>飛</sub>鳥<sub>變</sub>



第拾卷 卷之八 十一  
春鉏共驚天巧無能學造物無心本亦如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料峭東風助曉寒汀浮白酒借寒顏  
蒲床書卷何曾請數步湖光自不閑  
亭想綠楊垂後浦眼看紅杏照  
湖山新春漸好若歸速不見遊人暮不還  
日杏山

子瞻惠雙刀

彭城一健刀黃金錯刀銀券如雙引  
繩色如青琅玕關匣飛電落入手  
清霜寒引之置膝上凜然愁肺肝  
我衰氣力微覽鏡毛髮斑誓將斬  
鯨鯢靜此滄海淵又欲殘犀兕  
求息行路難有志竟不從撫刀但  
長歎

投刀淡如霰北斗空闌干歸來刈蓬蒿  
鋤田植芳蘭惜刀不忍用亦非所便  
棄置壘土中坐使鋒刃利床頭夜生  
光知有蛟龍蟠慚君贈我意時取一  
磨看

晉守與賓客會開元龍興寺觀燈余有故不

預中夜登南城而望

燈引雙旌萬點紅傾城車馬在城東  
使君行樂人人共勅客安眠夜夜同  
悲想笑逢傾瀾坐卧聞歌筵逐春風  
三更試上南樓看無限繁星十里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樂城集卷第八

樂城集卷第九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陽氣先從土脉知老農夜起餉牛飢  
雨深一尺春耕利日出三竿曉餉遲  
婦子同來相憐媪鳥而飛下巧  
追隨紛紜政令曾何補要取終年風雨特

自柘城還府馬上

春色無人見故行酒罷先憐黃新過  
雨麥綠稍鋪田河潤蕪米散禽聲  
向日闕城池高受霧難渙暖生湮  
疾客情初惡還家意稍使旋聞夫事起已過佛燈然





樂城集卷第八

樂城集卷第九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陽氣先從土脉知老農夜起餉牛飢  
雨深一尺春耕利日出三竿曉餉遲  
婦子同來相憐媪鳥而飛下巧  
追隨紛紜政令曾何補要取終年風雨特

自柘城還府馬上

春色無人見故行酒罷先憐黃新過  
雨麥綠稍鋪田河潤蕪米散禽聲  
向日闕城池高受霧難渙暖生湮  
疾客情初惡還家意稍使旋聞夫事起已過佛燈然



簿領何時畢塵埃空自憐南湖漸可到早治木蘭船

次韻子瞻八日獵城西

將軍士氣振令肅軍聲消畏聲戰馬臺一試胡虜裘  
城空甚無人里社轉相曉吾公庶無疾但恐困罔小  
荆榛一焚蕩雜免皆驚矯翻上白馬將手把青絲桃  
少小事豈微斬刈輕茶茗撥前賜鞍勒珂月明皎皎  
自言得所事強暴無不了廟本詩書下策禁焚燎  
當令百鍊剛甘就一指繞低回未嘗試坐被世人少  
秋霜一朝下凌厲見鷲鳥為君整驕惰重立穰苴表  
送鮮于子駿還朝兼簡范景仁

蜀中舊傳今無後相逢握手堪流涕遊劫潦倒不還  
家舊俗陵遲真委地錢荒粟昂賤如土推峻茶鹽不  
成市詩書鄉校變古法節行故人安近利欲歸長恐  
歸不得歸去相歎定誰是低徊有似羊觸藩眷戀僅  
同雞擇米中山先生昔所愛南都攝尹私相喜窮冬  
夜長一事無燈火相從夜深睡讀書萬卷老不廢感  
寓白菡深有意俗吏惟知畏簡書窮途豈意逢君子  
春風歸騎忽西顧平日高談應且止朝騎疋馬事朝  
謁莫就一床尋夢寐猶有城西范蜀公買地城東種  
桃李花繁飛揚酒滿壺謔笑從容詩百紙紅塵暗天



獨不知白首相看兩無愧古人避世今馬門何必柴  
車返田里

次韻秦觀見寄

東家有賢人西家苦相怨幽蘭委冰霜掩竊特未發  
春風吹芳蕤爛熳安可沒東南信多士人物世不闕  
考槃溪山間自獻耻干譏誰憐幽閑女艷色比南越  
垂耳困鹽車捐金空買骨讀書謝世事閉門動論月  
予生亦羈旅處世常辛辛誰令釣竿手強復此持旁  
佳餘七尺軀空洞中無物時蒙好事過解榻聊一拂  
野情樂江海夢想扁舟几隱居便醉睡世路多顛蹶

榮華一朝事毀與百年歇相欄沐成池陽阿瞻汝髮

次韻道潛見寄

蕭蕭華髮映衰容慙愧高僧歎不逢遊宦終身空處  
虞塵埃何日退重重已甘憔悴難羣鶴猶勝劬勞半  
歲龍回首不世膏火熱試求甘露洒青松

次韻王鞏元日

庭鶻營巢初一枝餘寒未便袂羅衣春風婀娜還吹  
叢歲事駸駸已發機上國遨遊誰信老中年情味祇  
思歸和詩應覺添新恨過盡長空鴈北飛

送將官啟育之徐州



輕衫駿馬走春風未識彭城氣象雄青山只在白門  
外明月盡屬黃樓中五斗濁醪消末日一雙鳴鶴戲  
晴空歸來笑殺幕府客閉戶看書滴瀉窟

次韻答王鞏

君家當盛時畫戟擁朱戶中書十八年清明日方午  
彤峇畫雲閣功業載盟府中庭三槐在遺迹百世睹  
子孫畫豪俊豆類世寒要胡為又沙厄匪悅受侵侮  
往來西都問奔走未安土願言解纓絛歸去事農圃  
蕭木根未拔且忍俟茸雨拂衣走東臯此說吾不取  
聊復放襟懷酒談對僧塵躬耕未可言知田顧乃父

次韻子瞻過淮見寄蕪湖孫奕職方三首

出處平生共江淮不來宦遊良記我老病賦懷哉  
徇物終今世量書盡幾堆歸耕少憂患惟有仰春雷

蜀中讀田頌小  
詩者為雷雪賦

龜山昔同到松竹故依然紅印封鹹政黃壘分井泉  
青天攜杖處晚日落帆偏無限相思意新詩可句傳

又

行役饒新喜臨川逢故人相看對泉石憐我在埃塵  
會合終多故分張類有神南遊得如願夢想管溪春

次韻王鞏留別



決策歸田豈世情網羅從此脫餘生請君速治雜黍  
共待我同為沮溺耕秋社相從贖錢飲日高時作叩  
門聲茅廬也恐非君處籍籍朝中望已傾

次韻答孔武仲

白髮青衫不記年相逢一笑雙欣然誦詩聲鹿鋸木  
屑展卷嬰駭下水缸未肯尺尋分狂直自然鑿枘有  
方圓閑官更以楊州學猶得昏昏晝日眠

送傅宏著作歸觀待觀城關

膠西前輩康成千載遺風及後生舊學詩書儒術  
富兼通法律吏能精選家絲服類為壽得也河堤嘉

有兵氏事近來多迫促強歌聊試武城聲

連雨不出寄張恕

麥熟餐饘熱似煮雨傾二尺未為淫洗清溝滄蚊蚋  
靜沒盡蒲蓮沼沁深溝乘蒲田驚朽腐移牀避漏畏  
侵尋尚開私有張公子卧聽蕭蕭打葉音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

東武厭塵土彭門富溪山從兄百日留退食同躋攀  
輕帆過百步船底驚雷翻肩輿上南楚眼界涵川原  
愛此忽忘歸願見且三年我去已忽忽兄來亦前奔  
求懷置酒地遠國多雲煙



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見五斗泥但見二平水  
驚風鬱飄怒跳沫高睥睨激灑三月餘浮沉一朝事  
分將食魚髓何暇顧隣里悲傷念遺孽指顧出完壘  
綠隸對連山黃樓躍清泗功成始逾歲脫去如一稊  
空使西楚氓欲語先垂涕

千金築黃樓落成費百金誰言史君侈聊慰楚人心  
高秋七月月白壁懸青岑晃易河漢高恍恨窓戶深  
邀我三日飲不去如籥禽史君今吳越離往將誰尋

又

欲買爾家田歸種三頃稻因營山前宅遂作酒濱老

青窳少成事飽饑未應早願輸橐中紫田家近無報  
平生百不逢今又一笑倒宅年數臥宮懸知道枯槁  
又  
梁園久蕪沒何以奉君遊故城口耕稼毫觀皆荒丘  
池塘塵漠溼馬驚空遲晉俗衰賓容盡不見枚與鄒  
輕舟舍我南吳越多清流

次韻劉貢父登黃樓懷子瞻二首

青山開四面白水遶三隅野闊時聞獵人閑舊披梧  
畫船番上客遺迹問田夫事少日常飲才疎世未須  
決河初荐至勝事偶相悞燕子平無取滕王遠可撫



飛濤隱聒晚落日麗浮圖同舍新持節專城敢遽呼  
未迎行部駕已放下淮爐試問登消暑如何楚與吳

前卷有

再和

萬壽才名世駿駁日轉禺一時同接浙平昔共樓梧  
視瞻具壯士孫施良丈夫塵埃腕細緩水台懋霜須  
勝地來相失清海未暇俱射餘空見帖鑄罷抵觀無  
黃計何當決徂年賞早圖樞中終為食講上耻聞呼  
顧我千羊蠹平生一釣鱖微官不須滿也復試遊吳  
陪杜允張恕鴻慶宮遺暑

至後雨如濕晴來熱更多簿書霑汗垢巖石思藤蘿  
賴有祠宮靜特容俗客過老郎無不可公子亦能和  
道勝還相接禪迷屢見河清涼生絕念煩暑散况荷  
古木便張幄鳴食巧當歌桃香呈綠頰瓜熟裹青羅  
飯細經脣滑茶新到腹遊劇談時自笑飽食更無它  
適意未應厭後遊直若何官居鄰曲沼田賦助清波  
晚照明疎柳微風響泉荷輕舟尚可載小雨試漁蓑  
宋城宰韓秉文惠日鑄茶

君家日鑄山前住冬後茶芽麥粒倉磨轉春雷飛白  
雪照傾錫水散疑酥谿山去眼嗔生面薄領埋頭汗



維城集 卷之九 七  
匪有一豎更能分幕府定應知我俗人無

次前韻

龍鱗傳比開門曬曬謔應嫌北俗鹿採愧吳僧身似  
腊點須越女手如酥舌根遺味輕浮齒腋下清風稍  
襲膚七筵未容留客試瓶中數問有餘無

答孔武仲

飛霜委中林不廢長松綠鶯風振川野未省勁草伏  
我貧客去盡君來常不迷佩君贈詭李米願報瓊玉  
我性本山林若學筆空禿驛驢塞康莊病足頓難逐  
錦文銜華藻弊褐非所續家有五車書恨小十年讀

濟南昔相過我齒三十六談諧傾蓋問蓬蓬白首熟  
從君飲濁酒過我飯脫粟西湖多菱藕白晝下鴻鵠  
城西野人居柴門擁脩竹後車載鴟夷下馬瀉鸞醉  
醉眼卧荒草空洞笑便腹踈狂一如此豈望世收錄  
別來今幾何歸期已屢卜西南有薄田茅舍青溪曲  
耕耘三男子伏膺當自足君能遠相尋布衣巾一幅  
送吳思道人歸六興二絕

一去吳興十五年東歸父老幾人存惠山唯有錢天  
子一寸閒田曉日曠

遨遊海上冀逢人宴坐山中長閉門去住只今誰定





續城集 卷九  
是相逢一笑各無言

次韻答陳之方秘丞

南山李將軍，叉馬獨行獵。田中射虎豹，後騎不容躡。  
丈夫貴自遂，老大統驚憚。飄搖天地間，自視如一葉。  
故人多東南，願作扁舟涉。忽蒙長福贈，幸此傾蓋接。  
時世尚新詩，書存舊乘南。風吹清汴西，夫無停舟  
恨。不留君談一使，象坐厭新詩。苦清壯欲和，再三怯。  
東君多名卿，投刺日盈笈。一言苟合意，當貴出句決。  
行看文石階，高談曳長袂。辱贈但茫然，知君念疲索。  
登南嶽有感示文務光王適秀才

幽憂隨秋至，秋去憂未已。南城試登望，百草枯且死。  
落葉投人懷，驚鴻四面起。所思不可見，欲往將安至。  
斯人定誰繼，顧有二三子。清風皎冰玉，滄浪自前洗。  
竊脂未嘗殺，南箕儻微似。網羅一張設，投足遂無寄。  
田深狡兔免，肥霜降鱸魚。美造形悴前，失爪微慙往。士  
憧憧臥丘道，歲晚嗟未止。西山有茅屋，鉅榘本吾事。

張公生日 提舉此未

少年談王霸，英氣干斗牛。中年事軒冕，徇世仍多憂。  
晚歲探至道，眷眷懷林丘。今年乞身歸，於與夙昔酬。  
高秋過生日，真氣竄一周。觀心比孤月，視世皆浮漚。



表裏一絜明萬物不能留顧謂懂懂人斯樂頗曾不  
嗟我本俗士從公十年遊謬聞出世語俛作籠中囚  
俯仰追夢思欲去安自由問公昔年學孰與今日優  
山中許道士非復長史儔腹中生梨棗結實從今秋

次韻答張耒

客舟逝將西日夜西北風雜舟罷行役坐令鬢如蓬  
偶從二三子步上百尺臺雲煙滿原隰慨然令人哀  
山中難久居浮沉在城郭欲學揚子雲避世天祿闕  
浮不寄流水行止非所期何須自爲計水當爲我移  
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中有樂事手付瑟與琴

夜吟感秋詩惜此勞物零幽人亦多思起坐再三聽  
白駒在空林併盤有耻壺盡我一杯酒愁思如雲頽

次王適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綠髮驚秋半欲黃官居無處覓林塘浮生已是應勞  
侶病眼猶便錦繡章羞見故人梁死廢亭尋歸路蜀  
山長憐君領我情依舊竹性蕭疎木受霜

魏紅深淺配姚黃洛水家家日作塘遊客賈生多感  
槩閑官白傅足篇章山分少石雲煙老宮廢連百草  
木長路出嵩高應少駐尋顏新過一番霜

次韻張耒見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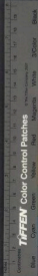
相逢十年驚我老雙鬢蕭蕭似秋草  
壺漿未洗兩脚泥南轅已向淮陽道  
我家初無負郭田茅廬半破蜀江邊  
生計長隨五斗米飄搖不定風中煙  
茹蕪飯糗不厭餘茫茫海內無安居  
此身長似伏隸馬何日還爲縱壑魚  
躡君與我同一手微官僦儻差牛後  
請看伸版趨府門何以曲肱眠甕牖  
中流千金買一壺積中美玉不須沽  
洛陽惟酒味如水百錢一角空滿盃  
縣前女兒翠欲滴吏捕人少無晨集  
到官惟有懶相宜卧看南山春雨濕

次韻王適兄弟送文務光還陳

三君皆親非復客執手河梁我心惻  
倚門耿耿夜不眠挽袖匆匆有難色  
君歸使我勞寃夢落葉鳴嗒自相擁  
君家西歸在新歲此行未遠心先恐  
故山萬里知何許我欲因君亦歸去  
清江學婦釣魚船俯竹平生讀書處  
青衫曰髮我當歸咀嚙式微慙古詩  
少年勿作老人調被服榮名慰所思

次韻張芻諫議燕集

淮陽卧閣生清風梁園坐囓困園空  
不知何術解醜僻但覺羈客忘樊籠  
樽壘灑落談笑地塵埃脫去文書蕪  
清心漸欲無一事少年空記揮千鐘  
近傳穆鎮



股肱郡後恐入覲明光官人生聚散不可料一杯相  
蜀時方冬浮陽似欲作飛霞想見觀湖漫花中孝王  
會集猶可繼莫嫌作賦無枚翁字叔奇和陳州  
李賀從之遊矣

臘雪五首

長恐冬無雪今朝忽暗空細聲聞寂寂遠勢望濛濛  
濕潤猶蒸雨傾斜半雜風豐登解多事歡喜助三農

又

驕陽不能久蜜雪自相催急澗初鳴瓦飛花旋集意  
着人消瘴疫覆麥長根芽欲試樽中物門前問客來

又

又有蹄拚意西山百畝田雪來殊不惡酒熱日相便  
一被簾裳暑長遭羅網牽飛雲追殘曠愁思渡今年

又

憂愁不可緩風雪故相撻試問五斗米能勝一束糶  
耕耘終亦飽哺歟疋誰邀寒暑不須避傾危且自逃

又

雪霜何與我憂思自傷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誤身  
歸米聊且止老去矣逢噴樽酒他年事相看醉此晨

次韻王迪雪晴後雪二首

驕陽得一雪踰尺應更好夜典視窻際驚見晴霞杲



九衢無斧迹狼藉須一掃空餘浩然氣寧喚接清吳  
餘寒薄虛室一靜鮮草燥長炊晚未供客饋慙草草  
試脫身上衣行問酒家保孤吟擊槁木大笑稱有道  
人生但如此富樂何用禱所思尚未見耿耿獨懷抱

又

同雲自成陸飛雪來無根一為清風卷坐見東方暝  
重陰偶復合飛霰滿南軒油然青赤意已見出土帶  
病一不堪惟憐酒溫開戶理俗務掃蕩無遺痕  
夕舒朝夕固誰識造化元乾坤本何施中有神陰奔  
萬物極毫末顛倒何足撇老農但知種荷鋤理南園

送呂由庚推官得替還洛中二首

君家相國舊元勳凜凜中丞繼後塵談笑二年同幕  
府風流一倍愈它人南都去後少佳客西洛歸來多  
老臣我亦宦遊無久意他年松竹許相鄰

洛水番人一向乾雪泥澀路十分寒送行我豈無樽  
酒多難君知久鮮飲回首抵應憐老病凌風爭看試  
輕翰到家定見嵩陽老問我衰遲未解官

司馬君實  
提老嵩山

四十一歲歲莫日歌

小兒不知老人意賀我明年四十二人生三十百事



衰四十已過良可知少年讀書不曉事坐談王霸了  
不疑脂車珠馬試長道一日百里先自期不知中途  
有陷穽山高日莫多糶淡長裾大袖足夠挽却行欲  
返筋力疲瘦蛇尚前猛虎後脫身且免克朝飢歸來  
極卷淡如雨平生讀書空自誤山中故人一長笑布  
衣脫粟何所苦古人知非不燃晚朝來聞道行當返  
四十一歲不可言四十二歲聊自還

次韻子瞻繫御史獄中榆槐竹梧

秋風一何厲吹盡山中綠可憐凌雲條化為樵夫束  
凜然造物意豈復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問直與曲

青松未必貴枯榆還自足紛然落葉下蕭條愧華屋

盛衰日相尋循環何曾歇攀條摩索莫回首驚脫葉  
綠槐陰最厚零落今存莢十林一枯槁平地三尺雪  
草木何足道盈虛視新月微陽起泉下生意未應絕

故園今何有猶有百竿竹春雷起新萌不放牛羊觸  
雖無朱欄擁不見紅塵舞清風時一過交曼響鳴玉  
淵明避紛亂歸喚東籬菊嗟我獨何爲棄此北窓綠



曲如山下藤脆若溪上菴春風一蕩玉秋霜死則已  
胡爲南澗中辛勤種栢子上枝挽雲霓下根絞石齒  
伐之爲梁棟歲月良晚矣白首閱時人君看柱下史

次韻子瞻贈張慙子

得罪南來正坐言道人閉口意深全天遊本自有真  
樂非殺誰知定不賢構火噉七初吐日飛流袞袞旋  
成川此心此去如灰冷肯更逢人問復然

過龜山

再涉長淮水驚呼十四年龜山老僧在相見一茫然

僧老不自知我老私自憐驅馳定何獲少壯空已捐  
掉頭不見笑拈岸下船人生何足云陵谷自變遷  
當年此山下莫測千仞淵淵中械神物自昔堯禹傳  
帆檣避石壁風雨隨香煙爾來放冬泮冷沙漲成田  
塞裳六月渡中流一帶牽俯首見砂礫翠魚捕魴鱸  
父老但驚歎此理未易原何況七尺軀不爲物所旋  
衆形要同盡獨有無生全百年爭奪中擾擾誰相賢

放閘二首

畫舫連檣住清流汎閘平忽看銀漢落仍聽夏雷驚  
正拖遲迴久開頭取次輕滯哥初一快奔駛忽如傾



不識風濤恐聊同枕席行行逢賤魚稻飽食慰平生

又

剛空非有礙水靜爲誰興開閉偶然異喧騰自不勝  
淵停初鏡淨勢轉忽雲崩脫隘尚容與投深益沸騰  
玉山紛破碎陣馬急侵陵挾版千鈞重浮舟萬斛斤  
岸推將落木魚困或投罟河湧曾誰止蕭條遠欲疑  
力爭知必折少待亦何能一發臨流笑微言早服膺  
次韻王適細魚

牟魚一何微僅比毛髮天嬉遊極草草嬉鬣自箇箇  
造物賦群形偶然如一噉吞舟離云巨其樂不相過  
若言無性靈還知避船桅

高郵別秦觀三首

濛濛春雨濕邦溝蓬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在  
此速將詩卷洗閑愁

筆端大字雅棲筆袖裏清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  
甲不嫌罪垢汙交朋

高安此去風濤惡倘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攜君解船  
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召伯埭上斗野亭

細雨添春色微風淨脾流徂年半今世生計一扁舟





蘇州集 卷九

十六

飲食隨魚蟹封疆入斗牛江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次韻鮮于子敬遊九曲池

天高山近湖春盡草生池禾黍多新恨川原自昔時  
花存故苑鴈樵出舊城墮莫望瓜州渡曾經駐佛狸

揚州五詠

九曲池

稀老清彈怨廣陵隋家水調繼哀音可憐九曲遺聲  
盡惟有一池春水深鳳闌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綠  
楊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尋

平山堂蘇軾揚州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  
數浮亭猶吞入九寬簷外小棠陰蔽帶壁間遺墨涕  
流潮人亡坐使風流盡遺構仍須子細觀

蜀井蘇軾

信脚東遊十二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  
涼試煮山茶香自便短絆不叔客盧濯紅泥遠置亦  
清鮮不知鄉味勝為客遊宦何須更著鞭

摘星亭蘇軾

關角孤高特地殊迷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  
限莫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獨



難齊只堪晉竹遊觀地看通峯巒處處低

僧伽塔

山頭孤塔闕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  
供寒家簞麥保祈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曾中累  
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晉客語邊巡

題杜介供奉熙熙堂

門前筍簞草生徑堂上熙熙氣吐春遮眼圖書聊度  
日放情絲竹最關身年來頻脫烏皮几客去時乾漉  
酒巾卜築城中移榜洗休心便作廣陵人

遊金山寄揚州鮮于子駿從事邵光

揚州望金山隱隱大如幙劫來長江上孤高二千尺  
僧居厭山小面而貼茶石虛樓三百間正襟江湖白  
青風飲露霧晚日曜金碧直倚魚龍居似得鬼神役  
我行有程度欲去空自惜風吹渡江水山僧午方食  
波瀾洗我心旬歲飽我腹平生足遊衍壯觀此云極  
鐵甕木誰安海門後誰植東南遠憶見遙與此山匹  
茲遊幾不逢深愧幕府客歸時日已莫正直江月黑  
顧視天水弁坐恐星斗濕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

初至金陵

山川迥雨曉光浮初看江南第一州路繞匡廬更南



去懸知是處可忘憂

樂城集卷第九

樂城集卷第十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鷺亭

白鷺洲前木亦騰亂馬牛亭高疑欲動船去似無憂  
洶湧山方壤澄清練不收中秋誰在此明月滿城頭  
覽輝亭

城裏最高處坡陀見一城山多來有緒工遠靜無聲  
歌吹風前度樓臺雨後明風光同楚蜀聊此慰生平  
鳳凰臺



去懸知是處可忘憂

樂城集卷第九

樂城集卷第十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鷺亭

白鷺洲前木亦騰亂馬牛亭高疑欲動船去似無憂  
洶湧山方壤澄清練不收中秋誰在此明月滿城頭  
覽輝亭

城裏最高處坡陀見一城山多來有緒工遠靜無聲  
歌吹風前度樓臺雨後明風光同楚蜀聊此慰生平  
鳳凰臺



鳳鳥久不至斯臺空篋高何年種梧竹特地蕪蓬蒿  
白水來無際青山轉幾遭南遊且未返江海共滔滔

天慶觀

興廢不可泔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屏  
江近風雲改亭深草木滋孤墳平遠直狂闌閱元規

江陵王  
正觀則

高齋

金陵佳處自無窮使宅幽深即故宮樓殿六朝遺燼  
後江山百里舊城中兩餘尚有金鈿落月出長窺粉  
堞空看畫一城懷古地茲遊恨不與君同

此君亭

綠竹不可數孤亭一倍幽色分巖石潤梢出澗松吟  
雪節寒方見春萌早不抽故山多此物長恨未歸休

見江亭

江水信昔渺連山巧蔽虧端能上嶮絕故自識葦涯  
滅沒播竿度飄搖鷺羽遲何人倚舟望亦愛此峯危

定林院

定林兩山間崖木生欲合茅屋倚巖隈重重蔭清樾  
晨齋取旁寺生事信幽絕吾人定何為常欲依暖熟

入功德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君言山上泉定有何功德熱盡自清涼苦除即并滑  
頗遭遊人病時取破甌把煩惱雖云清凜然終在臆

遊鍾山

江南四月如三伏北望鍾山萬松碧杖屨試上寶公  
龕翠巖秋瀑起相襲青峯回抱石城小白練南橫大  
江直石梯南下俯參閣松徑束橋轉山谷喬林無風  
聲如雨村見遊僧石上息行窮岩澗一庵巖坐弄清  
泉八功德歸尋晚飯衆山底困卧定林依石壁朝遊  
不知澗谷遠莫歸但覺穿雙屐老僧一身呆上住十  
年掃盡人間班客到唯燒栢子香晨飢坐待山前粥

丈夫濟時誠妄語白首若山木良策如藎飯稷何足  
道純灰洗心聊自滌失身慮世及愆尤愧爾山僧少  
憂責

郭祥正國博醉吟庵

姑熟溪頭醉吟客歸作茅庵劣容席圍團鴉卵中自  
明窓前月出夜更清醉吟自作溪上語不學深鼻維  
陽生詩成付與坐中讀知有清溪可終日作詩以酒  
聊復同誰來共枕溪中石圓天方地千萬里中興此  
闕大相似豈然一息不自停水火雷風相滅起直須  
只作此庵看歌罷曲肱還醉眠不用騎鯨學太白東



入治海觀景田

湖陰曲

老虎穴中卧獵夫不敢窺驛騎服箱驂盜驪巡城三  
匪漫不知帳中書夢日旣壁驚起知是黃須兒馬鞭  
七寶宙道左猛士徘徊不能過遺牛如去水已涸明  
日神兵下赤霄荒城至今人不住孤兔驚走風蕭蕭  
舟次大寮舍回寄孔武仲

一風失前期十日不相見君帆一何駛去若來風箭  
我舟一何遲出沒叢葭亂葦中有白糟木上有黃雀  
婁孳不足共思子但去嘆池陽重相遇撫手成一粲

先行後草草回首空眷眷人生類如此遲速亦何算  
一見誠偶然四海良獨遠相期廬山陰把臂上雲巒  
池州蕭丞相樓二首

遠郭青峯睥睨屯入城流水穀文翻樓成始覺江山  
勝人去方知德業尊坐久浮雲盡後嶺酒醒飛雪變  
前村我來邂逅公歸國猶喜登臨共一樽

池守贈元  
安新詩解

丞相風流直至今未凋仍對舊山林奔馳軒冕身何  
有跌宕圖書意最深松迤城頭風瑟縮江浮山外氣  
陰森三年不起南遷想應有前人識此心



過九華山

南遷私自喜者蓋江南山孤舟少僮僕此志還復雅  
芻促守破窻聽翻過重巒忽驚九華峯高拱立我前  
蕭然九仙人縹緲凌雲煙尋霞爲裳衣首冠青琅玕  
揮手謝世人可望不可攀我行竟草草安能拍其肩  
但聞有高士卧聽松風眠松根得茯苓狀若千歲龜  
養食一朝盡終身棄腥膻腹昔生綠毛輕舉如翔鸞  
相逢欲借問已在長松端何年脫罪罟出處良自便  
芒鞋挂藤杖逢山即盤桓斯人未可求巖室儻復存

佛池口遇風雨

長江五月多風暴欲行先看風日好北風忽作東南  
來陰雲如湧撥不開驚雷性遠轉車欲狂波低昂起  
坑谷中流一葉那復持卷舒已付天公知解帆轉他  
不容語佛池口中幸可住須臾急雨變昏靈施師喜  
買風已回澄谿不動縈白練老木蒼崖蔚蔥蒨繁川  
茅屋得青蔬試問釣船還有魚開樽引滿向妻子明  
日復行未須陰陽開闔良等閑福舟誰令衆嶮艱

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于贍以詩

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賦後篇次韻

慙愧江淮東北風爾舟千里得相從黃州不到六十





李白浪供生百萬重自笑一生渾類世可憐萬事不由僕夜深窺夢先飛去風雨對床聞曉鐘  
西歸猶未有筭突擬就南遷買一丘舟楫自能通蜀道林泉真欲老黃州魚多釣戶應容貫酒熟鄰翁便可番從此莫言身外事功名畢竟不如休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千里到齊安三夜語不足勸我勿重陳起遊西山麓  
西山隔江水輕舟亂鶩驚連峯多回溪盛夏富草木  
杖策看萬松流汗升九曲蒼茫大江湧浩蕩衆山蹙  
上方寄雲端中寺倚巖腹清泉類牛乳煩熱須一掬

縣令知客來行庖映脩竹黃鵠特新羹白酒近亦熟  
山行得一飽看盡千山綠幽懷若不遂滯念每煩促  
歸舟浪花飄落日金盤浴妻孥寄九江此會難再卜  
君看孫討虜百戰不挫目猶憐江上臺高會飲千斛  
巾冠墮臺下坐使張公哭異時君再來攜被山中宿  
將還江州子瞻相送至劉心泐王生家飲別

相從恨不多送我三十里車湖風雨交

昔年武子飲居其水子飲

松竹相披靡繁舟枯木根會面兩王子嘉眉雖異  
那雞犬固猶邇相逢勿空過一醉不須起風濤未可  
涉隔竹見奔駛渡江買羔豚收網得魴鯉朝畦甘飯



熱冬益香醪美鳥羹不論價白藕如泥耳誰言百口  
活仰給一湖水奪官正無賴生事應且爾卜居請連  
屋扣戶容從幾人生定何為食足真已矣愆尤未見  
雪世俗多相鄙買田信良計蔬食期沒齒手持一竿  
竹分子長湖尾

赤壁懷古

新破荊州得水軍鼓行夏口氣如雲千艘已共長江  
險百勝安知赤壁焚背距方強要一關君臣已定勢  
三分古來伐國須觀鼎意突成功所未聞

自黃州還江州

身浮一葉泛滄城凌犯風濤日夜行把酒獨斟後睡  
重還家新近覺身輕岸回樊口依俛見日出廬山紫  
翠橫家在庾公樓下泊舟人盡指岸如頰

江州五詠

射蛟浦

萬騎巡遊逾千帆破浪輕射蛟江水赤教戰越人驚  
山轉樓船影岸能連等聲祈招無為賦醉寢盡平生

浦上積水相傳宗  
去故蹟形於此

浪井

江波浮陣雲岸燈立青鐵胡為井中泉湧浪時驚發



水性本無定得止自澄澈誰爲女媧手補此天地裂

庾樓

元規情不薄上客有殷生夜半酒將罷公來坐不驚  
舞翻江月追談落塵毛輕塵世風流盡高樓空此名

東湖

讀書廬山中作郡廬山下平湖浸山脚雲峯對虛樹  
紅藥紛欲落白鳥時來下偷思隱居勝亂石驚湍寫  
李勣隱居廬山泉石奇勝中委實手其故  
居也及爲九江太守始營東湖園物可愛

琵琶亭

淦江莫雨曠孤舟驥將發夜聞胡琴語展轉不成別

尊堂寄東林雅意存北闕潸然涕泗下安用無生說  
不到東西二林

山北東西寺高人求遠師來遊亦前定回 獨移特  
社散白蓮盡山空玄鶴悲何年陶靖節溪上送行遲

遊廬山山陽七詠

開先瀑布

山上流泉自作溪行逢石缺瀉虹霓定知雲外波翻  
關飛到峯前本末齊人海明河驚照曜倚天長劍失  
提攜誰來卧枕藉苔石一洗塵心萬斛泥

漱玉亭



山回不見落銀潢，餘溜喧騰響石塘。日亂珠璣濺空谷，足寒雷電繞飛梁。入瓶銅鼎春茶白，接竹齋厨午飯香。從此出山都不棄，滿田菘稻押新秧。

簡寂觀

山行但覺鳥聲殊，新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淨客足，山腰苦筍助盤蔬。喬松定有臧丹處，大石仍前拜斗餘。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授遺書。

歸宗寺

求應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峯。墨池漫疊溪中石，白塔微分嶺上松。佛宇爭惟一山甲，僧厨坐待十

方供欲遊山北，東西寺巖谷相連更發重。寺王處少可置云

有墨池在焉

萬杉寺

萬本青杉一手栽，蒲室白佛九天來。仁宗初年有僧手栽萬杉特為

建此寺仍以涓涓石溜供厨足，蠱蟲山屏遮寺開半

榻松陰秋簟冷，一杯香飯午鐘催。安眠飽食平生事，不待山僧喚鬼廻。

三峽石橋

三峽波濤飽，洑治過橋雷。電記當年江聲夢，猩猩唐口石角參差盡。灑前應有夜猿啼，古木已將秋葉作



歸船老僧未省遊巴蜀松下相逢問信然

白鶴觀

五老相携欲上天玄猿白鶴盡疑仙浮雲有意藏山頂流水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峯落日盡生煙歸鞭草草還城市慙愧幽人正醉眠

南康阻風遊東寺

欲涉彭蠡湖南風未相許扁舟厭搖蕩古寺慰行旅重湖面南軒驚浪卷前浦霏微雪陣散顛倒玉山舞一風飄九日未悉土蒙怒百里斷行舟仰看飛鴻度故人念征役一飯誰平素竹色淨飛濤松聲亂和雨

我生足憂患十載不安處南北已無忘遲速何須數

寄題陳德厚中竹軒

家有脩篁綠滿軒桐庭詩禮舊忘言凌霜自得良朋友過雨時添好子孫試翦輕筠扶野步旋收涼葉煮清樽風流共道勝桑梓鄰里何妨裡百根

次韻孔武仲到官後見寄

舉梅同千里繫舟時一言共嗟蓬作屋願就席為門行後身先困征商思益昏僅同登龍斷何止服車轅

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修城三首

北垣荆棘舊成堆晉待公來次第開車馬已通城下



路榛蕪盡付冶家灰，具時岩瓦千門合。應記紅旌百  
度來，自笑禪甚飽。臨野有與飛，益許追陪。

撥棄案頭文字堆，曉晴山色四門開。究懷民事老維  
壯，俛首山城心已灰。荆棘燒殘桑柘出，兵糶去盡犬  
雞來。規模先遣通，蹊蹊後乘應。容衆客陪。

山脚侵城起阜堆，遠城微道斬新開。闌闌半壞驚湖  
信，陸陸初浮見劫灰。蟻聚十夫車幾日，鱗差萬瓦看  
將來。史君才力輕山郡，朝論行聞急召陪。

次子瞻夜字諠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正

郎二以寄子瞻

平明坐曹黃昏歸，終歲得閒惟有夜。已邀明月出牆  
東，更遣清風掃庭下。城上青巖四山合，門前白練長  
江瀉。誰家高會吹參差，鄰婦悲歌吞罷亞。二年發患  
今已過，一夜清光天所借。西京詩句出蘇李，南園風  
流數王謝。已隨孤棹去中原，肯顧新科求上舍。讀書  
本自比稽鍔，學劍要須問曹蕙。清觴灑灑君莫遠，佳  
句駸駸予已怕。狂夫猖狂終累人，不送行遭親黨罵。

又

十年秋月照相思，相從祇有彭門夜。露侵笳鼓思城  
關，寒迫魚龍舞潭下。厭厭夜飲歡自足，落落襟懷向



人萬秋深河來巨野溢水乾樓起滕王亞北海孔公  
雖好客河內寇君那得借是非朝野忽紛紜得喪芳  
菲一開謝明月多情還入門流水何知空逸舍長餐  
江市富鹽訪夜宿山村足梨蔗坐隅鵬鳥不須問  
外蟻蛇循足怕妻公見唾行自乾馮老尚多誰定罵  
次韻王適食茅栗

相從萬里試南餐對案長思首宿盤山栗滿簪燕白  
黑村醪入口半甜酸又聞牛尾何曾識竊比雞頭意  
未安故國雷霆如益大夜來彈劍似馮驩

過毛國鎮夜飲

風格照人華首鄧江山遠郭占仙鄉漫傳銘鼎八百  
歲未比金釵十二行不動荻葦人已醉旋聞詩句夜  
初長簿書撥盡知餘力道院清虛頃未嘗

次韻毛國鎮趙景仁唱和三首一贈毛一贈  
趙一自詠

治劇從名幾案銜鈴軒無事日清談集旗畫戟明千  
里紙帳繩床自一庵金奏壘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  
賓所我來邂逅逢寬政忘却漂流身在南

一紙新詩過馬街阻然何異接君談奉親魚蟹蒸臨  
海退食琴書定有慮一別經年真似夢多憂不欲亦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如醉共君交契非今日蔽葑棠陰自劒南

遠謫江流軸尾銜到爽辛苦向誰談畏人野鶴長依  
嶺賦事山僧欲住庵黃雀頻來成一飽白醪新熟喜  
初酣踈頑近日尤堪笑坐任飄風去自南

再和三首

穴鼠何須窺竅衙兼官不用苦高談夜傾冰蟻風吹  
竹晝擁黃紬雪覆庵每作微詞還自笑偶漸餘潤亦  
成詳公詩精絕非倫擬自古騷人盡在南

燕窠泥土一春銜慙愧封侯止立談舊隱尚聞存竹  
徑歸休但要葺茅庵釣船涼想沿溪泛酒盞遙思向  
日醉強欲睡番依幕府共公行恐召河南  
天教窮困欲誰衛生事那須一一談自笑豐年塵滿  
甌不堪雨後菌生庵士師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  
一酣它日歸耕若相憶尺書頻寄北山南

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黃鐘巨挺兩春容何幸幽居近學宮坐對江山增浩  
氣力追齊魯欲同風須詩聞道求何武家法行看試  
左雄欲伴少年遊要相奔軍慙愧恐詞窮

次韻毛君九日

山脚倚城盡是臺登高處處喜  
挂鬼手拈霜菊香無





茶而拂江風酒自開幕府樽壘雲裏集民家歌吹詩  
中來定知勝却陶彭澤快望離邊白日頽

次韻毛君感事甚懷

種棠經歲便成科秋雨調勻氣漸和才力有餘嫌事  
少風情無限覺詩多長松更老仍添節古井雖深自  
不波宴坐山房人豈減一樽聊且慰蹉跎

次韻毛君見督和詩

新詩落紙一城傳頌我陳蕪豈足編它日杜陵詩集  
表常溫略見兩三篇

次韻毛君山房遺興

彷彿陽崖暖新開石磴斜誰言太守宅自是野人家  
燕坐中心鑑冥觀閬界沙退公長寂寞外物自喧嘩  
缺運移松補斜陽種竹遮白雲生後礎孤鶯伴殘霞  
破岡時尋鶴呼眠亦任鴉喜聞槽出甕屢問菊開花  
古井元依斗丹砂舊養芽蚍蜉頻上案猿欲巧分楮  
客到扁舟遠年侵兩鬢華心搖掛風旆眼暗隔輕紗  
強撥橫肱睡來從掉版衙隱居慙棄擲勝地每咨嗟  
頑鈍終何取彫磨豈復加焦先風所向園舍恰如蠅  
和胡教授蒙太守策試諸生

著籍初同闕里多采芹先致魯風和欲將大策觀曾



瞻盡召中堂列馬聽終日正言何忌諱  
發人餘力尚委蛇豈惟太守知為政  
仍見先生善設科

和毛君州宅八詠

鳳凰山

山川蟠踞偶成形威鳳低回又未行  
更種梧桐真可致高飛性似伯夷清

披仙亭

仙翁舊住蜀江邊千歲歸來一鶴翻  
城郭已非人事改淒涼遺迹但披仙

方沼亭

池上茅簷覆水低早來秋雨尚虹霓  
敗荷折蒂飛鴻下正憶漁舟泊故溪

翠樓亭

一夜飛霜點綠苔晚庭黃葉掃成堆  
簷間翠棹影踈盡却放牆東好月來

李八百洞

洞府山川百甲賒洞門藤蔓鎖煙霞  
神仙不與人間具弟妹還應共一家

煉丹片

鑿井燒丹八百年塵緣消盡果初圓  
石床鮮斲人安



在淩水圓圍一片天

磨劍池

神仙鑄劍本無矧岸石斑斑尚鐵柱天上少年仍狡  
獍不須深爾對方平

山房

岸橫攜箔夜夜來蒲團紙帳竹香衣直酒覓取僧爲  
伴更爲開庵斲草萊

次韻毛君病中菊未開

病肺秋深露雨傷舊錦故絮喜清涼菊花今粟未曾  
吐桂酒鴉兒空目黃草木亦知年有閏風霜漸近月

方陽十月

待詩聞道維摩病欲到毗耶言已忘

雨中宿酒務

微官終日守槽缸風雨淒淒夜渡江早歲謬知儒術  
貴安眠近喜壯心降夜深唧唧醉鳴壺睡起蕭蕭華  
打窓阮籍作官都爲酒不須分別恨南邗

次韻毛君經句不用鞭扑

共喜秋深酒味醇官曹休暇不須句政寬境內棠陰  
合訟去庭中草色新不惜牛刀時一割已因麤鼠發  
千鈞歲終誰爲公書考豈止江西第一人

次韻李撫辰屯田修州門



六月江濤壁壘頽蒼崖翠霓就新臺咄嗟雙闕還依  
舊咫尺群山信有柯書戟風生兩衙退飛橋日出萬  
人來不因毀圯惟興築誰見雍容治劇才

飲酒適量肺疾復作

朝蒙麴塵居夜傍糟床卧鼻香黍麥熟眼亂醜墨過  
囊中衣已空口角涎虛墮發膏未去足盜醕恐深坐  
史君信寬仁高會獄寒餓西樓過新成明月猶半破  
擁簷青山橫棉櫬流水播醪盤貯霜實銀盞薦秋糯  
共言文字歡豈待紅裙佐惟知醜醜滑不悟頰羅大  
夜歸肺增漲晨起脾失磨情懷忽平落藥餌費調和

衰年足奇窮一醉仍坎壈清博自不惡多病欲何奈  
聞公話少年舉白不論箇歌吟雜朝譴笑語爭試飯  
平明起相視銳氣曾未挫達人遺形骸驚馬懷豆莖  
不知逃世網但辭憂歲課不見鬪醒人終費招蒐些  
衢州趙國道少師濯纓亭

掛冠纓上已無塵箇愛淡光碧照人點檢舊遊黃石  
在掃除諸念白鷗親一掃父老囊金盡三運松筠生  
事資日南公數人物丹青添入縣圖新

茶花二首

黃葉春茅大窳麓傾山側谷採無餘只疑殘枿陽和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畫尚有幽花霰雪初秋耿清香崖菊淡依依秀色嶺  
梅如經多結子猶堪種一畝荒園試為鉅  
細嚼花鬚味亦長新芽一粟葉間藏稍纏雪侵肌  
瘦旋得春雷發地狂開落空山誰比數蚤烹來歲最  
先嘗枝枯葉硬天其在踏遍牛羊未改香

次韻毛君山房卽事十首

案牘希疎意自閒夜闌幽夢曉方回青苔紅蕖騷人  
事時見詩筒去又來  
東晉仙人借舊山定應天意許公閑郡人欲問史君  
處笑指峯巒紫翠間

蚤知秋候時鳴壁香礙蒲簾不出門隱几無言心有  
得南窓暗日暖侵軒

溪山付與醉中仙美酒何曾斗十千就得江邊賤魚  
稻閑官未用苦相憐

忘身先要解忘名分別須臾起不平請看早朝霜入  
履何如卧聽打衙聲

禽哢秋來不復圓相陰霜後亦成穿黃花強欲招醉  
飲白髮偏上報老年

邂逅清歡屢不期病來無奈羽觴飛醉乘籃峯江邊  
去長伴漁丹月下歸



醉裏題詩備韻惡秋來勸酒益盃深不才多病俱非  
敵綠綺綠何得報金

庵中獨宿雨垂垂末夜無人欵竹弄灰冷銅爐香欲  
滅床頭一點鴈燈微

觸事隨緣不用多華堂玉食奈憂何美人未厭山阿  
陋薛荔為裳帶女蘿

再和十首

潤草纓花日日開江南秋盡似春回旋開環落無人  
顧惟耳山蜂暖尚來

江上孤城面山背人也自不曾聞蜂遊蝶聚知何  
事日夜長橋南北開

城郭村墟共水雲樵籬竹屋映柴門隱居亦有高人  
在岸幘無言倚釣軒

一官踈散自疑仙三考應成醉日千早病固須閑地  
著多夢長被達人憐

養生尤復要功圓溜滴南溪石自穿近見牢山陳道  
士微言約我更二年

牢山陳道士璞近時此叩  
竟無消息云前三年當再見

張公詩社見公名

公名與張自是  
吟唱伊之友

白首山城嘆不平

坐客要聞新樂府應洎滄口琵琶聲

高情日與故山期鴻鶴誰言也倦飛且聽漁人強嘯



吸坐中屬客畏公歸

天為多才故欲禁府門墮落漲江深冉新翠壁排精  
鐵湧出飛樓直百金

樓上青山逸四垂畫橋百步引朱扉落成當與公同  
上一看長江白練微

歌舞當賓意自多華燈數問夜如何白頭病客無才  
思慣卧茅床長薜蘿

筠州二詠

牛尾狸

首如狸尾如牛繫條捷嶮如猱猴摘抽為漿粟為餽

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出善自誣尋蹊發窟并執  
囚蓄租分散身為蓋松薪瓦甑蒸浮浮壓入糟盎肥  
欲流熊肪羊酪直比饈引筋將來訊何尤無功竊食  
人所仇

黃雀

秋風下黃雀水田熟黃雀肥群飛蔽空日色薄凌  
巡百頃朱禽稀翺翻巧捷多且微精尤緻妙聚輒遠  
乘時席勢不可揮一朝風雨寒霏霏肉多翅重天時  
非農夫舉網驚合圍懸頸系足膚無衣百箇同缶仍  
相依頭顱萬里行不歸北方人若厭羔稀咀噉聊發



清誠集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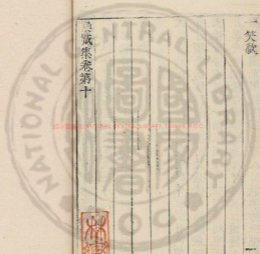


一笑欲

笑欲

笑欲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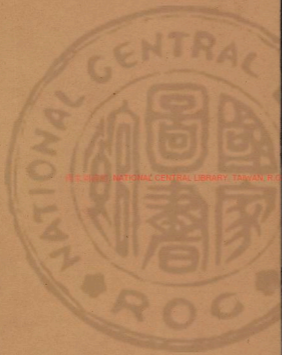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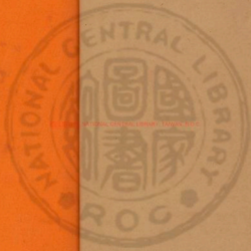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9 24875



樂城步卷第十一

詩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園庵船齋

厭居華屋住東廡直味全勝食齋甘多病維摩長隱  
几無心彌勒便同龕誤遊田舍空成笑謔入僧房耶  
欲參風響不知吹有萬月明聊共影成三齋如小舫  
才容住室類空困定不貪擁褐放衙人寂寂脫巾漉  
酒鬢鬢七畫囊書帙惟窓案菜羹瓢樽掛壁籃簾竹  
風霜曾不到盆花蜂蝶未全諳公餘野暢驚初睡宿  
醉佳人笑劇羨勘客巨觥那得避和詩難韻不容探



曉來霖霖連江氣冬後溫風帶嶺嵐去國屢成遷蜀  
夢忘夢惟有對公酣終身徇祿知何益投檄歸耕貧  
未堪借我此庵泥藥竈古書鴻寶試淮南

寒雨

江南殊氣候冬雨作春寒水雪期方遠在緒意始闌  
未妨溪草綠先恐嶺梅殘忽發中原念紹裘據錦鞍

積雨二首

山雨無時歇江波上岸流泥深未免出橋斷更堪憂  
秀淺鄰糟甕宵寒覆絮裘朝來勢未已歸路恐操舟

又

微陽力尚淺未解破重陰雲氣山川滿江流日夜深  
凍牙生滯穗餘潤及重衾泥濘沉車數農輪苦苦心  
戲贈李朝散

江霧霏霏作雪天樽前醉倒不知寒後堂桃李春猶  
晚試覓酥花子細看

戲答

銀鉞馮酒正霜天玉塵生風夜更寒下客不辭投轄  
飲好花猶恐隔簾看

臨江蕭氏家寶堂

高人不鮮作生涯唯有中堂書五車竹簡多於孔氏





璧牙籤新似郡侯家田園豈是子孫計青紫今爲理  
巷誇富貴早知皆有命君應未厭十年賒

和蕭利察推賀族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

家聲籍籍大江西臨老揮毫棒御題得意何殊少年  
樂選家不惜醉如泥

讀盡家藏萬卷書蕭然華髮宦遊初幽區不何須

愧聊把春秋試緒餘空雷以春

作官未減讀書勤簿領從今日日新汗簡畜編誰付  
予傳家應有下惟人

巷南諸子足才賢邂逅相逢秀句傳強作短章同寄

與吳時見我一依然

次韻吳厚秀才見贈三首

騷人思苦骨巖巖百里攜詩相就談故作微詞挑遷  
客不嫌春雨濕歸衫少年舊喜登高賦老病今成見  
敵慙問我込來誰復可對君聊擬誦周南

又欲歸田計未成羨君負郭足爲生躬耕不用千鍾  
祿尚甘誰知萬里征已覺安閑真樂事可憐辛苦盡  
浮名隱居便作江南計爲覓佳山早寄聲

一卷新詩錦一端掉頭吟諷識芳酸哀秋末夜悲牛  
角朗誦扁舟笑杏堙間發笙簧猶可擬棄捐斤斧定



知難繼君高韻君應笑咀嚼歸途久據鞍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絕

茅庵紙帳學僧眠燈爇松花取易然惟有未能忘酒  
石手傾金盞關垂連

餅糰松黃二月天盤鼓松子早霜寒山家一物都無

奈狼籍乾花收後般身以松黃

松花香多氣自嚴餘煙勃鬱透疎簾須臾過盡惟灰

在借問誰收一番炎

美人懶甚押開扉金作松花柳蠶羅幾度低頭疑墮

落青煙已斷未消時

枯萼鱗皴不復豎重重正似半開蓮曾今燕舍墮爐

見未許邦君書問然

黃蠟供炊自一家鑄鍊貧富遞矜誇都城爭買方薪

貴却顧松花已自奢

暗毛君遊黃仙觀

李叟仙宮仍近市黃公道院亦依城定應昔日山林  
地未有今時雞犬聲白鶴翻飛終不返黃冠憔悴只  
躬耕試從車騎尋遺跡恐有居人解養生

次韻王適梅花

江梅似欲競新年照水窺林能愈妍霜重清香渾欲



管城集 卷十一  
滴月明素質目生煙未成細實醜酒薄半落南枝蕙  
可憐誰寫江西風物樣徐家舊有數枝傳

次韻王適春雪二首

江南春後寒猶劇細雨風吹作雪花中夜窓華初見  
淡平明草木半低斜潤催江柳掛金線光雜山茶點  
絲籠老病 堪乘晚出紛紛能使髮增華

白日照南峯已半青  
春雪飄搖旋不成依佈華跡散空庾山藏複閣猶殘

毛君惠溫柑荔支二絕

楚山黃橘彈丸小末識洞庭三寸柑不有風流吳越

容誰令千里送江南

荔子生紅無奈寒陳家曉白到猶難無驛騎紅塵  
起尚得佳人一笑歡

次韻王適遊真如寺

江上春雨過城中春草深擾擾市井應悠悠溪谷心  
東郊大愚山自古簷蔔朴微言久不聞墜緒誰當尋  
道俗數百人詰聞海潮音齋罷車馬散方願俱消沉  
新亭面南山積霧開重陰蕭然偶有得懷抱方惜惜  
我生米鹽間日被塵垢侵不知山中趣強作山中吟  
韻次王適新鶯

韻次王適新鶯



好雨纖纖潤客衣  
新來雙鬢力猶微  
似嫌春早無人見  
故待簾開掉地飛  
南國花期知不遠  
中原寒嗣不應歸  
養繻不怕巢成早  
記取朝朝爲啓扉

官居即事

官局紛紜簿領迷  
生緣瑣細老農齊  
偷安旋種十年木  
肉食還須五母鸡  
料酒不嘗憐酷棹  
釣魚無術漫臨溪  
此身已分長貧賤  
執爨纒裳愧老妻

陪毛君夜遊北園

池塘草生春尚淺  
桃李飛花初片片  
一樽花下夜忘歸  
燈火尋春畏春晚  
春風暗度人不知  
滿園紅白已

離披江南春雨少  
晴日露坐青天能  
幾時折花只恐傷  
化意攜客就花花  
定喜落葉飄香翠  
袖中交柯接葉燈  
光裏雨練風柔雪  
不如精神炫轉影  
扶疎夜香飛鶯勝  
朝日月暗遠演明  
月珠美人勸我殊  
非惡明日雨來無  
此樂醉歸不用怕  
山公馬上接羅先  
倒著

山橙花口號

故鄉寒食茶糜發  
百和香濃村蔓深  
漂泊江南春欲盡  
山橙鬢鬢慰人心

次韻馮弋同年

細雨淅淅江霧昏  
坐曹聊且免泥奔  
賣鹽酷酒知同



續編集 本卷十一  
病一咲何勞賦北門

送王適徐州赴舉

送別江南春兩淫北方誰是子知音性如白玉燒猶  
冷文似朱弦叩愈深萬里同舟寬老病一杯分袂發  
悲吟明斗榜上看名姓楊柳春風正似今

遊吳氏園

細雨作寒晴便暖好風吹袂意初佳清池解洗春心  
熱紅艷能添醉眼花紫竹暗生烟岫笋山丹強比洛  
人家怜渠巧與盟官便中退來遊未覺賒

江州周寺丞夷詠亭

行過廬山不得上淦江城邊一柳帳羨君山下有夷  
亭千巖萬壑長相向山中李生好讀書出山作郡山  
前居手開平湖浸山脚未肯卽與廬山昧道州一去  
應憊遠千里思山夢中見青山長見恐君憊要須罷  
那歸來看

次韻毛君遊陳氏園

增築園亭木草新損花風雨怨頻頻首鶯似欲迎初  
暑芍藥猶堪送晚春薄莫出城仍有伴移壺籍阜更  
無巡歸軒有喜知誰見道上從橫滿醉人

江漲



山中三日兩江水一丈高崩騰沒洲渚淫溢侵蓬蒿  
凌峽我有期出門舟自操中厓已易肆下道先容劬  
雞犬華墳冢牛羊逾闕半厨蕪散流枿困未爲浮糟  
卧席不違卷剝覆仍未凍老弱但坐視關里將安逃  
徙居共擾擾來勢方酒滯嗟余偶同病哀爾爲生勞  
晴日慰人願寒風送鷺濤潘離出舊趾羸蚌遺平阜  
流窻非擇地艱難理宜遭胡爲苦戚戚一夕生二毛  
和予瞻鐵柱杖

截竹爲杖瘦且輕石堅竹破誤汝行削木爲杖輕且  
好道遠木折恐不到聞君鐵杖七尺長色如黑地氣

如霜提攜但恐汝無力攬登過險安能傷細公雖老  
尚強健閉門却掃不復符知公足力無險阻憐公未  
有登山侶回生回海惟一身袖中長劍爲兩人洞庭  
漫天不覺過半酣起舞驚鬼神願公此杖亦如此適  
意遨遊日千里歸來倚壁示時人海外蒼茫空自記  
競渡

史君欲聽榜人謳一夜江波拍岸流父老不知招屈  
恨少年爭作弄湖游長鯨破浪聊堪比小旆迎風殊  
未收角勝爭先非老事凭欄寓目思悠悠

登郡譙偶見姜應明司馬醉歸



蒼然髮色映樓臺  
江市遊人夜未迴  
何處酒仙無一事  
肩輿射墜過橋來

送姜司馬

七歲立談明主前  
江湖晚節弄漁船  
關雎誰識城東老  
喪馬方知塞上賢  
生計未成歸去詠  
草書時發削中顏  
當年不辭看齊物  
氣踴如山誰見憐

寄題趙帆承事戲綵堂

春晚安輿適浙東  
永嘉別乘喜無窮  
常裝已笑分諸子  
吏道何勞問靜公  
堂上香幃諸椽吏  
室中禪論的僧地  
與闌却返林泉手  
暮年長寄孝弟風

次韻溫守李釣吳寄董簡毛夫人

梁苑相從簿籍中  
清風相逐畫船東  
婆娑江海凌雲鶴  
飲啄籠樊失者鴻  
別後丹砂迷舊訣  
愁來白髮變衰翁  
此間詩句仍勸敵  
正憶高吟酒盞空

次韻洞山克文長老

無地容雖卓年來  
轉覺貧偶知珠在手  
一任甌生甍窟逐  
非關性頓狂却甚  
真此心誰復識  
試語洞山人  
試院唱酬十一首

戲呈試官呂防

新秋風月正涼  
天空館相看學生  
禪滿榻詩書愁病



學地辨  
卷十一  
九  
眼飽插砧杵思高眠霜飛一葉凋瓊玉風透雙松奏  
管絃聞道熊羆歸夢殺侵天闌棘漫森然

次韻呂君豐城寶氣亭

紫氣飛空不日謀誰憐  
龜勉匣中雷西山猛獸橫行  
甚北海長鯨何日收星斗不  
堪供醉舞蛟龍會看反  
重歎功成變化無蹤迹望斷中原百尺樓

次韻呂君見贈

偶然傾蓋接清言不覺門前畫漏傳  
老病低摧方伏  
握壯心堅鏡正當年莫嫌客舍一杯酒  
試論灞山三  
祖禪明日程文堆几案只應衰懶得安眠  
呂前官時  
州商祥齋

次韻呂君興善寺靜軒

自恨尋山計苦遲年過四十始知非  
小軒迎客如招  
隱野鳥窺人自識機窓外竹深孤鶴下  
塔前菊秀晚  
蜂飛老僧戰勝長幽寂瘦骨綠何未肯肥

觀試進士呈試官

松庭散朝日棘戶啓秋風  
鵠鷺紛來下旌旗儼未收  
馳詞看倚馬餘送力征鴻逸足誰先到  
孤標想暗空  
晶瑩雙鏡並高下片言公老病方慵睡  
飛沉一夢中

次前韻





南國號多士，幾人洙泗風。英材自入覲，壞陣不勞攻。  
文潯山藏豹，飛高弋某鴻。蚩妍歸品藻，得失付虛空。  
考行先推本，終賢旋奏公。期君緩歸轡，一醉鹿鳴中。

戲呈試官

只隔牆東便是家，悄悄還似在天涯。客心不耐聽松  
雨，歸信猶堪飲菊花。窮燭看書良寂寞，披沙見玉忽  
喧嘩。自慙空館難留客，試問短娥稍駐車。

次前韻三首

老夫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龍詩怪我心猶  
壯，細字憐君眼未花。霜落初驚衾篋冷，酒酣猶喜唾

言詳歸心知有三秋恨，莫學忽忽下坂車。

門前溪水似漁家，流浪江湖歸未涯。邂逅高人來說  
法，支離枯木旋開荏。諸生試罷書如積，剝縣歸時訟  
正譚。安得騎鯨從李白，試看牛女轉雲車。

濁醪能使客忘家，屈指歸期已有涯。魚化昨宵驚細  
雨，鹿鳴它日飲梅花。已諳江上看蕪薄，莫笑衙前破  
笛譚。太守况兼鄉曲舊，會須投轄止行車。

試罷後偶作

重門閉不開，烏鳥相呼樂是彈。轉簾影徹風響松未  
哈，詳適已定寂歷方有覺。人生竟何事，外物巧相縛。



當時不自悟已過空成作耕耘亦何苦遊官殊自惡  
棄彼既已誤就此良應錯誰能即所忘隨緣更無作

放榜後次韻毛守見招

飽食安眠愧不材踈簾翠帟空相陪深苦正厭銀袍  
亂失喜初聞鐵鎖開佳句經蒙探古錦小槽仍報滴  
新醅諸人欲見風流伯不用招呼亦自來

送毛滂齋郎

先志承顏善養親束裝騎馬試為臣酒腸大與渾無  
敵詩律家傳便出人擗鼻高吟方自得折腰奔走祈  
勞神歸來一笑酒勤取花發陳吳二月春

燕貢士

泮水生芹葦千施在浚城桑鵝同變響華飛共和鳴  
秋晚槐先墜霜多桂向榮清樽助勸鴛鴦急官發驥聲  
勇銳青衿士海通白髮生茶芳雖蘭菊變化等鷗鯨  
去日衣冠盛歸時里巷驚坐中詞賦客愧爾一經明

次韻毛君清居打菊

眼前黃葉畏秋霜斗畔啼蛩恐夜長佳節欣聞近黃  
菊清商試為奏伊涼踈狂又咲謀生拙貧病應憐為  
口忙今日共公判一醉從教人道亦高陽

次韻毛君見贈



江國騷人不耐秋夜吟清句晚相投  
薛藏豈願囊中脫尾斷終非  
俎上蓋障地何年真得意  
補糟是處可同遊  
南遷尚有公知我  
人事何須更預謀

次韻毛君偶成

年來衰病正相兼  
薄官奔馳尚未厭  
詩句空多渾漫與俗緣  
已重不須添  
聳牙向物知難合  
踈懶憐公獨不嫌  
時聽烈明詠歸去  
猶應為我故遲淹

孔平仲著作作江州官舍小庵

近山不作看山計  
引水新成照水庵  
閉口忘言中自飽  
安心度日更誰參  
簡編園遶穿書蠹  
窓戶低回作

雙菴我亦一軒容  
勝住弊裘誰復有餘甘

送饒州周沃秀才免解

少年工作賦中成  
復窮經驥老終知道  
劍埋新發矧求裝  
鄰里助答策  
友朋聽選似臨瀆  
黃隨風起北冥雪  
中洞山黃葉二禪師相訪

江南氣暖冬未回  
北風吹雪真快哉  
雪中訪我二大士  
試問此雪從何來  
君不見六月赤日起  
冰雹又不見臘月幽谷  
寒花開紛然變化一  
彈指不妨明鏡無纖埃

毛國鎮生日二絕



生日元同小趙公里間相接往還通惟公日夜歸心  
切欲寄此生丹竈中

立謂夜平大趙家或問其小趙  
公改題公善琴故有丹竈之

聞公歸橐尚空虛近送楞嚴十卷書心地本無生滅  
處定逢生日亦如如

次韻毛君將歸

疎傳思婦不待待孟軻出盡苦行遲新詩尚許晉章  
句故事誰從典舜金馬尚應堪避世石泉未信可  
忘飢不才似我真當去榮落衡茅隔雍岐

送揚騰山人

曾中萬卷書不如一囊錢不見揚夫子歲晚走道邊  
夜歸空床卧兩手摩涌泉窻前雪花落真火中自然  
渙然發微潤飛上崑崙顛靈雲兩耳露稍稍流丹田  
閉目內自視色如黃金妍至陽不污凝當與絕陰堅  
一竊百不奪此事終無緣君看抱朴子共推古神仙  
無錢買丹砂遣恨盈座編歸去守茅屋道成要有年

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前山積雪茶崢嶸燕坐微聞落瓦聲共對一樽通夜  
語相看萬里故鄉情信歸嶺上寒梅遠恨極江南春  
草生明日青銅添白髮且須醉睡個燈檠



少年高論苦崢嶸老學寒蟬不復聲日斷家山空記  
路手披禪冊漸忘情功名久已知前錯婚嫁猶須畢  
此生家世讀書難何處漫留案上鐵燈檠

謫官似我無歸計落第憐渠有屈聲握手天涯同一  
笑倚門歲晚不勝情黃岡俯仰成陳迹白首蹉跎畏  
後生歸去且安南巷樂莫省歌舞醉長檠

次韻毛君上書求歸未報

白髮憂民帶城闕頻開慷慨賦將歸近傳道士連三  
嘯又悟禪門第一機夜來庵中詩自得日高門外客  
來知此心素定誰能勸祇有丁寧詔莫違

次韻毛君絕句

中池有士閉重關夜發天光走玉環白日對人人不  
識幅巾破褐任塵漫

次韻毛君哥別

問天乞得不營身屈指人間今幾人魚縱江潭真窟  
宅鶴飛松嶺倍精神清風吹雨停歸騎舊圃留花送  
晚春自號白雲知有意使從丹竈拂埃塵

送毛君致仕還鄉

古人避世事豈問家有無但言鴻鵠性不受樊籠拘  
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衢倉廩濟寒餓婚嫁營羈孤



千金赴高義脫手曾須臾晚爲二千石得不償所通  
撫掌不復言但以文字娛我恨見公遲卅舟垂霜鬢  
高吟看落筆劇飲驚倒壺負罪不自知適意忘憂虞  
忽聞叩天閭言旋故山盧朋友不及謀親戚亦驚呼  
人生各有意何暇問俗徒嗟我好奇飾嘆公真丈夫  
天高片帆遠目斷清風徂惟應東宮保迎笑相携扶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并叙

轍幼侍先君開嘗遊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哥連  
久之元豐五年以謫居高安景福順公不遠百里  
惠然來訪自言昔從訥於圓通逮與先君遊歲月  
遞謝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訥之化去已  
十一年而順公年七十四神完氣定聰明了達對  
之依懷想時昔作二篇贈之

屈指江西老多言劍外人身心已無著鄉黨漫相親  
竄逐知何取周旋意甚真仍將大雷雨一洗百生塵

又

念昔先君子南遊四十年相看順老在想見訥師賢  
歲歷風輪轉禪心海月圓常情計延促無語對潸然  
次贈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昔在京城南成均對茅租清裝屢屢過不顧車擊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時有江南生能使多士服同儕畏鋒銳兄弟更馳逐  
文成劇翻水賦罷有餘燭連收額底益未耗髀中肉  
飛騰困中路踴勉啄場粟歸來九江上家有十畝竹  
一官粗包累萬卷中自足還如白司馬日聽杜鵑哭  
我來萬里外命與江波鱗罪重愆故人囊空仰微祿  
已爲達士笑尚謂愚者福米鹽日草草奔走長碌碌  
夾書憊貪病佳句爛珪王多難畏人知胡爲強題目  
租年慕桑梓歸念寄鴻鵠但願洗餘愆躬耕江一曲

又

共居天地中大類一間豈惟排出高下何異車轉轍

死生本晝夜禍福固倚伏誰令塵垢昏混與紛華逐  
譬如薪中火外照不自燭感君探至道勸我戒菜肉  
虛心有遺味實腹不滯粟芥數謝桃杏清助比松竹  
息微知氣定睡少驗神足胡爲嗜一飽坐使百神哭  
要知丹砂異不受腥腐觸可林山憐安日縛斗升祿  
君看出世士肯背世間福寧從市井游與衆同碌  
不願束冠裳腰金佩鳴玉斯人今何在未易識凡目  
恐在廬山中飛翔逐黃鵠試用物色尋應欲紫芝曲

又

百病侵形骸漸老同破屋中有一寸空能用輻輳設



忽如卅砂走不受凡火伏前暗意不遠後躡愈難逐  
將炊甌中飯未悟窓下燭聰明役聲形口腹嗜魚肉  
塵泥鬚泉井荆棘敗禾粟未知按妙指漫欲理絲竹  
廬山多名緇過客禮白足達觀等存亡世俗強歌哭  
雖然金石心不畏蚊蚋觸順忍為衾衣供施謝榮祿  
真人我自渡海笑徐福象皆指庸庸自顧非碌碌  
愧君詩意厚桃李報瓊玉翠網羅象禽有後非一目  
啞歌定無用要自取黃鶴君看大方家慎勿留一曲

又

治生非所長兒女驚蒲屋作官又迂踈不望載朱轂

因緣罪罪苦未許即潛伏空餘讀書病日與古人逐  
老妻憐眼昏入夜屏燈燭上官念貧窶時節饋醢肉  
衰年類蒲柳世事劇麻葉數日望歸田寄語先栽竹  
文章亦細事勤苦定何足君詩四相攻欲看守陴哭  
愧無即墨功不解火牛觸自非太學生彫琢事干祿  
安心已近道閉口豈非福胡爲調狂詞玉石相落祿  
腹中抱丹砂舌下漱白玉作詩雖云好未免亂心目  
奔秋教二人不取志鴻鶴摩詰非不言遺韻寄終曲

陰晴不定簡唐觀秘校并教吳二君五首

積雨春連夏新晴忽復陰江痕漲猶在梅氣潤相侵





蕉紆還須脫圖書新不禁江南舊風俗愁絕北來心

又

蠶眠初上簇麥熟正磨鎌雲氣重重合江流夜夜蒼  
蒼人甚困多病我仍蕪欲就橋南宿單衣莫雨霜

又

漲江方斷渡小棹信輕生會賤誰憐汝漂洋空自驚  
一官終竊食何計早歸耕忽發驢人恨淒涼又未平

又

西隣豫章客病骨瘦藥藥清夜眠孤枕終朝飽  
簞  
兩多愁不出誰罷未應餐約我晴相過門前泥欲乾

二子薪中楚相攜洋上游盤鹽聊度日爰象又忘憂  
寂寞君何病驅馳我自羞何時采芹處求日看烏鵲



樂城集卷第十二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風光四月尚春餘  
逢雨初乾積潦除  
古寺蕭條仍負  
郭閑官跡散亦  
有與摘茶戶外  
悉黃葉掘荳林  
中間  
綠蔬一飽人生  
具易足試營茅  
屋傍僧居

送高安羅令審禮

一邑憂勞水旱中  
牛刀閑暇似無功  
政成仍喜新鶯  
熟歸去還將舊  
紫空清白久聞  
誇父老沉埋誰  
爲想  
諸公謫居長恨  
交游少悵望看  
興又欲東



卷十一  
十九

樂城集卷第十二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風光四月尚春餘  
逢雨初乾積潦除  
古寺蕭條仍負  
郭閑官跡散亦  
有與摘茶戶外  
悉黃葉掘荳林  
中間  
綠蔬一飽人生  
具易足試營茅  
屋傍僧居

送高安羅令審禮

一邑憂勞水旱中  
牛刀閑暇似無功  
政成仍喜新營  
熟歸去還將舊  
橐空清白久聞  
誇父老沉埋誰  
爲想  
諸公謫居長恨  
交游少悵望看  
興又欲東



卷十一  
十九

送唐觀

溪上幽居少四隣西家幸有著書人經年食菜誰憐  
瘦終日題詩自不貧身在江湖釣竿地心馳蘭會戰  
車塵此行便有飛騰處天殺年來老病身有詩常欲  
為陳西言

唐觀有  
名之志

次韻唐觀送姜應明謁新昌社海

夫子雖窮金浩然輕策短笠傲江天薄遊到處唯耽  
酒歸去無心苦問山津上講官殊不俗山中老薄亦  
擬仙田從未足還辭去欲向曹溪更問禪姜如特方  
作履之行

新種芭蕉

芭蕉移種未多時濯濯芳莖已數圍畢竟空心何所  
有歌傾大葉不勝肥蕭瑟莫雨鳴山樂俱藉秋霜脫  
弊衣堂上幽人觀幼久逢人指示此身非

次韻姜應明黃檗山中見寄

垂老閑居味更深此身隨世任浮沉北窗未厭曲肱  
卧西洛能傳掩鼻吟疋馬徬徨猶寄食弊裘安樂信  
無心我今漂汨還相似同愧高僧支道林

次韻黃大臨秀才見寄

故人聚散霜前葉往事耽茫風際煙遊宦一生非有  
已隱居萬事不由天崎嶇權竅力謀食嚼傲山林肯



計年類已將心問盧老相逢它日笑風顛

次韻李朝散游洞山二首

古寺依山古幾峯精廬勢第類天宮三年欲到官爲礙  
百里相望意自通無事佛僧何處著入羣鳥獸不妨  
同眼前簿領何時脫一笑相看丈室中

又

僧老經時不出山法堂延客未曾關心開寶月嬋娟  
處身寄浮雲出沒間休夏巾緝誰與共迎秋水石不  
勝閑近來寄我金剛頌欲指曾中無所遷

簡學中諸生

泮水秋生蕩菴涼莫寫燈火亂螢光國舌粗足惟煩  
讀菽粟才供且自強羽翰暗催新節物弦歌不廢近  
詩章腐儒最喜南遷後仍見西離白鷺行

以寄酒送柳真公

床頭釀酒一年餘氣味全非卓氏壺送與幽人試嘗  
看不應知是百花釀

次韻柳見答

桂酒無人寄豫章江西官廳惟羈愁牢落送誰當  
煎屋窻真牽強慙愧山蜂久蓄藏江上踏鱸橙正熟  
山頭吹帽菊初香香流具日俱陳迹笑說過從想未



忘

披仙亭晚飲

落日欲沒多雲煙  
南山騷鴉歸北山樓臺城上半明  
滅燈火橋頭初往還  
江西八月熱猶在坐中選客頭  
欲班何時解網聽歸去  
黃花白酒踈籬間

余居高安三年每晨入莫出輒過聖壽訪聽  
長老謁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歲月既

久作一詩記之

朝來賣酒江南市日莫歸爲江北人  
禪老未憚來請數漁舟空怪往來頻  
每慙菜飯分齋鉢時乞香泉洗  
扇身世味漸消  
婚嫁了幅巾繡襖許相親

次韻子瞻或舊見寄

少年晚世味徘徊不能去  
老來悟前非尚愧昔遊處  
君才最高時鶴行鷄羣中  
我雖非君對顏以兄弟同  
結髮皆讀書明月入我牖  
縱橫萬餘卷臨紙但揮手  
學成竟無用掩卷空自疑  
却尋故山友重赴幽居期  
秋風送餘熱毋毋如人老  
衣裘常及時田廬亦須早  
種竹竹生荀種稻稻亦成  
浩歌歸來曲曲終有遺聲

次韻和人豐歲

風雨迎寒欲勞農今年真不負元豐  
蓋藏共荷官無



授服食安知帝有功草笠黃冠將蜡祀羔羊朋酒亦  
幽風請君早具躋堂候退食委她正自公

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女子勿言弱男兒何必強君看張夫人身舉十五喪  
頭上脫并理篋中斥襦裳築墳連丘山松栢鬱蒼蒼  
親戚不爲助涕泣感道傍昔有王氏老身為尚書郎  
親死棄不葬奪棺日翱翔白骨委蕪陔官遊在岐陽  
一旦有丈夫軒輅佯狂相面識心腹開口言災祥  
嗟汝平生事不了令誰當汝身暖絲綿汝口井稻梁  
衣食未嘗廢此事乃可忘一室中肝心投身拜其墓

傍人漫不知相視空茫茫終言汝不悛物理又必償  
兒女病手足相隨就淪亡鄙夫本愚悍過耳風吹牆  
明年及前期長子憂肝癆一麾守巴峽雙樞還故鄉  
弱息雖僅存孺躄亦非良誰言天地寬網目固自張  
古事遠不信近事世所詳企張非求福禍敗當懲王  
知右末年李士寧言上其事於右扶風其後張氏孫  
夫人南郡人凡推官常南作詩言其費遺余同作并  
言李生言或  
足以警立云

次煙字韻答黃虞堅

病卧江干鬢帶雪老捻書卷眼生煙貪如陶令仍耽  
酒窳似湘蠶不問天令弟近應憐廢學大兄昔許叩



延年比聞蔬茹隨僧供相見能容醉後顏於齊州以

東軒長老二絕 并叙

始余於官舍營東軒彭城曹君煥子文自浮光訪  
余於高安道過黃岡家兄子瞻以詩送之曰君到  
高安幾日廻一時并致舊塵埃贈君一籠半收取  
盛取東軒長老來君過廬山見圓通知慎禪師出  
詩示之師嘗與余通書見之欣然明日謂君昨見  
黃州詩通夕不寐以一偈繼之曰東軒長老未相  
逢却見黃州一信誦何用揚眉實目擊湏知千里

事同風吾野人不能效為書君為我誦之而已君  
既至未暇及此客有自廬山至者曰慎師送客出  
門入丈室燕坐而寂若乃具道其事余感之作  
二絕其一以各子瞻其二以答慎也

東軒正似虛空樣處處人家能解處縱使盛來無著  
處寧常有老師兄行  
檐頭捲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  
寂亦無一物可擔廻

題方子明道人東窓

紙窗雲葉淨香篆細煙青客到催茶磨泉聲響石罅





彈丸每應世訣問無純贈我刀圭藥年來髮變星

大詞

閉門何所事毛髮日青青齒豁山屐塵生貫百研  
調心開具禁拔柄讀難經定起無人見寒燈一點星

題安王道

投竄千山恨不深扁舟夏涉氣如蒸重來疋馬君河  
事歸去飛鴻我未能養氣經年惟腹業讀書終夜有  
寒燈安心且作衰慵伴海底鯨魚會化鵬

王慶支阿悅詞二首

風踏殊不昧聲名豈偶然長途催驛騎爽氣激鷹鷂

意茂成遺恨松楸卜遠年凄凉故吏書誰泣荒封南

又

京塵昔傾蓋江國見佳城零落舊冠劍艱難孝弟兄  
存亡看世俗意氣憶平生曉鐸知人恨幽音亦未平

次韻陳師仲主簿見寄

朽株難刻畫枯葉任凋零舊友頻相問村醪獨未醒  
山牙收細茗江實得流萍頗似申君子都忘足被刑

寄題江渙長官南園茅齋

白髮辛勤困小邦塵勞生使將心降河陽罷後成南  
圃彭澤歸來卧北窓畦畔草生親荷鉢床頭酒熟自



傾紅因君遣我添歸興舊有茅茨濯錦江

詠霜二首

江南雪不到霜露浦山村紙被吹墮厚才簪笑瓦溫  
何曾疑去淅有意隔朝暝底日身無事高眠不出門

又

清霜欺客病乘夜過窓扉半睡依爐暖細聲聞葉飛  
蕉綸空滿篋砧杵旋催衣起看庭前草松筠未覺非

次韻吳厚秀見寄

壯心摧折漸無餘早歲爲文老不如登木求魚知我  
拙循窠覓兔笑君踈清樽獨酌夜方半白髮潛生歲  
欲除久恐交親還往絕床頭猶喜數行書

乾荔支

含露迎風惜不嘗故將赤日損容光紅消白瘦香猶  
在想見當年十八娘

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首

井底屠酥浸舊方床頭冬醖聚瓊漿舊來喜與門前  
客終日同爲酒後狂老大心情今已盡塵埃鬢髮亦  
無光江南晉滯歸何日萬里逢春思故鄉

又

放逐三年未遣回復驚爆竹起春雷新年粗有樽中



桂寄遠仍持嶺上梅莫笑牛狸抵羊酪漫將崖蜜代  
官酪二君本肯嫌貧病猶得衰顏一笑開

寄梅仙觀楊智遠道士

道師近在真人峯欲往見之路無從去年許我入城  
市塵埃暗天待不至莫往莫來帶我心道書寄我千  
黃金重衣肉食思慮短文字滿前着不見口傳指授  
要有時脫去羅網當見之梅翁漢朝南昌尉手摩龍  
鱗言世事一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驎驛紅鬃我今  
雖復墮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它年策足投名山相  
逢拍手一破顏

春雪

溫風吹破臘留雪惱新春信逐殘梅到花從半夜勾  
旋消微覆瓦狂下亦欺人翠竹時聞落埋萱久未伸  
山川濛不辨樓觀洗成新擁褐僧方睡開門客屢頻  
曉煙知歲給履迹笑吾貧畦凍初生韭泥融正賣薪  
寒魚爭就山濁酒頗無巡預喜田宜麥粢凍餅餌頻

贈石臺問長老二絕 并叙

石臺長老問公本成都吳氏子棄俗出家手書法  
華經字細如黑蟻前後若一將誦之萬遍雖老而  
精進不倦曾不至席者二十有三年余來高安以



鄉人相好蓋余懶而好睡見之惕然自警因贈之

二小詩云

法達曾經見老盧半生勤苦一朝虛心通口誦方無  
礙咲把共營細字書蜀中黃姓性有古山人吳來  
善細書死後猶妙可愛

蒲團布袖一繩床心地虛明睡自亡長伴空中月天  
子東方行道到西方

和毛國鎮白雲莊五詠

物泉軒

卜築高深已有山起居清潤可無泉穿牆白練秋聲  
細撼屋清銅晚色鮮已放魚蝦嫌跳擲更除蘋藻任

游澗只應明月中宵下長共禪心相向圓

平溪堂

清溪似與隱君謀故入堂前漫不收盥手從今休汲  
井浮觴取意便臨流花漂澗谷來應遠石激琴箏久  
未休莫把朱欄強圍遶山家事事要清幽

眺遠臺

山似高人長遠人不登高處見無因築臺土石無多  
子照眼峯巒得許新陣馬奔騰時絕遠風濤舒卷忽  
無垠白雲自是逃名處猶恐此中藏隱淪

濯纓庵



臨池濯足惜米清纓上無塵且強名橫木爲橋便獨  
往結茅依鳧類天成往還漸少人誰識寢食無爲身  
轉輕有似三吳朱處士釣魚誰與話西征

白雲莊偶題

歸去攜家住白雲雲中猿鶴許同羣陶公酒後詩偏  
好疎傳金餘客墨醺芒屨潛行逐漁釣壺漿時出勞  
耕耘却看人世應微笑未熟黃粱畫夢紛

次韻王適落日江上一首

寒煙暮清江漁唱扁舟上江轉少人家自此知安往  
維舟倚棹舞明月濁相向欲脫醉塵醒還逐輕鷗颺

又

稍息南市喧初上東山月帶魚忽驚湧訊馬時斷絕  
落葉誤投簾繁霜凝積雪苦寒良難久愛此元氣潔

張秀才見寫陋容

潦倒形骸山上樗每經風雨帆凋踈勞君爲寫支離  
狀異日長看老病初落筆縱橫中自喜賦形深穩妙  
無餘偶然掛壁低頭笑俱幻何妨彼亦如

同王適曹煥遊清居院步還所居

身爲江城吏心似野田叟尋僧忽忘歸飽食莫攜手  
畏人久成性路遙古城後茅茨遠相望鷄犬亦時有



八選市井罷日落狼兔走迴風吹橫煙燒火卷林藪  
草深徑漸惡荆棘時掛肘褰裳涕洟如斜絕汗池口  
杖荒分岑寂飲側吾自取二君獨何為經歲坐相守  
遊從乏車騎飲食厭菘韭周旋未忍華辛苦亦何負  
歸來倚南窓試把樽中酒笑問黃泥行此味還同否  
子影請居齊安自安自安自安自安自安自安  
况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永故云

次韻王適春雨

久選客禁往還稀風雨蕭條只自知春色有情猶入  
眼客愁無賴巧侵眉山僧寄語叔茶日野老留人供  
社時又住不須嫌寂寞此間偏與拙相宜

和子瞻蜜酒歌

蜂王舉家千萬口黃蠟為糧蜜為酒口街澗水拾花  
鬚沮如滿房何不有山中醉飽誰得知割脾分蜜曾  
無遺調和知與酒同法試投麴蘖真相宜城中禁酒  
如禁盜三百古銅愁杜老先生年來無俸錢一斗徑  
須釐一倒儲糟不聽漁父言煉蜜深愧仙人傳掉頭  
不問辟投藥恣飢不如長醉眠

次韻講律李司理憲見贈

強將羔鴈聘黃晞破褐踈巾倚夕暉禮律縱橫開卷  
書藜塵冷落尚賢非日尚几案弦歌罷夜未窓扉燈



火微猶喜江邊莫春近舞雪風雨得同歸

次韻王適遊陳氏園

宿雨晴來春已晚衆花飄盡野猶香舞雪便可同沂  
上飲揆何妨似洛陽新園近聞穿沼閣漲江初喜放  
舟長舟來簿領繁人甚何計相隨入醉鄉

答孔平仲二偈

熟睡將經作枕頭君家事業太悠悠要須睡著元非  
睡未可昏昏便爾休  
龜毛兔角號空虛既被無収豈是無自有直無遍諸  
有證尤何礙也嫌渠

次韻柳真公閑居春日

春寒漸欲減衣綿雨勢冥冥水拍天一局無言消日  
未新詩得意許人傳惜花田地應慵掃謀筍蒲離可  
細編好事報君知我喜同官欲到得閑眠

次韻王適東軒卽事三首

新竹依牆未出尋牆東桃李却成林池塘草長初饒  
夢村落鷓鴣啼恰稱心江蒲船頭朝欲轉泥融屐齒莫  
尤深閉門憐子成書癖試買村醪相伴斟

眼看東隣五畝花茅簷竹戶野人家過牆每欲隨飛  
蝶歸舍誰憐已莫鴉幽客偶來成晚飯野僧何日寄



續城集 卷之二

新茗三年氣味長如此歸計遲遲也自嘉  
北園春草徑微微未用頻教翳綠茨蜂陣紛紛初養  
窠繁巢淺淺欲生兒客情流水蕙山楚歸亭遊絲向  
日新懶病相將渾欲慣賴君索我強裁詩

送李憲司理還新喻

采芹芹已老浴沂沂尚寒刺繡長嘆息首緒正聞干  
黃卷忘憂易青衫行路難端耕未有計且復調開官  
問黃藥表老疾

四大俱非五蘊空身心河岳盡消鎔病根何處容他  
住日夜懷將藥石攻

後次題字額答黃大臨庭堅見賓二首

水竹遮藏自一川日高茅屋始炊煙犬豕春米新秋  
後麥粒齋茶欲社天冠蓋只今成棄物衫松它日記  
我年定庶笑我勞生在卯壁聞呼衣為顏

十載懷思寤寐間新詩熊度北雲煙清風吹我無千  
里明月隨人共一天歸去林泉應避暑北征道路恐  
經年與君共愧知特鶴養子先依黑栢頭

次韻子瞻臨摹新葺南堂五絕

江聲六月撼長堤雪嶺千重過屋西一葉軒昂方斷  
渡南堂蕭散夢寒淡





旅食三年已是家堂成非陋亦非華何方道士知人意投與爐中一粒砂

北牖清風正滿床東坡野菜漫充腸華池自有醍醐味丈室仍聞薝蔔香

隣人漸熟容賤酒故客親晉為種蘿住穩不論歸有日船通何患出無車

客共知公醉欲眠酒醒寒月墮江煙床頭復有三升蜜貧困相資恐是天

次韻王適大水

高安昔到歲方開大水初去城如墟危譙墮地瓦破

裂長橋斷纜船逃遁禦浮隙穴亂草蟻奔走沙磔摧嘉蔬里間破散兵火後飲食弊陋魚蝦餘投荒室後有便地遇災祗復傷羸軀人言西有蛟蟹穴閩年每與風雷俱漫漶溢怒游蕩傾崖拔木曾湏吏避豚浪走不復保老稚裸泣空長吁滯留再與茲水會淪胥未晒斯民愚人生所遇偶然耳得失何用分鑄錙

贈三局能師二絕

得失從來似偶然因師聊復問行年此生竟墮陰陽數方信修行力未全

旋食江干秋復春歸耕未遂不勝貧憑師細考何年



月可買山田養病身

臨川陳憲大夫挽詞二首

一時冠蓋盛臨川直亮推公益友先淡泊朱絲初少  
味蕭疎翠竹又彌鮮崎嶇處世曾何病奔走成功亦  
偶然天理踈更終不失雍雍令見子孫賢

五月扁舟憶過門哀憐逐客爲招蒐開樽不惜清泉  
繁揮汗相看白雨纒病起清言驚苦瘦歸休尺牘尚  
相存秋風灑滿松楸外談笑猶疑對竹軒 公家有  
竹軒傲管賦詩

次韻知郡賈蕃大夫思歸

江城漂泊最多時邂逅誰令長者期得坎浮槎應有  
命投林鷺鵲且安枝何年笑語還留客終日勤勞效  
問兒鈴閣清虛非此比秋風歸興恐非宜

又不作詩呈王適

憐君多病仍經暑笑我微官長坐曹落日東軒談不  
足秋風北棹意空勞懶將詞賦占鶻腹頻夢江湖把  
盞登筆硯生塵空度日他年何用繼離騷

喜王華承事北歸

同罪南遷營最遠來流北下喜先歸謂言一笑秋風  
後却傾千山驛路非霜外雲煙隨夢遠江邊魚蟹爲



人肥還家嫁女郎無事卧讀詩書畫捲弄

予初到筠即於酒務庭中種竹四裝杉二本  
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賦

短篇呈同官

種竹成叢杉出簷三年慰我病厭蕪除亂葉風初  
好封植派根筍自添高節不知塵二尊堅姿試待雪  
霜露獨君留取障斜日仍記當年此滯淹

和王聖見寄二首

南還春及秋江湖未云平  
遣此歸路長始悟行日遠  
幽憂脫沉痾清夢驚  
兢兢行行逢故人笑語雜悲泣

又

江秋北風多歸帆未應駛  
天寒鴈南向家書空滿紙  
契闊幸安平婚嫁酒纒理  
交遊何為者空復念君至

又

折葉每安心連環非所計  
感君扁舟返念我一屢廢  
懷樂全老疇昔忘言契  
丹砂儻已成白首願終惠

後次韻

滕王閣在誰搗手徐孺湖寬可放情  
楚客解書南國恨秦箏助發上林鶯  
繁艷獨負杯中物擁鼻知逢洛下生  
問得長齋添夢想蓬窓燈火連天明



定國寺黃目魯直合格  
舟中燈火終夜而結

孔毅父封君挽詞二首

交契良人厚家封季婦賢詩書中有助蘋蘩歲無愆  
象服期它日恩封獨此年神傷自不覺平客問潸然

又

別日笑言重歸來藥餌憂鐘歌掩不試其業亂誰收  
恨極囊封在情多壚水網理文應自作一一記微歎  
上高息軒起亭二絕

山下清谿谿上市谿光山色映人煙幽亭正在人煙  
裏長與谿山共寂然

溪父起收署下鰓山翁起賣焙中茶長官亦與入俱  
起笑擁黃紬叔早衙

九月十一日書事

東墻瘦菊午開花九日金細已自嘉黍麥候遲初響  
壘米鹽法細未還家潑酪昨夜驚泉涌洗盞今晨聽  
婦誇歸採菜重一酌不須怪問日時差

和王適寒夜讀書

久從市井役百事廢不理感君讀書篇惜此寒夜晷  
殷勤附燈燭晷勉就圖史遠巡揖虞夏汗漫馳劉李  
斯文家舊物早歲風從事一從暮羶腥中棄如弊履



今夕亦何夕，忽如舊遊。至終篇，再三歎。惟枕不成寐，  
人生無百年，所欲知有幾。懸石未必得，奔走若趨市。  
微言寄翰墨，開卷入心耳。胡爲棄不收，所逐在難覓。

和王適新葺小室

向日堂東一室存，竹爲窓壁席爲門。心如白月光長  
照，氣結丹砂體自溫。飯軟莫嫌紅米賤，酒香故取澄  
醅。渾它年一笑，同誰說伴我三年江上村。

病中賈大夫相訪因遊中宮僧舍二首

江城寒氣入肌膚，得合歸來強自扶。五馬獨能尋杜  
老，一床深愧致文殊。體虛正覺身如幻，談劇能令病

自無明日出門遲。授後年來真畏酒家壚。  
東隣脩竹對僧家，亂柳枯桑一徑斜。送客惜曾迂短  
策，使君何事駐高牙。蕭條已似連村塢，邂逅應容設  
晚茶。慙愧病夫無氣力，隔牆空聽吏兵譁。

和王適炙背讀書

少年讀書處，寒夜冷無火。老來百事慵，炙背但空坐。  
眼昏愁細書，把卷惟恐卧。寒衣補故褐，家醪熟新糯。  
微燄窸影斜，暖腹雲陰過。昏然偶成寐，鼻息已無奈。  
兒童更笑呼書冊，正前墜。衰懶今自由，不復問冬課。

同王適賦雪



北風吹雨雨不斷  
滴滿虛空作飛霞  
紙窗兩掛不成  
眠茅屋無聲時  
一汝烏鳥錯莫  
寒未起庭尸空  
明夜驚且重  
城復閣爛生光  
絕澗連山漫不  
見夾砌雙杉  
先更碧滿田百  
草埋無爛城中  
閑戶無履迹市  
上孤埕教裝受細  
排玉簫短垂唇  
暗結輕米時入  
研撥灰有客顧  
博俎逐免何人  
試鷹犬未容行  
役插車轂想  
有老農狀麥飯  
一來江城若俄  
頃四見白花飛  
面旋覺看酒甕  
誰敢嘗歸踏水  
泥屢成澱年來  
橋板斷不遍笑  
出言與足憂患  
到家昏黑空自  
嘆想婦勤勞每  
長歎牀頭有酒  
未用沽囊裏無  
錢不勞舞更令  
雪片大如手  
終勝溪瘴長  
熏眼告猶能  
不出門與衣  
共子成高  
識



學城集第卷十三

詩八十六首

除夜

老夫不自覺歲除空一驚  
深知無得喪久已罷經營  
黃宏讓前失清樽借後生  
何年遂踈懶伏膺任躬耕

種蘭

蘭生幽谷無人識  
客種東軒遺我香  
知有清芬能解  
嫩更憐細葉巧凌霜  
根便密石秋芳早  
叢倚脩筠午  
蔭涼欲遣藤蕪共  
堂下眼前大見楚詞章

上元夜



學城集第卷十三

詩八十六首

除夜

老夫不自覺歲除空一驚  
深知無得喪久已罷經營  
黃宏讓前失清樽借後生  
何年遂踈懶伏膺任躬耕

種蘭

蘭生幽谷無人識  
客種東軒遺我香  
知有清芬能解  
嫩更憐細葉巧凌霜  
根便密石秋芳早叢倚脩筠  
午蔭涼欲遣藤蕪共堂下  
眼前大見楚詞章

上元夜





新春收積雨明月滌微雲照水疎燈出因風遠禁聞  
天涯仍有節人事竟何分賞酒真拘束何時一醉醺

次韻王通元夜二首

燄光欲疑不驚風月色初晴若發蒙羈客不眠詩未  
就遊人半醉夜方中荒城燭燿相明滅野水芙蓉亂  
白紅知欲訪僧同寂寂應憐病懶畏曠

宿雨初乾試火城端居無計半遊行厭看門外繁生  
動想見僧窻一點明老罷逢春無樂事夢回孤枕有  
鄉情重因佳句思樊口一紙家書百鎰輕

王子立與遲等遊陳家園橋敗幾不成行晚

酒務往見之明日雨作偶爾成詩

桃李城東近不邊偶聞花發喜相邀斷橋似欲妨佳  
思好雨猶能借此朝隨分開樽依綠草偶然信馬及  
餘瓢重來莫道無閑暇紫燕黃鸝日漸嬾

幽蘭花二絕

李徑桃蹊次第開穠香百和襲人來春風欲揜秋風  
巧催出幽蘭繼落梅

珍重幽蘭開一枝清香耿耿聽猶疑定應欲較香高  
下故取羣芳競發時

胡長史祠堂



白首青衫仍隱居晚澗環堵就安與生身忽改蒸嘗  
地函丈空悲謀解餘笊子瓔珞相照耀兒孫松桂共  
扶疎我來恨不聽遺老空怪鄉鄰盡讀書

孫賓叟道人

萬里飄然不繫舟酒盃一笑便相投千金不換金丹  
訣何事惟須一布裘

新橋

六月長橋斷不收朱欄初喜映春流虹腰宛轉三百  
尺鯨背參差十五舟入市燕蘇看絡繹歸家鹽酪免  
遲留病夫最與民同喜卯酉忽忽無復憂

魯子宣郡太僕詞二首

族大徽音遠年高福祚多生兒盡龍虎甘國裂山河  
象服驚初揜理文信不磨送車江郭滿咽絕聽哀歌

又

安輿痛西北丹旆歷江湖存沒終無憾哀榮兩得俱  
新封崇馬鬣餘福薦浮國家法蘋蘩在空堂始一虞

曾子固舍人挽詞

少年漂泊馬光祿末路騫騰朱會稽儒術遠追齊後  
下文詞近比漢京西平生碑版無容繼此日銘詩誰  
爲題試數廬陵門下士十年零落晚星低



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絕

適入僧房花照眼細尋芳徑蝶隨行歸時不怕江波  
晚漸有橋虹水上橫

小檻明窗會不住聞花芳草遠誰栽但須匹馬尋幽  
勝攜取清樽到處開

又次和遊小雲居

溪上浮蒼片片輕泝流登岸得山行僧房幽絕雲居  
小春口吟晴野色明求遠林棲直有道翁沮耕養亦  
忘情此身此息何年遂空使常談咲老生

次韻秦觀梅花

病夫毛骨日凋枯愁見米鹽惟醉倒忽傳騷客賦寒  
梅感物傷春同恤憫江邊不識朔風勁墻頭亦有南  
枝早未開素質夜先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鄰家小婦  
學閉閨靚粧惟有長眉掃菰芳已與飛霞競結子仍  
先百花老苦遭橫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  
物性空自知羞作繁華助老吳

復次前韻答潛師

隣君古木依巖橋江西飲盡酒彌倒野花幽草亦何  
爲嶮韻尚篇空自惱萬點浮淺輕長歎一枝過嶺仍  
誇早拾香不忍遊塵汗嚼藥更憐真味好道人遇物



心有得瓦竹相敲綠自掃誰知真妄了不妨令我至  
今思遠老妙明精覺昔未識但向閑窓看詩草浮雲  
時起黑四飛畢竟安能亂清吳

景福順老坐道古人插鼻語

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仍逢老順師插鼻徑參真面  
目掉頭不受別鉗槌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  
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

畫院屏

繩床竹簟畫屏風野水遙山霧雨濛長有灘頭釣魚  
叟伴人閑卧寂寥中

次韻王適哥別

遠謫勞君兩度行後將文字試平衡于時豈爲斗升  
祿聞道應忘寵辱驚未了新書誰與讀重晉佳句不  
勝情决科事畢知君喜俗學消磨意自清

次韻子瞻約來高安相別先寄遲迢遠却寄  
迢迢過野

老兄騎驃日百里據鞍作詩若瀾水忽吟春草思  
迷因之亦亦添丁子草兒盡長堪一笑老馬卧餐何  
日起聞兄畫室音舊人見面未曾離耳邊年最長  
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潒兒揚眉稍剛勁黨子温



純無慍喜我兄憔悴我亦窮門戶久衰真待爾但令  
我戰見頭角慨倒囊空定何耻家藏萬卷須盡讀此  
外一琴無所恃席中未用廢詩書閉憲吳看江山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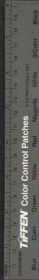
次韻子瞻端午日與從適遠三子出遊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過午一遠少壯樂日追老病苦  
丹心變爲灰白髮榮可數惟常理鉅機教子執援黍  
誰令觸網羅展轉在荆楚平生手足親但作十日語  
朝游隔捩攜夜卧困烝糞未敢廢楮詩已治芻靈祖  
亡生際風雲當貴若騎虎奈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

次韻子瞻留別三首

公來十日坐米軒手自披雲出別日小川滿日竟何  
有波浪翻天同一濕諸門迭出驚異狀問道伴歸終  
舊壁此行千里隔江河何人更問維摩疾  
野人性似修行僧長願幽居近林麓南遷無計脫簪  
組西歸誰爲裁松竹頭上白雲即飛蓋耳畔清泉當  
鳴玉洛川猶是冠蓋林更願高飛逐黃鶴  
東西南北無佳身竭末封胡四男子彫鏤不遺治章  
句爛漫先令飽文字踈慵嗟我厲之人生子夜中唯  
恐似傳家粗足不願餘同駕柴車還我里

次韻子瞻行至奉新見寄



四年候公書長視飛鴻臂十日番公談欲作白蓮會  
爲州使可語者注 輓瓜一遭繁賣酒長不在夜歸步  
逐世一二倍耳 江滑明月照清瀨心開忽自得語異竟非肯音一尊  
談笑間萬事寂家外欲同千里行奈此一官礙何年  
真樸耕舉世無此大

贈醫僧整清二絕

肘後醫方老更精鬢眉白盡氣彌清只應救病能無  
病豈是平生學養生  
門人又作開堂老庭楡看成合抱圍它日浴堂歸洗  
甘回頭選鮮放光輝

贈醫僧善正

老怯江邊癘癘鄉城東時喜到公秀歷言五藏如經  
眼欲去三彭自有方身厭速遊安靖然術因多病更  
深長時時爲我談尊宿曾入南公古道場

食菱

野沼漲清泉烏菱不直錢蟹肥蟹正滿石破髓初堅  
節物秋風早博愛夜月徧令人思淮上小舫藕如椽

香滯高安四年有餘忽得信聞當除官直揚

問馮成小詩書于屋壁

數間茅屋久蹉跎四見秋風入薜蘿北棹偶然追馬



羽南公誰復伴漁業三年賈傅驚吾老九歲劉郎此  
爾多此去仍家江海上不妨一葉弄清波

洪州上人少年讀書以多病出家居泐潭為  
馬祖偈塔以三絕句來謁答一首

早除即將少年正祖塔結緣歸故鄉習氣未消餘業  
在逢人依舊琢詩章

勉子瞻失幹子二首

人生本無有嬰幼妄聚手足非吾親何況妻與子  
偶來似可樂強作室家喜忽去未勉悲欣成嬰矜毀  
君家兩歲兒畢竟何自始變化速初心涕泗劇蠶水

吾儕近始悟造物耶復試道力竟未完聰明信難恃

又

夜懷不復領彼無愛輓心棄壁負赤子始驗愛子深  
誠知均非我胡為有不能一從二界遊又被百物侵  
朝與喜怒交莫與寵辱臨四物皆不勝生死獨未曾  
不經大火燒熟為真黃金棄置父子思長住庵檀林  
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

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

五年賣鹽酒勝事不復知城東古道場蕭瑟寒松姿  
出遊誠偶爾相逢亦不期西軒吳越僧菴擔未多時



言住西湖中巖谷涵清潯却昔閭井喧曲盡水石奇  
昔年蘇夫子杖屨無不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  
麋鹿盡相識况乃比丘師辯淨二老人精明吐琉璃  
笑言每忘去蒲榻相依隨門人几杖立往往聞談詞  
風雲一解散變化何不為辯入三昧火印塔長松欹  
淨老不復出塵尾清風施蘇公得罪去布衣拂霜髭  
空存磬間字鬱屈蟠蛟螭知我即兄弟微官此棲遲  
問向又自苦五斗寧免飢俯首笑不答且爾聊放嬉  
我兄次公狂我復長庚癡反復為計定知山中宜  
但欲畢昏娶每為故人疑君歸漫洒掃野鶴非長羈

將移績溪令

坐看酒壚今五年恩移最色稍西還它年貧富隨天  
與向日身心聽我閑山果似來應自飽蜂糖如土不  
須慳仲卿意向桐鄉好身後悉嘗亦此間

約洞山文老夜話

山中十月定多寒纔過開爐便出山堂象又叅綠自  
熟郡人迎請怪忙還問公勝法頂時見要我清談有  
夜閑今夕客房應不睡欲隨明月到林間

將之績溪夢中賦泊舟野步

扁舟逢野岸試出步崇阿山轉得幽谷人家餘夕陽





被畦多綠茹堆屋剝黃梁深羨安居樂誰今志四方

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

竄逐深山無友朋性還但有兩三僧共遊渤海無邊  
處扶出須彌最上層未盡俗緣終引去稍暗真際自  
虛滯坐令顏老時奔走竊比帶公愧未能

贈方子明道人

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為金世無對此人新術不肯  
傳闔戶泥墻畏天戒今子何為與我言人生貧富寧  
非天鉢鑿空竊枉心力整盛布褐隨因緣我來江西  
晚聞道一言契我心所好廓然正若大虛空平生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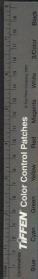
倆都除掃子一舊非淨慈師未斷有為非淨慈此術  
要將救飢耳人人有命何憂飢

回寄聖志聰老

五年依止白蓮社百度追尋丈室遊種待磨茶長展  
轉病蒙煎藥又彈番贊公夜宿詩仍作巽老堂成記  
許求回首萬緣俱一夢故應此物未沉浮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短舫漂浮真似葉小蓬低淺僅如巢幽吟口覺山川  
走因睡不知風雨交紅飯白醪供醉飽青蓑黃弱可  
纏包一竿鶴髮它年事萬斛龍驤任見嘲



官遊欲學林間鶴每到新年旋疊樂蓬謁龍船聊似  
屋漁樵把筆便成文不妨袖裏攜詩卷尚可床頭置  
藥包古史欲成身愈困客來未免答譏嘲

寄題孔氏頽樂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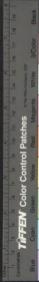
頽忘久已空頽井固小選荆榛斲蔓草中有百尺泉  
誰復飲此水累飯耕廢田有賢孔氏孫芟夷發濟源  
廢斥見纒刻古梵昏苔痕引瓶注脈梅千歲忽復然  
嗚哉古君子至此良獨難口腹不釋味四體不擇安  
過物一皆可孰爲我憂患既生未忘酒衛生未忘鍛  
欲忘富貴樂託物使自完無託中自得豈哉彼誠賢

徐孺亭

徐君鬱鬱湖底松陳君落落堂上棟湖深松茂不遭  
伐堂毀棟折傷其躬二人出處勢不合譬如日月行  
西東朝爲賓主兩相好一榻挂壁吹清風人生偶合  
何必同一朝利害更相攻先號後笑不須怪外物未  
可疑心習比干諫死微子去自古不辦汗與陸我來  
故園空歎息城東舊宅生茅蓬平湖十頃照清廟獨  
盡徐子遺陳公二人皆合配社稷胡不相對祠堂中

滕王閣

客從筠溪來歌及困一燕忽聞章貢餘泚薄天水接



風霜出州者草木見毫末勢奔西山浮聲動古城華  
樓觀却相倚山川互開闔心驚魚龍會目送鳧鷖滅  
遙瞻客帆久更悟江流闊使君東魯儒府有徐襜褕  
高談對賓液確論精到骨餘思屬湖山登臨寄遺堞  
騎王應笑滕狂客亦憐勃萬錢整一飯千金賣豐碣  
豪風坦凌蕩伊語終分袂歐陽文忠公嘗云王伯虎  
文氣律而喜人貴之如此  
帽車往空長江人來逐飛楫短篇竟蕪陋絕景費彈  
壓但常駕墨覩一醉付江月

次韻道潛南康見寄

一葉追隨魚與龍紅榼白酒幸年豐也知山色遙相

待苦畏君詩欲見攻乘興風帆終日去尋幽壑後及  
春同請君先入關先寺待濯清溪看玉虹

車浮

結木如巢承之以黃沉之水中以浮譏其處方舟  
載兩輪挽而出之漁人謂之車浮此詩所謂汕也  
與運适同作車浮詩

寒魚得汕便爲家兩兩方舟載小車謀食旋遭芳餌  
誤求安仍值積薪遮情存未免人先得欲盡要令物  
莫加身似虛舟任千里世間何處有旱宜

題都昌清隱禪院



北風江上落潮痕，恨不乘舟便到門。  
樓觀飛翔山斷際，松筠陰翳水來源。  
升堂狹島長窺坐，乞食帆檣莫遠村。  
誰道谿巖許深處，一番行草認元昆。  
長老惟是  
冒許子瞻  
有刻石

送章戶掾赴澧州

江船不厭窄，船窄始宜行。  
風暴長先過，灘頭一倍輕。  
迎親無惡處，禱養勝躬耕。  
澧上春蘭早，猶堪孺子生。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

莫發鄱陽市，晚榜彭蠡口。  
微風吹人衣，霧迷廬首山。  
舟人釋語笑，此是風伯侯。  
杙杙未及深，飛沙忽狂走。

昨宵轉車轍，冰水起同阜。  
舉帆落高張，斷纜已不收。  
我舟舊如山，此日亦何有。  
老心畏波瀾，歸卧寒燈牖。  
土囊一已從，萬竅無不奏。  
初疑丘山裂，復恐蛟蜃鬪。  
鼓鐘相轟轟，戛甲互磨叩。  
雲霓黑旌旆，林木萬弩發。  
曳柴噉人心，振旅擁軍後。  
或爲羈離吟，或作倉兕吼。  
衆音雜呼吸，異出殊囹圄。  
日中雷變疑，羽飛叢集穉。  
籊籊蓬響乾，晃蕩聽光透。  
堅凝忽成積，澎湃殊未究。  
紆緇鋪前洲，瓊瑤琢遙岫。  
山川蒼同色，高下齊一覆。  
淵深窺魚驚，野曠絕鳴雉。  
孤舟四鄰斷，餘食數升糗。  
寒齏伴盃盤，腊肉不滿豆。  
斃爽擁衾眠，微火拾薪構。

可憐道路窮坐使妻子語幽奇  
雖云極岑寂頃未期  
一年行將除茲歲直浪受朝來陰雲剝林表紅日漏  
風稜恬已收江練平不縟兩梁舞夷猶連峯吐奇秀  
同行賀安穩所識問癯瘦驚餘空自憐  
春陽著城邑屋瓦凍初溜跟難常有價爛熳醉醇酎  
正且夜夢李士寧過我談說神怪久之草草  
為其仍以小詩贈之

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  
人間飲食未須嫌  
歸去蓬室却無嘆

舟中風雪五絕

北風吹雪密霏稀雪勢漸多風力微  
孤棹獨依銀色界山川絕路欲安歸

曉風起浪作銀山夜雪爭妍布玉田  
風力漸衰波更惡通宵撒我正安眠

擁纜埋蓬不見船船窻一點莫燈然  
幽人未夜歌黃竹賴有丹砂煖寸田

濁醪龍飯不成歡白浪飛花雪作團  
窻外時來一雙鴨浮沉笑我不禁寒

江面澄清雪未融扁舟蕩漾水無蹤  
篙師不用匆匆去遙看廬山羣玉峯



題南康太守宅五老亭

五老高閑不入城，開軒肯就使君迎。  
坐中莫著閑賓客，物外新成六弟兄。  
雲氣飄浮衣袂爽，泉流灑落佩環聲。  
岌然終日俱無語，靜看相看得意明。

書廬山劉顛宮苑屋壁一絕

山西舊將本書生，歸老巖間未厭兵。  
卧聞布水中宵起，錯認邊風萬馬聲。  
雕弓掛壁耻言勲，出入樵漁便作羣。  
五馬親來看射虎，不愁醉尉惱將軍。  
伯輿已棄驪風，騶馬物仍存楊柳枝。  
一曲清歌尤近好，五陵故態未全衰。

再遊廬山三首

當年五月訪廬山，山翠溪澗寢食間。  
藤杖復隨春色到，寒泉頓與客心閑。  
巖頭懸布瓊茶足，峽口驚雷泛葉壑。  
待得前村新雨過，扁舟應復好風還。

憶自栖賢夜入城，道邊蘭若一僧迎。  
偶然不到終遺恨，特地來遊慰昔情。  
海外聲聞安至此，堂中天鼓為誰鳴。  
匆匆復向深山去，一壺醍醐飽粟罌。

詩中法

此山巖谷不知重，赤眼浮圖自一峯。  
芒屨隨僧踐黃



華曉光消雪頸長松石泉試飲先師錫午飯歸尋下  
寺鐘勝處轉多渾恐忘出山惟見白雲濃

汝陽阻風

鍾陵距池陽相望千里內江神欺我貧屨作風雨礙  
欲投皖公宿三日逢一噫孤蓬而空山朝食淡無菜  
白醪幸餘瀝黃卷漫相對飢吟非吾病疾走老所戒  
焦先近不遠蝸舍間尚在區區問養生借我一帆快

張嘉祐

道人何爲者陽狂時放言寶塔昔所播鐵券今尚存  
此張所言其漫浪難究恣執知彼根源草率方容膝  
俯仰羣肩跟無食輒行乞一飽當閉門爾來二十年  
未嘗變寒溫嗟哉豈徒然此意未易言偶來一笑喜  
但恐笑我昏

效韋蘇州調嘯詞二首

漁父漁父水上微風細雨青篛黃蘗袈衣紅酒白魚  
莫歸莫歸莫歸歸莫長笛一聲何處

歸馬歸馬飲詠江南南岸將飛却下盤栢塞北春來  
苦寒苦寒苦寒寒苦藻行欲生且住

至池州贈陳非秀才

淮陽學會舊相依常誦曹溪第一機却到江西心有



惜回看過去事皆非  
孤舟遠適身如寄  
二頃躬耕道自肥  
欲看齊山君去不  
關中徒侶近來稀

次韻程初入宣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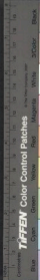
逸客安長道低蓬  
稱小溪雲添濕  
帆雨舟滯沒篙  
泥草綠耕牛健  
村深候鳥啼  
陶翁方作令  
歸去未成題

次韻侯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社甕壺漿接四鄰  
有與拄杖試紅塵  
慣眠林下三竿日  
來看城中萬井春  
世上升沉無限事  
樽前強健不貲身  
經過已足知  
公政長見車中有老人

次韻侯宣城疊嶂樓雙溪閣長篇

作官如負榜一負富且他  
不知息有處安問道  
遠邈我來拿江流却入宛  
溪水捨舟陸往寬  
行路極旬已名都  
便欲道往處賴公指  
仰攀疊嶂高俯閱雙溪美  
不惜勞來空但覺風吹斗  
雲煙變商壑歌吹聞近市  
俗遊得清曠行役有新喜  
公言頃榛穢斬伐從我始  
堰水種蒔蓮開山蔣梅  
李樵本待成陰養花安  
食子遺風群桓謝及老  
邀黃綺邦人魚依蒲  
食客我在汜春陰迫  
寒食謂我姑且止  
以余去鄉國屢把刀  
環視感公聽鶯脩禱我  
鳥鳴車馬邦逢故人寧  
後固辭理尚談雲漢上  
欄醉筆旣襄落日盡  
公歎推挽未應起





清城集

卷十三

初到績溪縣事三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偶

成四小詩呈諸同官一詩謝許梅制二詩謝正  
三詩謝三首四詩謝石照  
行年五十治在民初學催耕愧廟神無恨青山不容  
隱却看黃卷自辭貧兩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  
蹙鱗指點縣城如手大門前五柳正搖春

石門南出衆山巔沃壤清溪自一川老翁舊語田事  
樂春耕正及雨晴天可憐鞭撻終無補早向萊祠乞  
有平歸告佐梅曾文字麥苗含穗欲蠶眠

行盡清溪到碧峯陰崖翠壁盡杉松故昔石照遊行  
客上徹青山杖後重

兩開石照正新磨烏度後盤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  
百年來底事白鬢多

縣中諸花多交代江君所畫牡丹已過芍藥  
方盛偶寄小詩

仙來山色更成家慚愧潘生滿縣花想見清樽檻邊  
飲尚哥佳句壁閒誇根株未老年年好艷色方穠日  
日加聞道北遊無意味春深河上足風沙

楊玉溥日本翁

翁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風非翁中出問風本何從  
風亦不自知嘗復問大空空若是風穴既自與物同



同物起空性是物非風宗但執日本扇風來自黑窮  
幽花耿耿意羞春初佩何人香滿身一寸芳心須自  
保長松百尺有為薪

次韻答人幽蘭

次韻江法曹山間小酌

高情不奈薄書圍行揖青山肯見隨綠野逢花將盡  
日清博迨我正閑時簪別舞鸞欲生子華底新梅初  
滿枝笑殺華陽窮縣令床頭酒盡只頻眉

官舍小池有鷓鴣遺二小雛二首

半畝清池藻荇香一雙鷓鴣競悠揚來從碧澗泉安

在飛過重城毋自將野鳥似非官舍物等君昔是釣  
魚郎直言愧比奇章老得縣無心更激昂

清池定誰主鷓鴣自來馴知我無傷意憐渠解託身  
橋陰棲息穩鳥外往來頻勿食遊魚子從交長細鱗

次韻答人見寄

對案青口雲氣騰天將隙地養無能聽外迎暑梅將  
溜虛市無人冷欲冰寂默忘言慚社鷺倦想困睡比  
春鷹深知大府容衰病復值年來益泰登

次韻答人檻竹

倚倚元自直落落不須扶密節風催展清陰月共鋪



藏書卷第十三



叢長傲霜雪根瘦吐泥塗更種愁無地應須翦碧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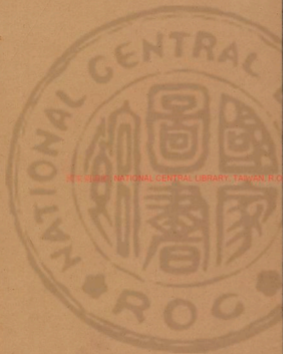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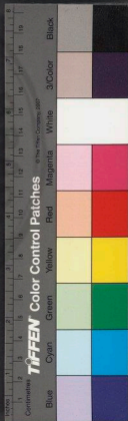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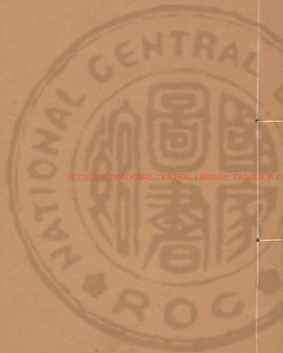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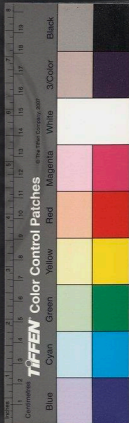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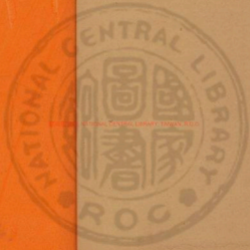
2013.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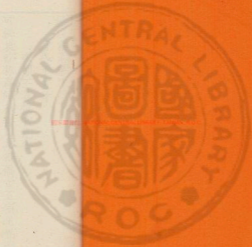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1000000000



樂城集卷第十四

詩八十五首

次韻王荅推官見寄

可憐衰病孰爲媒私喜鄰邦得儁才  
玉案愧無酬錦繡木瓜却用報瓊瑰  
風流似欲傳諸謝格律猶應學老梅  
始信山川出才士扁舟新自宛溪來

著宜人也

郭尉願惇夫以琳上人書詩爲示次韻

勦強冠裳四十餘同官早歲亦山居  
朝來過我三竿日袖有幽僧數紙書  
家住一廛何計及官供五斛未應無  
聞渠秋後來相訪脫粟藜羹只自如



次韻汪琛監簿見贈

連宵暑雨氣如秋，遊客不來誰與遊。  
賴有澹臺肯相顧，坐令彭澤未能休。  
琴疎不辦彈新曲，學厭誰令致  
束脩。慚愧邑人憐，病懶共成清淨勸遲留。

周昉畫美人歌

深宮美人百不知，飲酒食肉事游嬉。  
彈絲吹竹舞羅衣，白絳對鏡理翠眉。  
岌然高髻玉釵垂，雙鬢窈窕薄  
兼微宛轉蹙蹙。從嬰兒倚檀槽，檻皆有姿擁扇執拂。  
知從誰瘦者飛燕，肥玉妃俯仰向青樂。且悲九重深  
遠安得窺，周生執筆心坐馳。流傳人間駭心脾，飛瓊

小玉雲霧館長風吹，聞忽見之涼魂清夜那復追。  
老人衰朽百事非，展卷一笑亦胡為。特付少年良所宜  
病中郭對見訪

偶成三日寒，蒸熱知是多聞力。未全却問藥王求，妙劑  
慙非摩詰語。已虛圓勞公強說，脩行漸傾我方為。病  
垢纏應是床頭有新酒，欲邀佳客故留連。

病後

一經寒熱攻，微甯止似兵。戎道室虛柱木支，撐終未  
穩。筋皮收拾久，酒疎芭蕉葉。王要頂朽雲氣浮，游畢  
竟虛賴有衣中珠，尚在病中點檢亦如如。



復病三首

其一

病作日短至病消秋氣初山深足氣瘴俗儉少肴蔬  
藥亂曾何補心安富自除朝庭閔沂落已是

其二

寒作理冰雪熱攻投火湯今生那有此宿業未應亡  
委順一無損力爭徒自傷顏然付一棺是處得清涼

其三

一病五十日後爾當解官不才歸亦樂無食去猶難  
暹勉人應笑低徊已意關舊師摩詰老把卷靜中看

送琳長老還大明山

身老與世疎但有世外緣五年客江西掃軌謝往還  
依依二三若示我馬祖禪身心忽明曠不受垢汚纏  
馮成江東游欲別空悽然緣散衆亦去飄若風中煙  
高又三長老去之甚懸別後又老華陽本荒邑緇素  
去別山鳴之與聖壽全老化去  
明星懸偶然得老耐舊依育王山建公善知識不見  
十九年我昔未聞道問以所入門告我從信入授我  
晉眼爲舟舟百尺松起自一寸根南歸髮盡白尺書  
今始傳不知鄰邑中乃有門人賢百里走相訪觸熱  
汗雨翻懷中出詩卷清絕如斷蟬我適病寒熱氣力



才絲絳空齋默相向欲語不能宣  
永暇答佳意歸錫  
鎔金環空有維摩病愧無維摩言

病退

冷梳單衣小竹床  
卧聞秋雨滴心涼  
此間本淨何須  
洗是病皆空  
豈有方示疾  
維摩元自在  
放身南嶽離  
思量病根欲去  
真源在昨夜  
夢遊何有鄉

病後白髮

枯木自少葉不堪  
纏曉霜病添  
髮白梳落細絲長  
筋力從凋朽  
肝心罷激昂  
勢如秋後雨  
一度一淒涼  
答琳長老寄幽蘭白木黃精三本二絕

其一

谷深不見蘭生處  
追逐微風偶得之  
解脫清香本無  
染更因一嗅識  
真知

其二

老僧似識衆生病  
久在山中養藥苗  
白朮黃精遠相  
寄知非象馬費  
茶調

次潤侯宣城題疊嶂樓

小邑來時路宣城  
最近隣樓臺百年  
舊花竹一番新  
登覽春深日  
疑思病後身  
何時對樽酒  
重爲洗埃塵  
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



其一

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腹裏香。  
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

其二

百家小邑萬重山，慙愧斯民愛長官。  
粳稻如雲梨棗熟，督留聊復爲加餐。

其三

病後濁醪都少味，老來歡意苦無多。  
臨行寂寞空相對，不作新詩奈客何。

續溪二詠

豁然亭

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  
碧瓦千家新瀉雨，青松萬壑正生煙。  
經秋卧病聞斤響，此日登臨負酒丸。  
徑請諸君作佳句，壁間題我此詩先。

翠眉亭

誰安雙嶺曲，彎彎眉勢低。  
臨戶牖間斜，擁千畦鋪漾水。  
稍分八字放，遙山懸霽宿。  
雨峯點濕笑，恣晴雲草木。  
閑忽憶故鄉，銀色界舉頭千里見。  
蒼顏

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書其屋壁

來時稻葉針鋒細，去日黃花黍粒盈。  
久病終慙多感慨。



政豐年猶喜懋耕夫青山片添紅葉淥水星星照  
白鬚東觀校讎非老事眼昏那復競鉛朱

郭尉惠古鏡

涼如秋月照虛空遇水留形處處同一瞬自成千億  
月精神依舊滯留中

俗言以鏡子人眼  
之精者數難之云

歙縣歲寒堂

檻外甘棠錦綉屏長松何者擅亭名浮花過眼無多  
日勁節凌寒盡此生暗長茯苓根自大旄收金粉氣  
尤清長官不用求琴譜但聽風聲作弄聲

邵武游氏老人三清堂紫芝

黑龜赤鳳早逢仙白髮蒼顏老不衰丹鼎一丸深自  
秘紫芝三葉却先加煙黃暗日雲容薄色凝秋霜玉  
性奇何日刀圭救羸病盡艾荆棘種交梨

神宗皇帝祝詞三首

其一

稽古堯無作動邦禹有攻政新天地力事改漢唐風  
禮樂寰中盛梯航海外通華封徒有誦龍御忽棄空

其二

承平終不虛付託重艱難統接神孫正人依聖母安  
橋山封劍佩原廟見衣冠萬國纏哀處高陽繪相寒



其三

取士忘疎賤量書廢寢興  
言本何益玉殿最先登  
日角依稀想堯言涕泗稱龍  
節遠莫及零淚凍成冰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  
卅人夜解及明已  
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漂  
渺可愛遂以小舟  
遊之作二絕

其一

扁舟忽草出山來漸愧  
緩公舊釣臺舟子未應  
知此恨夢中飛楫定誰  
催

其二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  
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  
尋藥錄從今學取補僧  
閑

浙湖二首

其一

潮平海若一長呼潮去  
蕭條一吸餘初見千艘  
委泥土忽浮萬斛浙空  
虛映山少避會非久借  
勢前行却自如天地尚  
遭人意料來時使氣定  
龍珠

其二

疋練縈回出海門黃泥  
先變碧波渾初來似欲  
傾岩海正瀟真能倒百  
源流枿飛騰竟何在扁  
舟聊睨又





編年集 卷之四  
仍存自慚不作山林計來往終隨萬物奔

贈王海處士

候湖門外王居士平昔交遊遍海涯本種杉松爲老  
計晚將亭榭付隣家爲生有道終安隱好馬來遊空  
嘆嗟猶有束牟舊詩卷忻然對客展龍蛇上君其有  
乳名之曰披德其亭  
乳名貧處謂之矣

張揚山人卽昔所謂惠思師也余舊識之於  
京師忽來相訪茫然不復省徐自言其故戲  
作二小詩贈之

昔日高僧今白衣人生變化定誰知故人相見不相

識空怪解吟無本詩

聽誦長江近章句喜逢澄觀已冠巾醉吟揮弄清湖  
水誰信從前戒律人

次韻子瞻送楊傑主客奉詔同高麗僧遊錢塘

人言長安遠如日三帟住處朝日赤飛帆走馬入夷  
梁却渡吳江食吳橘玉門萬里唯言九行人淚墮陽  
關酒佛法西來到此間通滿會如屈伸手出家王子  
身心虛飄然渡海如過梁遠來欲見傾盆雨爲國成  
鋒裁角魚至人無心亦無法一物不見誰爲敵東海  
東邊定有無拍手笑作中朝客



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絕并叙

輒自績溪蒙恩召還將自宣城沿大江以歸家兄  
子瞻以書告曰不知道歎溪過錢塘一觀老兄將  
迹輒用其言既至吳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  
八日遊上天竺子瞻昔與辯才師相好今隔南山  
不得見乃作一小詩以寄之

我兄教我過東吳  
遠望山間無處無  
忽報冬潮催出  
地俗綠萍重  
道心鹿  
山色青冥  
禁未紅  
湖光燒碧  
曉無風  
行窈上下  
兩天  
望望斷南山  
龍井龍

井水中藏東海魚  
劍盆翻雨洗凡夫  
隔山欲共公相  
見  
莫道從來一滴無

元稹參政挽詞

吳越明天功在民  
當年卿相亦仁人  
曾孫終與元豐  
政故老猶知異代  
因吏治清明開白  
日文詞俊發吐  
青春鄴都從事  
堂中客涕灑高原  
栢子新

過王介同年墓

平生使氣坐生風  
徐扣方知學有功  
應奉讀書無復  
忘慮翻忤物自甘  
窮埋根射策又彌  
香投老為邦悻  
莫攻墳木未須驚  
已拱少年我亦作  
衰翁

同舍制科



便年輩少  
人老矣

將遊金山寄元長老

龍砂施佛佛欣受  
怪石供僧僧不嫌  
空手遠來還要  
台更無一物可增添

元老見訪晉坐具而去戲作一絕調之

石霜舊衲裝休  
笏坐具只今君  
自晉留放書房  
選會否受降曾不費  
戈矛

元老和示小詩  
自謂非戰之罪  
後作一絕弁  
坐具還之

請君却領彌天具  
不欲終取陷虎名  
莫道昏沉非戰

罪何如不戰  
屈人兵

子瞻與長老  
譯師相遇於  
竹西石塔之  
間疊以絕句  
贈之又晉書  
邀輒同作送  
以一絕繼之

遠老陶翁好  
弟兄虎溪盧  
卓父逢迎何  
須更要經半  
子清議從來  
貴士衡

高郵贈別杜介供奉

淮南魚米年年賤  
直便歸休無俸錢  
錦背圖書何益  
事塵生弦筦正參禪  
逢人未廢一樽酒  
送客長隨百  
里船  
世上得如君  
自在不須開  
府事  
開邊或先志子  
還命或補則



答王定國問疾

五年窳南荒頑質不伏病吸清吐濁穢氣練骨隨勁  
澹然久忘歸寂寂就遐拜國恩念流落牽挽界隣境  
舟泝長江藤鞋過重嶺峽深萬難惡山峻崖石橫  
台夏初發氣霧秋愈盛菘蕪食有時豚羔詎曾省  
開訟抵入日晏鴛舌競肝脾得寒熱冰炭迫晨暝  
醫固空踈發覘刺愈狂老妻但坐哭遺語未肯聽  
子亦在床一卧器不醒思歸未可得即死付前定  
如性終在舟舟歲將冷筋骸稍輕安冠服強披整  
方厭岑朶日食禁醪茗髮衰亂隨柳骨瘦空看影

簿書孰復親環玦非所請馬老固伏襁絙誰獲安非  
凌就就輕車邂逅出脩綆此生誠夢幻俯仰成弔慶  
故人枉新詩萬里慰孤耿知音我非曠斷鼻君真郢  
南戀昔所同卧疾今亦並遠行信由天未死庸非命  
歸舟正飄兀齋舍念清淨作書附鴻翼去路贈斗柄  
卣水漸安流吳音未全正一樽對清言及此冬夜水  
和子斃次孫覺諫議韻題邵伯問上斗野亭  
見寄

扁舟未遂解坐待兩鬢平濁水汗人思對寺爲我道  
肯遊有遺味拈墨存高聲故人獨末來一樽誰與傾



北風吹微雲，寒依月生前。望邦溝路却，相賦堯城  
茅簷卜茲地，江水供晨烹。試問東坡翁，事老幾此行。  
奔馳力不足，隱約性自明。早為歸耕計，免慙老僧榮。  
贈曼斗野主人也子瞻有卜居  
嘉山于此卒正當家故云也

次韻子瞻題泗州監倉東軒二首

苟與娟娟渡浮梁，吏隱知君寄一倉。十里遊看飛阜  
蓋，小軒相對有壺漿。清宵往往投車轄，末日霏霏散  
篆香。留滯淮南久，仍樂吳年何意復為郎。  
萬斛塵飛日為靈，無心退食自成齋。梅生紅粟初迎  
臘，魚躍銀刀正出淮。卧病空看帆度磧，論詩猶記雪

填塔夾河南北俱形勝，且借高城作兩崖。

答顏復園博

歲晚河水留書船，一軒脩竹喜蕭然。詩詞溫厚新成  
格，道論精微近入禪。病後不勝清醪釀，別時仍得舊  
書傳。欲成古史須咨考，陋巷何因接尺椽。

次韻王定氏宣德

彭城寺壁看詩來，顏氏詠詩偶共開。茅屋未完先鑿  
沼，竹林成後想宜梅。新詩妙絕難為繼，高論微低得  
共陪。第一詞人生不識，效行尚喜揖君才。

河水



宿舟多艱安與我平日類初乘滂洋流旋涉米淺地  
日西陰風作夜半流漸急悄然孤寂枕覺此凝列氣  
河聲噤不喧燈花結後墜忽來觸舟去聲與裂帛似  
乎明發窓扉吏卒彊未起奔騰陣馬過洶湧晴雲駛  
紛紛散環玦卷卷浮席板匪漸忽騰聲曲岸相併抵  
欽危起丘山汗漫接州汜連艘恣凌颶千道纒紛委  
剛強初悍頑潰散終被靡掃除就虛曠沿沂弄清此  
我行無疾除乘流得坎止偶然追還期愧此墜十指  
陰陽有定數開塞亦常理窮冬治舟行嗟此豈天意

復賦河冰四絕

客心凜凜怯寒水擁褐盡言夜漏深河伯似知歸意  
速風颯西北故相禁  
春來歸夢劇飛鳥夜半流漸擁絢繡似勝去年彭蠡  
口雪封蘆岳浪翻湖  
朝來縣令借長船仍遣千夫上下牽不惜瓊瑤分衆  
手貪看雲片滿河壩  
輕帆破碎環環流顛倒鑄鳴亂觸舟解縛投篙曾不  
顧不知何處擁汀洲

河水稍解喜呈王適歸

番帶江湖白髮生西歸猶苦味崢嶸春風未到冰先



解河水初深船自輕去國偶然經畫夢逢人稍欲問  
都城羈鴻共有成行喜雙鯉應將尺素迎

河水復結後次前韻

懊惱河水收復生徂年近已失踴躍身帶短舫厭厭  
睡目送飛鴻一一輕引絳低徊疑上坂打凌甚苦辛  
攻敵東風憐我歸心速稍變楊梢百里迎

題南都留守妙峯亭欲

我登妙峯亭欲訪德真師春陽被原野難渙舍流斷  
未復桃李色稍增松桂姿予夫東來橋冉冉將安之  
萬物委天理此身免奔馳慨然懷舊遊一丘覆茅茨

清冷久沮如文雅空額覆提攜二子醉倒春風吹  
不見妙峯處安知德雲期南遷久忘友有復空自和  
歸來質新構悅然發深思遠行極南河此地初不移  
酌我一斗酒畫公終日事德雲非公歟相對欲無詞  
次韻發運路呂衛淮南見山堂

疊石初成得賜環未應苔蘚上蒼顏揀鞍華岳旌旄  
累回首淮山夢想問烽火日傳西塞靜丘陵應伴壯  
心閑終南太白皆公看肯向庭中更作山

送戴朝議歸蜀中

岷山招我早歸來劍閣橫空未易回北叟忽驚鷓鴣



晚西轅欲及海棠開  
避仇賦客新拚來  
因亂詩翁著酒杯  
但愛江山無一事  
尚言父老莫相猜

後自初成市宿呈子暉二首

披垣初罷斧斤嘗  
棟宇猶聞松桂香  
江海覽來俱野客  
雲霄並直愧華堂  
月明似與人煙遠  
風細微聞禁漏長  
諫草未成眠未穩  
始知天上極清涼  
射策當年偶一時  
對床夜雨失前期  
虛間還往無多地  
夢裏追尋亦自疑  
蠟墨塵乾朝已久  
囊封着上出猶遲  
茅簷半破松筠老  
歸念蕭然欲語誰

次韻子瞻送陳睦龍圖出守澠州

海上石橋懸折棟  
大舶記君過錢甌  
東行萬甲若乘空  
老蜃長鯨撼入鞆  
波推風卷卧不起  
免教髀肉鞍磨痛  
歸來過我話艱苦  
驚汗津津尚流汞  
海涯風物盡成圖  
錯落天吳蒸紫鳳  
至今想象隔人事  
往往風濤吹畫夢  
長沙欲往厭飛楫  
幸有千兵作迎送  
文章清逸世少比  
科第嶢嶢聲自重  
遠行屢屈衆所歎  
出祖誰攀車  
故動明朝鼓角背  
玉城莫聽單于吹  
曉弄

子暉其使三韓難暗在舟  
即見奉作返故此詩言之

送于之姪西歸

京洛東遊歲月深  
相逢初喜解微吟  
夢中助我生池





草別後同誰飲竹林文字成家憐汝在風流似舊慰  
人心便將格律傳諸第王謝諸人無古今

駕幸親賢宅贈隨駕諸公

日日南風夜氣煩一聲鳴蹕萬人看禁溝飛水清黃  
道涼殿分水通從官急雨未成昏觀闕微颯稍覺泛  
和鑿相看揮汗塵埃聚散髮何人舊不冠

次韻于瞻飲道者院池上

雨氣涼侵野河流滲入池黃梁淪魚子白酒瀉鷄兒  
風細初生袖應清免汗眉郊行不意得拂墜看題詩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絕

兼寫終年累已輕薄熱如霧氣充清應知流濯衣袂  
敗少助長趨萃繁聲

燈籠白葛扇裁絨身似山僧不似官更得雙蕉縫直  
撥都人渾作道人看

次韻朱光庭司諫喜雨

焦枯連夏火洗濯待秋霖都邑溝渠淨郊原黍豆溼  
流膏侵地軸晴意動風琴誰似臣君易先成喜雨箴  
次韻光庭省中書事

故浪江湖久惰備安排誰置從官中龕踈空與廷和  
對開納初還正觀風二鄙兵銷真帝力四方雨足自



天功時將一勾傾滄海漫使人知達四聰

送張惣朝奉南京簽判二首

楚蟹吳柑初著霜梁園官酒試羔羊老如計相非無  
尚清似留候未却糧杖屨稍通賓客過薇蕨要遣子  
孫嘗詔書委曲如公意幕府新除朱紱郎  
朱紱寒家罷倚門晉都無事最宜親下車趨走驚隣  
舍決獄平反慰老人相見只今多邂逅舊遊他日半  
埃塵何年重起扁舟興會作東湖十日賓

送賈訥朝奉通判眉州

歸念長依落日邊壺榮今見逆新官聲傳已覺謳歌

遍身到前知政令寬民病賢人來已暮時平蜀道木

無難明年我欲脩桑梓為賞庭前荔子州

眉州作縣  
出有荔枝

次韻黃庭堅學士性行筆

不悟身邊一斗紅聖賢隨世亦時中何人知有中書  
巧縛送能書陳孟公

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

脫遺章句事經綸滿腹龍蛇自屈伸南駕威聲傳絕  
域西征舊恨失姦臣空晉諫疏驚頑廉終此詩詞話  
苦辛直氣如雲未應盡一雙鬪子亦麒麟



濟南風物在西湖湖上逢公初下車談笑樽前伏齊  
廟旂旗門外聽除書一封未奏先焚草三黜歸來俾  
種菑戾落西堂歌酒地杉松空見歲寒餘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衾封章晉帝所德澤在人心  
未起謳吟切來歸故託深楊公不又住天意定難忱

又

決策傳賢際危言變法初紛紛看往事一一驗遺書  
富貴終何有清貧只自如西州不忍過行哭使回車

又

區區非爲已懇懇欲亡生力盡心終在身忘勞亦成  
遺民攬劍戰故老半公卿魏丙生前友俱傳漢相名

又

少年真稱淺射策本兼疎欲廣忠言地先叔舉棄除  
流離見更化邂逅捧除書趙孟終知厭他人恐罵子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與君外兄弟初如一池魚中年雲雨散各異澗谷居  
客舍復相從語極長秋歎青衫奉朝謁白髮驚衰梳  
百年不堪把一樽飲有餘清言我未厭昨夜聞除書  
淮南早已久疲民食田蔬話發上供米仍疏古邗渠



要須賢使君均此積歲儲徑來消繫去不待五馬車  
別離雖重陳蔡來不可徐政成得召節歲晚當歸辭

送王襄給事知蔡州

朝疑入志返冠著如雲屯資哉貴公子獨以民社言  
西臺出命書落筆波濤翻東臺典封駁坐惜日月奔  
試劇得上蔡尚且強東藩早歲獨多麥時雨如傾盆  
鈴軒省鞅扶藜府多壺樽逡巡文字樂斥去簿領煩  
賜環行當至坐席恐未溫三槐日成陰富貴屬曾孫

送王廷老朝散知魏州

滿腹貯精神觸手會聚理一廢十五年直坐才多爾

我昔遊宋城憶始識君子簿書填丘山賓客亂蜂蟻  
山等城下宅屢寢床前履清談如鋸木客骨紛相委  
解頰自有酒始且止遠巡破賞封號號歌皓齒  
風高能正白霜落驚初紫夜闌意未厭河斜客心起  
歸來笑儘天熱醉未曾爾江湖一流蕩歡意日傾池  
西還經舊遊相逢值新喜詔催西牧有禾糶杞  
鄆城挽不住山賊近方修提刀索崖谷接浮動間甲  
居家百無與王事非有已何日却休官復飲不王市

送魯有開中大知洛州次子瞻韻

仲連雖不仕而非綺與園後巡笑談問義辭戰鬪繫



子效或二孫長掛鼓噪喧氣感周郎振策起江村  
二賢繼英風千載為高門曾孫事仁祖風義風所敦  
臺閣餘故事父老撫遺言白髮識公子十載友元昆  
婆娑久不試俛仰在冷溫五馬忽嘶鳴朱輪夾征軒  
塵旄隔河平鄧曲故人存銅虎不可留匆匆行常燻  
秋潦決河防潰黎化鷲冤受心念千里何暇把一樽  
西城叩門別南風吹帽鬢嗟我眼出謁未敢逾短垣  
新晴木尚壯想見民驚奔安得萬丈堤止此百里潭  
姑爾救一境誰當理其源百聞貴一見尺書為我論

宋城集卷第十四

樂府集卷第十五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歸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  
丈夫志四方所遇常逶迤况當國西存形勝古來多  
崑渠湧北郭華岳垂東阿兼虜昔未平驛騎如飛梭  
間謀時出沒關梁苦誰何爾來一清淨西望多麥禾  
魏絳方和戎先零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  
便當掛齋閣次第除網羅時時一嚙味未用勤催科  
諸孤寄吳越食口如厲鷲時分囊中金何必手自摩



子效或二孫長掛鼓噪喧氣感周郎振策起江村  
二賢繼英風千載為高門曾孫事仁祖風義風所敦  
臺閣餘故事父老撫遺言白髮識公子十載友元昆  
婆娑久不試俛仰在冷溫五馬忽嘶鳴朱輪夾征軒  
塵旄隔河平鄧曲故人存銅虎不可留匆匆行常燻  
秋潦決河防潰黎化鷲冤受心念千里何暇把一樽  
西城叩門別南風吹帽鬢嗟我眼出謁未敢逾短垣  
新晴木尚壯想見民驚奔安得萬丈堤止此百里潭  
姑爾救一境誰當理其源百聞貴一見尺書為我論

宋城集卷第十四

樂府集卷第十五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歸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  
丈夫志四方所遇常逶迤况當國西存形勝古來多  
崑渠湧北郭華岳垂東阿兼虜昔未平驛騎如飛梭  
間謀時出沒關梁苦誰何爾來一清淨西望多麥禾  
魏絳方和戎先零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  
便當掛齋閣次第除網羅時時一嚙味未用勤催科  
諸孤寄吳越食口如厲鷲時分囊中金何必手自摩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晉別二首

風波定後得西歸，烏鵲喧呼里巷知。  
未熟黃梁驚破夢，相看白髮信乘危。  
豚肩尚有冬深味，猿器應逢市合時。  
父老爲公晉臘酒，不須猶唱式微詩。

樓印徙行尚故衣，郎中掾史見猶疑。  
千人上塚鄉關動，五馬行春兩澤隨。  
醉裏墜車初未覺，道中破甌復誰悲。  
西行漫遣親朋喜，早賦陶翁歸去詩。

送程建用宣德西歸

昔與君同老，參差對柴荆。  
艱難奉老母，強歌教諸生。  
黎藿飽誠糗，布褐均弟兄。  
貧賤理則窮，禮義日益明。

我親本知董家有月，且評邊惡戶牖間。暗聞歎息聲，善惡不可誣。孝弟神所聽，我見此家人處約能和乎。它年彼君子，豈復地上行。爾來三十年，遺語空自驚。松軒映天末，苦淡綠冠纓。子親入十五，幡然老人星。安輿及祿養，平反慰中情。月俸雖不多，足備井與輕。今年術考課，得秩真代耕。倚門老鶴望，蒙馬飛鴻征。歸來歲云莫，手奉屠蘇觥。我詩不徒作，以遺鄉黨銘。  
若昔嘗見君與齊，蓋東而謂望武昌，君見其家事如非。此則人也。非語未嘗語人，悅於三十年笑。因君而小竟，源流之。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天街雪霽初通駟禁籬冰開漸濯魚十尾頰若穿細  
擲一杯勸我老青蔬寒梅獨酌偶逢客佳句相酬不  
用書江海歸來叨禁近空令同共往來疎

次韻子瞻招王遜朝請晚飲

矯矯公孫才不貧白駒衝雪喜新春忽過銀關迷歸  
路誤認埋香尋故人訪我不嫌泥正滑晉君深愧酒  
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羣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  
之懋寂圖題其後

東坡自作蒼苔石留取衣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

足更收前世杜陵詩

王君貺宣徽祝詞三首

妙年收賈傳白首貴王陽志氣文章在功名歲月長  
遺孫依舊德故吏滿諸方河朔三持節斯民定不忘

又

請墮神仙侶飛翔鸞鳳姿蓬蓬黃石老陰許亦松期  
歷歷僧伽記申申郵傳詞翻然歸海嶠無復世人知

公少年為湖州僧伽中見一老僧語之極其  
真自有白髮高髻第一一人及第已而果為僧伽  
張評公為公言吾為射洪令時捕得一入疑其行劫  
吾竟其罪是釋之問其所從來則山中一老僧多以茶  
餅我歸郡時茶可以收天年而無病且約我貴孫人  
臣于子方且貴慎勿答母道人公終身則具言轉作





公於大名親

別公言之

從軍在河上伏成喜公來幕府方閑暇歌鏡得縱醉  
它年若賓佐過國泣樓臺倘有墳碑在仍令故客聞

送杜介歸揚州

沙州繁麗井前世城郭蕭條却古風尚有花畦春雨  
後不妨水調月明中東都甲第非燃汝北牖羲皇白  
鬢翁渭洛放船經月事急先鷓鴣 迺方叢

西山舊遊

我遊齊安十日回東坡桃李初未栽扁舟亂流入樊  
口山雨未止淫黃梅寒溪聞有古精舍相與推挽祭  
催嵐山深縣令喜交至寺苑蔓草生經臺黃鵝白酒  
得野餽藤床竹簟無纖埃可憐遷客畏人見共怪青  
山誰為堆行驚晚照催出谷中止亂石傾餘壘古今  
相望兩合尹謂元結也文詞灑落千山隈野人嘗復  
識遺趣過客時為翫蒼苔五年留滯屐齒禿一朝揮  
手船頭開玉童却憶昔遊處笑問五柳應彫摧滿朝  
文士委貴達馮凌帶漢乘風雷入叅祕殿出華省何  
曾著足空山來漂流邂逅覓遺躅耳中尚有江聲哀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三十始去家四十初南遷五十復還明白髮正紛然  
故人從西來鞍馬何懸翻握手一笑喜我猶生全  
別離多憂患感非因緣惟餘歸耕計粗有山下田  
又廢大倉粟空愧鄉黨賢老兄富治行令德齊尚平  
幸此民事清未厭軍墨偏父老攜盃漿稚子迎道邊  
應有故相識問我何當旋君思因衰病歸駕行將鞭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羨君耽讀書日夜論今古雖復在家人不見揮手處  
意求五車書未惜雙目苦蓬萊倚臂漢簡門充棟宇

學成擅國倉筆落走風雨破籠閉野鷗短草藏文虎  
對翁忽半白兒女無復乳知君不能薦愧我終何補  
偶來相就談日落久未去歸鞍得新詩佳句爛如組  
古風棄彫琢遺味比樂府且復調煩荒冷然五音衆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我憶同門友勢如晚天星老夫髮垂素隱居山更青  
退翁聯科弟俯仰三十齡仕官守鄉園出入奉家庭  
鶴鷺性本靜芷蘭深自馨新詩得高趣衆耳昏未聽  
笑我老憂患奔走如流萍冠裳強包裹齒髮坐彫零  
晚春首歸路朱轡照長亭縣令迎使君綵服等輜駟



長歎或垂涕乎反知有合此樂我已亡難違終不寧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遊落江湖東復西歸來未洗足開泥偶隨鵬翼培風  
上時得衙香滿袖搗落筆邊逡巡看優直醉吟清絕許  
分願相望魯衛雖兄弟終畏鄰封大國齊  
掖垣不復限東西賓客來衝露雨泥白酒黃封開飲  
麴朱纓青龍落畏搗五斗愧我連書判三道高君免  
試題誰遣松蒿同一谷凌雲他日恐難齊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君不見西都校書宗室叟東魯高談鼓瑟手偶然同  
我西掖垣並立曉班分左右龍文百斛世無價  
瓦釜粲然但升斗諸兄落落不可望兩季幸昔分餘  
光大孔奮飛自南鄉聯翩羣鴈相追翔巢家冠蓋充  
堂堂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去年送君使河東今年送君使河北連年東北少安  
居慷慨憐君色自得河流西決不入土千里汗漫被  
原隰壯夫奔亡老稚死粟麥無苗安取食君憂臣辱  
自古然自跪過門三不入忠誠一發鬼神輔心念既  
通謀計搆堤防旋立柱落定波浪欲收蛟鱗泣二年



歸國未爲久故舊相看髮猶黑成功豈在延世下好  
勇直合腐儒服此時爲國頌河平當使君名長不沒

席上再送

人言虎頭癡湧作河朔遊黃河六七月不辨馬與牛  
單車徑北渡橫身障西流虎頭亦不癡志在萬戶侯  
徜徉歷三邊歸借坐上籌腰垂黃金印不受白髮羞  
此計雖落落但問有志不臨歧且一醉行役方未休

次韻孔文仲令人醉醪

蒼地凍不死輕素駿仍端落葉時吹面繁香自撰幃  
光疑真照夜枝軟或華衣似厭風靈苦應思霖雨霏

開樽迎最盛掃地見初稀賴有清陰在金波肯發揮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家聲遠繼河西守遊宦多便嶺外官南海無波雨  
潮心堂多暇得羞蘭忽聞常棣歌離索應寄寒梅報  
好安它日扁舟定歸計仍將羊王付江滸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寫從二首

萬人齊伏足聲勻翠輦徐行不動塵夾道誰呼通老  
樺從官雜選數徐陳旌旗猶放龍蛇象旒冕初看日  
月新天還雨師先灑道農夫不復謀占辛夏常以辛占歲  
辛深則受熟今年正月八日辛占雨不



衣冠雙日欵蓬萊  
釐脫境約弱不開清曉連  
三殿啓翠華遙自九天來  
皇光相稱侵黃蓋瑞霧霏  
霏著禁槐十雨春車親禮罷  
歸時前載德風迴是日外景是即聖二帝駕大造樂不言  
此語公之家有法言之者

再和

病起江南力未勻  
強將冠劍拂埃塵  
木雞自笑真無用  
芻狗何勞叔已陳  
行從樂旗風日細  
側聽鼙樂管絃新  
誰料四載勤勞後  
併來成功神泣辛  
宸心惻惻念汗萊  
南籓西池閉不開  
長禁鳴輪千乘出  
願成薦壘萬方來  
從臣暗泣新宮柳  
父老行依輦

路槐雙闕影斜朱  
戶落都人番看轝車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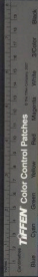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還家未暇拂塵衣  
攜被重來趁落暉  
省戶鳴騶久分  
散宮槐栖鶴共翻飛  
周廬見月風靈靜  
斜漢橫空星斗稀  
多病心身怯清禁  
故山依約夢西歸

次韻貢父子開直宿

擲簡推毫氣吐虹  
興餘庭藥諫殘紅  
今宵文字知無幾  
解睡簾中笑二公

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  
邇英謀不逾時遷中書舍人  
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俱



遠遊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公

邇英肅肅曉霜清玉宇時聞稿葉零風迥都城吹廣  
內萬人笑語落中庭

銅餅灑迥不勝寒兩點勾圓凍未乾回首瞻曉朝日

上槐龍對舞纓衣冠邇英肅肅有雙龍長高而柯葉擇地裁若龍也謂官廷則其下

早歲西廂跪直言起迎天步晚臨軒何知老侍曾孫

聖欲泣龍髯吐復吞謂昔下制策生也崇政西廂生

知步入崇政為所誅也前朝望天表最為難矣

諸罷淵然似不勝詩書默已笑天心高宗問答終垂

世未信者儒測淺深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已收錢麥無多日旋喜山川同一雲承黍趁時青覆  
壠池塘流潤隸先文兩宮尚廢清晨集中禁初清求  
夜薰倉粟半空民望足深耕疾搏肯忘君

次韻宋構朝請歸守彭城

得郡迎親願不違書來無復寄當歸馬馳未覺西南  
遠烏哺何辭日夜飛湖水欲平官舍好茶征初復訟  
珉稀平反曲道加飡飯五袴應須換破衣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竹迷誰定知迷否堪取滂池好雨初栽向鳳池吹律



處齋從芸閣殺音餘迎風一嘯朝回早弄月相差直  
宿跡應怪藉成林下客相看不做作除書神馬方非  
左史史與

真父此  
直長此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廉深巧為兩朝擊竹密時能引雀喧朝罷宿醒還續  
夢靜中諸妄稍歸根坐曹聞道仍分省出沐誰富與  
並軒竹草茅磨它日事重因遺詠記君恩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君恩賜告許歸來雨後中庭有綠苔起問日高三丈  
久甘聞車過九門開泥封連日傳新語脫脫知君有

軼才時八時二待得晴乾並後來未應塵土熱  
如灰

黃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溫恭天賦此心良惠愛人知政術長井水無波任鉞  
綆牛刀投隙塵宮商分符出適名城守攜被婦從華  
省郎不到汝陰遺恨逕坐令湖水城清光

早放相從能幾時准陽花發正游嬉鳴弓更相人如

堵席地滄浪柳作惟十載舊遊真并亭一時佳客尚

存誼迺聞葬日車千兩清酒縣中寄一悲離寺舟發  
道阻遇於

禪康中張聖民撰手書從甚客連今將三十年當尋  
賓客在者少天而幾酒後能去言之使博然已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皮領當年惜遠行，過淮今日似前生。  
留連秋思江樓海，推蕩春心花滿城。  
欲寄尺書慵把筆，偶聞佳句獨含情。  
何時復看清虛會，醉聽繁箏促柱聲。

故濮陽太守贈光祿大夫王君正路詞二首

落落承平佐英英，嗣世風芝蘭託庭。  
庭戶鸞鶴峙，倚桐結客負豪傑。  
傾財緩急中，悲傷聞故老。  
淪謝未衰翁，吳中試良守。  
濮上澹嘉峰，平賦楫家恨。  
綢租盜洛清，家貧又未甦。  
身去獨留名，天報多男子。  
終存好第兒。

韓幹三馬

老馬側立鬃尾垂，御者高拱持青絲。  
心知後馬有爭意，兩耳微起如立錐。  
中馬直視翹右足，眼先已動心先馳。  
僕夫旋作奔佚想，右手正控黃金羈。  
雄姿駿發最後馬，回身杳鬣真權奇。  
圉人頓轡屹山立，未聽決驟爭雄雌。  
物生先後亦偶爾，有心何者能忘之。  
畫師韓幹豈知道，畫馬不獨畫馬皮。  
畫出三馬腹中事，似欲識世人莫知。  
伯時一見笑不語，告我韓幹非畫師。

書郭熙橫卷

鳳閣鸞臺十二屏，屏上郭熙題姓名。  
崩崖斷壑人不





到枯松野葛相欹傾黃散給舍多肉食罷起愛飛  
泉清皆言古人不復見不知北門待詔白髮垂冠纓  
袖中短軸纔半幅慘澹百里山川橫巖頭古寺擁雲  
木沙尾漁舟浮晚晴遙山可見不知處落霞斷馬俱  
微明十年江海興不淺蒲帆風雨通宵行投篙柂找  
便止宿買魚沽酒相逢迎端來朝中亦何有包裹觀  
闕圖重城日高因睡心有適亭中時作東南征眼前  
欲擬要真物拂拭束絹付與汾陽生

題王生畫三黃蜻蜓二首

飢蟻未得食宛轉不自持食蠶聲如雨但食無復知

老蠶不復食嬌首有所思君畫三蠶意還知使者誰

又

蜻蜓飛翻翻向空無所著忽然逢飛蚊驗爾飢火作  
一飽困竹槍凝然反冥窠若無飢渴患何貴一筆榮

贈寫真李道士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  
相長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高李師棹頭笑自言  
弄筆過前身百年遺像誰復識法朝冠劍多備人據  
鞍一見心有得臨臆相對擬通神十年江海鬢半脫  
歸來僂俯漸精神一揮七尺倚籬立客來顧我誠似



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綠篔黃朝甘長貧如何畫作白衣才買之茅屋全吾真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絕

亂山無盡水無邊田舍漁家共一川行遍江南識天巧臨窻開卷兩茫然

斷雲斜日不勝秋付與騷人滿目愁父老如今亦才思一葉風雨釣槎頭

次韻錢騷待制秋懷

壯心老自消秋思悲不怨中懷不堪七那用日食萬朝陽淨塗潦白露露草萋夾衣披故褚酒債積新券

徂徠便林藪冠帶慙樵園夢追赤松游食我青精飯  
歸心久已爾佳句聊復動近聞洮東將開出邊馬健  
禪王坐受縛右袂行將獻念此愧無功歸歟適吾願  
宿榮勝審氏園

喧卑肯切市曠蕩瀟溪水車流沂絕壁河潤及桃李  
居人有佳思過客得新真中橋一回顧欲入迷所自

榮勝唐高祖太宗石刻像

并序

榮勝大母院高壽石像二高不數寸而姿製甚妙  
唐高祖爲鄭州刺史太宗方幼而病甚禱之即愈  
因各爲一碑刻彌勒佛且記其事至今皆在元祐



續編 卷之五

二年九月祭告未裕陔過而觀焉作小詩以投院

僧

誰言膚寸像勝力妙人天欲療眾生病陰扶濟世賢  
身微須覆護眼淨照幾先豈為成功報猶應歷劫緣

次韻劉貢父從駕

一經空記弟傳兄舊德終慙比長卿  
武祭科先後憶頭名竹林共集連諸子  
棟等相輝賴友生  
它日老門俱引去不應廣受獨爭榮

次韻劉貢父知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霜風琴瑟卷梧蕉  
燕處超然夜寂寥  
羽客信來丹曲

具石涼亭斷水聲  
聽亦松作伴誰當見黃鶴  
高飛未易招劍發終身愛  
何益動勞付與山中翁

愛君憂世老彌深  
持操要須得失臨  
曉歲飛騰推有德  
故鄉安穩信無心  
小邦近似西山隱  
元氣終當北斗斟  
聖主方求三世舊  
老臣何止一遺簪

聞京東有道人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識之者作詩寄之

賀老稽山去不還  
鏡湖獨棹釣魚船  
南來太白尋無處  
却作郎官又幾年  
岱下迎鸞驚典謁  
家山施藥慙耕田  
試窮脚力追行迹  
亦使今生識地仙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絕

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白髮弟兄驚我  
在喜君浮宦亦天倫微之先生詩人與侯子子思  
聖禮與聖翁足皆此耳  
垂白相逢四十年猖狂情味老俱闌論兵頗似前賢  
語莫作當年故目看  
石室多年款誌平新書久澗里中生遺師今見朝廷  
意文律遠應似兩京

送歐陽辯

我年十九識君翁鬢髮白書頗煩紅奇安雲卷出翠  
阜高論河決生清風我時少年豈知道因緣父兄願

承教文章踈略未足云舉止猖狂空自笑公家多士  
如牛毛揚眉抵掌氣相高下容峻巡愧知已流拚低  
昂隨所遭却來京洛三十載重到公家二君在伯仁  
仲逝無由追溪落數行心極碎京城東西正十里兩  
落泥深早塵起衣冠纏繞類春蠶一歲相從知有幾  
去年叔爲尚書郎家傳舊業行有望今年季作澹淵  
吏米鹽蟻骨何當起前策今無一二存後來幸有風  
流似黃河西行於溟屋桑柘如雲麥禾熟年豐事少  
似宜君飽讀遺書心亦足

送錦康公歸許州

卷之五

七

十一

功成不願居身退有餘勇心安甲閭適望益縉紳重  
朝為北闕辭莫犯南河凍人知疎公達土命顯父送  
百壺山泉滋千兩春雷動旋聞三季賢繼以一章控  
詔書未云可廷論已爭疎茲行迫寒食歸及柳先墮  
萬人擁道看一子腰金從爾曹勿驚嗟令德勗勤種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戶部右曹元日賦  
二絕句寄呈子瞻兄

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槃冬來誤入文昌  
省連日齋居未許還

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春氣漸東南還家強作銀幡

會雪底蒿芹妙滿籃

北客南來歲欲除燈山火急萬人扶燈山例以巾欲

觀翠螿巡游盛潔郡南宮鎖鑰拘

少韻王欽臣秘監蘇英數并

碧甃酒雲沙銅瓶雪玉除沒花撥點罷罷曉喚班初  
龍餅煎無數竭研滴有餘從官方醉飽一酌解清虛

集賢殿考試罷二首

振鷺紛紛未著行初從江海覘清光卷聲風雨中庭  
起筆勢雲煙累幅長病眼尚能分白黑衆毛空復數  
驢黃禁中已許公孫第得失何私物自忙

卷之五

七

十一



衰病相侵眼漸昏青燈細字苦勞神  
遙看大軸知無力聽誦奇籍賴有人  
前日誠旗聞苦戰明朝雷雨出  
落麟殿廬困極唯思睡却憶登科似後身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好事但費寶多才傾長康何嘗爲人畫  
但可說奇將夕聚要當散能分慰所望  
清新二大士界我夜燒香  
五月一日同予瞻轉對

羸病不堪金束腰未懷江湖舊漁樵  
對床舍聽連雲雨奏事驚同朔旦朝  
大耿功名元自異中予服父舊  
相要一封同上憐狂直詔許昌言賴有  
堯

次韻制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鷹揚不減少年時墨作龍蛇紙上飛  
應笑學書心力盡臨池寫遍未裁衣

歸康公挽詩二首

閔園元高世功名自發身堂堂揖真相  
矯矯出網人許國心先定輕財物自親  
傳經此畜氏世世得良臣

又

者年時一二新第闕西南好客心終在  
忘嘆日縱談規模人共記風味我猶諸  
誰是羊曇自回車意不堪

又



師曠聞弦日相如作賦年雖慙衆人後會值主文  
北道初開召南江正遠遙平生關親近遺恨獨新肝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春初戎馬拉河壩獨國倉呈不辭鞍未免驅民媿  
食旋開奉使輟郎官年高轉覺精神勝應德要令事  
業安持節返者慈領雪據表公置馬門寒

送高士欽赴成都負鈿

楊雄老病又思歸家在成都更向西邊追王孫馳駟  
騎丁寧父老問耕犁芳何處不行樂壁像君家有  
舊題德厚不妨三世將時平空自萬夫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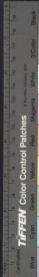
鴻盧草堂圖

昔爲太室遊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壘一夜靈生足  
徑歸不復往結壑空在日安知有十志舒卷不勞幅  
一處一盧生表榻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可須錄  
百年入篋笥犬馬同一東嗟子縛世累歸來有茅屋  
江千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尚將逃姓名豈復上圖軸

秦號夫人走馬圖二絕

秦號風流本一家豐枝穠華映花雙欲分妍醜都無  
處夾道遊人空嘆嗟

朱轡玉勒控飛龍笑語喧譁步驟同馳入九重人不



見金細翠羽落泥中

韓幹二馬

玉帶胡奴騎且牽銀髮白鼻兩爭先  
入坊龍種知可教乞與岐郊並錦韉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垣中不減臺端峻池上水從柱下嚴  
同直舊曾連月久雙來還喜二公兼  
俱項年孫華之同在讀直吉已  
垣丹彭若黃同在西掖許侯彈奏新告行  
聞振滯滌顧我龜官何所與西曹  
只合論茶壺

早歲同科止六人中年零落半埃塵  
却將舊學收新

送魏謩令生是後身航辭別都道老  
曠沉埋秘府偶潛跡刺許其權許  
與張公友道一憐君尚勝劉蕡任  
白首諸侯呼上賓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登朝已老似王陽脫蕪河堪露雨涼  
案上細書憎綠黑禁中新酒變鴉黃  
墜塔野菊偏能瘦倚檻青松解許長  
仕宦不由天祿閣坐曹終日漫皇皇  
韓頊自給  
兼陸從

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絕

早緣民事失茶官解印重來十二年  
美惡一周還目





樂城集卷第十六  
十一

後始知東土船言天  
梓潼東南甲乙州同  
特父子兩諸侯王守梓州  
它年我作西歸計兄弟  
還能得此不

酒壓邪簡億舊酷花  
傳年考出新圖此州官  
亦此州官此行真勝成都尹  
直為公百頃湖

樂城集卷第十六

樂城集卷第十六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第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餞

贈別

送君守山陽羨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羨君江上居  
憐君喜為吏臨行不款歎紛紛出歌舞綠髮照瓊梳  
歸鞍踏涼月倒盡清樽餘嗟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  
齒疎懶食肉一飯甘青蔬愛水亦已乾塵土生空渠  
清貧雖非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脚媪何煩短轅車  
君船繁東橋茲行尚徐徐對我竟不飲問君獨何歎



樂城集卷第十六  
十一

後始知東土船言天  
梓潼東南甲乙州同  
特父子兩諸侯王諸將守梓州它年  
我作西歸計兄弟還  
能得此不

酒壓邪簡億舊酷花  
傳年考出新圖梓州官署舊蜀中  
亦新圖乃盛也此行真  
勝成都尹直為公百頃湖



樂城集卷第十六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第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餞

贈別

送君守山陽羨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羨君江上居  
憐君喜為吏臨行不款歎紛紛出歌舞綠髮照瓊梳  
歸鞍踏涼月倒盡清樽餘嗟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  
齒疎懶食肉一飯甘青蔬愛水亦已乾塵土生空渠  
清貧雖非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脚媪何煩短轅車  
君船繁東橋茲行尚徐徐對我竟不飲問君獨何歎

樂城集卷第十六



表第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馬有千里足所願百里程馬心自爲計安用終日行  
何人志四方欲買千金輕吾第有儁才見事心眼明  
二年坐北部萬口傳佳聲談笑頑狡伏何曾用敲榜  
艱難得銅虎洗眼長淮濟民事不足爲但當食魚烹  
負重責餘力過飽多傷生不見大路馬垂頭畏繁纒  
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卷後聯塞道士拱辰  
君誦黃庭內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眠片月墮我  
前黑氣剝盡朝日妍一暑一寒又自嗟體中風行上  
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綠至哉道師昔云然既已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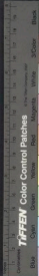
戒不得知我此心未斷審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絕  
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韻子瞻好頭赤

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翻然赤手挑青  
絲捷下巖崖試深谷牽入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膠  
風日黃金絡頭依困人倦聽北風懷所歷

送葆光樂師游廬山

建康市中有狂人縱酒罵市無與親敲門訪我何  
延頭蓬面垢氣甚真截河引水怒崑崙下洗尺宅骨  
髓勾告我入室要自門仙翁道師豈遺君歸來仲尼



九陌塵獨遊凝祥芳草春蕭然孤鶴鳴鶴羣子欲不  
死存谷神海山微明朝日暎丹成寄子勿妄云出入  
無朕窮無根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江槎出沒浮牛牛波濤掀天谷爲淵江寒水落鶯霜  
秋危根瘦節鳴寒流脆朽吹去誰緝縷連峯疊嶂立  
宿留吾家此山不易得十年棄置空自尤後號鶴喚  
豈無意委地惟我懷羔裘西歸父老拍手笑笑憶翁  
子躬薪樵去背三山今有五不問故園惟一丘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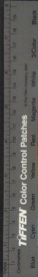
少年食糠覈吐去願一官躬耕遇歛地不知以爲歎  
謂言一飛翔要勝終屈蟠朝廷未遑入江海失所安  
多爲變華髮照影忽雙鬢思從萬里歸獨喜入節完  
日食太倉米箬中有餘餼奇窮不當爾自信處此難  
長女聞孀居將食沃滴菜老妻的憂患悲吒摧心肝  
西飛問黃鶴誰當救飢寒二子憐我老筆汝心一寬  
別久得會合喜極成辛酸忽聞倚門望有書驚歲闌  
深情見緩急欲報非琅玕勸爾勤孝友真母慕衣冠  
淵渟自成井放瀉當生澗豈有白雪駒來足無和鑿

題王說都尉畫山水橫卷三首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朝川上烏鵲魚  
沫嫌人知山光盞盞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  
坐詠皆目見飄然不作世俗詞尚情不盡落纖素連  
峯絕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錦囊至輔酬不管  
誰令食肉貴公子不學父祖驅熊羆細攷淨几讀文  
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先  
淋漓手中五尺小橫參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  
止均類此心通遠無不之歸來緼囊任統緒天馬性  
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前世欲比顧老疑不癡桓公  
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裘遲

慘君非帥雖有推多君智惠初無師篇章俊發已可  
駭片青妙絕當誰知自言五色苦亂日况乃昔酒長  
傷脾手在但可時弄筆口病未免多微詞歌鐘一散  
任地館幅巾靜坐空書帷倘從禪老得真趣此身不  
足非財害世間翻覆岸為谷猛獸相食虎與罷逝將  
得意比春夢取妙語傳清詩眼看官餼馮酥酪未  
與村酒分醇清解鞍馱馬空伏櫪寄書黃狗閑生楚  
江山平日倘有得不自圖寫渾忘之臨窺篋卷聊自  
適弊磚豈復冠裳羈欲求漁艇發吾典願入野寺嗟  
兒癡行緇布襪雖已具山中父老庶嫌逐





學城齋

卷之六

五

用諸人自與世沉浮

東道如聞近稍安  
來聽按部瘳生寒  
忽逢太守能相下  
但是從來言事官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昔游都城歲方除  
飛雪紛紛落花絮  
徑走城東求故人  
馬蹄旋沒無尋處  
翰林詞人呼巨源  
笑談通夜倒清樽  
住在城西不能返  
醉卧古軒朝即曛  
相逢却說十年事  
往事皆非語生无  
惟有飛奕似昔時  
許君一醉那須起  
關亭使仰迹已陳  
黃公酒壚愁殺人  
君知聚翻覆手莫作吳  
楚乘朱輪

次韻王定國見贈

枯木無枝不記年  
寒灰誰遣強吹然  
南遷不折知非妄  
未老求閑愈覺賢  
筆出詩章新管籥  
偶開畫卷小山川  
簿書填委愆若甚  
撥去歸來租了眠

王子維龍圖挽詞

帝子乘鸞已列仙  
遺芳留得眾孫賢  
俊科蚤與寒儒競  
禁從終借白髮年  
輦路嗒嚙驚往事  
圃田回首泣新阡  
舊聞推駭知天命  
看熟黃梁定酒然

次韻李季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

小床卧客笑元龍  
彈鋏無與下舍中  
五馬不辭分後



乘輿表初許弊諸公  
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  
頗同理想據鞍橫  
梨成新詩一一建安風

呂司空挽詞三首

少年輕富貴一意在詩書  
共恨經綸晚纔收老病餘  
寡言知德勝善應本中虛  
卒相承平業謳歌元祐初

又

將相家聲近數名  
晚歲隆給扶安舊德賜府壓羣公  
不見彌縫迹空推翼戴功  
山公舊多可寒士泣清風

又

罷那來清類微官憶  
死丘頽垣那可住  
隱几若將休

復起民欣願全歸天不留世間  
反覆手有德竟無憂

公謫顯州遷居於陵  
爲厚李官職請見等

范蜀公挽詞三首

能言人盡爾有立世終稀  
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  
見奇初或笑要極木應非  
僅似西山老終身止食薇

又

賦博長嘯久書奏鐔鍾新  
共歎文章手終爲禮樂人  
遺風滿臺閣好語落齊紳  
欲取褒雄比終非骨鯁臣

又

劍外東來日城西却住年  
高齋留宿旅食正蕭然





謂憮開投石詩新看涌泉清樽寄苦淚一酒樂墳前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少平何敏銳才氣伏諸生長卷五行下揮毫萬字傾  
百年殊未艾一病竟無歲誰謂從夫子同開鸞鸞城

又

季子充高爽顏家早哭回白頭生便爾黃壤速相催  
舊草誰收拾新松剩博栽悲傷有伯氏諸子尚嬰孩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家起側微中身燕富貴終慈仁本宜壽勤約自成風  
天府寧居又名邦縣沐維其傳生子福仍指讀書功

又

早歲參戎僕開門對粉牆初聞寡兄弟共羨好姑章  
一別飛騰速今歸福祿長遺芳在子舍它日望巖廊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首并叙

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雲沂著綠者  
十六處自西而東凡數里巖崿隱見泉源相蜀山  
行者路窮於此道南溪山清深秀峙可游者有四  
曰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滌鶴源以其不可繪見也  
故特著於後子瞻既爲之記又屬轍賦小詩凡二  
十章以繼摩詰網川之作云



建德館

龍眠深淨中微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君知是清風主

墨禪堂

此心初無住每與物皆禪如何一丸墨舒泰化山川

華嚴堂

佛口如瀾緇初無一正定畫作正定看於何是佛性

雲巖閣

清溪便種稻秋晚連雲熟不待見新春西風蕪自足

發真塢

山開稍有路水放亦成川游人得所息真意方澹然

蔬芽館

山居少華麗牽芽結淨屋此間不受塵幽人亦新沐

理瑤巖

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寶網水神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棲雲室

石室空無主浮雲自去來人間春雨足歸意帶雷風

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常遠溪山亦何有未覺平日非

延華洞

共恨春不長遠巡就挂落一見洞中天真知世間惡



澄元谷

石門日不下潭鏡月長臨細細溪風渡相看識此心

兩花巖

巖花不可攀翔藥久未墮忽下幽人前知子觀空坐

冷冷谷

層崖落飛泉微風泛喬水坐遺谷中人家家有琴箴

玉龍峽

白龍畫飲潭脩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雲晴相射

觀音巖

倚崖開翠屏臨潭置苔石有所獨無人君心得未得

雷雲泚

木見垂雲泚其如歸興何路窮雙足熱爲我洗磐陀

勝金巖

置馬步巖間巖前得平地看蔬取行籠担飽有餘味

寶華巖

團團寶華巖重重蔭珎木歸來得商曲試嚮溪邊綠

陳彭滌

蒼壁立精鐵懸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

鶴源

溪深龜魚驕石瘦椿楠勁借子木蘭船寬我芒鞋病



續城集 卷十六

四時雜記  
伯明所書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黃華已向初旬見白酒相携九日嘗  
覺春同半粟味終長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  
亦原千里使胡須百日雙將中子治書囊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還君橫卷空長數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若手  
屋簷當溪口泊漁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  
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湖浩蕩一輕鷗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朔雪胡沙試此身青羅便面紫狐巾擁爐代北隨飛  
馬頓足江東有卧麟欺酒壺冰將送臘照溪梅華定  
先春淺家五餅今方驗更愧當年歎息人

歐陽文忠公夫人挽詞二首

先生才蓋世家事少經心流落初相偶委埋志益  
功名入國史文字刻璆琳有叨知由內竊虞欲且吟

又

好禮忘耆老持家歷盛衰謹嚴終致一貧富各從可  
晚歲仍聞道臨終竟不疑外人傳一二猶得載銘詩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續城集

卷十六

十一



之人雖蚤病對客每清言不信疾爲累要稱學有原  
蓬蒿視名器果蘇指乾坤長短何須問傳家已抱孫

又

仲氏氣無前爲文思湧泉飄然落筆地時出疾邪痛  
枕餘要經雪驂驢待著鞭妻凉悲故客不及見華顛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過判劉涇韻二首

北國亦知岐有夷何嘗烽火報驚危擁旌絕漠聞嘉  
語緩帶臨邊出好詩約我一樽迎詞嚴待君三節已  
多時從今無事唯須飲文字聲名人自知

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勞談說更騎危早年拭目有成  
賦近日收心聞珠詩古錦屢開新得句弊貂万競若  
寒時南還欲向春風飲寒柳凋枯恐未知

贈知雄州王崇拯二首

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煙波坐覺胡塵  
遠皮幣遙知國計長勝處舊聞荷覆水此行猶及重  
經霜使君約我南來飲人日河橋柳正黃

州至非

城裏都無一寸闌城頭野水四汙漫與佳兒對湖光  
飲又剩偏酒令寬何氏溝塍布棋局李君智略走



珠榮應存父老猶能說有意功名未必難

贈右番地侍郎

霜須顧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  
騎馬貂裘寒自煖連牀龜息夜無聲  
同心便可忘苛禮異類猶應服至誠  
行役雖勞思慮少會看黎藿及春生

古化口道中呈同事二首

前一首呈同事  
後一首呈二副使

鶴卧純林已七年往來殊復少  
公經心游幽關鳥飛處身  
在中原山盡遼梁市朝回塵滿馬  
蜀江春近水浮天枉將眼界疑  
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歎又  
羣離又春莫公過

荆腸火芴茶約細君目暖山蹊  
冬未雪寒生胡月夜無雲明朝  
對飲思鄉嶺夷漢封疆自此分

絕句二首

嵐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  
傍溪髮髻夢中尋蜀道興州東  
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  
會消晴寒不及陰寒重攬筐猶  
存未著貂

過楊無敵廟

行祠寂寞寄開門野草猶知避  
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  
獨畏人言馳驅本為中原用嘗  
享能令



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彭聃足忠寬

燕山

燕山如長蛇千里恨夷漢首銜西山麓尾掛東海岸  
中聞哆其畢未路牽一絲却顧汝漢平南來得飛馬  
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奭禮樂比姬旦  
次稱望諸君街略亞孫管子丹就無策亦數游俠冠  
劉棄何人斯醒睡久不消衰黃漢唐餘左袵今已半  
王高非足云子女催蹈踐區區用戎索又爾縻郡縣  
從來帝王師要在侮亡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  
中原但堂治敵勢要自變會當抗天河洗此生齒萬

趙君偁以微恙乘驛車而行戲贈二絕句

鄰國知公未可風雙驢借與兩輪紅他年出塞二千  
騎卧畫輪車也要公

高屋寬箱虎豹綢相逢燕市不相親忽聞中有京華  
語驚喜開簾笑殺人

會仙館二絕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連  
客頗羨峯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  
使君處雖高已失身



出山

燕疆不過占北關，連山漸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  
住，契丹騎車依水泉。穹廬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  
一蹶。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稜  
世爲客，賦役希少聊安。漢奚單騎契丹橫，目視漢  
使心凄然。石塘竊位不傳子，遺患無窮逾百年。仰傾  
呼天問何罪，自恨遠徂從祿山。北皆燕  
人語也。

奚君

宅在中  
前

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  
不知臣僕賤，喜殺生權蕪。俗嗟酒在婚，姻未許連。

惠州

博羅南  
名多在其  
城

孤城千室閉重關，莽莽平川絕四環。漢使塵來空極  
目，沙場雪重欲無春。差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  
舍人。會逢單于渭橋下，歡呼齊拜駕車塵。

神水館

寄于驥兄四絕  
十一月二十六  
是日大雨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道難。莫倚皂貂欺朔  
雪，更催靈火煮鉛丹。以上作李若芝  
子一法似有由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  
斗，始覺吳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發





卷之六 十一

穎恐妨談笑卧江湖

虜延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皮顧我何功慙陸

賈橐裝聊復助歸田

木葉山

奚田可耕繫遼土直沙漢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  
故山亦沙阜短短見蒼薄水霜葉隨盡烏獸紛無託  
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為獨窮陋意似鄙夷落  
民生亦復爾話汙不知作君看齊魯間桑枯皆沃若  
麥秋載萬箱蒼老簇千箔餘梁及狗彘衣被滿城郭  
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人獨不施禮樂

虛帳

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罽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  
阜毡蘆窟室欺霜風春梁黃雪安得飽擊兎射鹿夸  
強雄朝廷經畧窮海宇歲遺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  
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懸翻帳且日來使屈指已  
復過奚封禮成即日祭爐帳釣魚射鵝浴海東秋山  
既能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弩弓射獵木天性拱  
手朝會愁心留甘心五餌隋吾術勢類畜馬馮樊籠  
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耕常耕農爾曾飲余目謂  
得豈識幽霸光和戎



蘇州

卷十六

十六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  
淺馬亦知歸意速朝賜已作故人迎  
經冬舞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  
復生想見雄州饋生菜菜盤酪粥任縱橫

傷足

少平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  
險峻造次逢顛危中成飽憂患  
進退每自行長存鄙夫計未免  
達士嗤前日使胡羅君夜心南馳  
中塗水寒川澆淶魚津泥僕夫執轡  
前我心志止之馬駭足不禁拉然  
中抵異域非所息揮鞍幾不支昔嘗  
誦楞嚴聞有乞食師

春日寄內

行夕遭毒刺痛劇侵肝脾念覺雖  
覺痛無痛痛覺知念極良有見  
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  
豈見欺但爾不即謔欲往常遲  
遲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

渡桑乾

春到燕山冰亦消歸驂迎日喜  
嬾姚父行胡地生華髮初試  
米風脫弊窟神髻小帽應正  
爾煎聚生菜爲誰挑附書勤  
掃米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

北渡桑乾水欲結心畏窮廬三尺  
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水開易水  
應生波窻虛雪落我未到到時  
豈自如



卷十六  
十一  
磐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  
差使人風墜沙場不宜客相構走馬渡桑乾旌旆一  
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  
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個恨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國老無心豈爲身五年朝謁愆眷紳元臣事業通三  
世舊將威名服四鄰邇聞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  
無人比公惟有凌雲檜歲何妨兩露新  
齊魯元勳古太師寂寥千載恐無之昔歸雙福經邦  
手後起還當問道時入謁何曾須掖侍到家依舊擁

旄麾孔公靈壽固應在秋晚香山訪佛祠

西都風物漢唐餘天作溪山養退孺盈尺好花扶几  
杖拂天旂竹倚庭除白頭伴侶誰猶健率意壺盃賸夕  
已踈公昔與司馬公同居洛下常年請老  
已踈公在奉之會劉希果旋隨有而具我欲試求  
三畝宅從公它日賦歸歟意人昔游洛中有小築之  
耳

李公麟陽關圖二絕

百年摩詰陽關語三疊嘉榮意外聲誰遣伯時開竊  
素蕭條邊思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未別一盃



酒長聽佳人泣渭城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閣六首

溽暑避華蕩清風迎早朝  
楓槐高自舞冰雪晚初消

又

南訛初應曆五日未生陰  
靈藥收晨錄薰風拂舜琴

又

皇心本與曠一氣自炎涼  
不廢荆吳舊民風見未央

又

九門已散蒸醫藥百辟初頌  
凌室永飲食祈君千萬

善良辰更上辟兵繡

雨遲麥粒尤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  
入夏民間初解

溫宮中特舉萬年觴

汴上初無招屈亭沈湘近在國南垺  
太官漫解供新

搜諫列猶應記鐫醒

太皇太后閣六首

決獄初迎雨開倉旋取陳青黃  
今接夏飢疫免愛春

又

簾密風時度宮深日倍長  
紵羅隨節賜黍麥趁新嘗

又



執熱寧忘濯清心自釋煩東朝聞好語是日解除

又

出磨玉塵除舊廟捧箱綵纓者新絲一年豐樂今將  
半兩殿歡聲外得知

舟楫喧呼招屈處禽魚鼓舞放生中百官却拜臬差  
賜肉去方知舜有功

玉殿清虛過暑天草廬煩促念民編外家近許遷新  
宅不遺司農費一錢

皇太后閣六首

肅康朝謁蚤長信照聞多不有圖書樂共如畫漏何

又

玉宇宜朱憂盞冰生晚涼深心念行鳴清夜久焚香

又

蠶宮罷採擷禁室獻朱黃翁呬霜統動闌班綵纓長

又

六宮無事著嬉游百樂初以及早收菑歌還蓋十二  
節椿年自占八千秋

萬壽仍縈長命縷虛心不著赤靈符民間風俗疑當  
共天上清高定爾無

楊子江心瀉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盤捧秋天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月長照人心助至公

皇太后閣五首

曉起鐘猶疑如回露欲乾  
逶迤下清蹕委曲問平安

又

壓蔗出寒漿敲冰簇盞堂  
人間正祥暑天上絕清涼

又

九夏清露奉至尊消除痼疾去無痕  
太醫爭獻大師

艾瑞壽長榮堯母門

統翦新裁冰雪餘清風不隔紉羅  
踈飛昇漫寫秦公子榮謝應憐漢婕妤

渺渺金河入禁垣  
漸臺雨過碧波翻  
共傳大液龍舟穩  
不以南方統渡喧

夫人閣四首

脩夏欺晴日重簾  
度細風翠仙不煩  
促長在廣寒宮

又

尋芳空茂木開草得幽  
蘭歌舞纖絳健嬉游  
玉佩珊

又

新煮青筠稻米香  
旋抽獨更薄羅光  
剝堆雕俎添崖  
宴爭作輕衫薦壽鶴

御溝遠殿細舞雪  
飛灑彤墀晚氣清  
開到石榴花欲



畫陰陰高柳一彈鳴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雷雨連年起卧龍  
穆然臺閣有清風  
一時畫諾雖云舊  
此日都俞本自公  
松竹經霜俱不改  
鹽梅共典固非同  
一和米四府六律更成十二宮

次韻張夫學士病中二首

一卧隣君三十朝  
呻吟仍苦禁城遙  
靈根自逐新陽發  
病枿從經野火燒  
勿燥未酒尋糖藥  
囊空誰與共  
絲蕉何時匹馬隨  
街鼓睡起頻驚髀肉消  
塵垢汗人朝後  
朝病中吟嘯夜方遙  
長空鴈過疑相

蒼鹿晁瑩  
飛坐恐燒梢  
覺新霜試松竹  
未應寒雨敗  
梧蕉從來百鍊身  
如劍火滅重磨未遽銷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壯年得疾勢能支  
不廢霜餐左手持  
漸喜一杯番好客  
未應五十似當時  
口中舌在時聞句  
雪裏心安不問師  
去卧淮陽從病守  
功名他日許君期  
老去生經廢不行  
鏡中白髮見空驚  
辭將冲氣通枯  
指易甚新陽發  
舊莖一悟少年難  
久待不妨多病却  
長生文章繆亦推  
前筆服食從來亦強名

漢城集卷第十六



卷第十六

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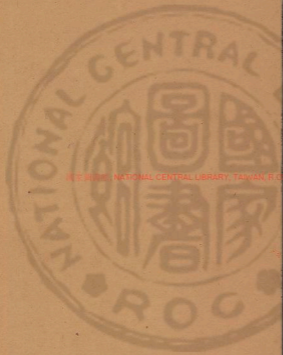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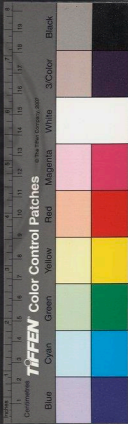
THE 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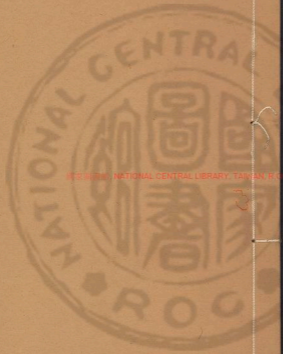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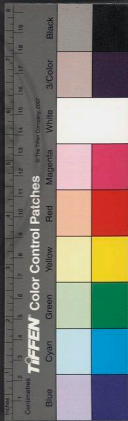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城集卷第十七

賦八首

巫山賦

迺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巖岷。雲猗興其勃勃兮，  
北風慨其揚波。山嶽卷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寢。  
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躑躅蕪城而  
不可陟兮，玄猿黃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栢之青青兮，  
紛芴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猗  
脩柯，萋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猗  
峯其下，藁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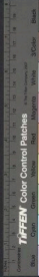


欽乎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恍然而有所懷儼  
視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諱臨萬仞之絕嶮兮  
血千載而不下顛走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  
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  
不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  
兮相氣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凡其所  
以爲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  
雲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  
俄爲鳥而騰去忽然而爲人兮佩玉鐙以琅琅愛江  
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

可執以置乎幽直深其蒼蒼兮恍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凄涼兮梯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  
兮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醑吁嗟  
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沫鼓桂棹兮蘭爲舟橫  
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  
舜之播兮縵九周中有長逢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爲  
輪兮斷水以爲之柁伯翳俯以御馬兮皋陶爲子參  
乘憐然隱子之強死兮哀然涕下而不禁遺子以登  
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爲





予而歎歎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子  
之不然兮夫豈擲下之廢書彼其所莫之不同兮又  
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耶  
而不救兮夫子今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  
而出涕子豈如彼婦今夫不仁而出訴慘默默子何  
言兮使重華之自為處子准樂夫毋讓兮坦平夷而  
無憂則而從之遊兮顧子使子昌言言出而無忘兮  
卷還裝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後能然彼  
鄉之人兮孰知予此微忽反顧以千載兮習故宮之  
頴垣

缸硯賦

先蜀之老有姓勝者能以藥莖瓦石使軟可割如  
土嘗以破磁西缸為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為  
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  
授余因為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發大智而大庸杯首而其制其  
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簡化為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  
中其成也昌乎烈火之十瓦鏡而胸鑄長頸而巨口  
舖縑暖酒終日摩外於中虛窟密埋解偶與物關  
會涌內移棄於路隅瓦礫所汝忽然逢人樂台包裹

不我謂暇治以鼎鼎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  
沃我以水汗我以煤處我以几子既博物之識已否  
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  
又不可謂棄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  
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  
子則非開口而受濕如辛谷醜而不得守子之性者  
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污糝如淵漫而不得保子之  
正者邪且其飲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汗子  
也不若使子自汗子果以此自去也則亦不見夫諸  
毛之捩拔諸楮之爛麻殺身自濡求效於此吐詞如

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  
而喜利棄溪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  
矣

祭真興寺樓賦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玘同遊真興寺晚登寺  
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  
去東南望五丈原原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  
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迨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蓬蓬兮  
曰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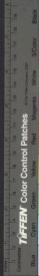


卷十七  
茶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躑桀彘峨其  
雄高兮惟天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洪兮浩合沓而  
穰穰若羣馬之相追是兮忽鬱怒而狂章駢交自以  
磨頸兮鈴絕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黑而  
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豈泥其浦遠  
兮聲斷絕而復揚矜將沒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  
可望瞻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湖之泱泱回東望夫箭  
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梯橫流以  
浪浪雲映軋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  
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

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  
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  
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  
思古兮倪亡弓之遺轍

超然臺賦并叙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  
求為東州中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  
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  
驅除蝗蝻逐捕盜賊靡郵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  
後少安頓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



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楸  
曰此將何以名之楸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  
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  
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  
浮沉於榮辱之海驚歎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  
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  
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  
因爲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揚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繁  
鮮幸氛翳之收驟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堦轡以延望

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壘與玉竿兮清醪蓄其如泉  
奏絲竹之憤恚兮聲激越而眇眇下仰望而不聞兮  
微風鳴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兼潤潤乎人間倚  
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  
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漫漫喬木  
蔚其蒼蒼兮興亡忽乎瀚前滾故國於天末兮限東  
西之輪銀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驪嗟人生  
之漂搖兮寄流楫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逞旣擇  
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首子於曲全中變潰而  
失敗兮有驚草而洗瀾誠建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



於憂患顧澁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蓋求樂於  
一醉今城帝火之焚劫雖盡日其猶未足兮埃明月  
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曉墜而踣躄馬躑躅而  
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  
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

晉宗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  
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  
十有二官於竅立或憐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  
之其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

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  
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為草木之性理之則腐煖  
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既  
汨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  
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栢為然古書言  
松脂流入地下為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為琥珀雖  
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胥  
而瀹之去其脉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  
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為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惟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

閱寒暑以同化委棄壤而蕪朽故固百草之微細與  
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華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  
急難於俄頃研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  
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他人之足  
延乃欲插根莖之么未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  
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  
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  
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擘呎心堅鐵石鬚髮不  
以谷然獨立以膏液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島嶼  
之蹲伏龜龜窟之明發外黝黑以鱗皴中潔白而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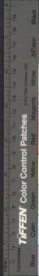
密上灌莽之不犯下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為琥珀  
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寃鬼而定  
心志却五味與殺粒追赤松於古上以百歲為一息  
願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  
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何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為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  
命於天賦刑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  
而解弛散柯布華逮冬而遂性剛潔而踈直姿嫵媚  
以閑媚法寒者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

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令  
子研青松之煤運臘兔之毫群聊牆堵振酒縉縉須  
史而成幾乎蕭騷曲直橫斜縷織庫高竊造物之潛  
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  
曰夫子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  
陽虛乎脩竹之林福聽漠然無繫乎子心朝與竹乎  
為游莫與竹乎為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  
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倚倚其長森  
乎蒲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荷欲滴蟬  
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聊掩冉以終日芬

含籜而將豎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  
乎千億至若藁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拳墉荆棘生  
之蹇將抽而莫連紛旣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  
以炳而增奇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五乎陂池悲  
泉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後蒼然於既寒之後  
凜乎無可憐之姿迨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為此  
則竹之所以為竹也始也今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  
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  
而脩竹森然維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菽焉客曰  
蓋子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



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樓賦黃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器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芟完空隙穴以爲水備放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兩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屨履廬

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澶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溢也汙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才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口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寒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沫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垂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



成之撤方從事於荆宋登黃樓覽山川平水之  
適其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興益勝於黃樓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  
殆哉在漢沉光河決孤子騰蹙鉅舟銜盜淮泗梁楚  
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  
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  
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孤子之歌至今傷之  
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酒害  
包原隰而為一窟吾甯之摧敗呂梁豈橫絕乎其前  
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

海新魚注於瑤壑閱帆楫於聊暇方飄風之迅發震  
鞞劫之驚駭瀛壖完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  
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樓流於喬木遺枯蚌於水  
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棠  
衣設几布筵斗酒組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  
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  
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  
宇之宏大巒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乎臬衍其  
如席桑麻蔚乎旆旆其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  
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際對



山川開闢吞莽十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萃  
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及丹楫紛披魚鱉顛沛沒  
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壁為危南望則戲焉之臺巨壑  
之峯巖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翔翬巖岷相重激水  
既平眇莽孑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  
跌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徙白鳥孤  
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激漫古汴入焉  
匯為濶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櫓  
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享明月之東出金鉉湧於  
青嶂淪氣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

激飛檀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  
川流之滂澍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絕  
然自得且于獨不見夫昔之苦此者乎前則項籍劉  
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  
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  
高水深草生奴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  
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因河決於時昔知之  
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然  
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樂成集卷第十八

辭五

御風辭題辭州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  
西海之中其徐冷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  
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  
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  
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  
則亦即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  
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

卷第十八



樂成集卷第十八

辭五

御風辭

賦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  
西海之中其徐冷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  
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  
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  
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  
則亦即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  
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

卷第十八



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葦蒲以爲屨斷腳以爲屨富者伐檀以爲輻秦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履屨足以折趾車馬足以疲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流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楫葉若無所置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虛而上插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鳥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不昧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算也而吾方黜聰明迷心智足不知所獲手不知所

馮濤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下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陵禦乎恐其不能勝也慶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哥之足將騰而躩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予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道遙翱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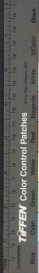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時而竄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  
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發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  
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恨未可乘姑乘  
傳而東乎

上清辭陪莊敬伯山

帝蕩蕩其無聲兮君深高乎九關顧后土之茫茫兮  
若世人之觀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  
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昇  
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十鬼之神君吁嗟  
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賦

爲神也朝求兮山頗夕采兮潤沃取荷華兮菱實拾  
芳蘭兮白芷鹿伎伎兮來豈魚揖揖兮樹餌秋風高  
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泚爲酒醴以醜酌兮斷白茅  
而爲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神君之不吾以進屏息  
以驚恪兮退俯偃而仰俟爲善得福兮昇惡以死恐  
懼受賜兮息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會潢汗蕪蕪之  
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似跨龍之  
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劍其  
天倚頌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遠祕殿之清  
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



之人耳致吾有以善誠今庶其可得而祀也

揚樂道龍圖哀辭并序

嘉祐五年三月熒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持楊公  
崇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子於稠人中  
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敢願得備數轍曰唯  
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  
公以諫官考官祕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  
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為樂  
蓋子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  
商甚長子甚少公已貴子方貧賤見之聊飲樂笑

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

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  
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  
將兵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為將能與士卒均勞  
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  
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  
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為所昏嘗於南方以  
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  
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迂平辱遇小事若不能次  
人皆慙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



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爲勇  
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  
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  
子一人生知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既卒家無遺  
財以故衣飲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克養其家  
將以七月葬于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  
以遺其婦者歐之辭曰

嗟夫揚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溫生年五十六  
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  
家可以不貧乎生不爲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  
有君子侍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叙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居劉凝之卒于山之  
陽其孫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  
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授者歌之以厚其葬十  
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  
爲之辭始于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  
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





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為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傲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細書東觀以君為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偶然君父疑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適君之盛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睟然以溫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饋

粥以為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惑感之意寧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上法卻五穀糞糞以為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沒也長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斤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疆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橫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逸藪以為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為兮計較得失以和為誠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方彼為和者何三黜之皇皇



曰爲道者不與命謀今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  
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繁靡不挽冰清而玉剛如世之  
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  
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須潔  
之難久兮吾將與疑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并叙

中山鮮于子駿詩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  
翟蓋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  
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  
焉居數月得是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

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  
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復爲可悲也子駿  
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  
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  
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頤求子爲挽歌作楚  
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穎兮波瀾中休息兮故轡有美  
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涼直兮外脩車還軫兮  
莫子晉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子  
侯兮春陽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禾兮兩亦晴鳴一



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遑巡兮  
往奔馳命不可兮奈何號帝閭兮訴予子騫木蘭兮  
茹紫芝子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裝回莫之飽  
兮不飢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違心不滅兮亭  
亭倚蒿少兮長歎

詩二首

太白山祈雨詞

詞序

田漫漫耕把把拔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違苗不  
應草不米哀將飢兮  
山巖巖貧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菽稷黍水既

多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為灰石為散水泉沸百草爛神予我旱奪之執焉  
是驕不威尚可弛兮

雷馬空雨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顛千里瞬三日神在  
堂龍為役是何惜兮

雨既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園麗為酒醴伐豚羔舞長  
袖擊鳴鼙匪以報兮

舜泉詩

并序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井  
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北東方之人多稱



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成赤地  
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  
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  
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稔祭泉始復  
發民驩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猶爲二池醴  
爲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焉灌漑橋澗蒲  
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崇巖舜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  
其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列斯泉下民是祗  
泉流無疆有求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邊

匯爲澄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蘊毒是洩汗濁以流  
埃壘崩亡巨火滅叔裝木敷榮榮者所休誰爲旱災  
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涸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  
時雨旣澍百穀旣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澍逾蒲盈  
取通沸騰匪泉實來帝實頤余執其羔豚蘋藻是植  
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六寸中裂如破竹不盡  
者寸父老曰此帝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



為彭城守第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為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  
山石為剖夜斷長蛇且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  
欽然三又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稱仆用巨物靈  
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巋然斯石不尚有唐

風味石硯銘

此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圖不得鳳凰山味潭水  
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研與筆墨宜  
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願始發其妙吾兄子  
韓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

豐碩蓋石之傑于瞻方為易傳日效於前與有功  
焉為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靈穎之賦涵清泉閎重谷聲如  
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  
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為出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跋

禪師聰公昔以謔誦為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  
南嶽思大本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  
一日為本燒香本曰吾時昔為汝作夢甚異汝不



悟即死不可不繼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  
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  
向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剝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  
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  
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  
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  
亦無以告子子從不告門人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般若嚴辭夫  
得之凡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  
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剝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

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  
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雖然首陳  
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  
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  
無有失性熱爲不等等爲一空尚無平等何處復有  
不平等者通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樂城集卷第十九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徵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諸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



樂城集卷第十九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徵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諸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



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典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  
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  
者皆非今世之患吉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  
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  
欲耕而無其田欲買而無其財雖有鉏耨車馬精心  
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及其  
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禍  
祥翱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  
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  
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藁莽樛

檉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勸之以禮樂  
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  
之而爲羈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  
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  
者抱其所有俵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  
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效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  
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  
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  
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  
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



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  
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  
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  
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  
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  
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  
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發民時舜命禹平  
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皋繇百穀  
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  
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

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  
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阻礙  
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  
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  
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  
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  
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  
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  
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

此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墜壠各均其宜邑鄉縣獨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及國獨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墾播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

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  
誤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  
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  
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  
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  
以為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  
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  
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  
亂也祖宗之法具有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畧備而未極  
賢人君子不知充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



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跡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傍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肯入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收上者爲虞舜其次爲魯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

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主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國公因之肆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微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富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



侯不可盡誅惟殺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  
秦之故而不害其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  
其為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  
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  
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  
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有舉而就之可也當今  
之世祖宗之法或共存而不壞或簡略而不備具存  
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  
缺而不完也欲崇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  
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

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  
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  
以為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  
忘其餘故嘗以為富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  
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  
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  
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  
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  
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為是  
政興一事而百弊乍動一役而天下困役足而過隨



奔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况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人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堂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淵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且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



足以辨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慢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為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

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隨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為是國也必舉之以為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



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  
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  
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薄自以爲能高其地而未  
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  
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  
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  
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  
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

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禹敏則有功  
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既成而後  
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  
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  
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  
暴君則天下可安放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弗先  
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  
下者甚多然令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  
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



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之人欺我雖有為之者蓋勉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迫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為之地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備而天下可化也

寧城集卷第十九

寧城集卷第二十

暇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為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妥而不能久者其道何由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為禁以車即戰立向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



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之人欺我雖有為之者蓋勉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為之地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備而天下可化也

寧城集卷第十九

寧城集卷第二十

暇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為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妥而不能久者其道何由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為禁以車即戰立向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



之役世以為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為用如環之無  
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陸陽客主異宜易之  
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  
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却蜀非其功也  
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  
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千箱朕將覽  
焉

南宮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  
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為方田采府衛之  
遺意以為鄉兵舉黜陟之盛典以為考課矣然而為  
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為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為考課  
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為患不若其已也孟子  
有言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  
之道凡今世之法駁駁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  
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  
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為之不得其道以至  
於此也

何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



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已者雖善不從同已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其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聞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

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爲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際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已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又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爲不若



三代此豈誠不若耶為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鱉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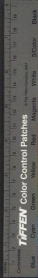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剝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夫豈不甚病矣哉及天下天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方浮繼起則天下之官為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繼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維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



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為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伏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夫天下要亦有不繁不胥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為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為周公之書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為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呂為井田而鄉遂為溝洫比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

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為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為比比有比長五比為閭閭有閭胥四閭為族族有族師五族為黨黨有黨正五黨為州州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一正鄉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為伍長閭胥為兩司馬族師為卒長黨正為族師州長為師師卿為軍將故九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有軍矣走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為



兵一人為役而家之虞者甚衆而官吏察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問學者貧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勝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為孔子急於行道而為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尚何歟至於仕魯為司寇從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為淺矣臠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

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為也或曰臠肉不至仲尼以為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為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學焉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為國者必有所尚夏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為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為為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為忠也以為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為之節而文詞熾於天



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  
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  
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  
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  
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  
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  
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  
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

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  
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  
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資愚其問同而  
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翱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  
者勉強因循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遠而守道必  
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  
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振  
之而目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  
寬以待之則大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  
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

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權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供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後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



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  
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  
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  
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焉獸  
棄治稼穡焚治管磬義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  
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  
爲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令者四方旣  
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  
理蓋鐘律之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

年而莫有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耻以一物  
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  
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  
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  
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爲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  
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甲夷狄不作兵  
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  
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社庸之云壤收茶鹽權  
酒酤其法與今畧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



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衝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師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內地多於唐費不用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謬人人知之然獨求觀夫兵少之為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為累也夫銷兵之忠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舉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為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違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嘗宗禋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蕪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



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飾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崇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sub>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sub>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飾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或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上之優劣相遠如此可也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乖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據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憲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任



所去取然則九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問周官三百六千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該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常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問三代之舊典竊以爲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希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耨錢縛



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踈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踈之兵而民以為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且募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者所以勸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世同待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問古者為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少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買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為為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或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淳斧氏皆訟言攻之礪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淳斧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為強唐太



宗誅滅胡虜兵不折比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  
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  
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  
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  
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弁然高宗之伐鬼方文  
王之征獯豨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  
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閭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  
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直陵險  
阻河皆埋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厠二  
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  
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  
乃不爲害此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  
之暴其可否何說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  
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  
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  
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  
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



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師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已來求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更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

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告灾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究不禁刑之不能正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坑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





原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蕭弊天下之民仰  
困於租稅而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  
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蠲寡孤獨金帛布絮  
之奉歲時不絕老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  
也然自漢氏絕而後與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  
於民豈不至哉惟二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違  
待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  
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邊巡廟  
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  
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  
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用常三晉  
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  
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  
而況於文武成康之傳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  
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  
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  
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  
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  
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  
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尋所聞以  
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胡廷忠之掃除傳  
疑而著以新說天下廢書由此以爲聖人之遺意然  
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  
大學滄桑受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上牛於今夫聖  
文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察遺經而興之而  
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  
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叔河南地兵不再傷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

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漢  
泯略蘭會大功既經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以心馳  
於燕薊之兆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  
而能烹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唐漢之間  
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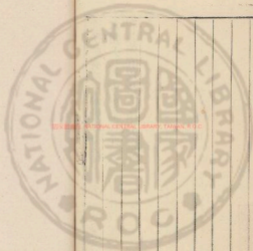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旣爲之正又爲之奇故  
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  
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  
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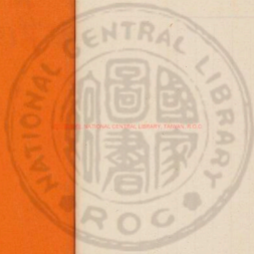


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  
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尚不繼  
非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  
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  
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  
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二陣  
歟學者所辨之

問古推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  
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饒道而  
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且相持不戰  
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  
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  
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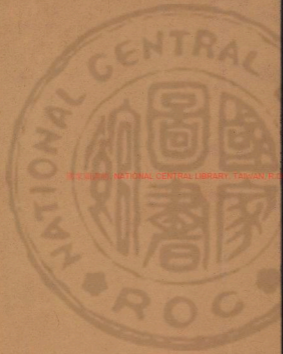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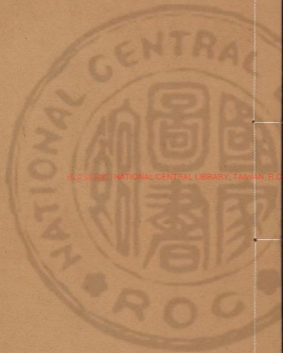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7-2-01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9573 49



樂城卷第二十一

上皇帝書一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  
惟雖其勢不當進至言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  
昔仁宗親衆直言之士臣以不諛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諛棄於世臣之  
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  
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鶻下無以自效竊  
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



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  
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  
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  
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  
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  
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  
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  
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蕩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  
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  
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

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  
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以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  
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  
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  
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  
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  
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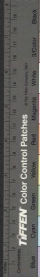
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湯沸人民流離火災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暇歸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堯克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溼中穀斛八錢糶三百萬斛楚人不敵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

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丙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棄其糶餽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公器無數月之根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取收復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昔年之兩



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  
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  
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  
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  
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車之失出祕府之財使內郡  
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  
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  
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  
能自巳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

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  
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  
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  
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  
財莫不盡取民力得矣而上用不足平居備備僅能  
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  
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  
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  
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  
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



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審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郡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人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

極於是燕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室譬如洪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聞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棄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急易則有所不為宥則懲亂懲亂則無所不至今使家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



不勝其多也設論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

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乎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





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上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  
筋力疲弱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  
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  
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  
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千  
羊哉苟識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  
叙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  
世祿仕於朝襲簪綬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  
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八下將  
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

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商  
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  
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  
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面不可預何也國計重  
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  
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  
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  
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  
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  
牘之委也案牘旣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

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  
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鈞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  
當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  
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  
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  
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  
覈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  
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  
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矣俗召怨而速  
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世

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  
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  
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  
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  
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  
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  
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  
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  
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  
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



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又  
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  
之臧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  
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  
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  
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  
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  
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  
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  
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  
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  
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  
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  
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時  
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  
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舉人  
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  
任之以舉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



徒以爲然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之陛下屬精而祭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後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以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眾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弱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

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黠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後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辭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  
知敵之情皆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問賞  
莫重於問問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瑋韓  
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  
琪李漢筠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  
董邊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兼皆厚之以  
關市之征餽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

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  
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土鬪人之急如  
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會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  
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  
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  
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  
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  
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  
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  
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



間則曰官給茶祿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練其不足以  
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問者皆不足恃聽傳  
聞之言未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  
於熟戶苟有箝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  
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  
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當患於不足由此故  
也陛下何不緝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  
於茶練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  
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  
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

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  
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  
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目既明雖有強敵  
而不敢輒近則雖雍感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  
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  
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  
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  
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  
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  
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



廣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

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宗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觀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



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秩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王之子蓋有夫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故臣以爲凡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使得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以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疑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按察

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衆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



寧城縣 卷之十一 十一  
如故而復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  
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  
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  
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  
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  
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  
宗室也故烏因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  
苟無其變雖宗室誰敢觀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  
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

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  
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  
而轉漕之費幾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計而  
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  
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  
里飢寒困迫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  
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  
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  
漕之數而四分之二即用舊法官出舩與兵而漕  
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舩及人漕



之所適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欺  
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  
其枉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  
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  
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  
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額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  
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  
於西北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  
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哀則  
符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

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  
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  
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郵者富之端也不足  
郵者貧之源也從其可郵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  
存者寡矣從其無足郵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  
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  
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  
行於天下數百年於故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  
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  
來聖人選賢而天下之史京秩以上再選其官天下



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夫嚴  
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固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  
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  
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  
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  
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  
則無益之費所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  
昧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  
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屬臣之所陳  
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

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謀求其原而定  
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  
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父  
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  
不能使之盡去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  
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  
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  
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  
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表久  
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



之弊乃可夫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羈吏嚴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難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之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

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知。豈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樂城集卷二十一

樂城集卷第二十二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樂城集卷二十一

樂城集卷第二十二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鄉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逢汨沒故泱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人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比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厯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備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用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大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史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有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特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

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彘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富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聞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敢爲有勇赴二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





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非矣古之聖  
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  
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  
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  
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  
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  
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  
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  
它日有病者焉適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  
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

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  
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  
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  
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  
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  
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  
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  
子守法審微而用意於萬全於則是子猶知醫之醫  
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發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  
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肯者不



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避死以博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呼號紛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慷慨讀三國志

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乎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人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宜轍爾耳

上魯恭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又昔者轍



論書至秦誓而得之曰蕃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  
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遺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者  
蓋亦已知之矣孟明脰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  
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  
耄而不武者也蹇叔欲讓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  
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性哉然  
而變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  
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  
斷奇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  
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  
下之事者亦向以其他技為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  
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逝而明公適為京兆當  
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旦而下憫於閭里行道  
之人為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  
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傍為敦厚不欲以  
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  
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  
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辭今將為



無地 卷七 六  
吏峭迤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直語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齋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悔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鑒見於此視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衍之學蓋嘗喟然大息以爲聖人之首警如山海敷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輪共工且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桶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葦芥艾夷曠取皆



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魚師結網聚餌左  
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鮫鮓熊黑虎  
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革上畫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藉藉折翅撲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  
脍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隨候夜光間以類珣磊落的噤充滿其家求  
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受編爲天下冠冕佩帶飲  
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足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邾巽孔忠公西與公西蒧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旨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  
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揚朱墨翟莊周孫衍  
田駢慎到韓非中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被荆棘茨棘蹊蹊絕求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蹊蹊踏踏谷崎  
纏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  
譬倖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  
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  
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  
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  
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  
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  
已而世之說者王氏婦氏至於老子之虛無京房焦

賁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味歌勤苦酒食  
燕樂之樂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于午卯  
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呼命嗟歎有以深  
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  
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  
欲其深恩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各  
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質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惟明其

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校其說而無勦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衆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彥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轅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神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褊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知人之弱子幼躬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



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說詞俾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闈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而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

於陵仲子之不可當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知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洗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肯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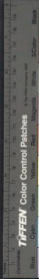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伏惟執事方今之備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  
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  
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  
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  
高則必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  
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  
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  
也故夫才不同則無用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

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  
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  
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  
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其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  
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  
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  
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畜而棄伯  
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絮清而不屑天下  
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  
何者惟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



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敵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趨避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甚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自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胷中也既而同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與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為文為贈讀之備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是以因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師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為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為行求令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予之守盡子之有欲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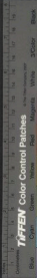
云凡民有喪，旬棺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逮，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宜輟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輒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畧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輒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觀味終日，譬如新病嗜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黃庭堅書

輒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瞻與魯直勇，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懇懇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類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



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禱康以琴阮無酒禱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日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神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乘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怍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半時尋問指掌不諳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耔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真足况夫通都大邑之人踴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爲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迴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踈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彼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啻其放達以知道許之



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輪困醉而謀安者耶若夫叔其精以治身而斥其上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徽哉每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慈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誌

轍竊見放散騎常侍徐公茲實任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鷲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迄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奉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營廢自克順死胡氏棄公之墳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返歲民間創其林木

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捨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如之往往為之掩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盛國特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木百年衆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烈如

樂城集卷二十二  
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抵墳道  
轔不至侵基祭祀稍存糗米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  
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  
明不勝載越

樂城集卷二十二

樂城集卷第二十三

記九首

筠竹聖祖假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  
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氏不可以弗瘞  
既以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  
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未遠  
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感神在天靈德在下  
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  
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廟筠故附唐豫章列為



樂城集卷二十二  
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抵墳道  
覬不至侵基祭祀稍存糗米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  
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  
明不勝載越

樂城集卷二十二

樂城集卷第二十三

記九首

筠竹聖祖假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  
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氏不可以弗瘞  
既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  
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未遠  
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感神在天靈德在下  
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  
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廟筠故附唐豫章列爲



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獨因仍  
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  
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嘗受命  
作守始至伏謁煬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  
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  
峯道通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  
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三楹適以譴來賸  
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拜之  
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

吏亦怠流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  
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蕪旒節巍巍煌煌  
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錡雖小邦其有不歆  
東廡西嚮誰皆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  
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  
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正民之愚  
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命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  
九峯之杉逍遙之構易直且修弗斷而堪新堂有巖  
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耄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甯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儼相有位百牛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

貢甫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漁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舟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汀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覆風濤而不值觸蛟蜃而不噉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繼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



學城集 卷之三  
堦而有欲效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  
而往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  
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  
子願為天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走  
以此面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  
獨居之男子吾於二子亦云稷曰然退而書之遂刻  
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庠庠示之以  
詩書禮樂粹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

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者饗賓聽訟受成獻賦無不  
由學習其耳目而知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  
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  
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  
子正顏色動容視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  
加其民民親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  
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  
其下有一不順當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  
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



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  
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  
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  
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  
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致之也亦相帥  
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貧富有堂講勸有  
位思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  
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彼獄訟不諉其府李  
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

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  
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  
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  
記

京西非洛神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輦洛北兼鄆滑南扼  
陳許蔡汝唐鄆中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  
雲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關訟簡少盜賊  
希閑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餉之勞爲吏  
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



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人於他路為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它路為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為富雖急而可以為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速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容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鄆滑弁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為南自某某若干州為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數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捫衆常平既而為轉運判

官復為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實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泚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故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濼源石橋記

濼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為堙其淺可揭



城之西門跨而為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驟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漲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為橋害請為石橋以紓其役詎城之東十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為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廬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二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為虛方其未成也大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

之知歷城施君實其利兵馬都監張君用時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踵其埋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至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郵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公之老於為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



鹽池集 卷二十三  
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  
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  
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  
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循風  
治往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風誨之織襪此四人者非  
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  
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  
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

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碣郃之  
野則厭嚮之嫁娶茨之織襪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  
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  
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房長淮之西地  
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  
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  
服之始至訪其士民間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旣庶且  
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官室觀象庠陋  
廢圯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  
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識欲之



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俾  
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  
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借新其大殿趨功  
勩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甍緻密爲佛菩薩衆像  
尊嚴盛麗巖岩在世士女和合耆孺咸喜稽首祈福  
如憇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  
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  
之疎閑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借知民之悅故以  
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  
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西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  
不由水有蛟螭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便稻  
竹箭柳柚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峻且遠也士之  
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旣  
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  
輪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  
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  
居也昔東晉太寧之川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  
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



比它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  
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焉祖興於江西於是  
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皮五峯有觀  
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  
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因此二者皆他  
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蕙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  
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  
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  
出入相從於友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  
予諸妄業後本性而愛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

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險遠之不爲予安而况徙  
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  
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  
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  
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壘壘不劫郡人有吳智訥  
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  
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斲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  
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  
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大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晉二日涉其山之勝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炭壑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峻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巒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室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數矣明年長老智惠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

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御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勛力新之完壯遠寄非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澁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根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



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鎮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為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

師薨後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又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面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後致其所有鑿峻埋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官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替師參寥告予為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

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  
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  
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  
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  
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眾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  
宜系之以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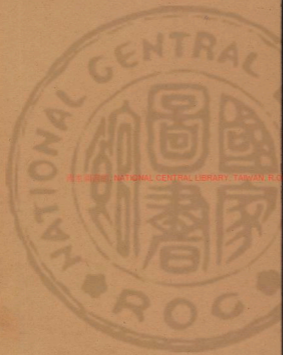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樂城集卷第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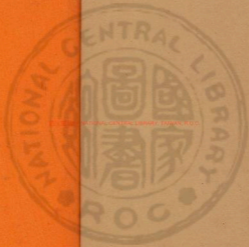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學城集卷第二十四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鈔州鹽酒稅未至大雨銜水泛澤茂  
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潛水  
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  
郡隣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缺斜補其  
圯缺闕福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  
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入者適  
皆罷去事委于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

後高而庫



東軒記



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且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頽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惟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學其愛顏子不改其學私以為拙不欲仕然抱闕擊沂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若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解塵垢解羈紲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前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十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

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榮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取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特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粟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學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不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

而居之然後進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  
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  
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

予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  
昌諸山坡陀蔓延澗谷深窅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  
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予瞻杖策載酒乘漁  
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  
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止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檣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  
禱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  
羊腸九曲而復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瞻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器每至其下輒踣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  
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人山視之笑曰茲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寒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  
至其翻然獨往道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  
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  
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  
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  
外面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奇琬琰  
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

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工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  
諷琴酒用礪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  
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  
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  
其清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濁者視之則濁者爲  
濁故清者以濁爲汗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  
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運而至  
清有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  
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  
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躡於圖書



清異之固沉醜縱恣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  
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羲之遺墨雜然前陳曠之  
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  
矣然及其平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  
飄零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  
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贖焉黜去外累而獨秉諸  
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  
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鷺  
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  
得於是矣吧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漢沔其勢益漲至於赤壁之下流而漫漶與海相若  
清河張君彥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  
觀江流之勝而舍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南北百甲東西一舍濤翻洶湧風雲開闔盡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觀之凡席之上舉自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濤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騁驚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飄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兩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風焉夫  
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  
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  
竊會計之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滄長江之清流  
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述也誠不然連山

絕巖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燕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為觀其為快也  
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俊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  
余知其為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  
安之人知其為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過遠大義而不  
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為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  
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為新息令知其民  
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

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為師中廡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僞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廡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為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宋仲卿為桐鄉耆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

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為亭與廡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華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亞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為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踣





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  
以直節命焉夫物夫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  
挽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  
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違其性不扶而直  
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  
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  
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瞭察之政而行不失於  
直觀其所說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為曲  
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必折直可為乎

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何布烈安而不危乎清風吹  
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無恨乎封植灌溉剪伐  
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匹升堂見杉僕  
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闕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  
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道俗居家治園  
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  
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十川廣衍東西數百里高高少  
室天壇王屋陶鑿靡逸四顧可挹伊洛灑澗流出平



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囑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冢巨室園囿亭榭之盛實甲天下若大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儲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本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締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閫其功烈充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勸勞愷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種竹東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

將以講開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符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聯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固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旣八十有三矣而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不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尚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



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告與  
公出入相從為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為詩而大  
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  
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問與客語有歸歎之  
歎曰妾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道遠以忘吾老時又出  
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  
如其為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  
知其既老之為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  
於京師其容粹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  
貴燿燿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為公者湛然無毫髮  
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聞而聞之公之鄉人見  
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骸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  
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  
者然皆汨沒於世垢以物流轉而不返於是鬢然茫  
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  
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  
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備轍為記

樂城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蘇氏自齊始家于晉閩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為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琳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父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為稱首公諱渙始



樂城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銘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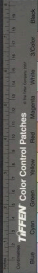
伯父墓表

蘇氏自齊始家于晉閩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為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琳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父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為稱首公諱渙始



字公羣晚字文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果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祭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詭以家事使公得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爲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凡在揚里宋輔尚書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爲二人以成子之名明年登杜鄉人皆喜之近者百里不絕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

覽未幾移鳳州司馬五家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預意禮之以觀委公公歸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蒙正嘗薦公于朝後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鄧即吏拜其奏而蔽其私尋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末康鉅事奉軍度餓掌校廢粟民櫛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癰立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苦告府遣吏台之閱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寃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七尹以諉公馬蓋得而民不讓以然知郟陵始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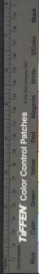
起則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覺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益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輸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是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判州州苦衝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常吏民畏而安之國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小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任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矚視公治喜其

能番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閩人懼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除爲之備而卒宰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遂朝監裁造枋木發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又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入汝等第二不可宗老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者以宗爲書手公揀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綱曰一匹夫能亂法如



此府亦不可為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為祥付今者絢以公料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溫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遂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宜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木額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為人婢因泣下公憫然訪其主以贖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為府中掾公帥寮媿嫁之能知衛州未踴民為盜所殺而盜不復討九一人指為盜公

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條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視佗人必此為姦訊之而伏佗日果得真盜衛人以公為神還知連水軍夫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汴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都至閬中民觀者如堵墻其童子皆相率環公禱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為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





閩人聞之罷市相率爲紳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  
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  
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  
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  
眉山耒壽鄉高逸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  
都振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旣沒相繼而亡季  
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進  
進士王東美次進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奉適宣德郎  
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  
千經千傑千壽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

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而  
不  
衰平居不治產業旣沒無以寧善爲詩得千餘篇題  
其編曰南唐愚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  
蒞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爲吏長於律令  
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史師公沒二  
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旣  
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特記錄又益散臧則  
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祀聞  
公之言記公之蹟烈僮識其一二謹拜于稽首書于  
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



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  
堂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  
者衆然不然鹹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  
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令將三十年歸  
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備服者於宜州爲多善矣爾  
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爲可也皆再拜曰謹  
受故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  
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刀爲之不  
疑即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  
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夫必見思

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  
僻傲亂子弟之日怠也故其所聞以爲焉元祐三  
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  
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張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  
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  
稱晚事仁宗爲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  
節事不苟隨朝野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  
章名當世其風節充峻蚤成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



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叅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爲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亦賢婦人也夫入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燕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始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

子

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爲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內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既歸老賴上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學文忠旣薨夫人不御珠翠



羅統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產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備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已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溫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得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富也比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于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

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入遷為仁壽郡夫人復以其子三選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監丞奕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院蔡朝散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澶州河北酒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孫陝州司戶參軍憲新授滑州章城縣主簿恕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惣憲並假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郎元者訥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郎王徽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



尚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奉世若  
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檄少復知  
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游知夫人平生為詳  
而子裴復以狀求銘銘曰

簡肅文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  
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襦助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  
之閒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懼不疑問誰  
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  
與存

全禪塔師銘

黃檗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名陽王  
氏子也生而不念熏血父母罪之使事其舅唐受演  
師十有九年而得受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  
受華嚴青涼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為其徒講  
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  
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南始從甘露夫禪師茫無  
所見復從棲賢考禪師考舅於壽人示以道機迷悶  
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嚼惡食飲惡水以自嚙凡七年  
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  
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喜曰

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偶爾發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  
太守請師住石臺清涼已而徙居黃檗師為人直而  
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  
一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入山師每  
來見輒語終日不夫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  
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見矣昔無忌道  
興時見我無釋志也既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  
蒙恩移績溪今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列我師遂  
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訣師而衆坐欲  
化衆強之時遂卧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

煖香煖凡十五日而茶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  
十九臘三十明年二月十三日其徒奔之斷除谷之  
右其友人應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  
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為信請為銘其塔而刻諸石  
為之銘曰

備哉善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去狂惑  
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  
業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  
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川師  
皆不覺厄死而况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



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為師說智者不當疑

南禪師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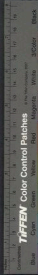
開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為高第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說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鏗請居隆慶未暮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刈莪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跌坐以偈告衆以將

入滅遂泊然而化既化神色不變鬚髮鬢而後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圍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磧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亭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送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



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關  
先見瓊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瓊少嘗問道於闍師願  
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  
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  
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蘊  
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即睡夢有告者曰如  
闍師後何疑耶疑疾病矣余聞之覺然即於夢中作  
數百言詞甚爲備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而  
系之以偈曰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  
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

或於見在土邊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用或於見在土  
直上切剎官人天相逐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  
皆化爲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  
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劫  
而促爲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闍師得正眼  
久爲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勦摧  
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辭散益新助以油  
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變瓦折大木  
煙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  
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爲疑我昔忝聞道





亦不免斯感病中夢河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即是病  
不當作是見夢中梅謝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  
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  
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為兵不復如  
志嘉祐中戊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  
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雙携以入山自  
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

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郵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  
蕪既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死十愈吐利服蕪  
無所不至既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  
不血然遇猛獸者數矣亦得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  
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  
不顧死未嘗為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  
則止而坐後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  
不知其商州也仙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  
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  
末乃使為自告者蓋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

稱病得除亦藉為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它異能  
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  
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  
面顏人望而知之故詩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  
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於  
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  
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嘗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  
懼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  
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

虎有婦人置一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  
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適之二小兒戲沙上  
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之度幾其一懼而兒  
瘳童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彼之以威而不懼  
之人感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  
俟其醒非歟其醉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  
物躡門以為者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  
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  
使以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特則虎  
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丐者超生傳

高安丐者超生弊衣蓬髮未嘗沐浴好飲酒醉輒毆  
罵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  
故坊間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歡迎也然其與人遇雖  
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  
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  
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  
嘗求人今謁我可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  
知君好道而不時愛物不降賤不升故肉多而淨面  
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澆百骸登旬諸疾可去經

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言信然惟怠不能久故  
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子許之  
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它所度君不能  
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峽  
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  
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  
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  
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  
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為正  
也子曰養氣請從生說為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

釋城集 卷之五  
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蠶紋自心以下骨如鋒刃兩骨相佐其間不合如指掌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一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為多不法與揚州蕭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將不循理攝死無能為也是時

子凡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嘉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謂之生喜命為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寤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騾為驛所傷而死繪具棺槨之元祐元年子與子瞻皆召還京師獨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沂江將謫公黃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子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生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西履在子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捨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

趙生鄙出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  
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  
能又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死假之  
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叙三首

類篇叙錄景仁詩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  
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  
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  
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非韻天下之字

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  
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  
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  
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為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  
以責得於非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  
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於比於字書者未始有  
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  
各龜取蠶攻巢去蛙之說無不備共而孔子之論禮  
至於十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  
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

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日學  
規同部而啞啞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  
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  
曰叟之在草念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  
故也四曰零古合類也而今附兩幹古口類也而今  
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  
無之在抹凡變古而失其音者皆從古也六曰一先  
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  
特見也七曰王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錄  
錄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品白之加孺凡集部

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惟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  
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誡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  
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  
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  
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微少而  
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  
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  
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  
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



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  
後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肯豈  
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餽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  
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  
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  
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  
忘為買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

人以示勸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  
以彛此合衆父孝之心以濟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  
辨讀之而嘆曰雖有許子愈關於市莫之能止也聞  
父之聲則劔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  
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愛將  
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  
戒四十五毋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  
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叙

洞山文長老語錄叙

水流於地發為草木鹹酸并苦皆水也火傳於新化



為飲食飯麪羹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  
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  
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  
大大中見小一為千萬千萬為一皆心法爾然而非  
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  
人有以飲食卧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室有以寂  
嘿無言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眾生  
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  
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  
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瓌纖長短無一不可譬

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滿洲雨無  
一不到觀者眩暈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  
終始可以措手而笑有充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  
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  
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眾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  
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  
之終橫放肆為之泮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  
為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樂府集卷第二十五

樂府集卷第二十六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改祭于故  
觀文少師贈太師九文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  
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  
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  
林有知斯文見所未會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  
歡故舊莫隆適出所為嘆息改容歷告在位吳此蔽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典鍾厥舞四



樂府集卷第二十五

樂府集卷第二十六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改祭于故  
觀文少師贈太師九文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  
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  
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  
林有知斯文見所未會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  
歡故舊莫隆適出所為嘆息改容歷告在位吳此蔽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典鍾厥舞四

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可告  
止剽刺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刑  
棘斥棄棄載號茲古文不自愧耻公爲宗伯思復正  
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踴踊元昆與轍官來皆試於  
庭羽翼病瘠有鑒在上無所事祿馳詞致千適當公  
讓擢之衆中羣疑相惑公恬不驚畏惑徐開酒滂狂  
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詆排公德日隆歷貽二  
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速存故終喪而  
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當徂青迄祭而  
許來歸汝陰囁傲珠璣轍官在陳於楨則隣拜公門

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喪志氣益  
聚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  
至凶訃淵鑿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  
有矣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  
之在魯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馴易後來相承敢  
問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  
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尊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特朝  
賜薰風春夏是宜疎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  
強矣遠矧惟斯人而不有時特旣往矣公亦逝矣老

成云仁邦國瘁矣無為為善善者瘳矣時實使然我  
誰怨矣天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  
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日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  
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思豈無已人君則廉之君牧吳  
興我官南軍從君季子長文實行甘次于陳徃見姑  
章使者未及而君淪亡于何不取以至于斯匪人所  
知神實知之昔我愛君忠信為實廉而不劓柔而不

屈發為文章質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  
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  
神貌嚴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  
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徃身  
晉遣使往食涕泗橫流幡幡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  
哉尚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姓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  
夫人懿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顯榮居之若無寬裕

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印化容如  
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  
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歎歎息賦與弟轍皆燈  
門下善均親戚合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  
誠至尚饗

祭王龔州伯敬文

年月日其官某與弟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龔州使君伯敬朝散親家翁之靈祇官吳中昔始  
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舉目睢盱更笑迷眼君在  
其間乃獨不然危發急張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

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遷家宋都輟適在丹簿昔  
之間往走君虛忘其厄窮笑歌謹吁夜飲不歸月墜  
城隅鼎存僚犬與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  
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  
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顏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  
惟舊親戚唯始西執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愛世不憂  
死生計來自西驚怕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辰追懷  
平生哭于窆門漬酒東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仕靈祇服國史靡恭積馨摧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姑

之疑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宮  
充職實旅有儀懸杖以朝列鼎而養織履以就方進  
豈惟古人剪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耄期不亂子孫  
滿前福祿所鍾方期末世喜懼相繼入吊於墟今者  
卅旒告行靈舟將啓僚舊之故看醴式陳兗而有知  
嘉此試意尚饗

祭申演父朝議文

我官末都展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呵相揖于輿  
莫復遑它伯氏之南見公符籙傾蓋相徹執手無疑  
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

可跋而自有饋并羔報之醪漿始於朋友求我婚姻  
敬啟之聞相與揔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也寡皎然  
有告不祥凶計在門妻絕肝腸諸子疊索匍匐哀菴  
公嘗讀書贈于文詞亦達于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  
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竊門兄在禮闈  
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瀧國閣學士朝奉郎知  
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



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揆  
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  
衆盟見公所爲疑屢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  
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廷亮老將傳未有  
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衡發之自跪以死帝知  
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  
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強賊當之以身力言  
不從遂致爲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萃狂既消衆相  
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解所誓不復振凡世  
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

卓備位雖顯融有不盡志蒿隗之間類濕之測有靈  
可安有財可食頤惟平生篤志鍾律既成既上疾亦  
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自首相歡事往莫追  
軾方在朝公衆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  
復節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善是敦今其云亡無復  
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  
轍其官越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  
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踈長有成材公志



不殊譬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曠既苗  
且實物自函徐究佃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  
其為允有替力以執大器既安且平物類其賜豈惟  
吾儕有祥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遒邁蒼然暮木過者  
垂涕檄與君錫借使于遼詞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  
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于朝鷓豆甚微懷想  
則勞且謁且辭裝回奈何尚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某以肴酒之奠祭于亡姪十六郎之靈  
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印既冠

而孤方壯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恃爾  
於斯愛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  
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原而溫上爾先君下爾  
第是一氣之立三人終焉若予僅存始行而言自今  
以往見此而已予撫子育曰比汝後庶幾鬼神憐汝  
無罪界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尚饗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丈椿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勸勞四方操行  
之堅老而益強蒼眉皓鬚邦家之光既謝於朝偃息  
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



于東邦人慨健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縉縉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幾何凋落紛然當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焉公今安歸來舉豆筵尚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乎景德士生其間端良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自然靜深推以予人怒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後烈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議者歎息歸老誰勝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知公反升東墳祖奠有時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不亡雖又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尚饗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馮氏文

鶴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于鄉宜其家人退食廟堂壽考而終合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某守土于茲襄事告特尊德以教惟史之宜生有邑膳沒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非薄惟愧矣夫尚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為厥初  
磐桓亦澗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于朝遂付  
兵樞劇朽鉏菴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  
不行舉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  
昏姻我老服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強力罔不任謂常  
數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造真有時泗弟  
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尚饗

代毛錡州祭王觀文翻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真翰略奮述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關

疆列冉而食豐功備烈震耀當年絳纛朱轡留連列  
郡用舍之際方非慨然有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  
仕母老在堂百口有慈菴之憂十年為軀寐之頃士  
夫殞涕道路興嘆某比綴未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  
涕泣長辭擊望帶車寒哀薄真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  
閱畧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降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  
逢開洩巖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極  
斥就南屏磐桓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  
謂當再駕沒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

體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惶羣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  
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觴  
孰爲悲哽尚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  
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  
在左曰予惇惇誰能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重不留  
相于執左右武公出于道民衆而呼皆曰予父歸歟  
歸歟公其莫當遺反洛師授之寔在實將用之公之  
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空石時當宅變恭默

不言一二物士代天幹旋事恭如絲髮比如如柳  
之幾間不容髮公身嘗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  
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  
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  
延和移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  
于家卧不時起明日常齋公計暮聞天以雨泣都人  
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襚公之  
初來民無弓矛逮公束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  
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  
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勸公志



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措紳著穎  
方興秀而未實帝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  
于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嗔行路興歎精誠  
未民來舉一鵠嗚呼尚饗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  
之神呼嗚日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

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  
罔不咸秩惟神聰明昭鑒誠悅消獲大青每迎和氣  
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求保神之休無敢  
尚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即工南服自初始  
至逮茲辭去兩暘時若災厲不起豈某之能繫神之  
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教繫神之傳獲免罪  
戾敢忘大賜誠薦俎豆匪以報也尚饗

右辭大昊廟



灑繕其學官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復再執幣辭以見於廷慨然頓首思繼前志而詔書來被移殿南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尚饗

右詳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其澤膏潤下土今茲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變而不知所為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為雨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寬

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尚饗

古詩節引

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聖精誠不格報不時至恭風振揚雲合輒解嗷嗷相視知殞溝壑粵效耆艾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層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道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祇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處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末事神無歡尚饗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 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酒少牢之奠  
告于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為命今茲歲  
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穫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  
饑菽粟滿野淫雨為害豐沛庫下鞠為漘澤暑雨方  
作晴未可覩雨暘之開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  
告惟神奮自絃上埽滅強暴雖宅閭輔實懷故鄉俯  
仰千歲寔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郵驅除陰雲導  
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

民之言徵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尚  
饗

南京祈禱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于某神曰今茲禾  
稷將登銜艾滿野陰雨為沴彌月不止穰者將腐角  
者將落徐方大水新浸東境漕漁盈滿流潦橫至民  
貧無食恃糴以飽官貧無畜恃稅以給而兩并害之  
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史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  
困民心以乞晴于爾有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  
使秋稼畢登宿麥成蔬民免於飢吏免於罪則神之

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甲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神曰民能盡力於而耕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職之憂不能爲也幹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其不能而況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兩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特來獲且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既自視泱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馨芳肴菽備具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尚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告于某神宋維

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迫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糗殍莫于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氣旣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苟東作順叙將終歲名賴邦有舊典敢率以告尚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  
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  
旱請玩神清祀至于再三中心鼓焉懼獲譴咎然今  
宿麥將抽特雨不降流亡布路倉虛莫繼與其病民  
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  
賜以膏澤尚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  
之郊頻年旱饑盜賊頻興困圍墟充粵自故夏農獲  
六七流亡既去桴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  
雨不節水潦橫潰荏苒黍稷為汗澤秋氣方始田

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穡則  
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毋有厭教尚饗  
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  
雨荐至溝澮滿溢淤田棄水相繼為虐秋稼滿野淪  
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苴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會  
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為凶年雖使民竭其  
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沴  
以終大賜尚饗

續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



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佑  
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今始爲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  
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  
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遵以卮酒特羊致  
祭于靈惠公注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某米  
長是色即神舊邦家神之休雨暘以時稼穡大熟賦

役畢具微診衰少才短政拙何以復此意由是倖以  
致疾癘寒熱爲虐下逮兒女更相橫暴卧者過半差  
效瘞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壓濟卒保康又皆  
神之恩故用茶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  
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以蒙貶尚蒙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救鬼神不享積蠱成厲旱氣  
充塞五極失莩饑饉既至疾疫將起請求百神寂寥  
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驚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



縣城集 卷之六 十一  
熬未息膏澤不至粟粟危懼無所歸命收因舊儀抵  
薦誠悃維皇天后土庶不覆讖日月宿耀靡不臨照  
山川岳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舍有罪并包舍養  
與追為一祓除妖孽布粝和氣特播甘雨以救民命  
亦俾我守臣間蒙大賜以寬憂責

南京祈晴青辭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粵維茲夏年麥小熟飢者未飽  
而淫雨為沴秋稼殄瘁淪為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  
續盜賊將起狂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為此禍吏實不  
德得過於神胡為歿民以重吏愆今茲歸誠天地布  
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尚振揚清風以逐屏  
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燭于田既獲且耕亦有  
高廩以祀以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  
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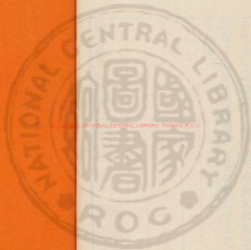
臣來是邦巖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  
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歲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為  
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  
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  
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

誠意淺陋靈既不答將嚙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  
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叙如楚之威  
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  
蒙大賜

樂城集卷第二十六

林樂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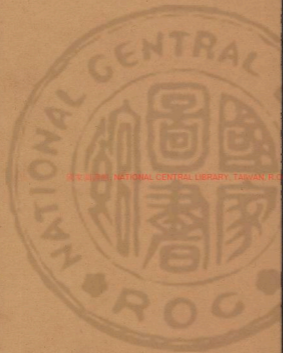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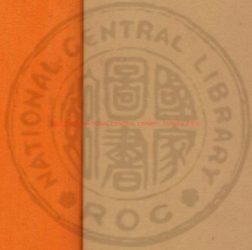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5 200174



豫城集卷第二十七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聖賢發修撰知燕州

臣等聞

勅具官林希聖歷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之良槩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己不靖建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尚寵以書毀往淮吳俗思慎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勅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楊楚方飢仰食隣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爲績用有



聞而欲自詭以治民庶不汝遺其究乃心以底成效

陳安期屯田取中

勅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  
史矧司空之屬農部爲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  
可

蔡立知鄂州

勅具官某武昌控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爲重地非練  
達政事不以畀之以爾久於治民寔論者所稱朕將  
觀爾干事惟寬而勿強明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勅具官某朕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蓋  
本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此族之後嘗爲  
節使者矣而不閉于家厥皆達焉法不可置往卽南  
服尚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朔議大夫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惟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  
隆止足之風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華知鼎州

勅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嶮憐五溪之走集民夷



雖居劇輕易擾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爾昔以才舉  
為御史屬官又於牧民宜在此處無煩條教以便遠  
人可

胡田知誠州郡治知欽州

勅具官某等欽識為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  
不可一以華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督南越之故矣  
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  
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諭其罔有不濟可依前件  
王存磨勘改知散郎

勅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

故政無不修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蓋此二  
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長循寓郎官之秩具官王  
存文雅足以飾史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  
為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已重其選  
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榘簡供備庫使

勅朕惟崇慶日德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况其左  
右侍御之臣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  
成之慶或有當憲尚勉忠孝思報共萬一可

張瑛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鄞州

新編集 卷二十一  
勅昔我神考叔擢備良弼于丞弼惟茲內史之重實  
綜萬幾之繁祿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  
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重臣兩以病告不悉賢勞  
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請具官某名  
臣之後風流具有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  
通物情博學可賴以折衝鑿錯亟觀於若乃輒自西  
臺之要付以新邨之輔加秘殿之寵名華進秩之異  
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長帥四  
方朕尚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勅大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予居無事若  
無所爲至於郊廟社稷之儀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  
議罔不責成昔叔孫通爲東宮傳以習於園廟復命  
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爲東宮師用人之  
難蓋自前世具官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  
臨事不煩予欲決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靜慎此官職  
清而事少亦將便於老成往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綯太學博士

勅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爲師而學者  
不以爲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閔之爾



能講誦其說遺棄而不察蓋將有見於此者夫三傳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以啖趙無蔽於一家庶幾士有考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

勅固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燕餼牽之節其師數曹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慎爾既掌其事矣以資當邊其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勅其官某淮甸之民苻惟饑饉乃肯詔發倉廩輟具楚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也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楊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挫薄劔禁暴戾務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勅其官某揚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行獄充滿朕愛之未始一日忘也聞起爾於山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督縣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檢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勸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勅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  
其為輕重異矣朕於是考察多士近而觀其不煩遠  
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於英選  
優有善狀故使絃治子廩古治子工其益敬厥事以  
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待御史

勅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穎耳目之  
官別白忠邪論辨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  
失予不汝咎爾為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為忠愍  
不同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誠庶意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毋意肆志無掉後害可

李常察延慶並輔朝議大夫

勅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叙勅勞費賤無  
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計大之贏  
虛司隣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常舉有司以言朕  
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疎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  
目其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  
安靜不擾咸以待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雖尺寸以  
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又勞可

徐彥孚澧州通判

勅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漚澗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  
之壯兵屯谷粟循甲於它郡大臣言爾可用往丞守  
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可

章惇知揚州

勅樞臣之長出君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遞焉鄉  
黨之遺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綏臣鄰  
宜推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  
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過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  
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滌然自守綽有安  
靖之風卧而治民不失緩懷之體眷楊楚之重地隸

吳越之通塗仰足以分予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  
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具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特而  
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  
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  
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勅大河西流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蓄爲生與魚  
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





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  
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  
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勅具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澶官如製美錦以燭手  
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  
艱難擇人而養之閔閔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  
舊德習於為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州  
無棟皆河朔之要梓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  
采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遠自致仕起知澶州

勅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丞誅馮諷終亦無  
功朕周於用人焉於東舊雖設于羽以懷柔其類而  
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傳勲又廢不用具官某蚤  
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假威名憚於西  
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差伏波之途乘退居能  
飯知麻頗之未衰摧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  
而能改豈一青之足云窮富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  
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勅東蜀地險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而戎蓋被淹民  
夷雜居安之尤難朕方寬賦役以裕民正疆場以息  
衆連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奮自東南擢居侍從  
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目長沙復臨上黨  
出入既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無遷邇之異  
務爲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寬河北延閣除右司郎官

勅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爲未  
足以盡其才也召而賓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  
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存綱  
振之則舉弛則盡廢爾昔既稱治辨矣勉旃厥心以  
觀來效可

陶世廷

屬孫陶元

耶遜

吉子吉

各補二班借職

勅陶世廷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職義不旋踵寵爾一  
命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令羽磨勘轉遙聞

勅具官某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爲勞而不以親疎爲  
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衛之崇而加團結  
之寵益勉忠孝無溢無驕以保祿爵之重可

張輔之入內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勅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衛罔匪正人今余近習  
之臣與縉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  
又勞當遷往祇厥官使天下知叙法之公無內外之  
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勅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備  
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驎  
而不御席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子何疑者具官某  
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  
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託裕後復陳堯舜之道  
自處以義歸不殺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  
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績服之初日思誦讀之益  
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其祠訪道之遊  
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庸所安可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執州

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州司戶

勅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  
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勉於從政  
以效聲聞之美可依前件

叔諱先因殺人送官罰步已



勅具官某貴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思不廢叙  
往服恩命而知義之可畏庶勉於咎可

黃後唐勸改朝請卹

勅漢孝宣帝厲精爲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  
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况積勞之久於法當  
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爲方伯推其所學施於  
有政表賢獎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吏以叙聞其  
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彥國轉內殿崇班再知賓信客城縣攝定

因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勅具官某等疆場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  
侮朕方欲慎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  
司以兩名聞各仍舊官以增新秩謙修邊政思稱朕  
意可依前件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勅邊之宿將國之干城處則爲民社之奇欲其不擾  
動則當命故之任責其知變庶是二者實難其人具  
官某世爲將家久習疆事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  
覘多權知敵國之變馬門極遠宴邁德彌厥方懷柔  
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囑示之以信而裁之以



李擬知唐州

勅具官某其時為郡清心繁已平政理訟期為賢太守矣朕方愛後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意未定京西俗褻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嘗試為郡條教不煩往宣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縣事之勳此朕所望於二千石也可

崔全通判延州

勅具官某將師治邊以軍政為重主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儲那承事北使者以爾才稱在氣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通判岷州

勅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闕其憲令吏緣是為奸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者當以近地為比爾以選往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勸轉東上閩州使

勅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稠人致位遠顯去論功而賞雖如丘山不以為重考績而遷羞之毫毫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勸厥官以靖疆場可



丁陶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朕方出滯滯以修厥政舉薦退以靖風俗以爵學以本原聲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循然自守淳沉管庫將二十年不以爲耻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聞於論報而不知爲政朕疑其未能書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往濫丞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田子諒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爲刻覆之正矣其弊也事徒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受其未源頽弛而莫振狀于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寬而不弛察而不苛則子爾嘉可

鄧信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勅具官某等朕旣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爲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爲急以爾信督丞水官練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治辦見



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積厥職可

葉康弼知劍州

勅具官某朕銓綜庶工獎勵失職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爾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桓不試普安蜀漢之咽喉猿之會地雜穢衍民艱於食往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謝卿材河北運轉使

自茂清使

勅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兼人欵隘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比顧之憂於是為急具官某強敏而思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迫配古人踐歷之久號稱循

吏今河決西溢而堤防未立民棲丘隴而播種未期爾能相壅決之宜通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十磨勘朝奉郎

勅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朕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固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蔡下香由文藝入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勅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為天子私藏朕為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卅知豐州

勅具官某爾既嘗為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為易使它吏往繼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爾所以爾言勉悉乃心綏我疆事可

呂大和中書侍郎

勅用人先於求舊為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獎任勲舊崇尚寬

節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禔之選爾任之意炳然可知其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敏屢遇英祖亟聞直諫之言中事務陵不改忠誠之節朝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矜成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情始追復賦役而惡天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律貳西臺之隆益敘大政之本朕既開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充一心同底于斯可

劉華右丞

勅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



謝不悅亦補執政昔我任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  
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復聞大政舊俗已  
遠此風寂寒寒悅損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  
忠賢謬謬之聲庶幾前列具官某蚤以御史祇事裕  
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  
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  
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  
權治忽所關皆任充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已  
實難爾其勉之母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傳亮俞御史中丞

勅枉直未定決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  
士比朕縱服之始羣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  
鯁之論逮茲閱歲浸以成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衆  
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固須多士以寧具官某  
凜然直諒之風出於豈躬之性委爲御史議禮不阿  
中列諫垣言政多悟而落雖久志氣益堅僉選侍於  
燕回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  
新以便民爲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爲先朕將允忱厥  
中爾尚不牽于俗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  
敏之資主於後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  
餘簡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  
官以聽新命可

孟求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勅具官某以醫爲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  
比更大需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  
件

蔡十知江寧府

勅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濟命之

意灼見吏民懷德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  
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甲午年才力之優  
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後百里而近  
既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勅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吳楚之舊歲仍  
水早有流亡之憂朕深念其民允慎所付思得朝廷  
之舊以觀東南之衝具官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昔  
爲京兆休有治功其發摘姦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  
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屬精求治



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姦之功又於外服稍易近邦其  
克爲朕舉荒政以惠民謹追晉以助治寬我南顧康  
此齒年可

林希知宣州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  
吳郡生齒蕃衍學若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儻  
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太藩亦  
東南之要往蒞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祥圭

確山縣尉秩二十  
一人於左

勅具官某其益發鄰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特

武力之勝抑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爲能  
吏之勸可



樂城集卷第二十七

樂城集卷第二十八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郊壇通判末寧軍

勅具官某北邊俗淳而士武隣好輯睦日以無事爾  
昔嘗以才任刺舉矣久而不試律或博野尚勉無怠  
可

叔汝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勅具官某男某等士勤身苦節從事於文武積累歲  
月俸乃祿仕以免於耕勞亦至天宗室之子始名  
而官其克孝悌於家忠信於國識吾等祖敬宗之意



樂城集卷第二十七

樂城集卷第二十八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郊壇通判末寧軍

勅具官某北邊俗淳而士武隣好輯睦日以無事爾  
昔嘗以才任刺舉矣久而不試律或博野尚勉無怠  
可

叔汝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勅具官某男某等士勤身苦節從事於文武積累歲  
月俸乃祿仕以免於耕勞亦至天宗室之子始名  
而官其克孝悌於家忠信於國識吾等祖敬宗之意



以終保祿位丁

王宗孟母

王宗孟南京推官母年九十三封壽昌縣大君

初具官其母某氏年及耄期而家有壯子非有馴行不能致此禍也寵之封邑不吝常典尚俾天下知貴老教孝之意可

胡宗愈吏部侍郎

轉吏部分列三銓而長貳各領其一其為權任重矣天下官吏至於其間長短有度輕重有數而道忠不得其當者更抗之也朕敦本備良什之流品意任走矣其官非學術之茂冠於東南操履之固不流世俗試於封駁任職不阿方今吏員冗濫待次者無算爾其去番難之吝實滯積之歎毋使吏操其柄而士失其職可

顧臨給事中

勅朕欲網羅天下之士而忠知人之難唯有歷試之詳重以旋觀之久雖復堯舜何以尚之具官某樸厚之性出於自然直諫之才可備三益守道安命端靖不回二十餘年晏然一節外督漕事公議惜之維是東臺封駁之司實予萬發出納之地宜得守法之士以為過舉之虞爾其稽考典常附以經術令有不便



知無不言使天下之人不能指摘而議則爾職舉矣

王子奇司農卿

初司農之政歸于地官則卿事寡矣然朕觀兩漢之士政焉如朱邑儒學如鄭眾皆老於此官則前代用人蓋不輕矣其官甚寡世名臣詳練吏事出入中外治辦有備各九卿之列修后稷之政益勉無怠以答恩命可

馬懿河東運使

勅具官某汾晉之民儉而能勤勿以術富比緣兵役之後瘡痍未復思得靖遠愛民之人為朕伺察密政之吏以爾博學不勑從政有方文祭之民至今頌其遺愛彭越之治復能首發巨姦是用輟從大農寬我西傾朕於用人無中外之閒爾於報國無終始之殊務安邊民以稱朕意可

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物具官某乎朕為官擇人不惟其才之備良亦因其人之便習欲使上下相得所至即安以爾象求學有本原持心近厚昔在蜀部遠民宜之以爾琬才力敏明為政不擾頃居江左列城藉焉往修鄰道之政無





替已成之效使西南之人雖在邊僻千里之外咸知朝廷愛之之意可依前件

常安民鴻臚丞

勅具官某爾進由儒術舉以民政朕將觀爾於近以信其遠典客之職號為優暇益勉無怠蓋將有考馬可

李訥自軍頭司除知忻州

勅具官某武吏當守四方以干城吾民冗於內服繁以吏事雖有才力智勇無自而見爾世本將家習於武事求試於外朕不汝違夫治兵欲整而治民欲安

能整且安則疆場之事吾無慮矣可

鄒寬通判睦州

勅具官某任官之優莫如鄉因知其吏民之感習其風俗之宜所至而安於治為易矧捐復廬之勝加以才力之優曠經而益勉無怠可

李琬太醫丞充中殿廟令

勅具官某爾久習禁方善救諸苦勉思賦祿之厚益勵好生之心可

王肇通判揚州

勅具官某爾故相之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



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徃貳其事益試爾才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勅欲治國家當先待士頤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願聘周行備庶典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沈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治功折衝時選人不素具其何類焉具官劉奉世字世名臣才穎秀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士足用責之典禮中正不回斯皆一時之雋良多士之領袖方欲真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職為要地前後建者皆由此途乎刊冊書足以明狂直之效密侍黜陟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可

胡宗炎將作少監

勅具官某官室都城責在工正朕方以恭儉自居以法度自律宜得愷靜之吏以督繕治之功爾昔居此官號為任職徃貳其事無改厥勳可

向宗良知衛州

勅具官某士生於富貴者常患其懷安佚樂怠於功名爾以外戚之懿求試治民未惟此心有足嘉歎衛雖跨河地實近輔勉脩爾政朕將親焉可



郝觀

皇太后親嘗司文  
字生辰除借職

勅具官某朕恭養隆祐朝夕無違爾久此服勞適當  
誕慶錫爾一命無改厥勳可

曾肇中書舍人

勅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  
西諸將讀聖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故令  
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得良士俾代予言知代物  
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降之文矣僅乃得之具官曾  
肇少知爲文文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  
風汗簡編年手袖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  
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卽拜  
於西墻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爲賢而  
耳聞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

邢恕知汝州

初具官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朕所以教天下之  
孝也爾比自漢東恩移汝海國有常典中止不行朕  
終念篤老之親宜得便安之養特申前命以慰慈心  
服我異恩益思報稱可

李周陝西運使

勅具官某關中之民勞於征伐而弊於飢饉又朕



既為之舍后以和諸戎天維頌助我豐歲粒米狼  
矣法當欽戒繼出中鄙之泉以廣窮邊之積猶恐吏  
不時具而或未寧分吾此憂責漕吏爾忠厚之  
性見紀於時治辦之才屢試以事往推朕旨去蠹賊  
之害而督備禦之宜使疆場永安而民以無事可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勅具官某等姑蘇之統冠於吳越特誰之災援於徐  
毫因其富庶而待之以法郡乃可治乘其饑饉而濟  
之以惠民亦肯懷苟得其人所至而定以爾淑治郡  
有方吏民不投以爾宗哲臨事必辦才力有餘往因

其民以立其政使富而不溢貧而不怨以稱朕意可

許彥先知隨州

勅具官某曠於春秋雖號小國然觀其應接鄰敵常  
有賢者今以吾士大夫之多而顧無善人以為之守  
乎爾蚤有文譽晚習吏治尚無菲薄其民往來所以  
安之可

孫諤大學博士

勅具官某士溺於專門之學而不治諸書不達前世  
施之於事罔焉不知朕甚患之爾博於文史不流不  
固往司講解思所以弼其失者可



王倫通判荆南

勅具官某南郡控引江湖商賈之淵而盜賊之會也  
守貳之事於南方為爾游官之久才力有聞往替  
其治益勉毋忘可

韓玠通判河南

勅具官某爾家世公卿當識治體而西蜀之政俾民  
驚擾達於朕聽往貳西都服我恩命無怠循省可

古敏因進奉判官薛震辛可保順郡將

勅具官某航海而至奉環在廷心知禮義之榮身無  
遐邇之異特頒恩命昭示遠人可

劉教中書舍人

勅士有博學而不文其文而不達於政者矣朕惟人  
才之難技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長矧夫名在文  
學之科才兼政事之選釋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某  
能讀墳典直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中秉直諫  
發為謀猷方其流落之中益聞豈躬之政比召還於  
冊府將漸翼於近班適以病辭勉從所請及黜雖安  
於卧治蕭生雅意於本朝養子侍從之華實司號令  
之本惟詳練可以彌縫庶政惟辯博可以鼓舞四方  
爾其勉盡所長朕將觀爾於是可



勅諭通國知保州

勅具官其惟爾先臣克平吳蜀仁澤之深與江漢無極于今四世子孫盛大時出能者昔漢唐功臣高密汾陽之家傳世赫奕不殞其業予甚嘉之今爾奮於閭閻之中休有惰紳之望練達兵事翼贊西樞錫邊守之須才加使名以爲重予欲不違和好之誓而得嚴整之稱體國承家有望於爾可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叙石州

勅具官承等河東邊城俗儉而兵勁吏能守法易以爲治爾等才稱武吏之選家本名將之裔往修厥政以寬治民以嚴御兵思無朕意可依前件

鄒極江西提刑何璣府谷提刑

勅具官其等朕惟古之聖王不泄邇不忘遠雖在江湖萬里之外朕之如畿甸之間是以並擇才能以察行獄以爾極出將使詣入參邸曹以爾璣比在工淮積有歲月感能慎所施設紀於吏民夫寬民滯訟苟爲不察難堂上有不能觸苟爲察之雖遠何患徃祇爾事克慎庶獄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葉溫叟度支部中

勅具官其朕既克已裕民凡非法之求罔不罷去而



國之經用率如故初是以思得敏強之臣理財節用以美補不足爾以儒推吏術有聞於時其能量入爲出助成地官以濟我邦計可

吳革江西運判

勅具官某江西地薄民貧墾而好訟頃者有司失計以鹽賦民然嘆無聊因弊愈甚朕雖已弛其峻密復其故常而瘠壤未平念之未嘗忘也爾以才敏權守廬陵知其吏民之艱究其本末之變徃佐漕事思所以安而養之以稱朕意可

杜常兵部郎中

勅其官某夏官掌天下兵事而邊防禁旅馬牧之政比皆隸於西樞則事益鮮矣爾以吏能久於其屬於法當遷夫以久習之吏而治益鮮之宜事其無不辦也徃率乃職益勉毋怠可

榮咨道通判鎮戎軍

勅具官某被邊之地政蕪兵民武吏以奮其威文吏以治其政凡所以愛民備敵之道至矣爾頃以博學多聞試於奉常出佐疆場勉勸職事益以觀爾可

錢式三班借職

勅具官某國家廣漕東南以實中都爾董其事免於



亡失錫以一命益勉無息可

翰林醫官陳易簡六人比舊各減三官牽後  
勅具官某等醫如函人皆志於仁不幸失之法不可  
廢而情則可恕爾等奪官既久稍復其舊體予至恩  
益勉毋怠可

李括知澤州

勅具官某益昌諸郡莫如澤州地通蜀漢之統俗兼  
秦隴之勁每欲擇守常難其人爾頃為赤令勤勞茲  
又讓組適家無異鄉國服我恩寵勉怠治民可

張士澄選判定州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爾昔以才敏  
嘗奉使指茲予命爾佐中山守往悉乃力益勉於事  
則予汝嘉可

彭次雲吏部郎中

勅具官某以資格用人所以為公也而賢不肯雜糅  
無以獎勸士大夫朕既命有司謀求其方矣爾為地  
官屬以才能稱進領銓事其悉心流品思稱朕意可  
章案吏部馬琬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

官黃景職方郎官

勅具官某等先帝以禮樂刑政責成於文昌用人之





雖非它官比清曹劇部尤重其選惟能試之有漸是以用無不宜以爾案按察西南治辦不撓琬典領徒隸從容有餘宗古出入臺閣有靖漠之風安憲家世公卿有練習之譽景質性端茂學術有聞並稱一時之良爲我庶政之助譬如衆輻各致其用然後大車得以運行勉悉爾心以稱朕命依可前件

盛衛國子司業

勅具官某先帝肇新辟雍以養多士於茲歷年學者雲集師儒之任比益重焉是以增命樂正之官以輔司成之教爾以老成端厚久於郎曹往祇厥職勉於訓勸無使陽城轍念之流專美於前世可

黃庭堅著作佐郎

勅具官某左右史記言勳之詳而宰臣紀時政之要以授東觀會而成書然後善惡之實後世得以考焉苟非其人何以取信爾孝弟之美著於閭閻文史之功稱於朋友昔張衡崔駰張華束皙皆以才行久於此官朕既思見古人爾尚追配前烈可

陳何直祕閣知梓州

勅具官某朕憂勞遠人過於歲旬以爲吏之侵漁細民者迨則莫見民之呻吟疾苦者遠則莫聞是以選



任守臣惟維慎爾以臺閣之舊出臨關陝魯未莽  
巖厥聲茂焉朕惟東蜀郡縣之多思得循史鎮撫其  
俗進直書閣寵光西南尚無菲薄其民勉修安靖之  
政可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勅具官某等蜀輸而遠民荷而畏吏失其道民始熙  
告久而不堪或以生事故朕委任使者必先循良將  
使吏不為暴而民不失職以爾知止賢相之後文雅  
有餘以爾中治術之情前後可紀託以二蜀之重分  
吾千里之憂爾其急吏緩民深體朕意可

游醉太學錄

勅具官某凡有職於成均者皆士之秀也爾以學業  
之茂復與茲選勉修其行使士大夫有觀焉可

張舜民監察御史

勅具官某御史之官知無不言則朝廷肅時然後言  
則天下信嘉謨嘉猷朕之所急也用人之慎孰先於  
此爾以文行風節見紀於時方召寘石渠而臺以名  
聞往祇厥服使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以稱朕命可

張績祕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顏之行而士之



所師法也爾肯以直言進流落不用卞有餘年安於  
蒼然不愠不求今予命爾於東觀將用之也其勉修  
所以行之者以稱朕意可

李執柔司農寺丞

勅具官某大農事歸於地官則丞事益簡然卿寺之  
屬皆吾養材之地也爾家世名臣業孤修飭往祗厥  
官無墜先烈可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勅具官某惟孝友于兄弟忠亦為政爾以篤行見紀  
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為施  
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可

張原國子監丞

勅具官某爾昔以經術教國子矣中以罪廢而士大  
夫高爾之義有司薄爾之過其往澄丞事使  
朝廷凡人之周無善不舉可

仲說選判

勅具官某古者宿衛之臣勤勞于內刺舉之吏擇于  
于外蓋官稱其事祿祖其功事功既修然後得之今  
朝廷以仁治親爵秩之施舉從其厚故爾以積年為  
勞考課當遷然非其孝弟恭儉持身有法則亦何以



及此其服我思命勉於自修使寵祿日至而無滿盈之患以極庶意可

吳淵西頭供奉官命謬左侍禁

勅其官某等爾以史事宰府又勅於職懇求補外惟庶目慎可以終樹寵祿可依前件

袁說知博州

勅其官某吏部以格用人嚴銓綜之叙雖有賢者不得徇進故使政事之臣視其才能責任而以時用之然後法不亂而才不滯爾以吏能見經歷典勳郡河朔之民方以饑饉為憂徃勤勞徠以弭流亡之患可

國本太學博士葉壽正

勅其官某等天下之士視成均之所趨向以為風俗朕方患其學術之雜駁而文體之流蕩思得知本務實之士相與正之木才質端厚學有原本濤議論堅正行極純潔其往帥多士翁以朕意可依前件

宋實

深澤土衛城之文一百餘年承務也

勅其祖宗以來以仁率天下肆予士民皆得保其天年爾以行義之厚徇享期頤之福一鄉所重朝所尊禮歲時有東帛之寵巡守有就見之義宜加一命以成子孫祿養之美可



常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勅有唐開元之初以儒將守邊靜則詳於治民動則計而後戰邊鄙不隳號稱得人效于祖宗阜康光民和諸戎狄垂白之老不見兵革亦惟禮樂之士能收干城之功用人之明豈兩前世具官某元臣之後風力員將拔於周行旋付河間之重入參法從龜曆宗伯之選世有明德人無則言誰乃顯考嘗以施節為中山守寬厚之化決於斯民整嚴之聲震於鄰國三十餘年故吏遺民猶有存者今予命爾以要職撫斯土爾亦益懋乃德視乃先烈使北邊之人知韓氏有子予亦有臣豈不伏哉可

劉敏知辰州

勅具官某武陵被邊舊難其守比斥廣沅漢而控扼諸夷實賴效土爾才堪煩劇累史事任尚能持身潔廉與物安靜以循養斯民懷服異類可

龐希道復翰林醫學

勅具官某稱以醫從仕始以不驗失官終以有勞復叙功過相除因法之所許也既復爾舊益懇乃術以答恩寵可

克勅仲恭並月勘改正任防禦使



勅唐始以防閑領四方之戎事中以刺史持節兼治  
在民國朝參其舊章因其辭秩以錄親報切恩禮尤  
重以爾其官克勅力行孝弟著於閭門其官仲答服  
勸詩禮信於朋友皆重司環衛兼領邈州積勞之又  
歲月應格俾正使名之重益隆磐石之宗夫富而能  
約者可以保家貴而知降者可以安職服是恩命恩  
子訓言可

蔡確改知安州

勅朕體親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潘飾褒顯以風勵  
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益不  
得已具官某早以才力奮於下寮族家器使致位元  
宰第頌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  
舉吏之請遂成贖貨之毒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  
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  
宥而不能默守小邦仍視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  
可

呂公孺知秦州

勅秦故重鎮統制西戎乃者肇便河湟滋候浸遠雖  
復號稱近地而實據其本根用人之難與昔無異具  
官某故相之後風流未亡舊德之重出入見紀臨民



有寬厚之美治兵知節制之方便然長城可託西碩  
朕方包舉兵甲以懷柔異類督厲將帥以完整邊防  
蓋非靖重無以爲安非繕治無以特久祇率朕意勉  
成厥功可

樂城集卷第二十八

樂城集卷第二十九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慶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勅狀於狹編之尊恩極富貴之奉正其進秩之際必  
由考績之詳蓋所以示出納之非私勉脩身於在位  
典章之舊朕何敢忘且官仲慶力行孝恭園門稱順  
具官仲隗服勤詩禮朋友攸嘉具官仲癸恭儉自將  
有緝紳之度具官仲卿脩飭匪懈號宗黨之良具官  
仲聘信厚之深居有聞望具官仲霜威儀之謹動無  
逾尤皆領職過州分董右衛旣積勞於累歲宜正命



有寬厚之美治兵知節制之方便然長城可託西碩  
朕方包舉兵甲以懷柔異類督厲將帥以完整邊防  
蓋非靖重無以爲安非繕治無以特久祇率朕意勉  
成厥功可

樂城集卷第二十八

樂城集卷第二十九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慶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勅狀於狹編之尊恩極富貴之奉正其進秩之際必  
由考績之詳蓋所以示出納之非私勉脩身於在位  
典章之舊朕何敢忘且官仲慶力行孝恭園門稱順  
具官仲隗服勤詩禮朋友攸嘉具官仲癸恭儉自將  
有緝紳之度具官仲卿脩飭匪懈號宗黨之良具官  
仲聘信厚之深居有聞望具官仲霜威儀之謹動無  
逾尤皆領職過州分董右衛旣積勞於累歲宜正命





於前官尚能以約保家以謙守位服此新命思我訓言可依前件

張之諫知德順軍

勅其官某守土之臣皆欲久於其事矧夫邊吏內撫軍旅之政外御夷狄之情非習其故何以能稱爾以才勇謀略出入邊鄙安定之治綽有合間是用就易符竹往施舊政蓋所以安靜疆場非徇便爾私也可

寇誦恩恩改朝請大夫

勅其官某朕繼嗣丕業思與士大夫祇奉遺訓同濟于艱難爾又服官政有勞于位益進爵秩非子爾私亦惟先聖之德澤不泯于下可

郭時亮施判寄詞

勅其官朝廷之法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爾昔左定武百發姦謀而義不受賞感月久矣大臣猶以為言東海名郡往貳守事益勉於政將以觀爾可

安宗說知利州

勅其官某益昌之民山岳而谷飲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賈有餘不得安靖之吏民將有不堪命者爾昔以選用所至有聞不由吏部復典茲郡其益勉於從政以報恩命可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勅具官某河決而西汙漫千里聽其西流則堤防未  
正郡縣受害塘水堙塞導之東徙則功費極大民殫  
於役水未必聽頃有議論紛紜未知適從人民流散  
靡所爰止朕中食嘆息思改其患以爾任寄之久才  
力有餘頃將北漕嘗議茲事是用申錫前命責之成  
功夫使水不涸下民不宅上則征賦靡弊帑廩耗竭  
漕事盡廢爾將何以尸此其往悉乃心博謀於眾詳  
究利害以時上聞朕將考而施之尚勉無忽可

吳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勅作少監

勅具官某等朕用人之廣實惟其材上自公卿之家  
下迨山澤之雋一有可任不論其世以爾安持賢相  
之子所見者大歷試煩劇風力有餘以爾公度奮自  
東南文采自表用之諸寺職業不厭遞加進擢以慰  
勤勞或勉興九農之功或益修大匠之政朕將考察  
其實以觀成功可

王兢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朕俾士大夫入治省曾出按州部非特以  
寵祿厚其身也內則習知朝廷政事之體外則審察  
吏民情偽之變踐歷既久獎用亦重爾總督倉庾才



力有聞惟是湖湘之遐民習嶮陋之故行獄所寄得人則安其尚悉乃心罔以內外之殊而不盡其力可

錢映知真州

勅具官某五代藩鎮之家惟吳越之後冠冕相屬豈惟朝廷寵綬之厚亦其子孫忠孝之篤揚子重地據江浙之會守土之吏未嘗不選也爾以奉使之勤選領其事治民之餘得以瞻望父祖之故國豈不休哉可

正橫知睢州郭逢知德順軍

勅具官某等朕以恩信御夷狄以嚴整治邊鄙常使朕直彼由彼亂我治庶幾兵民底于安靖凡守邊之吏皆當知朕此意爾等咸以才謀見紀習於疆事往祇厥官肅戒無怠可

蕭士元石州李昭叙忻州李詵隰州

勅具官某等河東諸郡犬牙相錯皆窳邇鄰國有兵有民凡與茲選其任惟一爾等咸以謀略才勇所臨治辦或告親嫌許以易地將使吏卒無送迎之苦而邊鄙復安靖之便各勉於事以稱朕意可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勅具官某等爾以昔年知止退安立樊賴予纒服均



需多士進秩之寵隱願同之往服異恐以介眉壽可  
燕着濟知東明縣

勅具官某古者大邑必使學者割之矧維畿甸四方  
觀法於此大臣以爾才堪治劇命以東昏耳目所接  
得失可考可無勉哉可

陳向知楚州

勅具官某爾為部使者薦士失當以致人言朕不忍  
廢付爾山陽淮南之民荐經水旱流亡未復勉修政  
事勞徠安集俾民宜爾以蓋前咎可

士繼磨勸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勅具官某在予五宗之屬皆有十年之叙勤勞非在  
廷之比而爵祿告庶姓之右所以示親親也爾能孝  
恭內外無怨無惡坐閤歲月以陟門衛苟知以進秩  
為懼日務死已則寵祿之至何止於是可

黃好謙知濮州

勅具官某爾齒髮雖衰而風力猶在彈於朝謁亟請  
外官朕惟民政之難不惟其力而惟其才俾朕得循  
良以牧養細民俾爾得暇豫以攻治衰疾夫亦何所  
不可濮陽之治尚能勉以圖報可

張旂駕部郎中



勅具官某馬牧之政歸于西樞則司駕之治簡矣以爾才力之優歷使諸部亦既勞止爰總車來政之試於內服益以觀爾可

王瑜京西提刑

勅具官某宿其業則民安其政方今吏溢于額朕雖欲行之而有所未暇以爾案刑于淮甸歷平之又民無怨言茲復命爾督視許鄆地雖不同而職事如一庶幾練習之技以無曠弛之處祇朕新命益勉無怠可

康識權發遣鄜州公落權發遣

勅具官某朝廷急於用人故士有以資術應格進攝事者爾以才智是用擢守郵時歲月既久治辦有聞俾正厥官益思所報可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改仕

勅具官某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之仕者以之而士大夫有不能者爾起於布衣進貳列卿而能因病告休敦止足之義因其舊秩歸權鄉黨尚使子弟知所矜式可

融州歸明楊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勅具官某等爾等獻地築堡披山通道忠孝之心見



子勤瘁不有褒頌執云旌勅特命進秩列于廷臣祇服異恩永保軀賜可

曾肇磨勸政朝散郎

勅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叙進至於近侍之列優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而特私之也進用賢才理有當爾具官某學術精神造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比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領披垣確然議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陞崇階增重要職勉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

蕃官折師武單恩改西頭供奉官

其官某朕繼承丕藩推恩四海明有內外咸進書爾世在疆場有守禦之勳服吾異恩履事忠孝可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勅某等天下之士非衆無以知其賢非試無以効其實舉之於衆而試之以事此先王所以求賢責實之方後世之所不易也爾等咸以才名薦於近臣朕信而任之使知章守東海使公著佐淮陽勉悉乃心朕將觀爾所爲以知言者之非妄可

黃好謙知潁州

勅具官某汝陰民庶而事繁河邊而地勝前後擇守



皆用名流圖謀具存風迹未泯爾才術通敏長於治人出入動勞久於郎省自求外服以養高年亦何愛於一拜不以成其素志益勉於治以答異恩可

霍唐臣知濠州

勅具官某士奮於布衣為列郡守有民有社可以言政爾積累勤瘁逮茲長人業雖小邦而民物之繁山川之勝苟治之有道亦足以開循良之効矣可

晁端彥吏部郎何洵且司黜陟兼後禮部郎勅具官某等狀慎於用入進必以所考實已試之効常懼或失其人故使端彥以功簿之冊升頌石選洵

直以典禮之修進直職府復以奉常之勤擢佐春官庶幾習焉鮮有敗事爾等其明識朕省察茲吏制決留事以摺吾設官之意可

辛癸太常博士備宗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丞勅具官某等朕網羅舊而又而分之職事以養其才能苟無職官有進無退癡儒雅自飾藹然有聞宗文世族之良勤於厥事平仲詞學有本敏於為政皆有已試之效當吾次選之選夫奉常三禮所在而善蓋聞牧朝夕之所有事也其勉悉乃心務舉其職以稱朕意可



元着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勅具官某先帝始修圖書之府並建官屬而收校讎之職爾昔以大臣子篤志學問列於石渠終喪而來官匪其故祇服新命勉思舊學以克副世可

梁澄得朝奉大夫

勅因材任人國之大柄考績進秩吏之常法乃者歷選滯淹試于侍從而有司奏課以時上聞非朕放私法固當爾具官某早以好學召寔台渠中以嘉猷入事樞府恬於榮利久此盤桓方議禮於秩宗旋納忠於西掖進對一再議論雍容歲月之遷未足為寵大

言大利將有竣焉可

張洋知長垣縣

勅具官某士欲得民而行志莫如為邑毀譽易聞榮辱易及莫如畿甸大臣言汝可辯是邑往慎為所毋忝知者可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勅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常奉橋山之禮助我致治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飛章自乞誠意雖然屢却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勉而後具官某博學冷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





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轄之司益著公勸之効勸於  
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爲心而朝廷  
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祕殿隆名  
益旌舊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  
惟廣子意可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遙刺再任以文人  
聖會應舉之故

勅具官某桂林諸郡帶山並海控引裔夷比雖少安  
而備禦之宜常若寇至爾以才勇謀幹又於其地特  
加選州之責仍領兵鈐之重總圖方略以答恩寵可  
醫官元瑞叙權易使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社英董東頭供奉官

勅具官某等梯航之勞不憚險遠職貢之禮克遵故  
常特加朝命之榮以爲海邦之耀往服恩寵無廢忠  
勤可

鄧忠臣祕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爾昔以賦頌之工登圖書之府終喪來見



舊學未忘在祗厥官以卒前業可

成卓

西京生歲唐明史舊州左右江即志檢差人裴潯花州地屬或友管乞割州地與

文正譯兩官

勅其官某歸化近蕃與吾疆土相接爾為邊吏而致其割地以附益處夷不任其咎罪當誰執奪爵二等邦有常憲祗厥厥官深體寬宥可

仲決轉正任防禦使

勅朝廷篤於九族之恩許以十歲之叙使其賢者有所勸勉而怠者知自修飭祖宗之舊漢唐所無有司奉行敢有加損具官某幼知義訓長事禮文無膏梁之識有措紳之譽久服勞於遠郡效正命於仲聯其克自修以求終譽可

曹評正任防禦使

勅曹氏為將不妄誅戮遠人安之忠厚之報集于子孫自勝衣以上皆高爵重祿而天下不以為過朕甚嘉之共官某幼蒙父祖之慶長有措紳之譽服事左右勤勞匪懈正名閑禦之任以旌恪恭之懿服我休命毋忝乃祖可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勅中器不假疆場之常道啓寵納侮變夷之野心謀



之不誠終必貽患具官某昔以近侍出守桂林眷歸  
化之近蕃有裔夷之小警不惟分上之素定輒典畫  
界之狂謀舉入縣之故封指三隘而為境苟幸一時  
之無事遂忘經世之遠圖外既莫追罪不可赦奪官  
一等國有常刑思蓋徃愆爾其自訟可

張緩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爾昔以常平奉使官廢而罷濟南大藩民  
富而多盜布政期月人亦用又荆湖之南地遠而多  
險民悍而喜訟犴獄之寄惻于予衷徃祗厥官布欽  
慎之責蓋朕之用人惟善所在不以遠近為異爾其

勉之可

劉當時太僕簿

勅具官某朕數求為良選世族之後惟乃顯考昔為  
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有絕倫之聲肆爾仲叔侃  
然自修不忘前人放予命爾僕臣之佐以修閑牧之  
闕毋荒失朕命以忝乃父可

張宗古尚書省都事出職致朝奉大夫

勅某仕為大夫出守列郡士之力學行義有白首而  
不能至者矣爾名在中臺勤勞積歲坐而致此朝廷  
之於三省厚矣蓋將自是為吏民長惟清與慎乃能



終荷斯寵可

陳遼古知沂州

勅具官某沂居齊魯之間周孔之風既遠民悍而喜  
冠法之所以待之者不與它郡等朕甚憐之以爾老  
於從政知吏民之情徃求所以安之非徒勝之而已  
也可

周純知虢州朱陽縣

勅某縣令雖輕職要而近民苟得其人事或以濟虞  
詔爲朝歌長施設方略使積歲之盜一朝而去今吾  
士大夫之富不愧於古而獨無其人乎聞爾昔討康  
恩折賊執俘幾獲渠師而以誣罔被譴切不時實今  
商鞅之寇依阻爲虐徃思古人時建功名以效疇昔  
之勇可

宋子儀大理寺丞

勅某用人之明莫如已試崇陽之訟誣執交構更數  
獄吏皆不能察汝能究其本根而枝葉自衆使冤者  
獲信死者無憾徃承廷尉推行此心要使庶獄皆如  
此而後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

勅朕求懷先帝梓屨之遺率皆當今官掖之貴而况



擁佑至德風夜有勞尤寵極於一時始終歷於多載  
不有異數何以示恩具官張氏資性淑均值遇明聖  
躬執燥濕之役行無保傅之賢暗致治於承平誠有  
功於當世封吳與楚實居四海之上游既壽且賢殆  
薰五福之美報號名之盛前後莫倫明發有懷匪以  
為賜可

彭汝礪右史

勃朔廷以科舉取人甲乙皆待從之選然而連進有  
浮淺之累歷試得重慎之宜逮茲稍淹士知自養望  
實既備用之不疑具官某蚤以詞章策名第一試之  
彈奏臨事不回憂嬰權倖之鋒不為進退之慮朝朝  
外服黽勉歷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紀言動之實  
領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闈益將察汝所身處育  
人林亦當識予深意可

王陟臣右司郎中

勅具官某尚書萬幾所在二丞總之至於條目之煩  
郎任其責朕既欲得清流以厭服多士又欲得能吏  
以肅齊庶政爾名臣之後學世其家者以藝文膺上  
第之選頃以強濟為天官之屬都司之任汝實宜之  
往祇厥官思稱朕命可



王古吏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晉魏之閒吏部進退天下士而世不以為嫌今茲以格用人勳輒有法苟能清心奉公宜無不洽以爾名相之後奉使諸道號稱良能勉佐天官繩晉難之吏寬滯積之士以求稱吾意可

張詢浙憲

勅具官某地官掌財賦之出納而辦其登耗爾佐其事累年于茲亦已勞矣吳越之人文巧好利行欲多有汝甚於其鄉而知其情偽往將與憲鉏其豪強而紓其無告以致予欽卹之意可

陝西移四通判

按此後元部奏稱秦州等處之移求其延元部同發渭州置州

彭鳴成後

勅具官某等朝廷推誠心以待天下之士而祖宗法令之舊有不敢逾茲緣親嫌俾爾易地蓋秦雍延渭均號藩州而兵民政刑皆足為治勉出爾力以左右元帥毋以東西易其意可

蔡潛除司農簿

勅某朕惟英邸舊臣淪謝無幾幸而有子亦既能仕其於成就長養宜在朝廷是以擢於網人命以農為其尚體予至意克祇厥官以毋墜其世可



勅其朕同服之切神推霏澤爾與陳懷真退遭閔凶  
終喪而如前命不改宜陟環衛之列以均宗黨之榮  
可

張元防權發遣府界提點

勅具官某畿邑之廣官吏之眾不能當諸道亦明矣  
然朝廷置使以糾察其政刑則與諸道比蓋所以詳  
治都鄙而儀刑四方不可不慎也以爾才力之裕習  
於從政往祗厥官務求實效千里之近耳目所及吾  
得以觀爾可

周郊通判壽春

勅具官某節復為郡典廢補敗爾與有勤焉壽春之  
富民庶而事業既以於爾亦以觀從政之效可

魏璋字仲舉通判壽春

勅具官某爾昔從軍邇戎以謹奪爵起事西師以功  
見賞遠效獲叙并採前勞往佐戎旆勉以圖報惟爾  
前事可以為懲而後事可以為勸懲勸不忘厥幾可  
以求成功矣可

常安民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禮之正國猶繩墨之於曲直其以止患猶



隄防之於江河雖先王之典布在方冊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爾學術之通長於議論政事之美載於東南尚能推明舊章以佐卿貳毋使繩墨不得其處而隄防敗於微隙勉思職事朕將觀焉可

豐稔工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周官司空之職曰居四民時地利蓋宮室楮器之事不及焉朕方以恭儉自居凡興建百役有所未暇而大河西流水性未得冬官之責矣斯為重以爾性質方厚居官可紀佐爾長職思其愛以稱朕意可

沈季長少府少監

勅具官某天惟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爾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棄其過而取其長擢為九卿貳爾亦深識朕意勉修厥職以答休命可

林英大理少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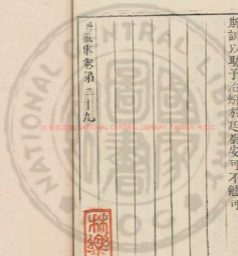
勅具官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不犯有司今朕既省事以安眾棄利以厚民而決獄之煩勅以千故豈某聽讞之吏不能推行服意以至於是哉爾以儒者通於吏道尚能以經術緣飾法律先民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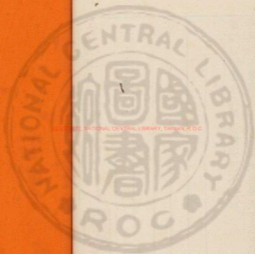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朕夙夜庶幾天下之吏能服  
斯訓以助予治矧於廷尉安可不勉可

德政集卷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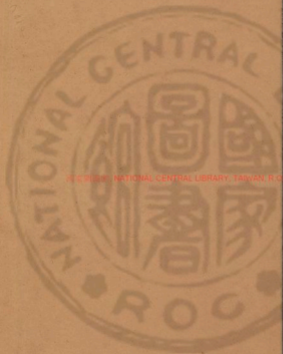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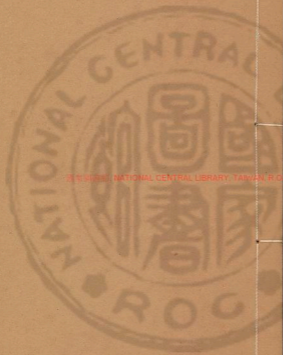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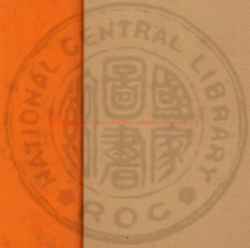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961 112



樂城集卷第三十

西夜告詞五十九首

姚勳宗正丞

勅具官某進取之士志於功名不得廉退靖重之人  
以鎮之則往而不返流以成俗朕方博求賢雋以助  
成治道聞爾淡於榮利未老而歸宴居立園稱道不  
亂是以擢丞宗正以風勵天下勉從予旌之命使士  
大夫知爲行之貴可

林希湖州周之純官州流季長秀州

勅具官某等江浙之間山川民物之勝有唐臺省之





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茲士大夫重內而輕外胙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滿其意此豈朕不遐邇不忘遠之意哉以邇希蚤與從官文學足用之純昔嘗奉使才洽有聞季長久於滯滯風力不替朕惟吳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乃心毋以內外為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責可

李除降州投刑陳鵬運判

勅具官某等東蜀諸郡頃以西南夷之亂輸饒供億民不堪命斯寤寬而養之疲瘵未復而秦豎繼早有銀心之憂是以刺舉之吏其選尤急以爾傑項參使

事久勞于職習知其故以爾鵬生於其鄉長為之吏詳其得失故以傑察其刑鵬佐其漕朕於選人所以念之者至矣推予此心各勉於治可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比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士任言責則無官守以言取人而不試以事朕以爲未也昔漢宣帝以諫大夫通政者補郡國守相而唐世御史與尚書郎相出入也蓋前世之所以用人者至矣今陶由殿中擢與七人之列而均以監察遷爲副端之重其爲朕明是非辨邪正者多矣其以陶刺舉許洛諸郡而以均按計出納諸籍苟



試之以事而人無間言焉則才可見矣可

史宗範知涇州

勅具官某安定雖非極邊而聚糧訓兵為疆場之重所賴者多矣爾歷試諸郡治辦之聲達於朝廷是以召之江無優佚之邦付之金革備禦之地勉修厥政緩懷兵民而撫循將佐以稱予選任之意可

黃慶基江隴丞

勅具官某鴻臚之於諸守號為少事矣然告朝廷所以長育人材之地未嘗妄授也爾通守南邦蓋未嘗求而遷擢自至其克日奮勵使天下信吾用人之公

非苟然而已也可

張嶠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六卿之屬其功於民事者地官制其衣食而秋官治其生歿有非其人或受其病以爾輔將潛石輔民不告勞長卿司計中臺事不失統是用以特進之俾佐二部夫職日以高則責日以重惟能以遷為憂而不以為嘉則職事衆矣可

大名府統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致等七人

可並左右侍禁

勅具官某等承平既久貔虎之士以歲月為勞坐致



好爵既登仕籍復從吏治惟應與慎可以安受寵祿

可

韓維守本官資正殿學士知鄆州

勅朕承祖宗之丕業訪求耆老與共國事矧復裕陵  
藩邸之舊父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嚙而  
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旅力既憊以出守為樂進退  
之際禮義存焉具官某瀕以耆艾恬於燕閒召真選  
英類其勸諭之助惟君黃閣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  
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吳之務而方州存世治之  
區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仍還舊職以示往

思善俾中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志永於譽克綏厥  
心可

李士京特作丞中軍器丞

勅具官某等匠事之不可廢與戎備之不可忘其職  
均耳以親為嫌法所尚避往祗領命率職無怠可

劉務誠三班奉職

勅具官某吏自宜獻政諫奉常歲月滋久勤亦至矣  
錫爾好辭勉於廉節以安寵祿可

王采知袁州

勅具官某吏道以律合為師然讀其書誦其數而不



知所以行之未足與言治也爾明習三尺出守列郡  
臨長吏民知弛張之方有循良之譽志於親養來請  
鄉邦朕不爾違以勸能吏依服休食益勉無怠可

馮宗道遷郡刺史

勅朕嚴內外之分衡左右之戒是以近習之臣雖才  
智敏強見於內廷而外無知者具官某委蒙器使若  
經事任出入諸道靖而不煩比緣積勞之久滯參後  
省之祕而更慎祇肅有加於前宜因寄賞之崇益以  
闕月之效佩之郡印以寵貂冠賜爾在公清我禁闈  
可

胡田

北以官亮副大知州

勅某沅誠皆南邊新郡而識之於沅地不能上官吏  
兵丁餽餉勞止比因有司之請易以軍壘之稱爾因  
領舊治以撫遠民均為長吏毋以名號之殊為輕重  
之意可

陳安否知襄州

勅襄陽古都會也山河雄勝居楚越之上游風俗剽  
悍蕪雍洛之餘習在戰國為用武之地方承平為無  
事之國牧守之勝圖謀具在具官某起自世族華髮  
一心試之中外清節可紀比者解印西土持節南陽



坐席未溫林詔入朝眷荆州之重地方守臣之關人  
匪為爾私並適氏望勉圖安靜之術思繼循良之風  
可

孫懷用知寧化軍郝逢知奇嵐軍

勅具官某等嵐谷固軍皆擾煩之故地民事雖簡而  
逸政為重守土之吏必慎所付爾等咸以延任習於  
疆場之政惟思與信可以附吾民而服虜國勉思訓  
言無怠於事可

王愈光祿丞

勅某以無大小以得人為重雖復勝差之未足效才

否之實爾又試於外而來居此勉修厥職毋忝朕命  
可

姚勳秘書丞

勅具官某爾以清節懿行聞於鄉黨公卿譽者交至  
於前乃者權承宗正實刊玉牒傾惟東觀之重號為  
衆材之委徃服厥職益懋乃德以稱予待爾之意可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勅具官某等漢中蜀之大都而合肥楚之奧壤守臣  
之選不在有可以爾宗閔入治鄒魯出將使指以爾  
宗範踐歷藩屏宜於吏民因其已試之效付以共理



之柄往祇厥服俾二郡之民被豈第之政以助子治

林頌權知泉州

勅某緣廩之給官有常日爾來使于外而取逾於法以致人言將何以率厲群吏責之應節乎宜罷所領假守方州祇服寬憲修省無怠可

孔平仲大常博士

勅具官某刑政之得久衆人知之然其所興壞止於其事而已禮樂之得失視之未必見也而治忽之端或自是起故朕於奉常之官擇之必慎用之亦速爾

以儒術精博吏治通敏以在茲選其克爲朕別嫌明微以詔爾長俾上下內外不愆于舊章則爾職衆矣

西蕃首領溫溪心年欽璉二人並除化外州團練

勅具官某等天之於人善惡必報朕上法天道以爵命四方有能忠勤必保富貴爾等才雄諸部心奉本朝審於禍福之原明於逆順之理圖兵寵秩蓋旌守節之堅絕等具恩富埃成功之報可

鄭佖知單州



勅其公卿之世有列於朝不患不用而患不立爾名  
臣之後以詞藝自奮入佐卿寺出典藩服由河內領  
單父恩亦厚矣母忝乃祖勉思所以報者可

孫之敏知雍丘楊瓌寶知咸平

勅其等畿邑大夫古所謂內諸侯也仰有朝廷俯有  
吏民善惡之妨朝夕可見以爾之敏家世名臣才穎  
自著以爾瓌寶宦學歷歲志節不回試以鄉遂之民  
將觀政事之實在邦必待爾尚勉之可

許懋右司郎中

勅其萬幾出納萃於中臺詔制稽停文案擬帶自唐

正弊之盛而患之矣胡今俗弊政煩實謂前世雖上  
有管轄而其人罔與其益以爾奮自周行亟更  
劇務強敏樂易所至有成是以召自南服遷領右部  
尚能體余不決之舉勉書匪躬之節虛位以俟爾其  
欽哉可

陳軒主客郎中

勅其春官之屬皆郎之清選也爾昔以文藝發身名  
在甲乙中以嗜退補外安於遐滫遷朝已久素守不  
渝今典祠溢員而司蕃虛位祗服朕命徃勤厥官可

豐稷殿中侍御史

勅具官某孔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德之無素而言以爲責則言有失當而聽者惑矣爾昔爲御史不得其言而去使諸道入居郎曹端良之譽子有聞焉其尚一乃心時以德言來告俾予一人復聽德之助可

陳知梅祭州發判

勅具官某五世舊臣百年遺老求之於時蓋無幾矣今其子弟官於四方左右莫與爲養大臣來告惻焉疚懷以爾篤於孝弟服勤無暇雖從事汝南疑於左遷而朝夕之奉實惟汝志可

向宗旦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司農掌倉庾委積舟楫苑囿之政合以時行視吏卒因其勸惰而正其黜陟蓋亦勞矣其時二卿共事猶或不給今莘子一安得不告勞乎爾以世家之盛薰外戚之寵而仕由科舉官有風馳往爲之少俾羣司競勸衆務咸舉以稱朕命可

侯利建京東漕井亮乘河東漕

勅具官某等齊魯之富甲於四方而連歲水旱民艱於食盜賊將起汾晉之貧甚於西邊而連秋豐成粒米狼戾收歛爲急朕思得良使者以濟二方之宜以爾利建忠節強勁安靖不擾以爾亮米才力敏濟察





舉有方卓然已試之效庶幾諸道之選往祗厥服使  
民食無匱而邊儲有繼此予所以命汝意也可

馬城湖北憲

勅某爾轉漕汾晉之間以羨補不足歷年于茲亦既  
勞矣荆楚雖遠而庶獄之治方漕爲簡其克清心慎  
聽使江漢之間無寬想之民以荅恩寵可

林積知福州

勅某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于東南工簡  
之統利盡山海然以地狹故民多不足俗巧故吏或  
不稱爾既生於其鄉長習爲政歷試列郡服勞諸鄉

今予命爾懷組而歸非獨觀榮於故鄉蓋將責實於  
來効可

朱服權發遣泉州

勅某爾昔嘗備左右史矣出滄京口于茲在蕃朕比  
以常法邊爾長樂而有司言爾事親不謹爲吏不職  
朕方以恕臨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往爲假守內飭  
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來咎可

林頴知漳州

勅某汝奉使閩越不聞令警而臨財弗慎以致煩言  
朕因其悔過待以寬憲而公議不置封章繼聞漳雖



小邦有民與社服我恩貸勿忘省循可

令宅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勅某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為善有能通於經術率  
常試以吏事爾誦尋典謨明其義訓往服通籍之寵  
以為維城之勳可

張宙古知登州

勅某文登濱海有遼陽之責上出守其地非選不授  
爾服勤南宮以精勞而往勉自修飭無忝明命可

高慶易改知全州

勅某黔南鉅遠而任寄為重爾以親往憚於嶮巖改

命清相以安祿養孝治之無豈惟爾私可

何琬工部郎中

勅某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器  
材元成之間辭後節及水維熙寧元豐之政其微見  
於百工之事與漢宣比朕雖繼之以恭儉而至於練  
精之功其可忘之爾歷使諸道吏能有聞入替多官  
履積庶務勉循舊章以毋失其故可

崔公度知潁州

勅某汝陰土沃民移有魚稻之饒而訟訴之煩亦倍  
它郡守得其人則湖山之勝足以為樂苟非其人行



獄煩多日不遣給爾蚤以文詞備選更賤吏事亦云  
矣勉勵政事毋為新俗所挽以稱朕命可

黃初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

勅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稀而密通夷落以疆  
場之政為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所以爾尙仕至  
通籍而諫臣任以軍政以爾帥孟雖為勇爵而習於  
文法之治安城郊浦有民有兵其先為安靖以待外  
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石景畧可宣德郎

勅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六曹寺監綱紀百執事

之治凡祖宗法令之舊合禁出入有司有不能知者  
是以分命近臣條新為書於茲歷年爾與有勞焉功  
雖未究而考應於格舉自縣令寔之通階毋郡邑之  
勞而被斯寵爾其勉之可

范純禮發運副使

勅具官某慶曆名臣莫如文正之賢者朕訪其後人  
於朝如見遺老以爾慎靖而文肅恪而通能世  
世家是以出於文昌之要付以禮樂之事而乃畏避  
權寵自憊闕閩東南海事國用之根本任人之重朝  
廷難之均進有無以實中都非持私請之便實亦當



今之急也可

張汝賢右司郎中

勅其東南漕漕出納財賦幾半天下左右都司綜執  
綱紀與開治要雖有內外之異而用人之慎其選維  
均爾比自文馬出總饋運治辦之稱朕用嘉之還爾  
舊司益勉毋怠以稱朕委寄之重可

常宗道太府卿朱允庭太常少卿

勅其等西漢之治以中卿為重隋唐以來政在中臺  
則寺監之下蓋無教矣然至於奉常司府禮樂財賦  
所在用人之慎初無開焉宗道奮於世族之良練

遠而息民委披為羌風號通冠詩陷思立得非先朝  
置而不誅貸其政過乃敢結繩西夏攻圍南川竊據  
邊城窺伺便利天奪其兔無復畏忌之心人嫉其姦  
思致殄殲之勇時子良帥舉此庸公具官甚學通詩  
書才任斧鉞靜而知變勇且有謀至則避其銳鋒去  
則攻其不備臨洮堅壘破不崇朝講珠長橋幾於一  
炬元惡受首種義震驚折敵執俘恩既均於諸將發  
蹤指示賞不可以逾時宜錫州園之名仍遷軍候之  
職河湟遺種未忘久側之心惟懼深謀當審恩威之  
用勉思全勝以光前功可



游師雄改奉議郎陝西運判賜緋

勅某伐叛柔服朝廷之大義造實擊虛將帥之成筭爾出使西鄙灼知虛情能宣朝諭之詳以助元戎之決縛致首惡壞其容謀諸羌震驚邊吏增氣遂以文史之舊與有不艾之功增秩易章未足為寵奉使將潛益觀厥成予欲戢兵因所望於爾者兵利乘隙豈可以為常哉可

廖正古通判滄州

勅具官某景或負海帶河為一都會養兵備邊任燕將帥當得才士往為之佐爾昔召小官秩姦除惡以

能名聞祗服寵命勉思所以為報可

龐元英鴻臚少卿

勅某朕嘉祖宗將相之臣有德于朝有勞于邊訪其後人長育成就以勅屬百辟矧爾風力強濟出入有聞贊導國容職高而事寡茲朕所以追寵先正之意爾往勉之可

張玘知秀州

勅某有司進退多士必以資考為之銓次爾入官雖久而法當為邑擢守嘉禾出於異恩其克臨民以寬勿為苛亟馭吏以嚴勿為姑恩思所以答獎用之意



可

曾孝序通判莫州

勅某河決而西北方並塞之地頻年水災民艱於食爾以才選往貳守事其思所以均通有無踴導堙塞使吾邊民免於流徙之患則吾爾嘉可

劉言可內殿崇班

勅某爾章獻外家子生於統緒而能勉自飭勵以成淑均之行選與宗姻既羅華族特增美秩茲有舊章益務自脩以末終譽可

張崎戶部員外郎改戶部郎中

勅具官某爾既出使近部入贊民曹其為羈任均矣然猶以資考之異別中外之民用人之慎固有常典益勉於事以觀成功可

韓縉等西時受國恩戎軍南川某等總攝等職

吉等守各轉一官

勅帟緒等及戎背恩侵我疆場犬羊之羣遍滿川谷諸將戮力清野以須或斬馘酋豪折其凶氣或墜完壁壘保我烝徒雖矢刃夷傷而忠節彌世遂使醜類奪氣引兵遁還得不償費無以復令其下論功行賞固有舊章時其勞能增其爵秩朕既無德不報爾尚



勉於立功可

蕃官党令征稅哥趙令潔軍恩改官

勅某等朕聞弓丕業凡在臣庶聞有內外咸欲先之以恩而後責其所報爾等守在蕃服世篤忠勤朕以遠故遺爾增秩賜邑與朝臣比禮賜劾以答恩寵可

顧臨再授給事中

勅朕歷觀多士惟有實者可以久用而不見其敗若夫無實之人朝慕端良而莫入於邪其官某實也而文不同世俗比從將薄權實東臺封駁之風震竦朝聽旋以河漳之害出使趙魏之衝而直聲在人公議所惜因其入奏俾銜舊司勿改平日之心審察未行之政朕有過舉不彈改為苟無布於四方害及民物則朕為有知人之哲爾亦有常德之舉矣可無勉哉

孔文仲中書舍人

勅政令之出公卿為朕行之而臺諫為朕言之方其未行內史舍人得聞其議與其既行而後言執與未行而議之哉具官某蚤以直言鋪陳治要流落雖又氣節不衰比自右史遷長諫列朕審聽其言未嘗吐剛茹柔慨然有仲山之節是以擢實西掖試以代言



夫文墨雍容既爾舊學論思審勿毋替前勞可

張頴待制河非都選

勅河決累年隄防未立西山諸水汗漫無歸屬此秋霖鞠爲汗澤朕比頴之念寤寤不忘雖振靡已行而宿麥未廣欲使斯民無艱食而亡之患要在使者有受人惻恒之誠具官某茲分刺臬之權旋委方州之重以勤勞久次之遷若出納右部之繁趨魏之憂宜任其責農桑之政勉書所宜特加延閣之華以重外臺之寄可

樂城集卷第三十

樂城集卷第三十一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曾祖瓊魏王

勅朕祇事東朝朝夕容焉以從政乃者躬見上帝升  
術神者克以眇躬率行盛禮思所以仰報於

慈訓謂莫如追寵其先人太皇太后曾祖某蚤事章  
聖蔚爲名臣智勇冠時忠勤沒世決策澶淵之役卒  
致匈奴之和勳列鼎彝慶連任姒賦政惟極澤被海  
隅家傳異姓之王誓堅帶礪恩加千里之國昭示子





夫文墨雍容既爾舊學論思密勿毋替前勞可

張頴待制河非都選

勅河決累年隄防未立西山諸水汗漫無歸屬此秋霖鞠爲汗澤朕比頴之念寤寤不忘雖振廢已行而宿麥未廣欲使斯民無艱食而亡之患要在使者有受人惻恒之誠具官某益分刺舉之權旋委方州之重以勤勞久次之選若出納右部之繁趨魏之憂宜任其責農桑之政勉書所宜特加延閣之華以重外臺之寄可

樂城集卷第三十

樂城集卷第三十一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曾祖瓊魏王

勅朕祇事東朝朝夕容焉以從政乃者躬見上帝升  
術神者克以眇躬率行盛禮思所以仰報於

慈訓謂莫如追寵其先人太皇太后曾祖某蚤事章  
聖蔚爲名臣智勇冠時忠勤沒世決策澶淵之役卒  
致匈奴之和勳列鼎彝慶連任姒賦政惟極澤被海  
隅家傳異姓之王誓堅帶礪恩加千里之國昭示子



孫其尚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

勅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行天澤丕冒溥涯矧惟  
文母之家尊為外戚之冠慈目近始寵無與倫太皇  
太后曾祖母某氏燕燕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  
必以時作嬪大家肇錫餘慶宜新湯沐之奉以追窈  
窕之榮音徽永存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

勅和熹之慶來自高容外奮武功中篤淳行閭門之  
風比隆儒者維我聖母鍾應烈武積累之厚追配古

人宜其室家並受光寵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夙被  
女訓有暢集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行德配圖史  
福流子孫肆子熙事之成宜錫大邦之寵服我新命  
賁爾舊汗可

祖繼隆楚王

勅朕惟祖宗功臣能父子相繼勲業不墜者惟曹氏  
高氏克顯於世而皆篤生聖女輔成二宗之內治今  
予神母實親庶政均覆內外是用寵其先人以慰慈  
心太皇太后祖某武力自奮家聲益茂出擁旌節入  
董環衛與漢辛氏武賢慶忌唐李氏西平大涼較長



學大問有懿德茲予大享于合官思與懿戚共享其福大邦名城爾實宜之肇封荆楚以福爾後可

祖母康氏魯國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維克有後則以其子矧子天下之母內極三世之壽可無追崇助我孝治太皇太后祖母某氏有德名族作嬪大邦象服之盛配德於山河彤管之嚴比繁於圭璧比列荆河之壤追賚九泉徒封少吳之墟益彰異數追遠之厚予何吝焉可

祖母郭氏豫國

勅朕於舊勲之家無所不厚矧維坤德之重恩何以加內禪孝敬之深心庶發慈仁之一喜比緣大賚思極追榮太皇太后祖母某氏保傳丕勳宗族稱善姑章安其能養子孫法之不忘茲用推惠澤於總章易隆名於大國漏泉之慶向克享之可

祖母全氏秦國

勅朕篤於奉天禮極嚴父思其志意莫如念母之深寵其祖先尚有追封之典太皇太后祖母某氏婦德成於早歲母儀著於當年宜其室家施及宗黨鳴鳩懷均一之性暈翟見委蛇之容沒而不忘易舊封於西土傳之罔極告新命於宗祧可



父遵甫唐王

勳高密之仁其報在訓汾陽之功其報在晚雖其子孫不能專有其福寔生聖女以母天下漢唐之盛曠無與倫大皇太后父遵甫魏王之孫而楚王之子也生而富貴勳由禮義才甚高而不試德雖隱而自彰命之不強中道而殞許我神母實代天工厚德載於三朝貴名高於十亂仁民愛物每以生靈而為心充已復禮深惡外家之太盛臨御恭虔遂安四方和嘉才有餘而德不充誠安福至厚而功不著欲報之德不知所從茲子祀帝於總章大羅麗恩於海寓追崇

之典所不敢忘改封堯都增寵家廟可

母曹氏吳國

勅朕以四海之富為二宮之養昔朝夕歎然以為未足推予此心以知聖母追遠之念罔有窮已謂將成就其美莫如褒顯其先太皇太后母其氏生於功臣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恭儉謙退孝友慈祥實生太任作合天祖方其造舟以迎于涓敎成而結其禱母有四方二紀于是君臨百辟春年有成推迹本源安可忘報改封南國以資力泉庶乎有知服我新命可

母李氏秦漢國

勅乎之而欲其貴愛之而欲其富聖人非私其親也  
情之所厚禮有必然春于外戚之小君蚤與唐國之  
內治恩寵之冊中外莫先太皇太后母某氏奕世眷  
蒙生知法度鵲巢無愧於居有麟趾自致於多賢愛  
均七子之仁養及中宮之貴迨此臨軒之日方其檢  
几之養化被族人青雲海內踵封二國蓋近世之罕  
聞壽考百年均本朝之多福可

皇太后三代

曾祖母敏中中王

勅昔我皇祖光宅天下求賢以自輔一時公相皆世

之豪傑子孫顯融歷世不墜篤生淑女作配皇極究  
觀本源蓋非一日之積也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大篤齊  
真英相之風富貴壽考有天人之福查象原廟銘功  
太常方均慶於合宮宜易封於成國服我休命祚爾  
後昆可

曾祖母梁氏魏國

勅朕親祀合宮仰以陟配昭考追文王之典俛以大  
養臣工修上帝之福養子母族之重實居戚里之崇  
豈無異恩以廣慈念皇太后曾祖母某氏靜而守禮  
存江漢之風動必之儀儼山河之象德洽宗黨慶流



子孫疏封有唐于今歷歲華新畢萬之國以寵向氏之桃可

曾祖母張氏魯國

勅昔向氏之祖位列承弼世方平寧在位正直有羔羊之風退食委蛇木鷦巢之致積是懿德逮其曾孫嬪于有虞遂母天下靈光所被中外莫加呈太后曾祖母某氏躬服孝慈勳由禮義其歸以百兩之象其貴有六珈之儀壽維正於中身慶實鍾於來裔推予享帝之賚錫以保魯之封尚克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宋楚氏國

勅朕躬享昊天升侑神考外推嚴父之教內懷將母之誠厚撫其文遣玉殿祖下迨閭常之懿咸加封爵之崇躬孝膺朕無所愧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嚴於正守勳必由禮采繁以共公侯之事親柔以致褒冕之華嗚然令猷克光來葉肇新封於荆楚告休命於蒸嘗尚克有知膺此其數可

曾祖母王氏陳國

勅朕尊尊以敬敬親親以敬愛非予戚里之舊孰能蕪受斯禮皇后太魯祖母某氏毓德柔嘉執禮嚴靖服膺保傅之教究知臣妾之勳內無怨言家有餘慶



循致坤元之福遂正母儀之尊方忠祀於總章既大  
賚於宸海易爾句踐之國錫以太吳之墟思寵有加  
末世無墜可

祖傅亮榮王

勅爵為上公周制也王以異姓漢法也朕燕采周漢  
之舊以寵親賢之家因大享之告成錫異恩而追遠  
皇太后祖其故相之子生而顯榮躬蹈儒者之風行  
無世祿之過積累之厚下迨子孫褒寵之優華建邦  
邑因其奄受比國之命寵以劍立南面之尊朕將以  
慰母心爾亦世享廟祀可

祖母吳氏越國

勅申王諸子皆列貴仕榮國不繼中止郎官潛德之  
深其報在後及孫而顯母儀天下德澤流衍室家光  
榮皇太后祖母某氏珪璋之行著於族人蘋藻之恭  
宜于祖考貴始封邑恩錫有邦茲因總章之祀推廣  
隆祐之孝裂會稽之與壤增湯沐之舊封尚克有知  
服我休命可

父經周王

勅中伯之德參於周召之間諸公之賢載於王謝之  
列思非專於戚里名自顯於搢紳予子外家庶幾前



烈皇太后父基經出世胃交友儒林休聲藹然多福  
自至卅淮陽之近輔表東海之耕藩清淨不煩得承  
流之要忠悃深至有入告之常壽止中身慶在隆祐  
茲因嚴父之際起予念母之心大啓周南之封以慰  
宮中之孝國有常典匪予所私可

母李氏豫國

勅先皇帝刑于室家以御于天下非獨外有輔佐而  
中宮之懿實與有勞煥乎四德之克豈惟一世之積  
皇太后母某氏敦閨闈史服勞組紉肅雍娣妙之閒  
祇敬姑章之奉誕生淑女之淵穆不及君子之榮華  
初建長秋闈道榮之已遠繼開隆祐知餘慶之方遐  
乃者熙事告成履恩廣被榮錫荆河之國以新借澤  
之田賁十九原嘉此休命可

母張氏冀國

勅朕聞後庭以德進則外戚以福終周之任姒既克  
保其國而漢之寶薄亦能全其家至哉坤元實相內  
治宜爾外家之慶仰同帝室之休皇太后母某氏性  
稟淑均德推靖慎因豫國治家之遺迹追慈徽輒德  
於妙年命之不蝟乃止中壽比緣志祀啓湯沐於堯  
卽錫以命書賁承嘗於家廟滌泉之澤奕世不忘可





皇伯世儔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奉化郡公

勅唐之藩郡以番後高重周之列國以諸公爲貴國朝熟用古制外以詩將神之功內以優宗室之懿非此二者未嘗授焉其官甚貴而能降密而不盈孝弟之美著於觀黨儲格之容見於朝會沒身不試遺終不忘寵加兩使之貳優以五等之貴免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越國資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勅王姬之貴而能執婦道以成肅雍之美朕嘗聞召

南唐棟之詩矣末惟皇祖之應篤生淑女之賢賦命不融中道而沒哀榮之典茲何敢忘故越國賢惠長公主襲寵宮庭生知禮義儀降王后有車服之崇德配君子稱室家之懿速茲享帝之澤推子尊祖之誠大長之稱寵華斯極追錫成命以貴九泉追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勅留後之權均於元帥郡公之爵貴於諸侯國朝兼采用唐之舊官以爲親賢之異數慎終追遠斯極哀榮具官某生於富貴之中綽有縉紳之度行既禮好善不衰朕篤於合族之仁嘉爾終身之善錫之好爵



昨以大邦仰增族黨之華爵為宅第之耀可

唐俊

通議大夫  
入監軍死贈持中錄事

勅具官某乃者師征蓋戎爾與在行瘴癘為虐往而不返朝廷追錄勅勞不遺細大特加督郵之贈以易賻布之禮孝子之請予何忍違可

克賢贈奉天軍兩使哥後封奉化郡公

勅生於富貴而成於禮義克自坤畏以沒其身不有寵榮何以為勅具官某宗黨稱孝朝廷所賢庶雍右衛之華悍禦邊州之重賦命不淑中道云亡匍匐之恩情何極已哀然之典國有故常可

士觀贈左領軍衛將軍

勅具官某宗室之良生而不試沒而無述則為善者何勅焉爾以孝弟忠信紀於族黨贈之諸衛之秩以表平生之賢寃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安祿三代妻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

友天道不誦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朕命不替世世賴之可

曾祖母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肯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子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維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顯繁之儀敬而不瀆珣璣之節動必以時休聲藹然後世追誦冗錫召公之社以寵安氏之祧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令卿士大夫有在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結累之厚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才甚長而不試德久晦而自彰身雖屈於當年善終表於來世三師極品緄羅縉紳之間九原有知寵緜存沒之地可

祖母李氏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子肆祀義無不等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李氏性本柔嘉行猶



純潔婦德成於雍穆母儀備於慈仁肸以少天之墟  
易其叔鐸之土服我休命宜爾後人可

祖母齊氏

勅古之命婦嘗從其夫性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于本  
兵之地實德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  
無不答禮有追崇其官某祖母齊氏恭順以惠女師  
慈儉以奉君子闔門從而有禮子孫賴以多賢上蔡  
之封歷年於茲大名之壤闔閭惟新寵以密章賚爾  
家廟可

父

勅上之修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或其來時  
得志心任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雖遠於事可考其  
官某父某榮於潛晦不求聞知推良心以與人袍長  
才而不試安與就養遍歷於方州西府宴閑荐移於  
歲月錫之好爵以裕子心服我寵章益介眉壽可

母張氏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  
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慈祀於終章大需麗恩於海島  
思廣吾孝以卽爾心其官某母張氏靖而有禮勤於  
治室空博四德之名不待千鍾之養寵加異數以慰

終天爵無異於生榮地莫加於轡樂服我休命子孫  
不忘可

母王氏

勅朕惟左右之臣家有父母之養自公退食朝夕侍  
側以盡人子之願者乃令一人而已慈草之慶恩被  
遐遠封爵之厚予何愛焉具官某母王氏居不忘敬  
行必由禮手治蘋藻躬執組紉而不衰足以爲法  
宜錫三秦之壤以爲一族之華壽考且寧祇服朕命  
可

妻

勅朕初見上帝嚴配文考公御駿奔來相熙事工祝  
致告均錫純休朕不敢專恩以追下非尚身享其報  
亦使家被其榮具官某妻其氏少長名家輔佐吉十  
垂誓之敬先祖是安膳服之宜宗族咸吾仁厚見於  
麟趾正直發於羔羊宜增湯沐之封益耀箕珪之寵  
服我新命宜爾家人可

季清臣三代妻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  
考躬執珪弊敬迎神休奉璋嶽嶽皆先朝之舊降福



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  
某述晦鄉黨德如珪璋力行於方寸之間責報於百  
千之後子孫之盛縉紳罕聞保傳之尊德義爲克服  
我休命宜爾後比可

曾祖母尹氏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膏及物以廣上帝  
之仁仰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謹顯相之助既寵  
榮其祖禰復追奉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某氏及其  
民人咸有淳行孝敬博於宗族福祿迨其子孫策名  
偶科與我近輔准啓伯禽之邑以爲家廟之華其尚

有知服寵無敢可

曾祖母周氏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膏及物以廣上帝  
之仁仰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謹顯相之助既寵  
榮其祖禰復追奉其室家具官某曾祖周氏  
之行著于族人蘋藻之恭竭于嘗禘貴始封邑恩錫  
有邦肇從申伯之封改食潘子之國朕我休命以實  
宗祧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



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鄉黨居約窮順而福流於子孫世有英才與聞大政寵列三師之貴祚隆十世之餘錫之闕章以貢幽陔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貞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嗣余中臺之弊實統萬機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子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綢敦閱國史祇敬姑章之奉肅雍婦嬖之似中饋之儀風猷

未替東之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責爾廟祐可

父

勅十之脩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攷具官某父某隱而不試又則自彰孝弟隆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是亦為政人無間言由其教子之嚴為我得臣之助比推恩於秋享增峻秩於師垣追賚九原尚克嘉此可

母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



集賢堂  
卷之三十一  
十五  
悼寵祿之無施茲予誌祀於總章大儒寵恩於海縣  
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  
其行風被文訓有鶴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德  
宜卽鄉邦之典埋以爲封國之美名服我寵章祚爾  
後嗣可

妻

勅朕登用僑傑委任責成非薄厚以爵秩之華亦將  
盡其室家之類乃者躬祀帝考大賚臣工封國追於  
閭閻世祿通於子弟朕於卿士實無愛焉具官某妻  
某氏生於名儒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愛均諸子比鴈  
鳩之仁貴以良人備蠶丑之服肇錫山河之廣寵增  
湯沐之封宜其家人服我休命可

范純仁三代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  
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  
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  
某君德不耀餘慶自彰仁義之報不及其身功名之  
實灼見於後極三師之貴既錫於寵名慰九原之知  
肇建於成國可





曾祖母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宵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子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彌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閑之中率禮不越其儉之素鄉家有常報在子孫世篤功烈華錫輔候之邑以為家廟之華其尚有加服寵無教可

祖

初天之於人無德不報九令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故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蕪盡忠與群公惟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種德之深祿而不繼發源之遠流則思長備哉元子之賢繼以諸孫之盛廟食之久蓋未可量鄉國之封華新其舊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皆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子本真之要實總樞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官相子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微榮靖恭信順慈孝天道不詎報在後昆人爵自高祚以封國易克丘之故地錫全楚之大邦尚克有知服我新命可



劫占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本  
兵之要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  
無不答禮有追崇其官其祖母某氏服勞組紉敬治  
顯蒸祇率祖考之舊德饒子孫之賢中饋之儀風猷  
未替西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以嚴廟祀可

父

勅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綏靖四方天惟眷祐  
贊之正人既以克和兼戎又以贊治區夏出入中外  
實無文武之烈今子嗣守丕業選任大吏亦拔

西帥以臨中樞匪伊異人惟父惟子

愧焉其官其父其吏德不貳好謀而成始

無不言中焉將帥靖而能勇卒以功業

予懷想風烈用建爾仲子嘉其緇衣之德錫以召祖  
之命惟師保之貴既無以加故河漳之封益大其寵  
可

母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  
悼寵祿之無施茲子懿祀於總章大需麗恩於海縣  
思膺吾孝以慰爾心其官其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



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後世信厚有謙趾  
之風宜錫寵崇以懋存沒乃祖唐相實啓衛國之封  
眷予樞臣願爲密章之贈貴于幽壤尚克嘉之可

中丞劉學父

勅朕臨照百官寄耳目於中執法乃者季秋大享駿  
奔在廷迄于熙事之成繁其正色之助方均行於惠  
澤宜詩先於庶工其官其父其種德之深終身不顯  
忠之篤沒世乃彰然司直良美哉有子之慶不  
有錫命孰知其賢且加四品之崇以爲九原之慰可  
學敏集卷第三十一

樂城集卷第三十二

西掖告詞四十九首

苗貴妃三代

曾祖

勅昔我仁祖刑于室家以御于邦國下追嬪御化其  
德風問不賈淑途茲三世獨有耆舊儀于六宮故其  
祖考曰翁尊顯貴妃苗氏曾祖祚蔭德不耀久而後  
彰至于曾孫寵託官掖茲因大享祗率舊章命爲上  
公封以成國九原有知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



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後世信厚有謙趾  
之風宜錫寵崇以懋存沒乃祖唐相實啓衛國之封  
眷予樞臣願爲密章之贈貴于幽壤尚克嘉之可

中丞劉學父

勅朕臨照百官寄耳目於中執法乃者季秋大享駿  
奔在廷迄于熙事之成繁其正色之助方均行於惠  
澤宜詩先於庶工其官其父其種德之深終身不顯  
忠之篤沒世乃彰然司直良美哉有子之慶不  
有錫命孰知其賢且加四品之崇以爲九原之慰可  
學敏集卷第三十一

樂城集卷第三十二

西掖告詞四十九首

苗貴妃三代

曾祖

勅昔我仁祖刑于室家以御于邦國下追嬪御化其  
德風問不賈淑途茲三世獨有耆舊儀于六宮故其  
祖考曰翁尊顯貴妃苗氏曾祖祚蔭德不耀久而後  
彰至于曾孫寵託官掖茲因大享祗率舊章命爲上  
公封以成國九原有知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



勅天之報施昭然不誣世之顯榮皆有由始而況迨  
事皇祖流澤私親夫豈偶然而至於是貴妃苗氏曾  
祖母馮氏柔嘉之德見紀於夫人慈儉之風有聞於  
後世乃眷曾孫之貴親承人享之休易湯沐之舊封  
為寵宥之新寵服我成命世世不忘可

祖

勅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惟衍天澤不冒每隅矧惟  
先朝舊人外家通貴思自近始宜無與先貴妃苗氏  
祖仁恭隱約之中操修以禮被寵光於來裔知報施  
之不誣官為上公已極人臣之貴地分全之復推列

因之雄雉是閔章以賈幽壤可

祖母

勅朝廷寵綏臣庶褒顯其先惟有四輔之崇乃錫三  
世之命其於禁掖殆無幾人貴妃苗氏祖母袁氏容  
德之修者於宗黨稱祿之盛及其子孫方予熙寧之  
終祚以成國之賦首爾廟祀世世保之可

父

勅於赫皇祖仁覆四方永懷予劔之遙不忘簪履之  
舊而況逮事左右今為老成宜其尊親特被休寵貴  
妃苗氏父某躬有懿行為生淑人既壽且康允仁而

信并經元祀之慶每極追崇之榮肇錫大名以配隆  
爵密章之賜澤及九泉可

母

勅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別吾三朝之人獨享百年之  
福眷爾近戚予何可忘貴妃苗氏幼襲氏徽景靖恭  
幽閑爾敏行應家人之美慶鍾女子之祥赦予大享  
之威華馬新邦之寵滿泉之澤存沒兼榮可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父

勅具官某父某朕感祀總章陟祀考子大夫奔走

厥服咸與有勞推予嚴父之心為爾顯親之慶錫命  
之寵壽考不忘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慈惠有以宜家肅敬可以教子乃  
著大享之禮百執成事朕寵綏忠孝之心推本源流  
之自疏爾爵邑以榮子孫可

妻

勅具官某妻某氏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儉正直  
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無  
由顧之慮朕方推帝澤於天下其有愛一邑不以寵



其家人可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父

勅朕具官某父某合官之享義存嚴父朕惟天下之士追養之誠上下無間是用推予錫命之寵旌爾教忠之勤九原有知尚服休命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生能正家沒有良子欲盡劬勞之報莫如會命之隆方大齊於總章宜肇祈其湯沐服我休命世世不忘可

妻

勅具官某妻某氏恭事君子宜其家人勤勞則同而寵榮莫及存沒之念終身惻焉方予慶賜之行唯加脂澤之奉賁于窈窕尚克嘉之可

范鎮父

勅士有歷事三世兼持一心志懷金石之堅言多社稷之計參期不亂清靜無求訪之古人殆亦無幾朕旣復命以仁思見其人旋觀德業之崇知有源流之自具官某父某隱居閭巷名出搢紳以孝弟為傳家之寶以詩書為教子之寶自修於方寸之內責報於



百年之問子孫勃興冠冕相繼方予大享之慶錫以  
追崇之榮開府之儀比隆於三事滿臬之澤少愆於  
終天可

鮮于侁父

勅朕既得直諫多聞之士而寘之禮樂之司准之諫  
諍之列矣乃者總章大享來出千庭因予嚴父之心  
咸爾顯親之願且官某父某情抱美志博通古文上  
自河圖洛書下及天文地理無有不精庶幾古人卷  
懷而歸以遺後嗣金章紫綬雖不及其平生靈印因  
書示追崇於泉壤可

母

勅婦人之賢室家所賴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  
之行下能政其後世有麟趾信厚之風詩人所嘉於  
今猶信朕既得其子以知其親具官某母趙氏江漢  
之行山河其容手執詩書親教子弟雖負來而養自  
有孝弟之歡而列鼎以祠莫盡劬勞之報宜勿脂田  
之奉仍加榆程榮追責九原以愆存役可

陳安父閔

受任 奉州 韓 甫 父 閔 年  
九十一 以 故 封 永 洛 郡

勅具官某父某總章之慶允通籍之士皆獲爵命其  
嬰朕惟子大夫沉於下僚家有耄期之養而寵榮不





及念之惧焉錫爾一命以綏子孫之志可

錢駘父母

父

勅錢氏舉國內附俾吳越之人免兵革之亂子孫受  
封帶河嶺山嶽在盟州矧其後世資餘聞出赫奕相  
望其於追崇安可便後具官某父某貫穿墳史練達  
典章博諳有文絕出倫輩父子兄弟進以直言譽喧  
一時望以卿相中道而隕報在後昆儼然侍從之輩  
與我總查之祀寵之開府載是閔書九原有知服命  
無斃可

母

勅婦人之貴當從其夫禮變古今義均存沒肆子大  
享之序俾極遐封之榮具官某母某氏有德尚門作  
嬪大族生知國史之榮不煩保傅之箴餘慶在其子  
孫清風播於宗黨肇封成國光有翟衣錫此密章寵  
舊廟祐可

李瑤三代

曾祖

勅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萬邦顧惟念母之深特  
厚外家之禮往事雖遠此恩未移具官李瑤曾祖具



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  
天爵不誦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肆予大享  
之慶肇易三秦之封允衆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勅成王之甥邑姜齊侯世受其祉宣王之母申后申  
伯亦賴其寵錫哉皇祖之聖聖以李氏之賢子孫相  
承冠冕日盛追崇之典國有舊章具官李璋祖某隨  
約之中標修以禮克有淑女篤生聖人龍堆不逮於  
平生澤尚可加於米齋甘因秋享有易國封錫是閱  
書以宣廟祀可

父

勅朕深惟仁祖之意寧緩元舅之家申錫婚姻以固  
恩禮乃眷箕邦之嗣來相合宮之祠熙華吉成鴻恩  
先及具官李璠父某貴而能降富而不驕諸子之賢  
迭爲將帥大邦之寵更王齊秦肇新錫命之書以慰  
終天之感可

王肇父

勅朕惟景德祥符之間治定功成庶幾三代時維丞  
相魏公左右厥辟同底于道於穆清廟卒配承享至  
於慶曆嘉祐之際克有賢子不墜厥家出入中外允



文允武茲子季秋大享追念先正之後有能任朝相  
我熙事宜有褒寵以勸百官其官某父某始以諫諍  
夕聞朝廷終以將帥威加戎狄父錫之慶子成厥功  
故雖富貴顯赫奕再世而天下之議不以爲過生  
爲六官之長沒加三事之榮匪子爾私惟德之報可

曾布父

勅曾氏系出東晉淵源師友本於孔氏譜牒詳具雖  
遠而明子孫益大繼顯於世其官某父某文學之美  
直其先人議論之長信於來世仕而不遇志存於書  
沒而愈彰慶連厥子屬詞此事粲然有古人之風理

財禦盜卓然有當世之具才智競爽爵秩同升其於  
措紳殆無一二朕旣任以事思寵其先今茲大享告  
成顯親沛澤追錫崇階之贈以慰九原之知可

蔡確父

勅位極三師而爵封大國鍾元勳盛德有不能至者  
矣而將相大臣欲顯其親者得之吳是以知積善之  
難而有子之爲貴也其官某父某潛於下僚不求  
聞達躬有懿行父乃發揚美哉中子之賢任子元宰  
之事久厥機務退守使藩深念教忠之勞求易其才  
之賜大名與壤雖爲甸服之雄全楚新邦願即故鄉



之近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母

勅費以其子而爵從其夫此婦人之禮也時予舊相之寵告我念母之誠亦何愛於大邦不以成其純孝具官某母某氏仁以逮下嚴於治家禮先中饋之勤恩遍外姻之廣命之不淑沒有餘哀筆易脂田之封未保則人之國寵爾廟室以利後人可

秦晉幽安仁保佐夫人張氏

祖

勅具官某祖某朕追懷弓劍之遙不遺簪履之舊矧

功存於保護而寵極於平生宜因大享之恩成其尊祖之念賡加列衛追賚九泉可

祖母

勅具官某祖母某民世祇祀合宮嚴配聖考思其志意悅焉如存是以推廣舊恩施及幽遠肇易脂田之奉以申追遠之誠可

父

勅具官某父某朕孝愛之深無德不報未惟保育之舊夙著劬勞之恩方大享之告成宜顯親之施及諸衛之費存沒兼榮可

勅具官某母某氏爾蚤以息女之良功存潘邸之養  
報已隆於貴顯恩宜逮於存亡華福湯沐之封以爲  
幽冥之慰可

世采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

郡太君

勅嚴父配天國之大禮也以子貴母三代之舊章也  
茲子大齊之慶澤彼舍生之倫矧於近親志切追遠  
賜命之典其何可忘具官某母某氏承上克恭臨下  
以禮著御家之法沒聞有子之賢賜湯沐於大邦

爲窳窳之餘寵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李端憑父

勅富而好禮貴而不驕勢憑戚里之榮躬被儒者之  
節昔聞其語不見其人具官某父爵某本傳家親聯  
榮館進退以禮無世祿之非交友多賢盡當時之傑  
被過前聖流芳後來有子而賢久列東宮之貴開府  
以贈仍因西土之封錫是閔章賁爾幽陔可

母

勅帝乙歸妹而交泰之功著王姬之車而肅雝之禮  
成風化所由恩禮當進具官某母某氏淵源之盛富



世莫倫禮義之隆至今傳誦儼若姑章之奉穆然罔  
壺之履車服下於王后而不以驕人子孫製如彛斯  
而要於守法故能奕世不墜休聲愈隆茲予大享之  
成因爾故封之廣闕書密印寵數不渝可

張方平祖

勅朝廷優二府庭臣列三世之贈眷我者舊退處鄉  
闈方大亨之告成軍申錫於休命賁及祖朝進封大  
邦具官某祖其修身正家而聲譽於宗黨居約獲順  
而福流於子孫力行於方寸之間得報於百年之後  
朝之大老惟爾元孫肇新洪興之封增寵師臣之貴

告于幽陔服此優恩可

父

勅上之懷抱志節老於山林不求聞知者何可勝數  
求惟公卿之貴本由父祖之賢行義絕倫聲聞不著  
特緣有子得列於朝追想風猷不忘嘉歎具官某父  
某性本靜重行極高明宴坐一室之間心遊萬物之  
表澹然自守寡笑與言遂以絕人之姿深積傳家之  
慶柱石之奇嘗參二府之崇几杖之儀又已十年之  
久比緣昭配許以侍祠宜因均福之恩懋錫追崇之  
典地分全魏爵列上公九原有知服我休命可

富紹庭母

勅朕追懷先正之臣建功當年流澤後世特惟丞相  
臨淄公以年盛之舊股肱太平丞相韓公以魏丙之  
賢翼亮數世風流水遠家事落然比因大享之成重  
典追遠之念具官某母某氏臨淄公之子而韓公之  
配也幼服圖史之訓晚同忠義之勤有德有年五福  
兼備奄從滄謝中外咨嗟茲用不忘舊勳加新命  
因其封國之故以明有子之良貴爾宗桃世世無斁  
可

蔡厥父挺贈開府儀同三司

勅昔我皇考分命守將鎮撫四夷時惟西羌弗克靖  
廟實賴良帥是震是服遂以顯績進登西樞命之不  
融中道而殞聲蹟之美于今不志且官某父某謀猷  
靖深勲業崇茂治邊之略紀于一時經遠之功著于  
來世比絲陟配之享永懷先正之良追錫崇階比儀  
巨事有子之慶奕世嘉之可

劉放母

勅婦人之賢著於麟趾贈禮之盛極於輦衣朕親享  
合宮加惠百辟矧復從官之列來告念母之誠可無  
異恩以示遐遠具官某母某氏篤生大族作配名儒



環佩之聲動必由禮蕪藻之薦舉不失時追懷令猷  
尚有諸子守道不倚則漢中壘尉博學不倦則唐居  
巢侯美哉有子之良爲我得臣之助祚之大郡慰爾  
九原可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黃氏

以母封國

勅朕親享合宮均慶多士以寵榮其親推而上之又  
及其祖其於親親尊祖之義備矣名大邑介爾眉  
壽子孫不忘益勉忠孝可

張璠父昇追封韓公

勅朕追懷祖宗下逮先正聞嘉祐治平之盛宗室大

老相望於朝永思其人如見風采具官某父其始以  
直氣振於中司終以令德長於西府歷事二祖懇款  
一節歸老當少追迹松喬俎謝未發風烈猶在比緣  
合宮之祀嘉其有子之慶卽封鄉國以責私桃九原  
有知服此休命可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曾祖

勅樞臣之長戎政出焉內則張皇六師以禦外侮外  
則綏懷四夷以安中國又虛之位歷試以庸特推三  
世之恩以示百官之勸具官安燾曾祖某處躬甚厚



與世無求人莫能知而天相其善身隱不仕而世承其休逮爾曾孫之良冠于西府之列折衝之效偃革可期斯用錫爵傳之隆名貴私祇之常祀九原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

勅古之賢君有師臣之義朕臨御百辟想見其人恭予宥密之賢夙承祖考之烈積德之厚獲報甚隆寵之上公以見予意其官某祖某賦性端慤終身退藏孝弟發於自然忠信驗於來世松生於谷閔歲不衰泉發於山造乎而人啓良心於嗣子胙多福於元孫

可  
歸乎家廟之隆致致閱書之賜賁于幽隱宜爾後昆

父

勅子之能任父教之忠率循孝弟之風施及邦家之廣朕既用其子不忘其親荐錫崇階之榮以寵退食之養其官某父某資性淳篤既慎靖以安貧操行堅強亦恭儉以不富一變替裳之盛親見廟廟之崇循致承平既股肱之名賴報之寵祿宜命數之超升壽考且寧訓教無怠可

王汝舟祖毋胡氏封嘉興縣太君



勅某合宮之慶士得以其親及其室家之封封其大  
父母今汝舟願以妻之叙而加其祖母思從其母將  
以極尊祖貴老之義而已緩爾有壽服寵無歎可

皇兄令擢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勅某母某氏合宮之慶澤被存沒爾篤生令人當以  
子賞榮錫湯沐之奉以報怵惕之感寬而有知嘉此  
休命可

密齊贈太師

勅應曆之盛朝多偉人維范與富才業名仇實相先  
後海內稱誦見於聲詩比之夔契絕涉險阻繼以存

亡惟天所佑克享全福歷相三世配食清廟肆予大  
享如龍先正亦克有子列于在廷具官某父某德及  
夷夏功載史冊出盟德衛復結二國之歡入秉陶鈞  
首開萬世之議性本直諒終身不回心樂虛閑超世  
自得音容未遠風烈可追錫以上公之章明我師臣  
之意告于幽院愆爾後昆可

劉沆追封秦國公

勅生而秉鈞顯名於世沒而有子通籍于朝家存舊  
德之餘國有世臣之盛比緣大亨之慶來告顯親之  
誠勳舊既隆恩寵亦異具官某父某奮身南國致位



中台風蹟之優効見於民政勤勞之久聲載於圖書  
頃自告終奄更三世爵極師保之重國分吳會之雄  
宜錫社於秦亭示追崇於家廟九原未泯服此鴻恩  
可

盧政贈司空

勅祖宗懷柔四方兵革不試雖有籠虎之士擁旄鉞  
之寄皆老死侍衛之間不見才武之效然其聲績未  
泯子孫在廷追遠之恩國有常典具官某父某弓劍  
之任推雄萬夫翦略之賢著稱富世卒能保寵以及  
其身茲大享於合宮示追崇於列辟宜錫冬官之印

以增家廟之華寬而有知服寵無斁可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勅朕敷求哲人容以大政知其有孝恭祖考之義則  
爵其三世以禮其私疏知其有慈愛室家之心則封  
之大郡以助其內治凡所以深慰其情而優為之禮  
者亦已至矣具官某妻某氏舉無失中言必由禮起  
於糟糠而善處窮約遠其富貴而不聞驕奢茲使君  
子綽有成德遂登丞轄之位率由風夜之佐是用望  
郡以為湯沐程第以與會朝勉修令猷答此休命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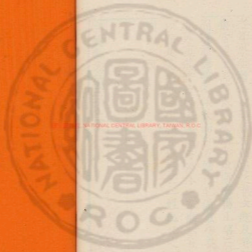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勅朕有懷二宗思見文武之盛念我叔父亦配間平  
之賢粵維禮命之優蓋有朝廷之舊女既及笄而字  
爵當裂土而封恩禮之隆孝教斯在楊王第三女幼  
而好禮姆教不煩長而知方婦德已備茲擇良士亦  
惟外親將修繡鴈之儀重湯沐之奉惟恭且諒可  
以保是美名惟孝與和可以安於一姓風化之首其  
尚勉之可

寧城集卷第三十二

林樂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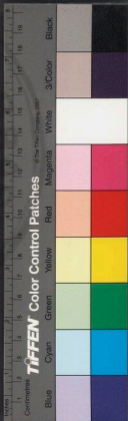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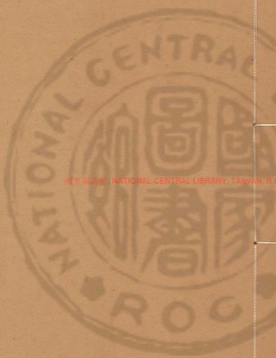






2013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676 leaves



樂城集卷第三十三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門下上將之任本智略以為先萬夫所望亦材武之  
蕪尚惟擢拜之未幾亟辭疾以告勞言令悃誠式敷  
明命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黔州管内觀察  
處置等使持節黔州諸軍事黔州刺史上柱國濟南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蚤  
讀兵法有志事功久踐戎行自奮邊鄙入參環列既



被遇於先朝累積歲勞迺選於元帥差分旆節之  
寄充諸卒乘之權宿衛逾年勩勩為請懇憫賢於煩  
使俾覽佚於近藩曾加貴名邑衍直食藩予之舊俗  
武而淳守土之臣事簡且暇於戲建齋而出知寵數  
之不穆勿藥有瘳幸年歲之夫暮卧理非壯士之節  
力疾有忠臣之風勉竣安平起就勩業可待授檢校  
司空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充保康軍節度房  
州管内觀察處置子使知潞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  
使照從泉澤晉終慈遂州威勝軍屯駐泊就糧本  
城兵馬巡檢公事管帶宗古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勩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兼前副都指揮使制

門下多畜衛兵莫如國朝之盛次補元帥蓋本祖宗  
之當顧惟萬騎之選師重以千盧之嚴徵欲衆心之  
素服非宿將而莫當誕告在延威聽朕命侍衛親軍  
步軍副都指揮使冀州管内觀察使持節冀州諸軍  
兼冀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  
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舊由守劍實以韜鈴整於  
治軍才出選將之右勇於對敵聲著隴山之西乃者  
取其先朝指蹤之餘授以平涼總護之貴種恙久困



既款塞以來庭環尹適虛歸釋甲而御衆爰加節  
之重以壯轅門之觀旌旆不移什伍如故當使少加  
號令日益精明於戲仁足附衆則六師不擾威能充  
愛則萬夫可齊亦俾畿輔之徒咸知忠孝之節勉矣  
來效往其欽哉可特授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  
充數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内觀察處  
置等使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明宗呂大防加恩制

門下昔吾祖宗革五季之遺復三王之舊聖祐之盛  
始寓總章於外朝元豐之隆載嚴上帝之定位物有  
成憲敷遺後人朕因而循之罔有失鑿焉幸已之吉  
躬被冕服伏帥群工禮成不遺神呪昭答誕降多福  
均昇在廷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  
柱國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六百戶  
呂大防篤實而文寬厚而果在英祖時納忠不回為  
名御史在神考時盡力不懈為賢守臣逮茲續承卽  
與丞弼既全付之鈞軸遂能任我棟梁正顏色而誠  
意宣出詞氣而忠邪辨左右三載成又四方民無煩  
苛老學舊職祿穡茂逢神人燕安俾我聲事告成舊  
章不墜雖荷帝祉時惟乃功宜因賜賚之恩遂行進



律之典增大國邑銜食真封時爾茂勸我多士於  
戲公爾忘私非獨得君亦以獲祜於帝寬而有制非  
獨善始亦以克要厥終及茲休成同底至道可特授  
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  
主者施行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門下宗祀配天所以教諸侯之孝加地進律所以廣  
上帝之恩矧維天屬之尊世奉漢園之享相子肆祀  
綏我思成躬率父兄之和以致大人之應用敷大號  
昭告治朝皇伯祖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洪州諸軍  
事洪州刺史上柱國副撰王食邑一萬二千一百戶  
食實封三千七百戶宗暉降封世王名冠羣藩貴而  
能降富而不驕孝弟肅恭率本天安之懿威儀問學  
蚤承師訓之良同我繁齋獻於饋熟進退和於禮節  
升降比於樂章逮此休成宜均多福益銜舊封之廣  
仍加直食之優於戲承安懿之後思繼前人之令猷  
兼將相之隆勉圖夾輔之休烈茲因受爵之寵益起  
循禧之恭庶無間然克有終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門下朕出欵原廟之嚴入講總章之秘師臣外帥多  
士以靖吾國宗卿內帥諸父以正吾家親賢旣和天  
人咸若齊受多福施及四方矧惟族屬之尊宜有寵  
光之異皇叔祖寧遠軍節度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持節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上柱國鞏國公食邑  
五千人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祐耻爲富貴之  
習動由禮義之中祇順父兄親近師友肅若閨門之  
治穆然新謁之容秉旄域而四方之志行錫茅土而  
諸侯之禮備瑣鎮容管近殿洛師處之若無久而益

慎愛推大養之澤益彰有德之學增衍之祥懋績並  
食於獻考之晉人則安平之於武帝求之庶室財元  
嘉之於高宗皆以德寵舊高恩隆禮異性祇服於明  
命思無愧於古人可特降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門下漢封同姓之國勢遂疏於本朝唐任宗室之隆  
用母維於它族祖宗酌古今之典策兄弟之親雖極  
茅土之封常居訓誨之地春禮特異前世莫倫皇叔  
祖建武軍節度邕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邕州



諸軍事邕州刺史上柱國隕國公食邑五十八百戶  
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族孝友根心文藝飾性居處  
恭故不聞過行室家理致可以激官師保不煩朋友  
稱信乃者顯相原廟之祀祿宿總章之廷醴假無言  
贊明成禮願惟大齊之澤宜處羣臣之先益衍  
故封陪敦真食於獻宗祀之典所以教孝於諸侯賜  
昨之恩所以均福於上帝誠視禮以知義尚終身而  
保終祇服寵光未有燕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  
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勲如故王者施行

皇帝徽宗加恩制

門下朕惟成王尚幼而紹文武任奴之業持其諸弟  
之貴則有那晉應儲之封皆克祚邦以輔王室合子  
仲叔之衆賦詞祖考之謀方宗祀于文人以陟配于  
上帝禮成弗越孝思無窮爰因降福之多以均同氣  
之盛皇弟鎮寧軍節度澧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  
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澧州諸軍事澧州刺史  
上柱國蓬寧郡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  
名符大之粹克孝于家典學之初弗煩于傳觀其率  
禮之意既有成人之風受冊苴茅已賜盟於如礪備  
儀出閣紉有賴於維城朕方推神之休布澤于下豈





蘇貴介而有烈遺宜增多戶之封并銜真食之勳於  
穀富而知稼穡之事則富可保貴而知君臣之節則  
貴可全受爵既先於四方修己豈後於群辟祗服明  
訓其求有詞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似加恩制

門下朕明發而興有懷文武之烈孝愛之廣施及兄  
弟之親茲際季秋之良躬展總章之祀升侑烈亨昭  
配昊天執幣以前愾然如在念遺意之所為願同氣  
之當先皇弟集慶軍節度亳州管内觀察處直河堤

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而亳州諸軍事亳  
州刺史上柱國普寧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  
七百戶似幼有岐嶷之姿長見肅離之美允勸朝夕  
既已無違於家日親詩書知其有志于學爵分茅土  
之貴任無將相之榮身能是之不驕人亦斯之可久  
宜益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多於戲顯宗之於東平  
下腰腹之詔明皇之於隆慶歎羽翼之詩朕既無間  
於伯仲之間爾亦無忘於孝友之行外以事國內以  
顯親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  
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第偲加恩制

門下古者敦成於家治定於國九族既睦萬邦成和  
今予率弟之親未遑就傳之禮追先帝眷懷之深意  
推東朝鞠育之具恩錫命之隆可後於朕皇第武成  
軍節度滑州管内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持  
節滑州諸軍事滑州刺史上柱國祁國公食邑三千  
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德生而敦大長則惠和  
氣稟清明有室家君王之喜心懷河達知師保教訓  
之方乃在擇季秋之良修宗祀之禮事天所以報本  
嚴父所以勸諫整海宇之人孰非付託之重念天倫  
之戚永懷願履之隆宜因慶賜之行并行封食之勳  
於處父兄皆萬乘之富豈其惠賚踰秩既五等之尊  
貴於能降周時得之之易當念守之之艱蒲而懼頽  
高則不墜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數如故主者施行

馮京加恩制

門下世臣之於故國增望實之隆老成之於典刑有  
謬謀之益眷吾嘉祐待從之列實惟朝廷心膂之臣  
迨今所存數人而已乃者合宮肆祀百辟駿奔願瞻  
舊人方在外服懷想風聲之懿豈忘濡澤之加保寧



軍節度荊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荊州諸軍事  
荊州刺史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  
食實封二千戶馮京敦大敏明肅恭和惠名冠多士  
循居臺省之高華德合前人遂攬兵政之機密納之  
煩劇而不亂涅於渾濁而不淄心與善人望惟前董  
丙吉雖病以陰德而復全蕭傳出藩懷本朝之雅意  
頃膺旌節之重以當趙魏之銜坐使中朝不勞比顧  
宜衍大邦之福仍加真食之封於戲身歷四朝雖車  
轡而一致心通庶事閱義理者尤多豈以中外之殊  
而廢謀猷之告介爾爾習壽左右皇家可特授依前官  
職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  
行

劉昌祚加恩制

門下朕因路竊之正舉合宮之祠禮樂法商周之隆  
車服蕪漢唐之盛出款原廟還享上穹職貢充庭工  
師彘位兵衛如植旌旆不頌實惟有人以充成禮殿  
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内觀察處置等  
使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天資鸞  
勇性本忠良結髮征羌號馬上之飛將授餞臨塞皆



關中之要區方西部之須材會中軍之謀帥畀之旄節之重付之貔虎之師歸閩浹旬旋聞輯睦逮此熙成之慶賴其宿衛之勤既增封爵之崇仍加真食之厚於戲古之明主立賞以待有功古之賢將有功而耻自列服子寤澤之異勉爾勳名之恩貴當益恭老富益壯可特授依前官職進封關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王者施行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門下周公未嘗之譽老亦若豐晉侯晚雖強衰終不任事孟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

惟我者膺歷事祖宗續服之初荷命以位雖係保之地優佚不煩而立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八千一百戶食實封一萬一千八百戶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崇景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驚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帝愍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八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與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吳景以求安勳請屢聞誠



心莫奪傾轡問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求巷之嚴裝公  
有綠野之勝豈以替紱之累又致形氣之勞貴極上  
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昇又遷之節旄增  
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  
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  
幣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誠猷之告式燕且饗俾壽而  
康可特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大原尹充河東節度  
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勳計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備河無胡因天下之要處建都置守皆前世之  
重臣鍵中外之無虞實根本之所在非其人則視若  
虛邑得所付則坐爲長城是用敷告外廷復任舊老  
保寧軍節度使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  
軍事婺州刺史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儀  
勳叢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上柱  
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  
戶馮京名冠多士望高累朝和而不同性有鹽梅之  
德靡而不磷志懷金石之堅入則參領萬發出則濟  
群四國頃加旄鉞之寵俾臨趙魏之衝宜其人靖



重而不擾無怨無惡樂易而可親朕不忍奪民所安  
故命易節而虛升視冬燔之秩併加邑戶之封蓋官  
宿其業則事無不知民習其上則信而易使方今河  
流所出近在都城之西故道已堙而歲有衍溢之虞  
北流既賦而方患隄防之缺介象所利燭靡弗聞德  
德所臨朕亦何慮於誠兵民湖汝責之將佐而可爲  
邦國大猷非吾耆老而誰聽勳雲白首之節以寬北  
顧之憂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開州諸軍事相州刺  
史克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  
大名府並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初畿便充大名府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詔勅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彥免第嘉彥尚主不許詔

勅忠彥覽所劄子奏伏聞聖恩宜召臣第嘉彥赴禁  
中引見欲令尚主伏望以長主之貴更加慎擇事具  
悉惟先正魏公光輔三世有勞宗祧雖沒元身其報  
在後先皇帝追懷忠厚之德許以婚媾之親逮茲奉  
行實出遺旨雖卿以惡盈爲戒深欲固辭而朝廷謂  
無德不酬莫回成命謹冲之意嘉歎不忘所請宜不



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 詔同上條

昔王導以輔政之業郭子儀以專征之功肆其後人皆聯戚里衣冠之盛晉唐所稱未聞其子孫以盈滿爲言而朝廷聽辭避之請也今子先正實配前八禁館之恩報功斯在蓋便蕃之寵屬於乃父而事不在卿選擇之命出於先朝而朕不敢易體茲至意罔改固辭所請宜不允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勅孫固省所劄予於春中以被病危重乞一致仕名

且聖恩深厚未忍遽從今氣血益以羸耗在假已二十日坤成聖節不能勉強矧慰伏望聖慈察臣出於至誠曲成其志事具悉朕以篤老之臣於固有肝膈之親而命以位非責其趨走之勞也卿以垂白之年許朕以股肱之用而受其託非徒爲朝謁之勤也今者養倚之厚朕方未怠聞望之隆人亦無間徒以壽日方迫疾勢未平不能造朝遂欲謝事旣非朕所以待卿之本意亦非卿所以事朕之素心人其謂何朕嘗未諭既命賜告以自養卿其少安而勿違所請宜不允仍給寬假將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歸忠彥乞外任不許詔

勅忠彥覽所劄子奏兄爲執政第爲駙馬木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辭近司處之外任事具乘魏公之功沒而不朽先帝之命久而不忘吾有懷舊勳擢卿於六官之貴繼因遺旨屬嘉彥以副車之姻推吾此心蓋非一日本將并歸其子以寵其父豈欲獨收其第而棄其元比因力辭譬已臨諭有唐故事非獨一家本朝已行亦存近比尚茲勸請殊失眷懷吾欲伯仲相望於朝以示國家不替舊德起視乃職問後煩言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又上奏

勅忠彥省所劄子奏兄爲執政第爲駙馬木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辭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君臣之間以誠意相遇則事無不可以形迹爲務則理或難通朕惟魏公歷事三朝咸有一德功存社稷澤及子孫追懷茂勳遂行先志以卿性實忠良又更事任可以寄股肱之託以嘉彥業履純潔方及冠歲可以與姻親之選各隨材分以答勲勞由義而言略無嫌疑之可避願卿何慮特假形迹以爲辭况考之古今亦有成例祇服朕訓何卹人言其同復辭以





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上劄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以疾辭位義也而朕以事需卿亦義也既皆為義則卿之所執雖未為過而朕之所設亦豈速非乎尚爾力辭以廢成命者四方無虞廟堂之上非有難難之感緩急之政也卿疾雖未復而勢已有間日雖稍久而事則無損誠能得告以養疾疾愈而造朝正若於體無害也治疾以安身身強而圖報宜若於國有補也尚何所疑而辭之不已乎勉徇前命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

勅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仁恕不苟必能哀矜有罪實平盡下可以詳究微文矧在長途遠累歲觀封駁之無避知廉直之有餘衆言既孚朕志亦定往祇成命固復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公孺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勅公孺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方今賦有常供無暴飲之人月循故事有不給之虞朕眷求長材委以



蘇城集 卷三十三 十五  
足用虛位以煥累月于茲卿家本世臣早更重任頃  
涖京邑亦既又勞辭而不吝謙使任事所請宜不允  
於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勅門下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春秋再講宗祀克  
有君德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  
聖之故事諺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極慶于廷吾自  
臨夾萬機日懷祗畏豈以菲薄之德肯比章獻之明  
矧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闕左禮文既具  
夫又何求前朝舊儀豈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  
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吾之用卿本  
以公義卿之事人亦非私意起於既謝凡以為民矧  
於陟隆之間未覺筋力之憊旬誠在愛氏則愈老而  
民不厭誠在許國則愈久而君益親卿既以道潔結  
於朝而欲以私自便而夫義有未可非吾所知所請  
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潔去就之分



屬廉耻之風此新進之士立名於世者之所為也以  
朝廷為家以社稷為悅此老成之臣竭忠於國之者  
所志也卿昔以八十之年不歸小廉出狗朝命既得  
之矣歲月未幾體力猶康遽欲告歸朕所未喻豈以  
老成之望而蹈新進之為謂宜少安卒輔予治所請  
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致仕再免兩鎮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  
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朝廷數以兩鎮命卿而卿  
率以固辭獲免抑有由也或特恩之橫彼或謝事而  
得休歷者前後所加猶是公相常禮者老而復起  
起而復歸率自帝師之隆未見前人之比兼守施節  
夫豈過哉已却封章姑止可也所請宜不許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勅彥博首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  
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命由君出禮以義起豈必  
皆有故事然後得以奉行卿有德有年在朝不見其  
比或出或處自昔未聞其人矧復兩鎮之異恩既有  
先朝之成命蓋昔日之勲未若今日之盛則今日之



受旨必前日之非勉聽朕言祇受冊禮所請宜不允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詔

勳彥博覽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  
一鎮致任事具悉卿股肱四朝而為二帝師求之古  
今未見倫擬得謝而去在禮宜殊佩相印持將鉞以  
為未足故并付以蒲中漢中之象所以華國非特以  
為卿寵也今辭之不已深所未喻昔志先定卿其勿  
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案

勳彥博省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  
一鎮致任事具悉朝廷之命審而後發非力辭之所  
得免也卿親對便坐繼三上章詞已竭矣而朕之素  
心終不可易且卿兩以師臣歸第前無其比而後  
繼雖兼攝二節執以為非者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兩鎮許詔

勳彥博覽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抵帶河  
東一鎮致任事具悉思之不勝義舊矣卿既告老而  
吾以至恩授卿二鎮朝有成命而卿以大養執節固



辭雖欲不聽其口義何況卿所陳關國之體以謂宗  
室之故不當施於羣臣而非法所加亦難行於治世  
辭之以禮衆實謂宜吾輩以一時之恩而廢天下之  
義哉勉從所請還卿舊節再惟誠悃不忘嘉歎持依  
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名詔同上條

勅彥博嘗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祗帶河  
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朕惟先朝嘗以兩鎮寵綬大臣  
者惟魏國忠獻韓公與卿為二忠獻既已一辭於前  
而卿亦嘗再辭於後先帝亮其至意為改冊書天下  
既頒先帝之明後嘉二臣之義今朕嗣守成憲率而  
行之以卿累章稽之故事實無違者古之君子愛人  
以德朕豈忘斯義而廢卿言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  
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河東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河東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文彥博四朝舊  
臣一時耆德起於旣老之後輔予繼服之初奏章屢  
陳歸意莫奪師臣之責爵無復加將鉞之崇恩俾臻  
舊刑爾故鄉之父老安於前尹之感懷比聞冊書想



多欲擬今特授文彥博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  
充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  
戶食實封四百戶親封如故致效示諭想宜知悉將  
士等各得平安好各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  
問之遺書情不多及

孫因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因省所劄子奏自去年正月宋涉夏兩次重病  
蒙聖恩寬假得逢生全然臣一年飲食減少氣力羸  
乏仰于天慈以祈矜憫許臣休致事具悉朕屬任耆  
老本非旅力之良卿被賜股肱豈可一朝而去雖自

以羸瘠爲苦朝講多艱然而遇事不廢思慮之明進  
對每有謬謀之益何損於政遽當告歸矧今邊防無  
異域之虞宥府有同寮之助勉親藥餌仰向邦家神  
之聽之介以壽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勅忠彥省所劄子奏伏親除同知樞密院伏望追改  
新命事具悉朕以西樞總領兵要綏御邊防事有失  
於須臾或貽於久遠是用輟卿左轄之要付卿右  
武之權分職雖殊柄用則一曷地而已力辭謂何矧  
後親黨之微嫌豈爲腹心之深累勉起視事尚體恭



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劄子奉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家世名臣少小篤學在昔國史包括無遺本朝典章指陳可敬中以直道廢於一時終守金石之姿不為燥濕所變白首在列丹心甚明進轄中臺斷自吾意服勉休命勿爲因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蘇頌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日來寶訓進請金華詞氣裕然進退以禮朕既已熟聞講解之益抑又究觀業履之詳臺中紀綱責在丞轄卿其以平昔舊聞施於政事朕亦以所參朕政驗卿前言毋爲固辭當取成效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再奏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昔在仁祖之朝已預石渠之選一時同列于今幾人結髮翰墨之場白首忠信之節議論如故志意不衰權任柄臣蓋旌耆德辭至于再殊匪吾懷所請宜不許故效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蘇頌首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二轄之  
司萬幾所萃不明故事政或失於紛更不達當今用  
或病於膠固朕以卿誦習典章而不厭更閱義禮者  
尤多擢實左右之職實求咨訪之益雖力辭之不已  
頓成命之難回所請正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伏觀除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  
緣臣有女嫁忠彥之弟純彥有此親嫌理合迴避伏  
乞罷臣知樞密院事復遂休退事具悉朕惟先朝同  
秉樞機之臣有以近親不許避免之比是以並建長

直之懿不取形迹之嫌今卿以謂無他同寮諸復著  
合繼祖宗舊法不可遽忘而君臣同德故爾無害豈  
以纖芥之故遽為忌老之謀再閱謙詞徒用嘉歎所  
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周尹進興龍節無量壽佛勅書

勅周尹省所進奉興龍節無量壽佛一軸事具悉佛  
心無為佛壽無量有能繪其真相得來獻於誕辰勉  
我以清淨之風祝我以期頤之福忠勤深至嘉歎不  
忘故放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勅百澤省所上表蒙恩除蕪特請伏望行寢賦思事  
具悉卿秉心直諒臨事莊栗頃貳憲部持法寬平不  
屈於權要及領選曹馭吏詳察不撓於煩劇其達於  
吏治朕既知之矣至於通經博古慨然正論昔由此  
進今以是老朕竊竊格言而獨未聞焉挾策進讀其  
勿復避所請宜不允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勅君錫省所奏辭免思命事具悉卿孝友慈祥可以  
施於有政實栗柔立可以命之有家適從議錄之勞  
遷領銓綜之重蓋因已試之效非有躐等之嫌選劇

務繁不可又曠總力思報賢於國辭所請宜不允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辭免孫男康世章服事具悉卿  
以耆老給扶子孫以進見授服前後既畢豈以重復  
為疑奏牘上聞何其畏慎之過已頒成命罔復重辭  
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以老病情迫累乞休致未賜開  
可祿年齒晚暮疾病侵陵今日筋骸困憊至此無從



安全之理伏望哀憐早降俞旨事具悉卿遠事聖考於潛宮與開先朝之大貲貴老求舊偏任之意方隆引疾告歸退避之言已甚君臣同德夫豈當然體力雖衰姑復自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宰相呂大防等為旱乞退不允詔

勅大防等首所劄子奏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事具悉歷時告旱農事可虞精禱未孚神既徇裔朕側身思咎終夕靡遑卿等躬任燮和志同憂患雖引義自責大臣之體則然而釋位求安有國之計何賴尚講救菑之攻以助憂民之誠苟能使旱不為災則朕復何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勅門下吾母臨四方親決萬務清心克已凡以為民而天意弗或歷時災旱宿麥盡秋稼未立饑饉既至疫病將起齋祠雖切莫然弗靡吾則不德民實何罪中自循省寢食皆廢豈政治失常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有一于斯皆足以上拂天心下擾民聽循致斯旱咎實在吾皇帝遇災恐懼不敢自佚既命有司降食避殿罷五月朔朝吾亦自合月二十三日後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藏常膳側身念咎固無吝於改爲協德濟民尚有未  
於列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勅門下朕奉承統業于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政  
夙夜祇懼若涉淵冰常恐德之弗類無以下慰民望  
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災  
如焚麥不充食禾木出土歲事墮墜民且狼顧雖禱  
祠備至而禱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  
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吏懲歟賦役久當民病於事  
而莫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歟命

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陽之不  
違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  
五月一日罷文德假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  
日缺下臨庶尹猶冀嘉言之上聞苟利於人其誦不  
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鄧溫伯免爾林承旨不許詔

勅溫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又  
在禁林慎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尚  
此盤桓固求引避既違朝廷號令之信徒有迫路進  
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爲煩請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

竊惟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同上條

勅溫伯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為官而承旨以年德為選茲所以歷求多士復用舊人卿既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遷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呂大防等再為早乞退不允詔

勅大防等省所再上劄子奏近以早曠為沴乞罷職

任伏蒙詔命不從所請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常賜  
嘉災民瘠已甚朕為之父母而卿等為朕股肱相與  
憂之固其任也然至於求罷職事則匪朕心朕既自  
以失德為疑卿等姑復以批政為念因民情而圖救  
飾早備以防微既能夙夜在公豈必遽趣去位朕志  
如是卿其少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彰德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魏都要地宇  
踰其人馮京名臣姑易其節假爾鄴城之重壯我番  
檢之哨矧旌鉞之得實抑吏民之增氣已頒大號想



德輿情今特授馮京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  
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  
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  
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故敕示諭悉宜知悉將士等  
各得平安好叅佐官吏留道者壽百姓等並存問之  
遺書指不多及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詔

勳馮京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其悉老臣所在衆心  
能過鄙震其威名吏民習於條教事可坐定政無更  
張是用因魏者之舊職換郡城之新節乎幾既布僉  
謀畢同方愛得人之難味覽飛章之請吾命惟允知  
其勿違所請宜不許故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  
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同七條

勅馮京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其悉魏傳重鎮舊用  
老臣旄節寵章制存易地朕以卿著稱多士旣歷三  
朝卧治此邦於今再歲復欲借君以多重蓋亦因民  
之所安豈其固辭而可得免祇服成命求綏北郊所  
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遺



書指不多及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勅彥博首所劄子奏令來致仕依條合得五人恩澤  
乞賜竊罷事具悉朝廷以恩遇老臣無所不尊而卿  
以禮自免辭不敢居卿既能見得恩義以律貪夫取  
豈不能成人之美以明晚節蓋知損之為益是以苟  
而不危所請宜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  
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范百禄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勅百禄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卿蚤以直言預

英祖之選中以直道于神考之知侃然立朝老而益  
勁朕欲訪經籍討論之助求文章潤色之工既已真  
卿金華之中欵又擢卿玉堂之上周復班六曹之首  
無曠等之嫌繼仲父之賢有位家之慶朝有成命勞  
不可遺時方須才義亦難奪新請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樂城集卷第三十四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谷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  
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顧可輕聽之哉卿項目近藩  
擢試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纖力之求若夫正顏  
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  
曾以一病未能造朝豈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  
未也所請宜不許



樂城集卷第三十四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谷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  
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顧可輕聽之哉卿項目近藩  
擢試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纖力之求若夫正顏  
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  
曾以一病未能造朝豈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  
未也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耳先帝於東宮覽兵要於西府忠厚之  
節如終不渝朕敷求舊人所得無幾親之信之以為  
手足學之重之以為著龜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豈以  
一病而輕去哉雖會朝之常儀與坤成之大慶未能  
自力蓋亦何疑尚寧乃心終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劉昌祥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覽表具之衛兵虛帥累月千枝召節亟還辭章繼入  
既匪眷懷之素復稽總護之宜與其飾說以固辭執  
若勤職而圖報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卿結髮兵間華績境外聽總環衛本以次  
遷懇避節旄再形兼攝顧成命之不宜就職以無  
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卿以衛武之年踐呂尚之位安然無作則  
功名自隆默然無言則卿尹且化當以至靖之德坐  
無草動之懼不勞施為以億劬力今者初畢元祀遽  
聞告歸幾移多閑朝謁非病為任既重披閱為疑方  
假百年之令猷以觀庶尹之成效來請雖切殊匪吾  
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老而謝事古之禮也而勢未可去蓋有不  
得謝者矣卿元豐之間引年而歸隆知足之風元祐  
之初承詔而起敦急病之義既進退之兩得謂始終  
之不渝方朝廷政事之優閒而卿志氣之康裕雍容  
師保之地儀刑卿士之前朕之望卿意未有艾誠請  
雖至義不可從所請宜不允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聽政九重逮今四載觀孝孫之致享奉  
天子以配天神人既和禮樂備舉終事如素執尸厥  
功顯惟元臣宜與有慶往服休命其勿復辭所請宜

不許

省表具之朕臨御諸夏俛仰四年格茲秋成躬致隆  
祝災和氣撫御與有勞豈惟一朝顯相之勤實類同  
德贊襄之益固有成憲時錫寵章其因復辭勉服休  
命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寵至而辭抑惟常禮義當而受顧亦何疑  
未言宗祀之嚴實賴顯相之助加惠百辟罔遺一人  
豈其股肱之良而無封邑之寵成命不易祇受勿違  
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奉祀合宮祇見上帝諸侯致享邇臣侍



祠凡執亵笏咸被慶賜矧予元宰實代天工獨執謙  
言孰先多士勉膺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  
來章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季秋致享祭后在廷御奉祀撰圖首帥宗  
子相我熙事不忘禮速茲禮成宜受帝社矧朝廷  
之寵數皆祖宗之舊章雖執護辭吳回成命所請宜  
不許

省表具之朕推廣帝澤覃及海源惟英祖伯仲之親  
與濮園烝嘗之奉顯膺異數實先諸臣矧茲均福之

餘本緣升侑之慶祗服成命其又何辭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之道也總章之祀  
成于顯相雖駿奔走恍且簪皆被其澤矣而况於王  
乎雖復固辭難遂來懇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焉尊則禮必異親近則寵必先國之舊章  
朕何敢廢矧惟合宮之祀實賴顯相之勳雖欲不居  
懼失常典載嘉誠請黜徇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  
章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

首



覽表具之吾祇命元孫躬饗上帝父兄在列君臣肅然熙事告成大備時舉宜因休命之降以為群臣之先執譔而辭殊匪吾意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躬享上帝陟配文考事天事親一舉而得既受帝祉懼不敢專思與父兄共享其福若尊屬慈親辭而不有謂羣臣何其聽朕命服此休寵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祭祀之澤神所照臨祖宗之舊吾無加損卿侍祀夙夜終事肅雍既同百僚咸被光寵豈獨繫已因陳謙詞懇請雖堅成命莫改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既有事于明堂凡執事之臣咸與有慶矧諸父兄之責朕所尊禮而祖宗之所頒享者耶辭至于爾深所未諭尚體至意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弟信似愆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奉承先緒成就諸孫宗祀合宮故見元良之盛大需寢寓特先仲叔之賢率時舊章錫以休命體我眷厚其勿謙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兄弟之義譬如手足愛喜同之朕有事于



合宮徵福于上帝中外臣庶咸被其澤豈子諸第之  
親而不適者乎朕命惟允其勿辭可也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席父兄之貴若王公之尊典禮既行爵命  
自至茲以廣愛豈將矜驕與其披命而力辭執若若  
竈而知畏祇服異數毋忘益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  
章

省表具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周禮也議于諸儒  
歷世不央逮我聖考一言而定朕奉而行之罔有增  
損至於禮樂之文故宥之澤咸有成法非朕所私豈  
子諸第之賢弗如前人之訓祇服寵命其勿固辭所  
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劉昌辭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卿國之虎臣帥我爪士總章大祀宿衛有  
勞宜為六軍之先以承大禋之慶辭而不有殊匪吾  
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為環列之尹職在訓齊方總章之祠勞  
於宿衛禮成加惠國有舊章上自將帥之職下逮什  
伯之長咸錫休命罔遺一夫苟將獨辭何以率眾所  
宜請不允

覽表具之朝廷治安將帥闕暇因慶推賞或疑無名



孰知養之之優蓋由責之之重竊望吏士折衝蠻夷  
苟誠能之尚有大有者往服成命毋復固辭所請宜不  
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三歲親祠百辟來助因上寧之降福繁  
好爵以廣恩非獨爾私尚將何避若夫闕外之寄師  
中之權朕既不以私假人卿亦宜以功受祿今此成  
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雙日而朝勤勞政事四歲之久庶幾成  
功幸斯民之小康見合宮之再享豈伊寡德實賴羣

公荷天下之信安夫何賞之不可大齊之慶胡以辭  
高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歷三歲以親祠蓋四海之來祭雖祖考  
之德足以致此而左右之助豈其無人卿夙夜在公  
直諫不倚成我熙事爾勞居多惠澤之均率由舊典  
已行之命其因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祭有大澤惠及庶工凡自通籍之臣莫不  
指日而待卿位在丞轄手執紀綱辭而不居來或未  
喻矧成命之不及宜勉受以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



來章

省表具之朕祇見吳穿殿奉文考卿蚤以嚚衍用於先朝蓋罔任有求薦之心而顯相有建事之感實先多上惟露渥恩其勿固辭往服成命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荅二首

覽表具之凡自一命告老于朝考之舊章必加以辭蓋所以敦始終之義矧庶幾之風固之故常吾敢失臺卿自祖宗之世燕將相之權得謝神考之朝既優師臣之貴老而後起功成告歸豈以上公之尊不如

命士之寵燕鎮之重故事可推雖曰非常之恩孰是元臣之比勉膺成命毋煩固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越自冲年嗣承大統念昔師臣之美起卿謝事之餘元老在朝國勢增重誨言時至典學日新方富問道之秋遽聞歸老之告留之不可爵之無加推考舊章以錫成命因有餘而戒得雖嘉乃心念不足於報功亦伸朕志所請宜不允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荅二首

覽表具之吾以二三大臣分領兵政庶務雖職之煩簡或異而事之緩急略殊然而屬任惟均出入無間



卿既與聞國論豈不明吾此心安有總轄中臺則足以參幾微之決至於論議西府則不能處軍旅之尚體春懷毋復謙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古表具之惟乃先正歷事累朝經國論道有賢相之規治兵禦戎得名將之略風績猶在子孫不忘今朕舉以試卿意卿得其遺意勉膺成命其勿煩請上可以幹國之盡下可以信父之志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荅二首

覽表具之因方治安典章文物可以御世朝有耆老

風采議論足以服人吾以卿夙守名節練達故事舉而用之豈苟而已繼起就職毋廢成命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若稽古訓况於祖宗之法何所不考思得良士達於今昔之故明以來詔以卿立朝激又稱道不亂擢賓綱轄之地以為先後之寄明體茲意毋後來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荅

二首

覽表具之吾勉而臨政志切為仁凡克已以濟民皆





力行而不悔，則今及旱傷稼，憂在阻飢，豈以菲食逾旬，指為難事而卿等因是微澤，率然上章，雖嘉乃誠，殊匪吾意。夫旱災之後，荒政之所備者，尚煩秋種，雖生終歲之可虞者，非一與其君臣釋然而不患，孰若上下相儆，以圖安姑存降食之文，以示畏天之實，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歷特不兩天之告戒已深，因事責躬，朕之誠意未息，今雖小雨繼至，而二麥已傷，饑饉有已見之形，未黍無必獲之理，卿等盡陳誠請，復求故常，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矧復神母愛民，憂心如昨，朕獨何意，適舉穡章，酒歲事之有成，與天意而皆備，所請宜不允。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性本恭儉，居不求豐，時方旱災，懼若無措，是用側身念咎，貶食以其上將，答於天下，心以慰於民望。今者膏澤既至，黍稷可期，此則上帝仁愛之深，斯民饑寡之幸，在吾祇懼，何敢弭忘，卿等備位股肱，亮此誠意，豈可因風雨之微，應忽陰陽之久，愆方歲事之多，虞姑得少，埃荷民食之既足，吾亦何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庶獲守丕基末習師保之訓不有善政以  
干陰陽之和夫多以來時兩弗若謹告之久逮今半  
歲有餘戒懼之誠豈以一兩而足末惟朝會之禮百  
辟具來朕飲之常辰珍成在方斯民之未裕匪朕意  
之所有卿等寄在腹心志同憂樂奉我以備象之盛  
不若處我於無過之中厚我以玉食之華不若助我  
以燕濟之善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乃者零而得兩牟麥既傷田雖可耕禾黍  
猶病吾惟農夫之不易歲事之多艱未忘戒懼之誠

不遵口體之養今者時雨既至秋稼稍蘇卿等謀與  
庶官求信首請吾將推先王菲食之意以終斯民豐  
歲之祈行之雖久而不謂勞卿其姑止以成吾志所  
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庶政不明常賜為譴奔走祠望降黜典  
常亦既逾時僅而獲雨未惟天意之難復民食之未  
允庶幾終歲之登成不免鼓心之懷惕慮治朝之列  
位頂內饗之常蓋於朕心猶曰未安而卿等遽以為  
請昔成湯自省以六事楚莊常懼於無災朕既嘉前  
王之小心豈以一兩而遂辭所請宜不允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聞天之降災本以仁愛人君君知畏天  
乃克保有邦國故旱雖傷稼而恐懼修政則災或可  
消雨雖應祈而息忽忘災則厥末可必頃者齊澤荐  
至羣言上聞吾夙興念此降食如故今勤請繼至屢  
却弗回惟衆惑之不可重違故事之不可終廢膳羞  
之設雖勉強以復常修省之心終頃刻而不去尚賴  
多士同致此誠所請宜許

省表具之畏天卹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損膳抑  
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陽為災其澤未通朕祇率舊  
典以行本心茲因屢請之勸審知時雨之足苟毋憂  
於民食豈必廢於不常朕既引僉吉正坐食珍不改  
國朝之舊卿等亦廣吾意修改謹備常若水旱之來  
所請宜允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容

容

大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祇事總章竭誠齋宿上承天  
以報本內嚴父以顯親克慎多儀表膺繁祉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國有舊章禮嚴宗祀祓齋毀淫  
之祕和調玉食之精益慎孝思以逆純嘏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齋居外朝躬承太妃穆然重室  
之遠煥于右坐之嚴祇率萬章以承天貺

第二次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祀嚴三歲卜告中辛既結佩  
以齋心將奠玉而致享克勤陟降以接剛靈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講禮令宮祇事上帝將儀式於

文考以教孝於諸侯尚慎威儀以承佑享

皇太妃皇書

皇太妃致于書皇帝上帝降衷文考升角精誠盡於  
齋宿進退比於樂文罔之告勞以頌降福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大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承天休繼嗣先烈四及季  
秋之吉再款合宮之嚴禮成不違神貺昭答益懋仁  
孝之本以格天人之和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秋物豐成克致衆盛之奉群心



祇若式觀職貢之來內盡紀誠外殫庶物遂與多儀  
之盛何斯累聖之降降福孔多克勤無斁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絮齋居外有夙夜之勤旋辟致  
恭盡禮樂之變仰以報功於上帝俛以祈福於斯民  
及此休成蓋亦勞止永膺福祚以保家邦

祝文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河清星辰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名禮繼承議  
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制唐老敢昭告

于至宿星乃者暑雨適當河流東溢因有司之來告  
請以時而決疏其役恭與靈明靈之垂祐民心苟利  
幸闕基之宜宜同饗

景靈宮安鐵米窰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皇  
帝遣宣華和州刺史內侍御班管勾景靈宮趙世  
長致祭于里域真百伏以靈宇遠嚴尚渠梓密有司  
繕故以時易新命消神敢告經始尚饗

後苑祈晴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



皇帝遣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袞  
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伏以  
秋稼方登淫雨作沴矧合宮之大禮迫季月之近期  
塗潦爲憂寢食幾廢仰祈法力之勝時欽積雨之祥  
開示秋賜以成歲事下勗勸農之念上全享帝之誠  
謹言

大廟整滿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孝曾  
孫嗣皇帝臣名謹遣朝請大夫守太常少卿直龍圖  
閣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周敢啓告于宣祖昭武睿

聖皇帝伏以廟室久安霖雨乘隙飾工繕治選日告  
虔棟宇益堅威靈無竦尚饗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皇帝遣入內內  
侍首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袞等請僧三七人  
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伏以自冬常暘  
涉夏不雨四方千里二麥一空楊焉不德之愆貽我  
蒸民之病爰假佛乘之妙力大啓天竺之淨壇庶使  
鍾梵既交作雲雷於清晝膏澤普潤復禾黍於有秋  
豈獨徵衷之私實亦舉志之願謹言



五岳四清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  
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薦于  
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君德不修天澤弗應自冬涉  
夏困於常暘失麥與禾何以卒歲率土之廣匪神孰  
依雖或政令之失宜嗟彼庶庶之何罪尚祈甘雨充  
昇豐年麥之所同神附於稟尚饗

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  
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饗于  
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自冬歷春雨雪弗效由近及  
遠麥禾可愛懼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帝澤普  
加力回大旱之餘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薦誠意斯  
存尚饗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名  
謹遣臣某敢昭告于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  
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伏以終南積高神明是宅仙廟  
夙設容御攸存屬富圖新敢告遷寓少祈安妥旋復  
故常尚饗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八日癸卯嗣天子名謹遣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趙軫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伏以膏澤不時咎在邦政蒸庶何罪橫催深災惟神聰明實司造化尚需甘雨卒成豐年衆所共祈神豈弗答尚饗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嗣天子臣名謹遣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劉

摯敢昭賽于吳天上帝伏以平始于冬牟麥既雨麥  
延于夏禾黍亦傷憂心如焚靡神不舉雖責躬而何  
賴靈德之好生甘澤驟流草猶復作民有望於墮  
甯國無廢於泰盛仰止鴻私莫如所報尚饗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皇  
帝謹遣左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胡宗回敢昭賽  
于護國顯應公伏以民以食為生神以民為主亢陽  
為厲頓多匪德之愆雲雨既周終賴無私之施釋三  
農之憔悴復九穀於登成利溥無窮恩德何報尚饗





嶽演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某官某  
敢昭賽十束獄天齊仁聖帝乃者歲方常特民既聚  
食振倉廩而何救殫寧崇而大開雖懷閔雨之誠願  
之應天之實是以並走羣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終棄  
民國亦因以受賜油雲墨作甘雨均禾黍復生麻  
菽可茲民既勤止朝夕耘耔之間神終用之時節風  
雨之至尚蒙

青詞十二首

福寧殿開啓明堂願告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朔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道  
場一月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  
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嗣  
守丕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再見講魯之舊當  
先事于津宮稽國之常亦預祈千中禁殺除祕數祇  
埃其於降福儲祥望璇霄而非遠奉珪真幣冀登事  
之有成無任懇簡之至謹詞

罷收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朔

天子臣名請女道七二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道  
場設燕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  
道於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將款合宮祇見  
上帝邊道家之秘錄先被不祥企真取於太虛罔遠  
誠悃錫放社福界我休成無任懇仰之至謹詞

北京南關二股河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臣名謹遣承  
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秘閣校理武騎尉臣劉唐老請  
道上二十七人爲開二股河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日  
設燕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大河西行已見歷  
年之久漲水東溢疑還故道之流三役亟興民力重  
困傾河朔災傷之未復惟天心憫恤以無私式遏福  
流少安北道無任懇仰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  
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臣楊僂請  
道士三十七人於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晴道場謹上  
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以  
以多稼如雲淫雨若注勢逾三日害及百嘉求惟刑



政之失中頗念蒼黔之何罪矧復宗祀有日百洗致  
功泥潦塞途中外告病仰惟真聖之妙賞司舍陽之  
權廊清繁寒煥發朝日屆仰俄頃變化無方使民復  
收欬之功而國遂齋祠之禮末望霄極祇薦勤誠無  
任懇倒之至謹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日辛巳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禮  
畢道場一七日羅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  
上啓元始天尊太上消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伏以因聽政之堂修祭帝之祀陟配文考大登四方  
禮成不遇神既昭若念非寡德之致福依妙道文餘  
祇被禁塗遠避真馭誠心上達微供復陳無任懇倒  
之至謹詞

罪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禮  
畢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慶帝合宮  
復成嚴父之志薦誠秘教海陳終事之儀靈科既修



真脫斯格爾若神光之下恍然誠意之迴明德甚微  
愧天心之情應神功莫測保邦祚於無疆無任懇側  
之至謹詞

景靈宮預告維飾聖祖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嗣  
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曹旬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十七人於景靈宮天  
與殿開啓維飾預告道場三晝夜龍散日設醮一座  
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道高九天可命保  
生天尊大帝伏以厥神在天像設有位稍經歲月寢

夫光儀輒因靈科以告增飾無任懇側之至謹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  
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臣趙世長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伏以真聖所依宜極華煥歲月既久必有增  
嚴茲因卜日之良敢告飭工之始無任懇側之至謹  
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



顯皇帝臣名謹遣昭宜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管句景靈宮臣靖世長請道士二十七人於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奉安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靈德常新威靈有耀儼若斯民之望恍然真馭之臨肇自殊庭即安珍館稽首延佇降福無疆無任懇惓之至謹詞

西嶽謝雨青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入內侍省內侍

東頭供奉官張保寧請道士二十七人於天興殿開啓雨道醮書夜設醮分位恭奉于

金天順聖帝伏以靈雨愆期農民驚顛精禱旣格神應不違牟麥復存禾黍可望求惟千里之澤豈獨一人之私尚終降休迄有豐歲無任懇惓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祠天子臣名謹遣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臣李末吉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上啓元如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冬雪不敷春雨逾期雲族屢興風災輒至牟麥旣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籲天不聞惟側身念社



之誠不敢日赦而繁齋祈福之薦亦莫少愆庶見膏澤之滂流尚俾飢民之糧食懇禱斯極真聖所福無任懇劄之至謹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何當二館秘閣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尚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常勗為雪夏以及中精禱未浮雨不逾尺麥雖粗入未足以充入口之飢禾則始生猶當俟三日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至道之密徵運元化於

俄頃然閭閻庶民羅護邇來召呼風雲膏施千里之潤勃興黍稷終致百室之盈末與斯民同仰靈德無任懇劄之至謹詞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臣名言繁誠敬享近在外部先事告誠砥礪中禁企聖真於璇極嚴科式於靈場忽恍攸通福祥來暨奠奠玉而神享迄升煙而禮成終始莫遺上下蒙慶臣無任積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日道場朱表

臣名言秋水海至河流灌盪溢於北都之南旋有東行之漸亟興兵役未念民勞仰祈幽贊之功式遏橫流之勢浮議一定蔽俗再安凱洪造之無私庶微衷之不昧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禘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親祠之重每三歲而後成陟配之隆及中辛而既來顛非薄之何有賴真聖以焉依祗按靈科案齋秘殿仙游降格神祝普存上保邦家之休下祈民物之定眇然微個過此何求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於赫皇祖敷佑下民奉真宇之觀深嚴粹容之相穆雖道存不變而體有從將既祗薦於科儀期求安於像設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本女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真源永久福千世以無疆蓬宇漫清延萬靈之景從肇新遺像祗薦薄誠庶資法會之功敷錫烝



民之社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歷時不兩千里同憂商民何知惟帝是賴精  
禱既應多稼復有饑溺之餘倉廩似實仰憑道供少  
答神休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生靈多罪丁早暎以知窮真聖至仁視疾苦  
而能救不嫌屢請之無濟施甘澤之滋禾黍復生困  
介可望仰企霄漢莫報恩私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威神如在陵寢無飄風雨侵尋塗丹脫  
落時加新飾以謹故封敢因良辰式告安宅臣無任  
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泥飾永裕變神臺等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陵臺業因殿瓦峻巖雨澤浸淫丹粉墮





樂成集 卷之三十一  
落落梓良日以命衆工彩飾再完成神不諫臣無任  
稽顙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伏以躬薦微誠克終大典致周公嚴父之志達聖人  
享帝之能頓菲薄之何功賴饒真之世祐歸依靡極  
荷戴不忘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  
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露香表

伏以大享告成舊章不墜祇答異寧之貺升備文考  
之靈精意潛通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薦薄誠臣無  
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求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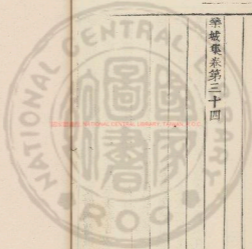
臣名言伏以宮竊崇深廊廡缺圯敢涓良日祇命衆  
工庶復從新以資永固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  
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謹言



華城彙表第三十四

卷之四

七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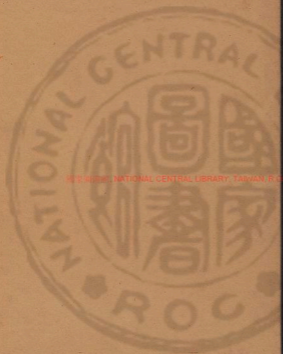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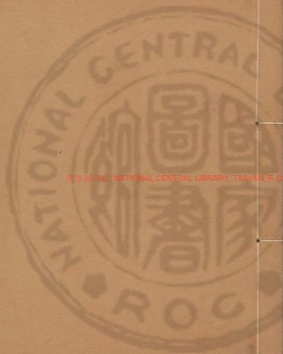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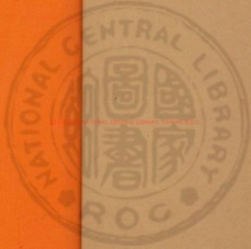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安能者熾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  
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  
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  
從迭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  
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  
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  
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  
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  
開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  
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

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  
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  
墾闢田野人存則來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  
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筭暴不急之賦不奪  
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勸  
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  
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其禁觀職司  
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  
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  
未論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



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與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雖所以未論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

事此三者皆身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誑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雖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復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縣人捕盜則與兩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輒觀近歲雖伊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全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在鄉戶舊法革去無餘任人之責  
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太盛  
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  
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  
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徃役頻多者徃役  
間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間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  
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  
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稼視三  
代之開墾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徃役  
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繁燕井然而緩急

之際郡縣所製餼錢之歲給數之今以助民盜賊之  
歲將借壯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既在官府無  
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收京師  
銀絹之餘見賣之民皆正城郭苟優充役將何以濟  
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  
利也品官之家複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  
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  
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  
大戶之後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  
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

古太平之世國子修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  
賤吏既用其力者皆獲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  
爲貴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  
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  
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宦則丁口  
繁降其勢難許新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標必用丁則  
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  
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買坊場廢舉貨  
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  
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能之則其弊必長不罷則不

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論也轍又聞發運之  
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  
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益竭  
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賈賤賣貴謂之均輸雖  
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謀爲姦  
措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  
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  
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可者方今  
聚斂之臣才智方畧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  
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



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  
徒費就賤用近易遂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  
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  
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  
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  
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  
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  
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為費已厚然後  
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  
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

得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  
欲捐數百萬緡以為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  
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  
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  
輸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存患在不  
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欵之以利農  
以時禁之以利末欵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聞官  
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  
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此而况錢  
布於外克荒水旱有不可知欵之則結怨於民捨之



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朴拙議論迂踈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矧豎此苟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獨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陛下閱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奮銳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并營之至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上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故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



地以逢安養將辭之日面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旬餘生求還問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懼上為陛下參之官吏下為陛下喻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在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已之所欲言者非敢遠

引前古鏡探木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郵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停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諄諄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



矣。五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規，易從則有功。有規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大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鏡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

竭內府，異世之積大弊，變驟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安夫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成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聚而從置之條例，可以講求天下之福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緘閑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諺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



之當寧太息日晏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其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棟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尚悍為怒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何可不清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患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患社稷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

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勳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發而不可悔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

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祿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見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爛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

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為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奪起英耕乘間而作張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後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覺疲勳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陛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



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  
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  
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  
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  
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  
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  
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  
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  
以為常與平昌侯參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  
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

僥倖功名之心與瞻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  
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  
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  
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  
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  
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  
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  
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適舉

招頌而定矣既而謀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頌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此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

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厭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觀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寥無聞衆心皇皇如又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尚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



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  
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  
為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  
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  
死可謂虛矣然至雷雨時作者澤洋溢百穀奮起民  
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虛何者度量廣大改過  
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又  
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  
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矣莫能嬰也去惡

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  
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你甲之既圍者存  
其舊措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  
廢市易之令行之耕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不旱復  
作盜賊復起財用段竭誠有一事以受陛下臣請伏  
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  
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愆之不忍將終身慙乎惟陛  
下為社稷壽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  
忠憤過之誠干犯天威伏俛鐵鉞臣輒誠惶誠恐昧  
死上書

畫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為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鉅繁不敢正言臣今謹采眾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放青苗收息二分收富人弁蕪之禮而濟貧民緩急之求其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矣便

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令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間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額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還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貴以見錢能隨二稅隣里相保請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迫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



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為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為顧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為流行之不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錢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妨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顧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且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

矣且夫錢者官之所求為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為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繁多不可供億况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為力實難然議者以急給之以禱然後可責之





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  
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  
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去也  
計贓得罪無殊者咸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  
罪反重於官頗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  
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賂自有分  
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編結伍保以  
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  
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

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  
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  
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  
兵今租庸調變而應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  
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  
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  
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  
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  
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  
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東間如入無人

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逃退  
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  
弊何益至使盜賊橫官吏榮貴輩聚羣黨  
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費  
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  
無知緣以為惡長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  
不得脫蓋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  
其為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貨實以取  
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

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  
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  
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能命官遣人  
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柱絕利源不  
與民共觀其指越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  
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旗不行空取專利  
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魏  
巍盛朝何苦於此况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  
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  
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



為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  
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  
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  
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措以私利泉幣一散汗  
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  
日將議窳究然而既弊之法楚行未已買賣  
百物猶且如故譬如毒藥喉舌破敗胃  
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  
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

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後難行但朝出一  
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  
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使  
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聚所系望勢難變而私  
自顧懲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慙  
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耳埃  
誅戮謹共狀奏聞伏候勅旨



樂城集卷第三十五

樂城集卷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元祐元年之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暮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家吏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砥履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切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



樂城集卷第三十五

樂城集卷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元祐元年之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暮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家吏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砥履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切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



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取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迄期厥事丁謂秉簡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讓蓋惡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

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銜口失職當時執政人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閒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紳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星室啓迪君德臨政未幾而以言格為急天下諫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對事一切番中不出玩不施行又



不黜責臣不勝受赦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正  
事言當則行不賞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乎秘密人  
主所當獨聞須至置中外並須降出行遣止所以正  
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  
無負公議若常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靡  
耻道廢風俗喪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和正盛  
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謹事  
行違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  
下垂拱於上群臣庸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  
也惟陛下不晉神首察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  
意未谷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歛  
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飢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  
餘民習武事徇狂嚮襲為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  
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  
零兩稅至於官本倍負出限殺錢皆不得除放民有  
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  
撲酒坊先因實封抄狀爭氣務味競設高價既得之  
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辨遠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藉



沒家產租械生蟻虱而不得脫請願陛下降哀痛之  
書嘆今日已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  
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  
民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增弁必不  
可得之借以收民心民心悅附其澤可致讎使天道  
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  
盜賊臣謹按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窮每歲  
輒施租稅減弄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  
之變音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後續大漢世平安之日  
獨劉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况當今旱勢未止災害

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奈何斬而不與哉伏願  
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  
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聞伏俟勅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  
毫髮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  
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為瀘南用兵  
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稅賦而東川  
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  
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防  
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





司政有遺矣許州縣官吏具事田實封奏聞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叶六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所聽想聞德音臣竊利此事既行民間鼓舞田慶如飢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慮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文已晉慣今初行差役不免

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延用既見朝廷革太宿敵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少有不便皆以為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庶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姓名侈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挫動大議臣願陛下



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蔽耳目厭聞即差役可行免役可能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特賜省覽苟大法既正縱有少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疎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謀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決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

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况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為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下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



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稅具數錢聞奏未得准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二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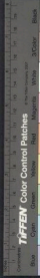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唯有益利奉鳳熙河等路茶場可以買賣茶虛害四路生靈又以茶去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為害不細而朝廷未知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極狹始有權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功橫欲茶肆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

措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劫凶焰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為利日廣近歲李祝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為額供億熙河至鑿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資依泰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超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措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



百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一說並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糶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穰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為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新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付遂以折轉為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化四變矣每變收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

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除每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通州通判本以陵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算息錢均與牙僧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職以與人遂使貪冒激章廉耻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賊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贖五貫今民有以錢入百斤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贖三十貫又感舖之字非干軍械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遞二日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遞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



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  
法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  
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  
差官體量悉備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  
具條件五事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沱等  
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為生自官榷茶以來  
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逐年成  
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權茶至今歲  
年所估價例對定即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釋

米高估米價強係茶戶謂之茶木假令米百八百錢  
即作一貫支儀仍初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戶納茶  
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香苗茶既  
成戶茶一石計後十斤有例則一十八官一牛用  
錢買茶一石計後一石有例則一十餘斤出則者  
法注有例則一戶中一石支出錢八元此近年中  
州官有此例又有見出稅數多則官家就商量減  
出賣者及至賣茶下法止許收息一分多半年名  
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已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  
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闔戶以求易售  
又昔日官榷茶闔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苦茶不  
限早晚隨時即賣權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



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困戶須至私賣以階重禁此困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不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為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菴器等物并因販茶鑿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肥州縣多方變賣及折轉雜物貨為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欄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亦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戶入九月間為成聚買棧酒坊人李安魚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

皆如此今四方豪類聚思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緣茶法善行二事說而南之民向不蒙惠澤北平民之害二也游牛鳥龜書字出聲真放死其三曰昔官未推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煎帶蜀貨公路又後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萬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與販諸莫稅務畏伴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為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錢稅錢上層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虛課公行欺罔

詳前元十七年八月陸紳



國朝子奉  
不行非唯悅虧蕪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  
交易故為浩翰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田租  
子之輕便一夫有粟一夫此一此省課之害二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極惡般茶至陝西  
人力敢苦元豐之初以成都府路兩軍數百人貼  
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卷人  
夫和程不行則差稅戶其為擾擾不可勝言劉洋  
云羊少和程人觀其口至後亦亦不勝言劉洋  
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

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  
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  
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  
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駄計四百餘斤  
回車却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猶遇泥濘人力不  
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主去年八月間劍州劍陽  
一鋪人全然走盡公路號茶鋪為納命場此遞鋪之  
害回也

其五曰郊西民間所片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  
息般運過多出費不盡遂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



價俄費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客指揮每茶一斤  
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  
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  
損必多此邦西之害王也

五害不除蜀人流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  
罷放推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  
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  
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  
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為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  
事耶乞先弛權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

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稅之而商旅通

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能稅錢及酒課增

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推之以前及權茶及

食錢息錢之類具數亦自不少則權茶可罷灼然易

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稅而

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東斂一一如數

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

稅酒課利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

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綠茶





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自端非理凌虐細民  
上得八十萬貫前時預備錢銀日從小的計或等閒  
不支得假令萬一獨中稍有無錢之災民不堪命起  
此數為盜賊或如浮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幾  
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半定今世得七八十萬貫錢置  
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  
治來其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  
賣酒至十二月中師閔自覺其法始移牒永興或都  
止就用水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  
都供給即不曾舉覺其貪冒無耻一至如此亦乞令

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詰實乞重行懲譴以懲遂方  
積年之愆謹錄奏聞伏候勅者

貼黃陸師閔久擅本事故聞朝廷奏請如憲  
為史氏所畏懼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  
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  
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榷茶帝竊冒  
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  
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

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照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勒到五日內具利害鞫中本州本州限一季開奏奏到各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踈略差誤未易一具言全在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至今已僅二十年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無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

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出竊口阻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地遞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後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催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為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迷致差役之餘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



連施行證錄奏開伏候勅旨

貼黃新法已來咸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共知况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瓦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墮子之類近年以刺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關詳兩縣恐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文若役錢乍復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爲

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如有上件妨礙吏不相度申請及以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待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乞招河北保甲克軍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收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歛畚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下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隴助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



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文筆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成內裁庫老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後思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稱禍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寡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商

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推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膠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力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旣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問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旣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兀豐及內庫錢



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恩殿金銀一色  
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  
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  
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燬林大盈二庫何  
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  
軍劍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送  
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  
定軍分本州無關則自死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  
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關武藝絕倫舊日以補  
班行者押赴關試驗有實印以補內六班之關或以

補本貫及鄰近關額軍員但當嚴賜預擇候了日當  
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  
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真是以禁軍多有關  
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軍額合補填况如前所陳者  
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  
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 十五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  
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免當其間小節疎略差  
誤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



聖旨並諸鎮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謂諫略差悞  
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  
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勅立免役法  
均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願投官人以  
坊場錢爲重難酬獎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  
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  
以民日貧困天下甚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  
之家議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  
爭割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

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知衙前色役有餘  
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  
獨有一弊所誦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  
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  
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檢擾之患今來略  
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  
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割賞亦不過  
三分減一尚有一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  
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  
餘萬貫如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折長



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  
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令十二月六  
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厨酒軍茶酒  
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網運並召得替官員或  
差仲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者無差還不  
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元  
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為復却依舊法  
酬獎倘前若官自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  
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為長名元不差  
鄉戶去處今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臣驚

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即未委召甚  
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網用何錢支遣若無錢  
支遣則諸般事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為害  
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日新法以  
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  
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今若全不  
令出即比農民反為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  
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全來二月六日指  
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開官戶寺



觀軍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  
數目與前項費坊場錢除支顧衙前及召募  
非沒網運外常切椿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  
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料百石以上出  
錢指押恐難施行

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  
行之十餘年並無國事即照寧以前舊法人  
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樺  
却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為允當欲乞只依見  
今役人數目差撥者自前元走鄉戶充役後

來邇用剩員抵替如場子埋子之類其剩員  
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即乞於前項方場坊  
郭等錢支還

一照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  
勞遠者至四五百里極為疲弊自新法以來  
官吏皆請餉錢役人既以為便官吏亦不關  
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照寧以前尤當憫恤若  
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  
官吏並請顧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  
支





州縣胥吏並慕情願充役不請額錢如不惜額  
量支額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  
錢支如支用不足卽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  
官爲差額代役其鄉戶所出額錢不得過官  
額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樂城集卷第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  
米價雖賤而渾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  
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  
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  
所聚積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  
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  
數隨災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



州縣胥吏並慕情願充役不請額錢如不惜額  
量支額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  
錢支如支用不足卽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  
官爲差額代役其鄉戶所出額錢不得過官  
額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樂城集卷第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  
米價雖賤而渾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  
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  
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  
所聚積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  
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  
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



問盤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釐劃兼乞體訪諸路  
如有似此開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貯鹽外其餘州  
縣盡只賣末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開鹽食用  
豐二年後來前宰相祭確兄弟等始議創添忻州馬  
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来作  
分數抑膏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  
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岡畏避祭確權勢曲生問  
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違未了却符下提舉司相度

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  
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缺矣臣欲乞朝廷審切指彈  
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職寨嚴規  
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關  
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  
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  
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宗政殿庫錢內撥出訪聞此  
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  
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峻遠次為難守  
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即非



又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  
渡等錢既別不支用卽及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  
揮庫幕衙前施行若朝廷重借二庫錢物未欲專行  
支給卽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庫幕衙前等外量將  
剩數添助造費所資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造費奪坊場錢  
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  
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  
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資卽

小有僥倖何損於德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被災  
空煩鞭撻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  
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  
明開奏所責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  
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  
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  
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  
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  
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卽使與



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卹禮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勅裁

一拖欠坊場錢謂稅官乞取索錢元認淨利錢若干自開沽以來遠欠月分合納謂錢若干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卹禮住

催理官吏結罪保明開奏聽候勅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開時暫帶舊雇人執役自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遺其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



苦感動除湯大則計較死生起為盜賊所失轉大雖  
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為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諭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為功  
究其本末比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待  
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夫以民日益病然所告訴  
壞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為糶糴之本每歲於淮  
南側近越賤糶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  
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二  
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遠限不至則發運

司以所糶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末路實價  
轉運司米糶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  
自來皆添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糶米錢  
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糶  
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欲錢以償  
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  
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為羨餘進  
奉以因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  
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  
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糶米代發上京而不



符於諸道責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遺  
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  
利諸道得以及時取羅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  
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為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給遷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為清汴水源淺小行  
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儲蓄雨水以  
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  
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適

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只以東  
州縣各凡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  
稅仍共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  
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三省事多番滯狀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  
相鈞較文理審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  
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  
省文書節次番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  
訪問眾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畧加疏理得

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難允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乞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與章廢置朝廷未究未末欲行勸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

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騰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絕至於疆場戡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濟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史人互相點檢差謬毫末之失皆理爲賞罰故披謂者畏謹謹何巧作遷延





以來細密破賞者瞻望勞績吹毛求疵務為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謬為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為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又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詳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餘日矣不幸律有同雖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遺限如

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或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做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唐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坊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軍務已給米鈔先絕太府寺印



紙亦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尚書金部金部再  
行勸諭諸實閔司動句殺然後閔吏部施行  
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勸諭保明顯有煩重宜  
裁減一處又如在京驛事官合破白直并宜  
借刺員或俸贖宣請員未行官制以消皆係  
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預經由  
尚書在陪兵部但指押步軍司依條施行臣  
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  
事故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  
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

裁損心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  
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  
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  
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合三省胥  
吏比舊人數撓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  
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  
也惟陛下晉神睿察謹錄奏聞伏勅俟旨

言科場事狀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合朝官以  
上信任舉人為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  
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  
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  
免怪惑適亂蓋緣詩賦鍾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  
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  
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場科一  
切如舊但所對經議無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  
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  
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

舉格式未為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  
州軍吏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夫說臣竊謂  
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關隴禁軍  
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  
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  
為邊備代所習慣不以為惟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  
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  
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額募不足方許揭薄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為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緡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為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

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在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謬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為招字聚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役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大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號為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



與差無異上等人戶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欠人戶須  
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知熙寧以前方今  
人戶又爲苗役所困物力此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  
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服未也然臣竊聞  
西邊熙寧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  
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太平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既  
罷故議者欲措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  
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  
其實一案之事斗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  
等錢有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

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  
罪保明只將永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  
關事如委無妨關即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  
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開蔡攬等建議害民  
及度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初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押銅鋪戶

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非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



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  
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  
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  
抵當物力開具保明開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  
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常如救焚不可少緩  
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  
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  
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改民之急不如此此  
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  
布德施仁以中民心答天意且使惠澤滂流雖民間

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

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  
槊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  
未見勝敵之効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  
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  
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  
苦厚嚴西鄙用兵士自內部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  
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登豐



厚遜補峻連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  
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為疑也古之  
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推牛醢酒聽其  
佚榮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起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  
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  
力以治生事衣食靡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  
臣請使禁軍除新募不習之人其餘目止一教其得  
以其餘力為生且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  
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請伏候勅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稱茶狀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可  
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而  
閑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廉  
今聞朝廷却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為黃廉若以  
專使按榷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  
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  
為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為遠民無告特遣此  
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  
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  
陸師閑靈害四路為日已久又不欲別差替人遷延歲



月因黃廩在彼即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乞  
乞遷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  
而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恭獻四路之人終彼德澤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以發運司未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  
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艱時所未嘗有然  
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糶斛悉旋賑  
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早勢益甚夏麥  
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

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  
將糶糯米錢一百萬貫緣賤糶米以代諸路遠限上  
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  
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糧今只依元買價  
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  
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費米數稍  
多救濟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  
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





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  
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  
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  
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與冬至圓丘必垂饗祇從祀  
自神若其有故不祀間在別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  
或大饗於明堂或泰廟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  
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大地百神歆  
也位稱見皇祐明堂通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  
祐以後此祀明堂或用鄭氏說得祀五天帝或用王  
氏說得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依據而考之國朝

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  
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議是以若此其疎  
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  
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  
靈贖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論說  
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  
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  
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  
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乞借常平錢置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左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欲而藏之於常錢幣國之所爲也收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反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較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告之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

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發錢山積而無救饑饉盈目十餘年間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宜洩之道民無以錢百物益賤譬如飢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又漑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險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鬪食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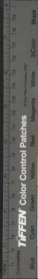


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欲斗石之粟以濟  
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運司又  
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迴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  
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  
師外實諸郡有司置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  
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數倍價賤  
豫買三年上供木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千衣獄限以  
三年節次收補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  
內叔族錢物被還常平分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  
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中戶部照檢有無違法

聞奏應千倍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  
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民流轉百貨合宜  
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儲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  
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  
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  
又遠不置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便實長久之  
利也

再乞差官同黃庶體量茶法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勅所奏皆杜紘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黃廉不敢以謀利增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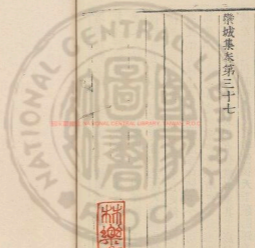
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若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菜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送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惟氏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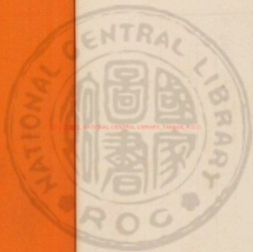
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  
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朝廷既已徧行差役除見  
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者戶長弓手散從等  
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  
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  
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人州縣  
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  
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問  
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  
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使者其於聖政爲損不細頃

者朝廷初革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群睨新叔幸  
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  
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  
救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  
惜雀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  
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  
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  
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  
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  
進止



樂城集卷第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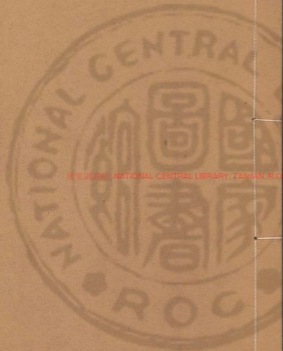
PHOTOCOPY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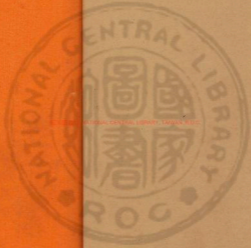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07 1/18



樂賦集卷第三十八

左司諫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謀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何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為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使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



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圍於事情為吏民所制者所敬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循吏得依法為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歟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賦半出息之法此雖減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任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也法受味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循道行問遣不能盡禁令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

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得文散不得索甚謹擬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改監司官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除買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離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敢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



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克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  
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糜厝  
所差之人必令出發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所差役人  
出野更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土者天下官吏  
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  
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憫不待  
終日而行不意遂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  
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  
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  
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

乞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詔書其言所聞差役官吏情  
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惠則天  
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  
降付着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  
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  
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  
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宣覽即見請實  
論州等處狀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



置蘭州於郡縣略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日蘭州五寨所在峻險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必遂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都司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經路皆遵行大兵若舉而棄之黑河必有盡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

天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也則兼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效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許然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兼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兼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請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其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



在緩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  
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  
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  
無不狼顧苦使外患不解內憂必相因而起此所謂  
寺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  
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  
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  
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  
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  
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

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建年入寇  
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髮振押司唯恐  
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因而  
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  
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  
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  
人憤怨天下咨嗟上崩之憂金足可待何者知曲在  
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  
不直謗之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  
有怨叛之患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



領城州 卷之三十一  
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執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照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劉鞏蘭州專守照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恐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恐不能忘爭特出虜略勝負和半耕者不安禦運雖繼耗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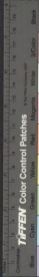
區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當鞏蘭州專守照河西戎據蘭州之堅砥近照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難矣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照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資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竭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



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殺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氏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令始為民西戎昔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懷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

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緩急核應之備明教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謂西使復來謹來奏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任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頌詩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新若朝廷新借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敵令并時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徒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



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黑河必不可守黑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切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黑河屬回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類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戎兵點之以弓箭又於黑蘭要路控以堅城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

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

臣又聞說者謂常維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維鎮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



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爲比也

再論蘭州等城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施入界恐必有請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來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淹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益極以來夏國鮮卑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依心蓋知朝廷狀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恐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

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羊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互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雖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靈畏儒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沉括神誘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救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並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



先帝奄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聞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

終不能發及世帝用霍錯之謀欲因共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法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緩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千澗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倉墨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聚之策



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論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交之日誰使致命若其羽書沓至務員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凶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浙及陝西皆以地接胡虜有守禦之備每歲

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業未相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懇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軍政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庶法開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為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



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關事朝廷若免臣所奏免幾內  
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  
略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  
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體諒以寬民力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

右臣近奉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反地竊聞朝廷  
已降詔問計伏惟包羞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  
民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  
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虜伏獸心見利忘義難以

恩信深加結納而備懷不虞不可暫弛况朝廷政  
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  
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  
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  
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盔甲抽  
添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  
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  
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  
士馬充實倉廩緩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  
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





心慈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受况背恩犯顏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主而賢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當以戒敕邊吏為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

右臣天姿之罷支首由殿兼訪聞臺求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

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為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等言呂言其失恨不能拔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既已略盡兼近日責降呂惠卿致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為首然天下依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正民間疑惟以為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求家論云近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為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為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為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為今



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收半自見穀帛豐美則不可勝用何至後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若弄左右構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為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自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其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書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沛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學若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為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其計一千二百六十七萬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

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齊已是滿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二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

寺今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開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算今來既日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向竊有上求乞公議更乞重行寬諷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遺臣輟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富直



樂城集 卷三十八 十一  
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  
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久旱民間之食資徒道路朝廷  
哀憫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  
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  
溢泗宿毫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  
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  
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又遠臣欲乞  
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

司令其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撥  
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之絕合如何掣劃  
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  
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乞罷青苗狀 初日 與東省月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  
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  
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它士大夫上  
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  
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



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剛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孤歎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爲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以億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毫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翦叛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

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末嘗接見多士大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草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爲是即乞



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三省諸器青苗狀初四日拜見者引八

右某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臥賢士其極言其失者非一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為口實小民呻吟嗷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尚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

法使夏料納者減半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弊流傳極損聖政其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堂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小蒙施行傳聞而不下某等雖愚竊所不喻也蓋聞古者畧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吏畜兵備邊未嘗有關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甚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器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某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人以復三



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  
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  
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其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  
朝廷去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為罪天下傳  
誦人人指應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  
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  
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  
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于  
費用橫生酒食厚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不粟  
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

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  
未納請齎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  
平又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  
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為害雖  
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必未除乎其  
等職在責責目相弊事繁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  
民初若未得請決無中正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  
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前八日七類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



者不知按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  
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喪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  
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為人甲之  
患以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復鄉村  
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猶加方略易以成功舊用  
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受人使之  
出入民間於勢為便不必諷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  
能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  
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  
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  
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丞  
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充帳  
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  
昨撥歸丞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議取提舉司  
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



樂城集卷第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丞  
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充帳  
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  
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議取提舉司  
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



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闕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額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當數常效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是而後已朝毛以布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自延七八年開帳司所管吏僮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夫間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用郡廳中省後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錢錢物料稻糧帳本司別造計帳中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米灰修河物料施利拘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說案關差謂錢帛等帳一司總領會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糜所系故止令勘磨架閣又諸路



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  
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  
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也未委為收錢帛  
等帳耶及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  
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  
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  
之弊行當得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  
失酒錢一萬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  
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開奏然臣竊詳司馬  
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

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  
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  
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  
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  
財用出納舒卷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  
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  
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書收諸帳亦徒益  
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  
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  
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司其奉朝請必改  
它官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  
趙普之勲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洎  
德之舊並為環衛至仁諸道鈴轄總管以防閑老歸  
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  
章獻皇后親嬪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章靈宮  
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  
泉觀使恩傳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告京邑不治事  
者有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

厚祿凡請籍者近日在憲以宜州觀察使提舉明道  
宮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合異驛  
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書聖恩寬貸皆寬  
之善地而又官亂國憲假以美名臣恐後世准壞法  
之始端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  
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亦非小補也臣不勝  
區區有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  
廷不以以愛害公議干日鉄缺俯伏待罪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



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  
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  
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  
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  
地皆撥還本土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  
還即給還元估價並墾墾深厚獲利與民無所靳惜  
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  
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為兩水浸淫占壓未  
得耕墾如鄆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典至水櫃  
以來元未會以此水灌注清泮泮水流自足不廢

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  
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惟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  
畿甸民貧無告特乞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  
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乞復選人遷限狀

右巨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  
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  
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  
科等尚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



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又遠仕者習以為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為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命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誦律令於事不為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為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思不習且為吏而責之讀法本事

之當然不為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



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  
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  
下之民不待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  
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  
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植茶之法只惟陝西沿邊諸郡不  
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川益利諸場茶色及  
斤數配在諸場今及時立限和買廣平諸處商賈下  
北地局商賈何復高

一如尋常和買之例之也  
立定州縣不得低估價銀令人戶不得申官以毀  
限如有申官現至展限者具申由中書省  
仍得小司展限無茶戶入中者須即時檢  
不得假有番商或更與客商體納尤冬  
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納以上並不得  
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種地  
客入典販如此擘畫比之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  
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  
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權民間採茶凡有  
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  
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  
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





邊郡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郡額脚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歧雍之關民皆食賤茶四也登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權名山梁洋二處放行登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權法如舊而不權之地大牙相錯權與不權茶戶利害相趁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權與不權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廬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

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權法自廢急則民譴誣罔橫破從配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蓋權陝西襄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登利諸場和買官自販賣和買之餘成都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劍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陝西其字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權茶既多造鋪役兵及州郡額脚勞



費與頃年無異二也破產之民仍食賣茶三也由此  
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遠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權  
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  
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  
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因旱乞許許臣而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比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  
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  
東困弊盜賊蜂起二聖過災憂懼節發倉廩以救其

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是時振恤未  
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  
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儲群盜蜂起勢有  
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  
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勅由禮義  
皇天后土罔知此心而和氣不應采所未嘗陛下嘗  
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  
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  
乃和今二聖屠帟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  
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其餘侍從近

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  
群臣議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意故須兼聽廣覽  
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  
之事不備不備聽狹事偏則陰陽充隔和氣不効必  
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  
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  
位而謹恭起託疎遠群臣不行入主之事遂使百官  
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  
面奏公事上以盡群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  
人心不離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

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雖正殿捐膺分命臣僚並  
走群望私心跟踏不敢違辜惟推天意人事影響之  
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陋略賜采擇取進  
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傾自東常之禍人心離貳宗氏與人  
多二故分據東西相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  
之謀自此喪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從使介相尋  
臣極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  
數萬掩襲渾源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



方事安舉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歡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故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快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策誠使四其非陳於前走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魏本與西夏世為仇讎

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繕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魏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魏嗣子朝廷不容情偽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目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象虐用威刑舉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頓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閒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懼令轉誘鬼章舉兵入寇後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湮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



言以動朝聽向若西里骨以董觀之死來告立嗣朝  
廷因其所請遠問鬼章溫溪心等以惟實當立若衆  
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  
可則分董觀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  
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  
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差中測知此意  
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燕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  
來年當禁食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衆自強疊亦  
由此此所謂得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  
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並虜之性重於德

雖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  
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  
休息其民雖有亦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  
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  
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  
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羞虜無  
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  
外則中國兵將皆有圖志易以立功曲直之發於此  
始定雖棄捐金弊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  
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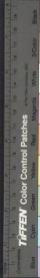
得失也元吳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克狂輕  
用其衆頃為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  
蹙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  
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吳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  
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之意可  
肆無厭之求爾會諸城鄰延五寨好請不復勞會必  
從以為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旣已漸為邊備  
益兵練將則夷虜之心已乖本計不啻秋冬寒涼之  
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捨守  
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

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  
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一說其  
一以為慢詞旣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茲彰  
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  
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避則張皇事勢夸示諸  
戎及其柔伏則略為恭順使中國屈俯而聽今朝廷  
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  
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  
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愛約  
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盟其謀臣虞卿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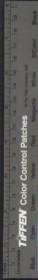
從趙爲購不若從秦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  
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番縮媮  
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羗人哉臣願陛  
下明降詔書榜公衆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  
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旣絕歲賜復禁和市羗中窮  
困一絹之直至于十餘千又命公邊將吏迭行攻討橫  
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  
不能自存朕統師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  
告遂敕諸將帥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  
墾旣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貨取易而

歸獲利無弄傳聞羗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  
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  
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百豪保疆土是時胡士夫  
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獨未已朕  
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  
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弊帛  
相備於前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  
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還謝使不賀坤成朕  
且君道附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者相威怒  
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



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備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非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走人愧畏雖不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更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慙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

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王骨鬼童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統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無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輸





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  
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夫下  
臣前所言夫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  
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遣命此則當時宰  
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馬至者  
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  
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  
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累無責問政之不修  
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躡白  
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洪立相諸侯

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担任馬謖不當  
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愆身自  
降黜爲衆行去今陛下何不取夫歲冊命阿里骨與  
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  
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隄罪行罰以此號令四  
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  
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懼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  
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  
葛懷敏之數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通謝損其勳將  
而奪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弊不用而仲淹



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充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  
不夜然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  
察取進止

賄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  
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為得黃而封拜河  
里骨為失計以言之未嘗有臣以謂不然阿  
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  
且不得而知况能測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  
之命為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為非不為妄語

樂城集卷第三十九

樂城集卷第四十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弊道路  
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  
農之粟竭太府之藏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  
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  
順霜雪如故巨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  
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念厥罰常寒故周之末  
世紂紂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煥燬秦之末周



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充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  
不夜然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  
察取進止

賄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  
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為得黃而封拜河  
里骨為失計以言之未嘗有臣以謂不然阿  
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  
且不得而知况能測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  
之命為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為非不為妄論

樂城集卷第三十九

樂城集卷第四十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弊道路  
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  
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  
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  
順霜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  
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念厥罰常寒故周之末  
世紂緩微弼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煥燬秦之末周



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是  
亡無寒歲秦滅無煥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  
失於急燬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費已  
凡所措置雖未盡尙而民復其所欲者多天苟以為  
急組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  
聞高宗雖雖於非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大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  
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  
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代邢夫親任  
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為

之不報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  
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若半歲苦陰陰陽之  
氣一有過差浸淫燭燭而不能及今雨雪既甚久而  
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  
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  
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日  
頤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上卜觀望化而  
為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  
租賦縱澤酒稅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止身  
治事以辨是非者也何者朝廷方蕪窳是非以不事



事爲安靜以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  
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  
吏乘其間以佞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允宜而  
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  
守去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  
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適差浸淫朝變往而  
不反之象宜可待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  
賑貧窮然圍焚鞭打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  
易回也待臣罪地官以誨書米鹽爲職出位而言罪  
在不赦陛下頃自隸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

轉對狀

於此豈欲責臣黷誤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  
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  
待罪地官以財賦爲職朝夕從事今於半年耳目所  
接或于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  
諫謹條具本職三事休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  
萬貫盤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月餽  
千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慳慳常有闕事之



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禪邊陸賻百色取其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合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為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目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安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為高以不察姦吏為賢於是巡歷所

至或不入場務不搜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頽弛權歸於吏命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偽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詎推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旨揮令本部左曹具兩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釋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為政漢非無尚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倖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百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之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村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為朝廷為人設官非為官擇人此言一出為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因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番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



先因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養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關額與差出衣糧清泔水脚與外江網船之類一經掣割例皆封樁夫關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被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泔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網船雖不打造而產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剝削何以能堪故

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罔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諸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有曹倂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胃案以爲軍





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項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平權任之重非它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

自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影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可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切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筭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



奉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場場  
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場趨  
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  
欲復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鹽  
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場所有不相為屑而轉運  
司始不勝其勞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職者題之既  
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  
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為軍器  
監而正隸工部外為知作院而正隸提刑司欲有典

作戶部不得阻議訪聞河北道傾歲為平渾曉勅以  
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  
其為物稍難歲月必須蠶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  
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  
任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  
也昔修造宰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  
專之今工部以游職為事則緩急利害非當議之制  
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  
常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科例遂令般運堆  
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凡十幾何一歲所用



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備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節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則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賜財賞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倘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會當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光祿寺雖

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

當如上三案分隸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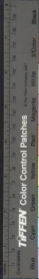
論開孫河河制子

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谷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縉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堆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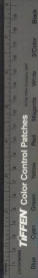
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  
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干劉晏  
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聖之驚下乎今者幸賴二  
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  
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兼人困窮旋  
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  
萬人蓄聚稍極手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  
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也臣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  
之役尚在來歲大客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  
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

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  
權能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  
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旱決口入地已深而孫  
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  
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  
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  
堤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  
也人皆見之更况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  
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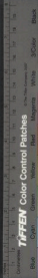
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  
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  
臣聞謠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  
河埧城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  
私捐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  
備凡其所以勞惑聖聰沮維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  
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益壘雖使三說  
可信亦其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  
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  
運既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埧城失此大利

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漕潤安  
道則御河有所復之理今河自小阜北行占壓御河  
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  
河埧城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徇河之說不  
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  
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  
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君直家以避淮  
漑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  
如此遠爲堤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逵治河之意比  
之故道歲省兵夫楸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



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避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河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累浚勢無從移且雖非日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

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謀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便爲矣又臣訪問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常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死者恐朝廷加之皆於坐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冰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着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心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



然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後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根一十七萬餘石惜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削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與河役則上件錢糧糧草別將應副他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無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

再論回河利害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盡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既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濬朝毛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



狀之未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  
都下洶洶傳笑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  
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  
為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  
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  
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舉  
中外譁之孰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  
矣尚有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  
說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  
昔真宗皇帝親征濟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

好自是以才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  
此豈尚黃河之功哉昔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  
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  
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  
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與英大之役莫不可成之功  
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璿孫氏等號知河事嘗建  
言乙等河西行後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山北流東  
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  
慮今者天祥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  
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久虜境雖異日河復北





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舒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船為梁長驅南牧非圖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窳弱勢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修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

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為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道再濟復為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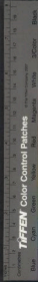
### 三論固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象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



知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叔買開河捕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禄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叔買捕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也形欲令使者嘿喻欲開之旨臣竊恐暗竊忌非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叔買捕發兵二事

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設將日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於重於以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因弊河朔災傷之後輿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可中止預約物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料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越既成而民叛今欲開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其日



雖欲倚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突川無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從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遷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亦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于犯斧歛死無所避取進止

貼黃朝廷雖已遣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

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備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臣計今中外財賦遺竭見錢歲高雖得新法鹽錢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為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使適富計以利害寬養歲月調兵買稍者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不便則聚兵積稍七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為糞壤皆非計也况所用稍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啻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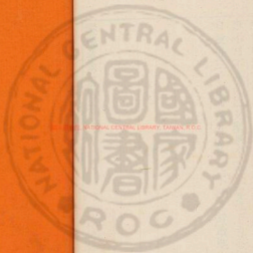


樂城集卷第四十



配買則河北灾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  
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  
自量卅三千與國論非常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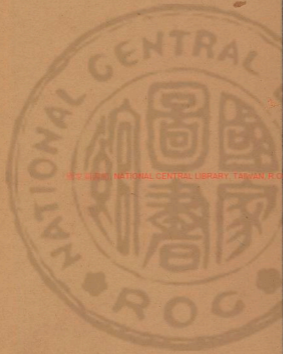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南,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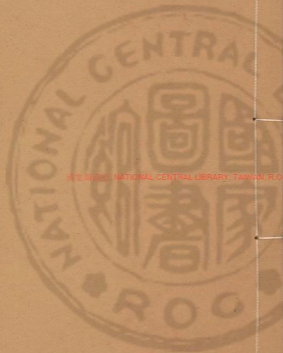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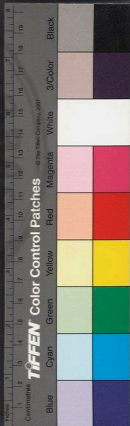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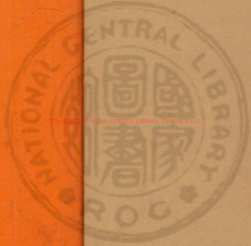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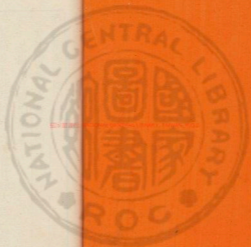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7500 v.6



梁城集卷第四十一

戶部侍郎論事時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並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未墜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閒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至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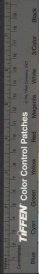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減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與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于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

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進士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發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黃勘會項降詔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



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為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為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論侯備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勅旨用常城縣百姓侯備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

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備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眾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惟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于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候備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為降此指揮疎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左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以私親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援接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



循禮法外廷雖疎未聞有過差之事今候爵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覲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得誦無復間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憚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待罪取進止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違

礙

再論裁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內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已為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

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近臣詳定裁損冗費將諫宮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令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淨費數目極多為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

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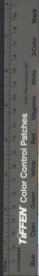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臣夫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費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特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賜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為言遠昔大臣則



難爲說而百祿等旣選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也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故其誠意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具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儒與河壩使臣因此張呈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

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禁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聞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工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着不斷流則邊之東行實同兒戲昔縣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豈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





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壅坊壅缺之處略加修完充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與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群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為眾人所疾竊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

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劾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為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臣愚學易伏臣民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  
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  
官司體量開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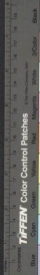
乞罷修河劄子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燾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後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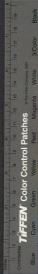
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  
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  
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  
回臣尋被命出使英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  
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  
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  
命下之日北京之人歡呼鼓舞以爲二聖明見千里  
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幸無能爲惟減水  
河役遷延不止耗靈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  
臣業已爲此勢難遂回旣爲聖鑿所臨要當速選盡

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罷修黃河候今  
秋取旨大臣覆奏蓋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  
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  
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  
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編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  
之遂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稽歲不沈  
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防怯薄夏秋水漲  
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爲回河減水之  
說既不依常理興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  
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



續地身 卷之十一  
村之役不為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  
瀛深洛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  
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聞  
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於高往  
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  
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為此款罔可知然臣之所  
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  
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為患不小而事有過誤  
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為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  
議違眾悖理決不可為而協力主張膠固為一去歲

所羅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  
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  
因水之外功乃易就天誥激切中外明者或至泣下  
而大臣奉行不待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  
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  
避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  
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  
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  
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願望有  
不為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



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  
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貽北流堤岸  
阻吳安持李儲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非使天下  
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  
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上矣臣待  
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河費近罪合萬死然  
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  
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  
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

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今議請受乞先  
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  
不清獲存其憂安持李儲尚自貪祿拮據未  
即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見司管職  
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  
河北轉運司結絕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畧無所益而費用錢  
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種不易賜  
副贖是封椿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且  
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



過數目結罪除明開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  
蠶客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首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為不便謹  
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  
不有臣等切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右相接送  
令引接毀侍元卒傳語臣轍去令兄內翰臣  
觀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彙

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繼顯押臣  
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迹斷能盡  
其多曲及至張洞館伴王師儒謂臣轍開常  
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  
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  
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  
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燕  
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藝之語無所不  
至若使得盡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  
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



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  
禁惟是禁氏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  
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為選有文學官  
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着詳定奪不犯上件  
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着詳不實之  
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  
事節並令破切毀棄如一書中有犯此禁者  
詳報其罪如此度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  
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添重而利之所在

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  
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案河北  
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是今陝西鑄折二  
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  
錢十五僅能比銅錢一而官用鐵錢與銅錢  
等緣此解鹽抄法又遠必收河東雖有小鐵  
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等  
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  
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是在銅錢並以鐵錢  
兌換般人等累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



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邊關三路  
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  
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  
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糶乞令相度若以抽絹  
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為利不小  
二論北朝時事大畧

臣等近奉勅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  
詳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  
恐朝廷不可不預諳具三事條列如左

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

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  
深養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鬪  
加以其孫熙王幻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  
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  
為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  
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待耶律恭燕  
鄭顯之流皆言及和好嗟歎息以為自古  
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那希古中京度支使  
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  
意極厚有接待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



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  
三司副使皆言濬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  
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  
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維心似  
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  
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  
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  
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  
好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

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  
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處惟是每有急速調  
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  
動遭鞭撻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  
惜燕人最以為苦蕪法今不明愛昧嚮獄冒  
以為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  
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折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  
京僧徒及其群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  
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





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比界之巨靈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三乞飛人從內覲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攬官訪聞自前牽攬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闕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更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且作過犯已送緝州勘施行祿選差使副責任不輕謂不須憂今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諺語殿侍別具語錄足以閑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攬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贖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戰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纒行一兩程即致損壞沿路不輟修完能到得雄州極為不加蓋為國信內有鞍轡等匣傳例不使常用大車須得別



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按送件臣使只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人國亦只選差當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辦軍竹於車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為穩便取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駝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橐駝並於太僕寺及曉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發日限由此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

多有病車駝馬本欲避見餓死科較利在臨時差撥雖要期限迫促入國使副雖知不堪無由退換以此八界之後纏綿若寒險遠多以餓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駝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即時聞報使副合看驗揀擇取進止

為早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収秋種未入旱勢開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備至發倉粟晉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



寶登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既竭其誠心齋  
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  
意今二聖旣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且將歸之  
德朝祥臣臣恐九重之祕應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  
陛下晏然坐朝爲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  
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  
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照有司罷朝  
會齋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  
政則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  
不吝改過群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

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辭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  
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旣自引咎則大臣勢難  
獨止雖未可求從若且例降一官次待雨而復君臣  
協心災感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嘿或  
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左便取  
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二

御史中丞論時事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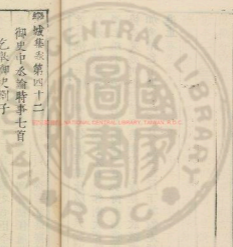
乞舉御史劄子

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  
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兩言者寡少  
朝廷得失有所不書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  
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  
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  
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  
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

樂城集

卷第四十二

一



卷第四十二

一



樂城集卷第四十二

御史中丞論時事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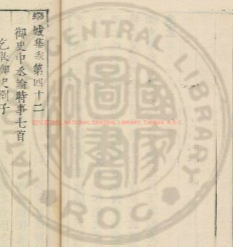
乞舉御史劄子

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  
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兩言者寡少  
朝廷得失有所不書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  
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  
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  
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  
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

樂城集

卷第四十二

一



卷第四十二

一



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詩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委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惠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故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從聖意選擇補足

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委任臺官舊法不至顛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濫取進止

乞罷熙河修實賑濟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為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拾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言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弊障必埃遺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



創修營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清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而市至優是以勉強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仗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微求尺寸之利妄觀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壘谷里章極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

至今未復今既城營孤勝如其勢必及谷里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則之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為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至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為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請求遺利以為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龍谷營孤勝如卓過河築城皆所以為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為夏人所殺况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



恬不為怪坐視邊釁之落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為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為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為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捨沉蘭州項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悉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閒隙埃夏人微弱決不敢平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為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為此又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思嗣名將也以為頗兵堅城營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符靈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

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復軍實不為無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為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為勞吐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為名因商量黑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黑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狼習前車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為心而妄國





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利伏乞明賜戒赦若  
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任  
不赦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  
厚之政下無棄欲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  
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  
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責近臣愚竊嘗  
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  
處於朝亦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

交爭薰蕕共器又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  
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  
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  
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  
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封之本意也昔東晉  
栢溫之亂諸栢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  
政以三栢分蒞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  
安有繩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栢氏亦用  
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  
栢氏而真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

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舍  
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祭確邪怒  
之沆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怒被罪有司懲前  
之失凡在內臣俸例家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  
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  
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廢逐以示異同為朝  
廷欽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  
以腹心至於特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  
廢寵祿恩賜當使彼此如一無違可指此朝廷之至  
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雖然

廷言特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乘進臣嘗論温伯  
之為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  
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頗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  
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  
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  
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為朝廷  
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又  
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  
一以恩意待之使嫌疑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  
密拱無為安會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



傳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密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

仍舊就職而言者並復美惡贊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復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自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每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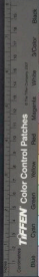


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得  
為錄委中外安靖朝廷者乎庸者諸曹侍郎闕人朝  
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  
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  
責即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復權尚其比何說  
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遷  
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  
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  
而自伸其意使草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  
無敢守法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

煩濬罪當萬死收獲正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者  
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若  
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  
臺諫論四河不當言先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  
銜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  
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進就位而中外觀望不  
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  
改過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



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諸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悞可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苦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濬寬以懲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望俱受其謗不勝其幸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獲口陳其詳以濟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欲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與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真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

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凌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爾未聞以小人<sub>在外</sub>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保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詎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夫引而寘之於內是循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罔牧天下無



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  
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  
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  
薰一蕪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  
聖智之資秩類舉之然將以網羅四方追迹三代今  
觀其設意本非泮唐之君所能輪夢也而一時臣佐  
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卒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  
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悅當此之際先朝用  
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  
取措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

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  
矣今者政令已乎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  
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  
逐豈肯從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  
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  
蓋自熙寧以來小人挾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  
中外一旦失勢晞說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  
費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鑒  
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  
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踰食沒齒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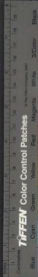


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度立李嚴爲民徒之邊遠久而  
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前直思亮夫驛立嚴三人者皆  
齊蜀之貴臣也營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  
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  
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  
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謂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  
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  
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  
訓之陛下誠以臣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  
機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

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寤矣故臣願陛下自有聖心  
不爲危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爰有噬臍之悔則天  
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徒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  
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從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  
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  
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止

再論燕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神諶神朴等妄興  
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矣測乞行  
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





河邊營本由誼朴任妄覲幸功賞今有難已夫而誼朴猶在新除陣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議論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慮及李憲遣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爰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

古之洞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曰竊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米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察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驕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願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緩御面蕃重德老而無子趙鼎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遺苗最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璠昏病遂爲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觀



之家奴先亂其家次收其國董德之臣如鬼章溫溪  
心等皆有不順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  
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誠忠則不世之功庶幾  
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慮以寇賊寵誘篡奪之  
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殺蜀蕃部臣主之勢由  
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木顯昏畔之迹  
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諒矣昔曹公既克  
張魯劉禪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  
備得蜀日遠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  
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

不從若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禪曰今已小定  
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不可為今乃於  
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  
兵勢矣臣聞神譎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  
富為先帝所薄今謹朴為人與譎無異諛於頃歲偶  
以勦兵掩復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憊於無備又作  
隄防亦無可乘之勢况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  
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變矣蓋  
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昔  
未有住坐之虞却之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



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脫朝廷曲加誅庇其意安在  
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臣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  
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軀更出盜逆羽書交  
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  
君聖母受勞於帷幄之中鮮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  
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  
皆國家安危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聞不旋踵故  
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  
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  
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黑河遭此

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合就平幣非得良帥不易  
可也臣觀華康直之為人深恐不足倚仗何者康直  
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回至狹隘為無事  
而康直於前年久無故義修其谷城致令夏國大兵  
擊境兵役已甚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  
朝廷役既不成虜兵乃去既無將帥瞻重之略而當  
黑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  
徒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黑河仍特賜戒敕使  
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  
小息矣取進止



貼黃華康直頃歲差知奉州中書舍人曾肇  
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  
芻糧一路騷然及令兒男擄取窖藏辦料貨  
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頓車乘人夫  
爲知未與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數先帝欲  
深責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校得免按其  
爲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  
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水滸農師之後又謂權領延安之  
日與其觀成徐勣爲諤奏妄自發明勞效  
仍選取諸將路遠并公其功先宜覺其姦詐  
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待降官落職停替諤  
因此憂患發病至死狂妄如此右不加賅責  
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靜城集卷第四十三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勅會御史中丞蓋轍時狀  
史孫升回來判監察御史武員內壹員不會實歷通  
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碾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列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被  
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  
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  
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



靜城集卷第四十三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勅會御史中丞蓋轍時狀  
史孫升回來判監察御史武員內壹員不會實歷通  
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碾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列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被  
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  
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  
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



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二人並非實歷  
過判之人緣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歷  
通判一年即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  
拘苛法必至闕官况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  
官並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臣  
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  
所舉人中遞降除用免致言事之官又闕不補於體  
不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並有以措置邊事垂方召還為戶部侍

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種誼種朴本路差遣更  
擇熙河師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聖旨罷  
有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  
為憂旋聞質孫勝如二寨近日以為夏人出兵半蕩  
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為熙河創見  
於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  
絕口而夏國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  
昔嘗與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羅兀水樂等城  
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  
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種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



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  
驗然臣竊語夏國所遣坤成使臣迺至京師而國中  
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  
河鎮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苛番其所故也邊計  
一失遂為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選擇  
良帥俾往緩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  
應副以備不虞今有與誼朴猶在木足觀其輕敵無  
謀舍功時賞必更妄起事端以益前失關陝之憂未  
可知也況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為阿里骨所  
然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

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  
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  
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  
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  
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  
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  
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  
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  
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為戒與大臣熟議





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乂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解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後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有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乂之功此實社稷之福

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走地故必當剔此輩翫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實嬰灌夫睥睨宮禁堯舜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庶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



性而水官穿繁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  
及陛下冊遣官吏接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  
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  
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巨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  
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諍忠以  
奪其節餓切未可觀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  
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齟齬關陝皆復安居如此二事  
則非所謂宜正已平心誕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  
祐以前州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  
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

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  
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額額法  
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  
存額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為  
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額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  
使災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為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  
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  
以供官此弊四馳為損非細又熙寧額役之法三等  
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禁下戶昔  
不充役亦遺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



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巨請且借慶因為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先行諸縣手力收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仗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一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能役而歸宜鄉待困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額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為害而庶寧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

役錢只得支差役不及三年矣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戶額出錢額人充役者只得自顧而官不為顧如此之類條自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也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獲幸國之失有以籍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然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挫撼衆聽矣伏乞宜審執政事有失常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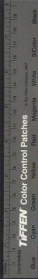


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區  
遠巡以安甯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  
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  
聽伏俟詠讀取進止

四諭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種誼等不可留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  
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密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  
論日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邊戶部侍郎朝廷既追竄  
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  
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

三千瀆聖聽誠有說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  
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嚶之後欲以仁覆大  
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  
爲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  
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簾前  
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  
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首屢矣頃者朝命許以  
二十里爲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  
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  
版築未移戎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在直



所在興忿恚之師爲必取之計則閩陝兵禍漸不可  
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  
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稍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  
以蓋前失患終不弭况復育等既結阿里骨之怨二  
陳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  
憂患迫切育等瓊瑣臣肯爲以爲言哉然臣所言於  
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  
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  
且先公務私以合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番三千  
濟天聽耳缺斧鉞取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  
來知省吏額旁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爲不便  
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  
者不一本臺亦曾爲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昔旣  
手綜其事今又目親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

事實爲深弊臣旣詳定卽依先降指揮取逐  
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  
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



汰不肯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  
既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  
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  
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  
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  
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  
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爲穩便當時執  
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  
申尚書省其略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省事  
立額量力制祿唯榜人人效實事務相稱即

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糜祿縱人額實有可  
損亦候他日見闕不補即非便於法行之日  
徑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  
恐人情不以爲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  
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申臣  
等遂備坐出榜曉示遂司自此數月之間文  
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却被吏額旁遺驗上  
件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  
令人情洶洶又緣此任求壽等得購其私意  
近下人吏惡爲上名所壓者即爲撥上名於



他司自即左選為下各處擬在吏類多故為

閑慢司分欲選人要局者即自寺監撥入省

曹於大理寺選在吏考類情信平任情紛亂

弊倖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功凡

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眾口怨謗感傷

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

從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件聖旨將所損人

額直候他日見闕不補是在人政且依舊安

存况尚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

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

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

受多少及選轉其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又

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

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眾官商量以謂若將

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各類則其請

受選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逐司

數種體例併為一法其勢非薄即厚非下即

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然而不言虧

私則不免爭訴俱為不便况今舊司吏人並



權所額請受許從多給選補出職皆依舊司  
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  
及吏額旁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  
效遂即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  
見理年選吏無遷轉職名之人即聽依舊條  
出職若就選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  
行所有依舊司選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竊  
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驟  
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  
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

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  
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出舊條庶  
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爲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  
與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將來雖有所  
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纔出所掌文  
察翰之有司罕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若入佗司  
凡有所預即行裁撥棄置大信略無顧惜此正先聖  
之所禁也蓋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使極





為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為難守今  
棄易即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聖慈速  
令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習而比之司  
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諒方辭免不  
出面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  
則其平日四人職事併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  
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日來日出視事幾  
至日沒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簡早出及議  
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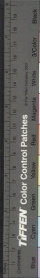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  
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  
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然延者復見堂除  
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  
祖宗朝堂除舊例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  
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又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  
至多而假更擢人以至銜濫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  
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

未減新人日增蓋由于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  
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又近所任閑劇衆口  
譏評皆爲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項自  
郭駿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浮陳元直二人  
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  
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  
宗故事凡堂除皆缺有闕方差謂見今堂除人輪環  
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之  
去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推才濟用者  
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

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因禁稽留臣  
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  
今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稱簡宜擇詳熟吏事者  
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  
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  
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  
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叙實歷一年  
以上人衆官准此臣竊詳上條本爲朝廷降授而設



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二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華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爲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爲疑伏乞檢

可廢使望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積異亦旌勸之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神誥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然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禡再三煩瀆罪合方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倡蹶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冊命而夏



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謂廷方  
務邊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  
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  
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  
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水崇陷沒人口既經  
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請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  
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  
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  
之首也及郵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緄州舊例以二  
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

沂黃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  
朝分畫緄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師臣相度保明往  
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郵延經涉環慶涇  
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郵延一路  
所見便利指實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  
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  
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謂欲以蘭  
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  
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  
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



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爲界邊臣雖爲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爲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遠理難遽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卽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養生屬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旣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佳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祀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爲差誤以

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爲守祀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乎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旣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爲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徙時出寇掠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



見欲乞檢會前奏稔降有誼置之化路別擇名將謹  
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  
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  
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  
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  
帥臣翼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有選帥  
熙河至如神朴本與有誼世造是際今乃移朴涇原  
獨留有誼若以召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移  
朴爲當則獨留有誼爲失政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  
徒遣孫路穆衍之流性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

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  
申李德裕議討劉積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知  
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因盟中國之  
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  
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棄行  
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  
要之否豈事至重安危未可知惟陛下留神而已臣  
以派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  
者象死有餘責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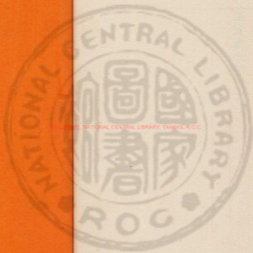


樂城集卷第四十三

卷四十三

十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